

本國學基  
叢書 淮

海  
集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國學基本叢書

淮 海 集

秦 觀 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596  
秦少游先生淮海集序

同郡後學張縉撰

縉每進見搢紳先生。未有不詢及秦公者。流風遺韻。隱然如高山巨川。人皆識其爲一鄉之望。迺知地以人而勝也。然公沒已數百年。而盛名不泯。亦以文之有傳焉耳。北監舊有集板。歲久漫漶。近日山東新刻不全。予迺以二集相校。刻之郡齋。序曰。凡古人之文。有緒餘。有精華。有源本。得其源本。則精華悉舉之矣。況緒餘乎。今夫江河之水。東流入於海。而岷陽崑崙則其發源之地。草木花實之盛。其得於地土之力。必厚矣。名勝傳世之文。亦江河之流。草木之花實也。獨不有源本者乎。故曰。其源深者。其流長。其本殖者。其末茂。夫秦公之名世。亦豈偶然哉。今之後生。聞風興慕者。率惟其緒餘是好。不復知其精華源本。以是求公。不亦遠乎。蓋其逸情豪興。園紅袖而寫烏絲。驅風雨於揮毫。落珠璣於滿紙。婉約綺麗之句。綽乎如步春時女。華乎如貴游子弟。此特公之緒餘者耳。至於灼見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與賈誼陸贄爭長。沉味幽玄。博參諸子之精蘊。雄篇大筆。宛然古作者之風。此則其精華也。迺若孝友出於天性。行義孚於朋友。少年慨慷論事。嘗有繫笞二虜。回幽夏故墟之志。方王氏用事時。公能少貶其說。可立登顯要。獨守正不撓。乃至謫死窮荒。沒齒無怨。是其曠度高懷。藐萬鍾而弗顧。堅操勁氣。歷九折而不回。中之所存有過人者。浩然一傳。其殆自見也。嗚呼。以此爲文。茲其所以名世者耶。豈非吾鄉百世之師乎。孟子論夷惠清和。而稱其爲百世之師。他日又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何耶。蓋聖之清和。此其源本。



也。隘不恭則緒餘末流之弊耳。是以君子由其清和。不由其隘不恭也。夫公之文既已著於天下矣。余小子其敢以譴陋贅言。獨念公一鄉之望。恐向慕者昧於所求。序而論之。使知公之名世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公名觀。少游其字。一字太虛。高郵人。淮海其名集云。嘉靖己亥秋九月望日。書于鄂之石鏡亭。



# 宋史傳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己意合。見蘇軾於徐。爲賦黃樓。軾以爲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軾勉以應舉。爲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祕書省書籍。遷正字。而復爲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旣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軾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覲字少章。覲字少儀。皆能文。







淮海集目錄

卷一

賦

浮山堰賦

并引

寄老庵賦

歎二鶴賦

和淵明歸去來辭

卷二

古詩

泊吳興西觀音院

送周裕之赴新息令

送僧歸遂州

觀易元吉獐猿圖歌

答朱廣微

黃樓賦

子瞻詩附

湯泉賦

子瞻跋尾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

三老堂

寄曾逢原

司馬遷

夜坐懷莘老司諫

送僧歸保寧



和王通叟琵琶夢

漫郎

田居

次韻徐仲車見寄

卷三

古詩

春日雜興十首

和虛飄飄

子瞻魯直詩附

同子瞻端午日游諸寺賦得深字

子瞻詩附

寄陳季常

卷四

古詩

同子瞻賦游惠山

子瞻參寥詩附

別子瞻學士

子瞻詩附

醫者

記夢答劉全美

寄題傅欽之草堂

次韻邢敦夫秋懷

和莘老題召伯斗野亭

和游金山

子由子駿詩附

馬上口占

和黃法曹憶建溪梅花

子瞻子由參寥詩附



送少章弟赴仁和簿

送李端叔從辟中山

卷五

古詩

贈賽法師

送劉貢父舍人二首

南京妙峯亭

次韻奉酬丹元先生

送裴仲謨

題雙松寄陳季常

徐仲車食於學官吏或以爲不可云云

次韻夏侯太冲

送張叔和兼簡魯直

題驪鬚圖

和東坡紅鞵帶

和王忠玉提刑

題楊康功醉道士石

送蔡子驥用蔡子駿韻

飲酒詩

艇齋并序

和裴仲謨放免行

和裴仲謨摘白鬢行

卷六

古詩



寄寂齋用孫子實韻

反初

精思

偶戲

正仲左丞生日

賜女冠暢師

徐得之閑軒

海康書事

游仙

送喬希聖

卷七

律詩 五言 七言

德清道中還寄子瞻

鮮于子駿生日

睡起

南都新亭行寄子發

寄葦薑法魚糟蟹

送楊康功

次韻黃冕仲寄題順興步雲閣

病犬

和子瞻雙石

雷陽書事

次韻曾存之嘯竹軒

次韻答張文潛病中見寄

與子瞻會松江得浪字

次韻子由斗野亭

子由詩附

輦下春晴

次韻莘老初至湯泉

莘老詩附



過六合水亭懷裴博士次韻三首

懷孫子實

對淮南詔獄二首

次韻答米元章

宿參寥房

次韻穎叔南郊告祭上清宮

次韻米元章齋居卽事

次韻酬陳傳道

次韻傳道自適兼呈芸叟士

擬郡學試東風解凍

駕幸太學

題虛樂亭三首

懷李公擇次韻三首

題湯泉二首

題王欽之自圓庵

流觴亭二首

游龍門山次程公韻

游龍瑞宮次程公韻

次韻朱李二君見寄

睡足軒二首

卷八

律詩 七言

寄孫莘老

次韻馬忠玉喜王定國還自濱州

寄李公擇

寄李端叔

寄題倪敦復北軒

寄題盧君斗齋

次韻周開祖

送王元龍赴泗州糧料



次韻子由九曲池 子由詩附

次韻子由蜀井 子由詩附

次韻子由光化塔 子由詩附

大師 子瞻詩附

謁禹廟

別程公闢 程次韻附

子瞻欲使高麗不行

卷九

律詩 七言

顯之禪老許草庵見處

和游龍洞寄孫傳師 唱首參寥詩附

次韻子由平山堂 子由詩附

次韻子由摘星亭 子由詩附

次韻子瞻贈金山寶覺

游鑑湖

蓬萊閣 程詩附

中秋口號

再用韻 參寥詩附

送蔣穎叔帥熙河二首



和劉僕射感舊言懷

清明前一日李觀察席上得風字

寄題新息王令藏春塢

次韻王仲至侍郎

寄題澄碧軒

次韻裴君上向守二首

寄錢節

答龔深之

答曾存之

次韻裴仲謨和何先輩二首

次韻劉遜父以寧齋

次韻宋履中謁大慶退食館中

和程給事贊閣黎化去之什

燕觴亭

次韻侍祠南郊

上巳日詔賜宴集二首

次韻羅正之惠縣扇

送劉承議解職歸養

慶張君俞得子

寄張文潛

次韻向守登樓眺望

首二

贈劉景文四首

次裴仲謨韻

春日寓直懷參寥

答閻求仁謝參寥彥溫訪於墳所

次韻何子溫

與鄧慎思沐於啓聖遇李端叔

再賦流觴亭

會蓬萊閣

與李端叔游智海用前韻



和黃冕仲寄題延平冷風閣

次韻范純夫戲答李方叔

九月八日夜大風雨云云

送平仲學士

卷十

絕句

寄孫傳師著作

戲雲龍山人二首

照閣

次韻參寥見別

春日五首

次韻子由召伯埭見別三首

子由詩附

元日立春三首

春日偶題呈錢尚書

錢穆父詩附

次韻謝李安上惠茶

寄少儀弟

送林次中奉使契丹二首

泗州東城晚望

和圓通白衣閣二首

唱首詩附

睡足寮寄震鼎二弟

與倪老伯輝宿九曲池有懷

秋日三首

還自廣陵四首

次韻宋履中題李侯檀欒亭

辱錢尚書和詩送米

錢穆父送米答詩附



擬題織錦圖

古詩附

次韻蔡子駿瓊花

三月晦日偶題

卷十一

絕句

四絕

送酒與泗州張守

又別牛司理

題金華山寺壁

元祐三年召至京師云云

興國浴室院獨坐時兒子湛就試未出

題趙團練畫江干晚景四絕

寧浦書事

題法海平閣黎

卷十二

晚出左掖

處州水南庵二絕

次韻東坡上元扈從三絕

別牛司理

題郴陽道中古寺壁二絕

和工部侍郎新章

次韻出省馬上有懷蔣穎叔

唱首詩附

客有遺子以假山石盆云云

夢中得此

題務中壁間

留別平閣黎



進策

序篇

主術

治勢下

卷十三

進策

安都

任臣下

朋黨下

卷十四

進策

人材

法律下

論議下

卷十五

進策

國論

治勢上

任臣上  
朋黨上

法律上

論議上





官制上

財用上

卷十六

進策

將帥

辯士

卷十七

進策

兵法

盜賊中

卷十八

進策

邊防上

邊防下

卷十九

進論

淮海集

目錄

官制下

財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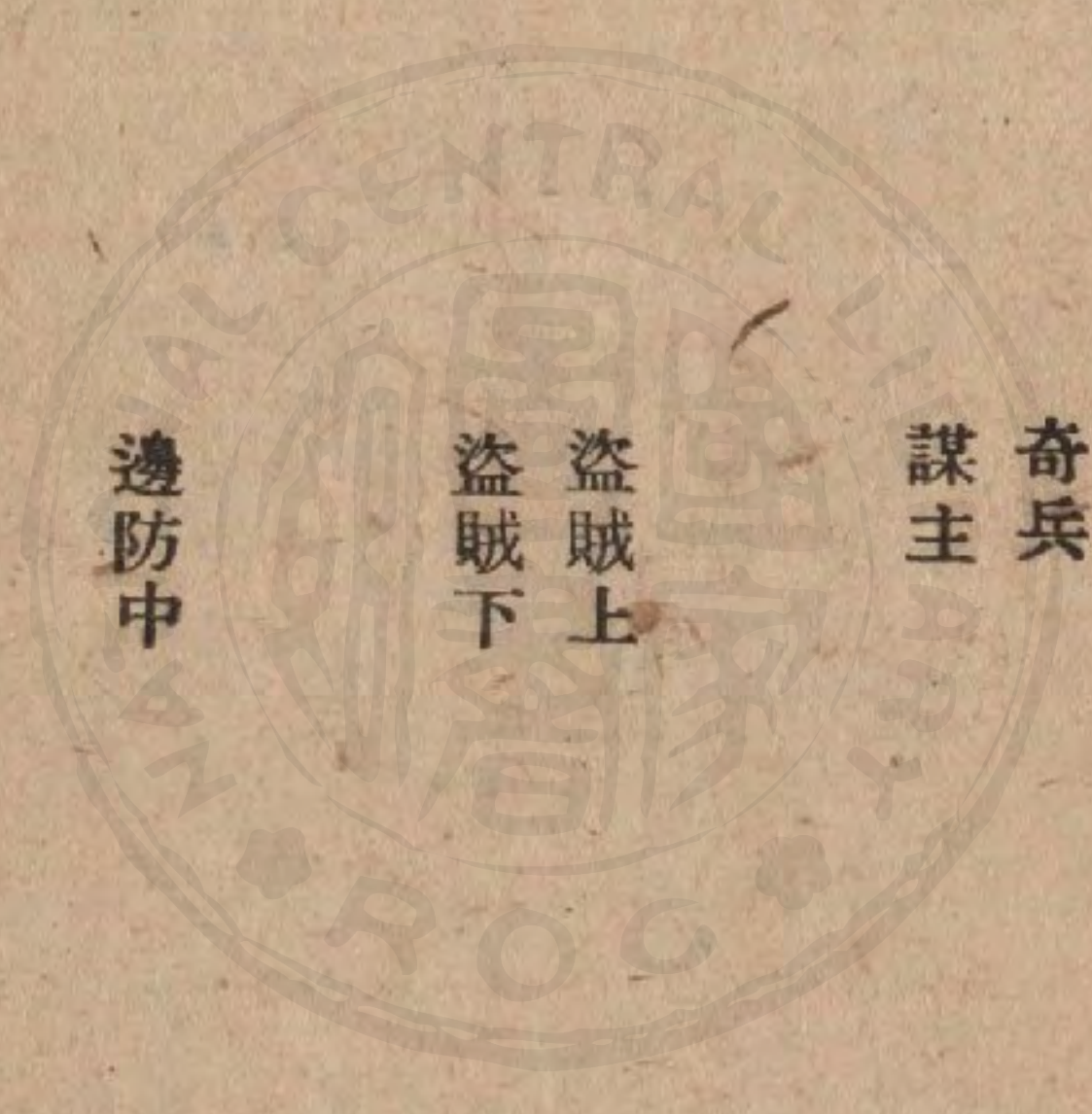
奇兵

謀主

盜賊上

盜賊下

邊防中





鼂錯

石慶

卷二十

進論

李陵

李固

卷二十一

進論

袁紹

諸葛亮

王導

卷二十二

進論

王儉

李泌

李訓

韋元成

張安世

司馬遷

陳寔

魯肅

臧洪

崔浩

韓愈

白敏中

王朴



卷二十三

論

擬郡學試近世社稷之臣論

變化論

以德分人謂之聖論

聖人繼天測靈論  
君子終日乾乾論

卷二十四

傳

浩氣傳

卷二十五

傳說

陳偕傳

魏景傳

心說

十二經合義

卷二十六

表

眇倡傳  
汝水漲溢說  
二侯說



賀坤城節表

代賀太皇太后受冊表

代賀皇太后生辰表

代賀皇太妃受冊表

代蘄守謝上表

代王承事乞回授一官表

卷二十七

表

代謝勅書獎諭表

代賀元會表

代中書舍人謝表

代南京謝上表

代謝曆日表

卷二十八

啓

謝及第啓

賀興龍節表

代賀皇太后受冊表

代賀明堂禮畢表

辭史官表

代程給事乞致仕表

代謝加勳封表

代謝工部侍郎表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賀呂相公啓



賀蘇禮部啓

謝程公闢啓

賀崔學士啓

代賀中書僕射范相公啓

代賀中書劉侍郎啓

卷二十九

啓

代賀王左丞啓

代賀京西運判啓

代賀簽書趙樞密啓

代賀司馬相公啓

代賀錢學士啓

代回胡右丞年節啓

代謝中書舍人啓

代賀提刑落權發遣字啓

代參寥與鍾公實啓

賀中書蘇舍人啓

謝館職啓

代賀呂司空啓

代賀門下孫侍郎啓

代賀胡右丞啓

賀京西運使啓

代賀蔡相公啓

代賀胡右丞知陳州啓

代賀提刑啓

代回呂吏部啓

代賀運使啓

謝胡晉侯啓



卷三十

簡

答傅彬老簡

與邵彥瞻簡

與黃魯直簡

與李德叟簡

與李樂天簡

卷三十一

文

謁先師文

祭馬迪議文

遣瘡鬼文

謁宣聖文

告李太尉文

代蔡州太守謁先聖文

謁城隍文

與蘇先生簡

與孫莘老簡

與蘇子由著作簡

與蘇黃州簡

與參寥簡

祈晴文

弔鍾鍾文

祭洞庭文

告狄梁公文

祭勾芒神文

謁嶽廟文

祈晴文



謝晴文

卷三十二

文疏

謝雨文

赦後省賽文

祭韓康公文

祭第後醮謝青詞

正賜庫功德疏

蔡州進生辰疏

高郵長老開堂疏

乾明開堂疏

卷三十三

誌銘

李狀元

葛宣德墓銘

虞氏墓銘

獲賊祭廟文

祭歐陽夫人文

祭酺神文

代蔡州進興龍節功德疏

興龍節功德疏二道

神宗功德疏

寶林開堂疏

醴泉開堂疏

慶禪師塔銘

徐氏墓銘

李氏墓銘



掩關銘

穎師研銘

劉氏研銘

瀘州任使君墓表

卷三十四

贊跋

龍丘子真贊

南都法寶一長老真贊

書王蠋後事

高無悔跋尾

錄壯愍劉公遺事

李潭漢馬圖贊

建隆慶和尚真贊

書輞川圖後

裴秀才跋尾

卷三十五

跋

法帖通解序

漢章帝書 倉頡書 仲尼書  
史籀李斯書 鍾繇書 懷素書

書晉賢圖後

書蘭亭跋後

卷三十六

行狀



鮮于子駿行狀

蔡氏行狀

錄寶林事實

代蔡州進瑞麥圖狀

卷三十七

書

上王岐公論薦士書

謝王學士書

與喬希聖論黃連書

婚書

卷三十八

記

御書手詔記

雪齋記

龍井題名記

子瞻跋  
尾附

淮海集

目錄

徐主簿行狀

圓通禪師行狀

代蔡州進銀絹狀

代薦蔡奉議狀

上呂晦叔書

謝曾子開書

與鮮于學士書

五百羅漢記

龍井記

間軒記



芝室記

羅君生祠記

游湯泉記

卷三十九

序

俞紫芝字序

逆旅詩序

會稽唱和詩序

送錢秀才序

集瑞圖序

卷四十

哀挽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俞公達待制挽詞二首

永壽縣君挽詞

蔡氏哀詞

祖氏先塋芝記  
蔡州勅書獎諭記

曹統州序

揚州集序

懷樂安蔣公唱和詩序

王定國注論語序

送馮梓州序

韓樞密夫人挽詞二首

陳承事挽詞

曾子固哀詞

時宜義挽詞



中書侍郎挽詞

東平夫人挽章

孫莘老挽詞

滕達道挽詞二首

呂與叔挽詞

開封李公挽章

陳用之挽詞四首

自作挽詞









淮海集卷一

賦

浮山堰賦

引并

宋 秦 觀少游撰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欲以淮水灌壽陽乃假太子右衛康絢節督卒二十萬作浮山堰於鍾離而淮流湍駛漂疾將合復潰或曰淮有蛟龍喜乘風雨壞岸其性惡鐵絢以爲然乃引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益以薪石沉之猶踰年乃合堰袤九里水逆淮而上所蒙被甚廣魏人患之果徙壽陽戍頓八公山餘民分就岡壠未幾淮暴漲堰壞奔于海有聲如雷水之怪祲蔽流而下死者數十萬人初鎮星犯天江而堰實退舍而壞嗚呼異哉感而作浮山堰賦其詞曰

繫四瀆之並醜兮實脈絡於坤靈惟長淮之澗漫兮自桐栢而發源貫江河以下驚兮拉泗沂而左奔走  
擗雷以赴海兮駕扶搖而薄山固元氣之宣節兮熄衆兆之災患粵蕭梁之服命兮抗北魏以爭衡信降  
虜之詭計兮阻湯湯而倒征依兩崖以受土兮羗合眷於中央撻竹留石之不足兮又沈鐵以厭不祥  
九里以中峙兮截萬派之奔茫小隄屹乎如墉兮杞柳薨其成行展源深而支永兮雖蹙否而必通  
鯨  
吼以奔潰兮與蒼蒼而俱東若燃犀之照渚兮旅百怪而爭遁驛馬怒而噓蹠兮虎蛟咆而相糾  
哀死者  
之數萬兮孤魂逝其焉游背自然以司鑿兮固神禹之所惡世苟近以昧遠兮或不改其此度螳螂怒臂



以當車兮。飛衛銜石而填海。惜梁人之不思兮。卒取非於異代。豈方迫於尋引兮。不遑議夫無窮。將姦臣  
取容以幸入兮。公相援而欺蒙。抑五材囚壯之有數兮。特假手於憧憧。系曰。敦阜寇冥大川屯。精氣扶輿  
變乾文。運徒力頓漂無根。潮波復故彌億年。

黃樓賦

并引

太守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因修繕其城。作黃樓於東門之上。以爲水受制於  
土。而土之色黃。故取名焉。樓成。使其客高郵秦觀賦之。其詞曰。惟黃樓之瓌瑋兮。冠雉堞之左方。挾光晷  
以橫出兮。干雲氣而上征。既要眇以有度兮。又洞達而無旁。斥丹雘而不御兮。爰取法乎中央。列千山而  
環峙兮。交二水而旁奔。岡陵奮其攫拏兮。谿谷效其吐吞。覽形勢之四塞兮。識諸雄之所存。意天作以遣  
公兮。慰平日之憂勤。繫大河之初決兮。狂流漫而稽天。御扶搖以東下兮。紛萬馬而爭前。象罔出而侮人  
兮。螭蜃過而垂涎。微精誠之所貫兮。幾孤墉之不全。儉朝夕以昧遠兮。固前識之所羞。慮異日之或然兮。  
復壓之以茲樓。時不可以驟得兮。姑從容而浮遊。儻登臨之信美兮。又何必乎故丘。觴酒醪以爲壽兮。旅  
殺核以爲儀。儼雲鬢以侍側兮。笑言樂而忘時。發哀彈與豪吹兮。飛鳥起而參差。悵所思之遲暮兮。綴明  
月而成詞。噫。變故之相詭兮。逾傳馬之更馳。昔何負而遑遽兮。今何暇而遨嬉。豈造物之莫詔兮。惟元元  
之自貽。將苦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能爲。躋哲人之知其故兮。蹈夷險而皆宜。視蚊虻之過前兮。曾不介  
乎心思。正余冠之崔嵬兮。服余佩之焜煌。從公於斯樓兮。聊裴回以徜徉。

子瞻謝詩云。太虛以黃樓賦見寄。作  
詩爲謝。我坐黃樓上。欲作黃樓詩。忽得



故人書中有黃樓詞。黃樓高十丈。下建五丈旗。楚山以爲城。泗水以爲池。我詩無傑句。萬景驕莫隨。夫子獨何妙。兩  
電散雷推。雄辭雜今古。中有屈宋姿。南山多磐石。清滑如流脂。朱蠟爲摹刻。細妙分毫釐。佳處未易識。當有來者知。

### 寄老庵賦

或問孫先生之遊湯泉山也。嘗於佛祠之旁。二松之下。誅籬草茅。平夷土塗。規以爲庵。曰寄老焉。子時實  
從。與見其事。願揚摧而陳之。僕曰唯唯。寄老之區。在於湯泉。實惟歷陽。東城之域。山林鬱其修阻。水土婉  
而滋息。風和氣平。物無癘疫。其出遊也。南則峯巒經亘。二百餘里。前望建業之都。却顧項王之亭。龍窟呀  
其旁出。江漫漫而徂征。東則惠濟真相。二刹相望。殿寢中開。四注脩廊。間從遊子。於焉相羊。沈燎茗飲。樂  
未渠央。西則赭落之前。三井天出。幽瑟白浪。明晦如一。旁輸有斛。上庇有室。解衣入遊。百疾爲失。北則瓦  
梁之河陰陵之澤。水潦之所聚會。魚鼈之所充斥。芡菱蒲蓴。毛髮之富被及鄰國。其入居也。則閉關却掃。  
反聽收視。內外旣進。與妙自會。湛乎若玉淵之澄。枵然如槁木之廢。其游也。其居也。無所適而非道者。世  
奚足以識之哉。雖然。先生方爲侍從之臣。充諫諍之官。論思獻納。日不遑給。雖欲復從二三子於寄老之  
上。未可得也。一旦功成事畢。引老乞身。天子憫之。不煩以政。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帳於國門之外。酒闌升  
車。望寄老而歸焉。則僕也。亦將負杖屨而從之矣。

### 湯泉賦

大江之濱。東城之野。有泉出焉。直回峯。負深谷。分埒引源。迤邐相屬。晨夜有聲。涵雲注玉。薄爲虎鬚。泆爲  
魚目。鱗介莫潛。遇者斯浴。此何水也哉。野老告余曰。泓泓涓涓。莫虞歲年。不火而燠。其名湯泉。嗚呼。豈非



熒惑莅於上耶。燭龍隱於中耶。旁通咸池日御之所經耶。幽精沈魄陰償其負耶。丹砂黃硫金石之氣。酷悍之所激耶。德有常仁惠公而浹。寒凝海兮不冰。旱焦山兮不竭。其或燥濕外干。精氣散越。膚革瘡瘍。髓筋淫血。欣滯汨之。慙游。悅幽憂之。永脫。以沐則髮澤。以頰則膚悅。其羨流冗浸。捐棄於溝壑者。猶能灌蔬稻之畦。已牛馬之喝。此又何其然耶。吾聞天下之水。厥類實繁。至於弱水儲陰。投羽必沈。火井萃陽。爛石灼金。祥標醴泉。病飲而瘳。異紀滋穴。神瀆以流。焦溪乏胃。蔓之飾。沸潭謝聲。取之游。其餘酒墨所發。膠鹽是滋。啜懷千金。飲狂一國。哀玉乳以中涵。攢金絲而徑度。詭品繆名。紛莫爲數。咸受命於元精。亦各私其所遇。若夫匡廬汝水之旁。尉氏驪山之下。烟菲掩褥。王孫鳥隼之所娛。金穴椒房。專寵靡曼之所占。則湯泉之中。又有顯晦者焉。野老輒然而笑曰。善乎齊給之士。曳杖而去。行歌於塗。曰。澤沸滂沱。奮此泉兮。被彼山阿。吾唯灌沐兮。不知其他。

子瞻跋云。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大虛之所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獐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爲楊李祿山所汙。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爲亡國之餘。辱孰甚焉。今惠濟之泉。獨爲三子者詠嘆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爲當塗者所溷。而爲高人逸才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汙。泉豈知汙之。然則幽遠僻陋之歎。亦非泉所病也。泉固無所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元豐元年十月五日。



廣陵郡宅之圃。有二鶴焉。昂然如人。處乎幽間。翅翮摧傷。而弗能飛翻。雖雄雌之相從。常悒悒其鮮。懽時引吭而哀唳。若對客而永嘆。圃吏告予曰。此紫薇錢公之鶴也。公熙寧時實守此邦。心虛一而體道。治清淨而忘言。既不耽乎豆觴。又不嗜乎匏絃。惟此二鶴。與之周旋。居則俛仰於賓掾之後。出則飛鳴乎導從之先。故鶴之來也。則知使君之將至。鶴之往也。則知使君之將還。是時一郡之人。好甚於姻。敬愈於客。如愛子之居家。若寵臣之在國。晝從乎風亭之濱。夜棲乎月臺之側。謂此幸之可常。頗超搖而自得。逮公之去。于今幾時。人各有好。鶴誰汝私。具名物於有司。雞鷩易而侮之。傍軒楹而蒙叱。歷階阼而遭壓。惟主人之故客。間一遇而嗟咨。余聞而嘆曰。噫。嘻。有恃而生者。失其所恃。則悲。彼有啄乎廣莫之野。飲于清冷之淵。隨林丘而止息。順風氣而騰騫。一鳴九臯。聲聞于天。若然者。又豈衛侯之能好。而支遁之可憐哉。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

汾陽征虜  
壓以至誠

回紇入寇。汾陽出征。何單騎以見虜。蓋臨戎而示情。匹馬雄趨。方傳呼而免胄。諸羌駭矚。俄下拜以投兵。方其唐祚中微。胡塵內侮。承范陽猖獗之亂。值永泰因循之主。金縢不足以塞其貪嗜。鎧仗不足以止其攘取。雲屯三輔。但分諸將之兵。烏合萬羣。難破重圍之虜。子儀乃外弛嚴備。中輸至誠。氣干霄而直上。身按轡以徐行。於是露刃者膽喪。控弦者骨驚。謂令公尙臨於金甲。想可汗未厭於寰瀛。頓釋前憾。來尋舊盟。彼何人斯。忽去幢幡之盛。果吾父也。敢論戈甲之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旣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悍勁。屬我師之困乏。校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所以徹衛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



鎮邪之銳。而勢有泰山之壓。據鞍以出。若乘擒虎之驄。失仗而驚。如棄華元之甲。金石至堅也。以誠可動。天地至大也。以誠可聞。矧爾熊羆之屬。困乎蛇豕之羣。於是時也。將乘驕而必敗。兵不戢則將焚。惟有明信。乃成茂勳。吐蕃由是而引歸。師殲靈夏。僕固於焉而暴卒。禍息并汾。非不知猛虎無助也。受侮於狐狸。神龍失水也。見侵於螻蟻。曷爲鋒鏑之交下。遽遺紀綱。而不以蓋念。至威無恃於張皇。大智不資於恢詭。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曹成。獨造國良之壘。向若怨結不解。禍連未央。養威嚴於將軍之幕。角技巧於勇士之場。攻且攻。今天變色。戰復戰。兮星動芒。如此則雖驍雄而必弊。顧創病以何長。符秦夸南伐之師。坐投肥水。新室恃北來之衆。立潰昆陽。固知精擊刺者非爲將之良。敢殺伐者非用兵之至。況德善之身積。宜福祥之天畀。故中書二十四考焉。由此而致。

和淵明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眷眷懷歸。今得歸。念我生之多艱。心知免而猶悲。天風飄兮。余迎海月。炯兮。余追省。已空之憂。患疑是夢。而復非。及我家於中途。兒女欣而牽衣。望松楸而長慟。悲心極而更微。升沈幾何。歲月如奔。嗟我宿昔。通籍璧門。賜金雖盡。給札尙存。愧此散木。繆爲犧尊。屬黨論之云興。雷霆發乎威顏。淮南謫於天庖。予小子其何安。歲七官而五譴。越鬼門之幽關。化猿鶴之有日。詎國光之復觀。忽大明之生東。釋纍囚而北還。醜天漢而一洗。覺宇宙之隨寬。歸去來兮。請逍遙於至游。內取足於一身。復從物兮。何求榮莫榮於不辱。樂莫樂於無憂。鄉人告予以有年。黍稷鬱乎盈疇。止有弊廬。泛有扁舟。濯予足兮。寒泉振予衣兮。古丘洞胸中之滯礙。眇雲散而風流。識此行之匪禍。乃造物之餘休。已矣哉。桔槔俛仰無已時。舉觴自屬。



聊淹留。汝今不已。將安之。封侯已絕念。仙事亦難期。依先塋而灑掃。從稚子而耘耔。脩杜康之廢祠。補由  
庚之亡詩。爲太平之幸老。幅巾待盡。更奚疑。









淮海集卷二

古詩

泊吳興西觀音院

金刹負城闔。閭然美栖止。卞山直穹窿。茗水相依倚。霜檜鬱冥冥。海棕鮮蕤蕤。廣除庇夏陰。飛棟明朝晷。溪光鳧鷖邊。天色菰蒲裏。緒風傳晝焚。璧月窺夜禮。洩雲彗層空。規荷鑑幽汜。餘腥烟際下。鍾磬林端起。擊牙戲清深。嶽崟撲空紫。所遇信悠然。此生如寄耳。志士恥溝瀆。征夫念桑梓。攬衣軒楹間。嘯歌何窮已。

三老堂

趙少師張少保趙通議

堂堂三元老。業履冠儔匹。睿譔橫秋霜。高明麗朝日。竝道謁溫宣。連科收甲乙。東南奠藩服。西北馳使驛。解鞅環堵安。岸幘氈裘屈。羣姦懾警效。衆廢起咄叱。至亦領麾地。謳吟遍蓬華。出入雖異途。歸潔固如一。晚厭方內遊。把袂訪閑逸。雲壑慶安車。風川駛飛鷁。獻酬埃盃外。珠玉在揮筆。風標傲松鶴。顏髮移丹漆。遂令吳越人。藻繪恣稱述。邈然超世姿。髣髴得十七。辟離禮寂滅。麟閣事蕭瑟。茲焉出民願。名實更炳蔚。琬琰琢高詞。龍蘭燎深室。福履既所綏。光華無終畢。

送周裕之赴新息令

丈人淮海英。抗節浮雲外。揮毫錯星錦。抵掌參竽籟。青春抱脩能。脫略無范蔡。晚營三徑資。百里聊束帶。



扁舟歲欲徂。古刹夜仍艾。去去整羽儀。行與高風會。

寄曾逢原

孟夏氣候好。林塘媚晴輝。回渠轉清流。藻荇相因依。叢薄起疎籟。衆鳥鳴且飛。高城帶落日。光景酣夕霏。卽事遠興託。撫已幽思微。超搖弄柔翰。徙倚絃金徽。美人邈雲眇。志願固有違。丹青儻不逾。與子同裳衣。

送僧歸遂州

寶師本巴蜀。浪跡遊淮海。定水湛虛明。戒珠爛圓彩。飄零鄉縣異。晡晚星霜改。明發又西征。孤帆破烟靄。

司馬遷

分韻得  
壑字

子長少不羈。發軔遍丘壑。晚遭李陵禍。憤悱思遠託。高辭振幽光。直筆誅隱惡。馳騁數千載。貫穿百家作。至今青簡上。文彩炳金鑿。高才忽小疵。難用常情度。譬彼海運鵬。豈復顧繒繳。區區班叔皮。未易議疎略。

觀易元吉獐猿圖歌

參天老木相樛枝。嵌空怪石銜青漪。兩猿上下一旁掛。兩猿熟視蒼蛙疑。蕭蕭叢竹山風吹。海棠杜宇相因依。下有兩獐從兩兒。花殮草嚙含春嬉。易老筆精湖海推。畫意忘形形更奇。解衣一掃神扶持。他日自見猶嗟咨。金錢百萬酒千鴟。荆南將軍欣得之。老禪豪取橐爲垂。白晝掩門初許窺。房櫳炯炯明冬曦。榛藪羽革分毫釐。殘編未終且歸讀。歲暮有閒重借披。

夜坐懷莘老司諫

次韻  
參寥



六合寥寥信茫昧。中有日月無根柢。古往今來漫不休。青髮素顏從此逝。嗟予自少多遭迴。氣血未衰心已艾。北渡長淮霜入屨。南窺禹穴塵生袂。日鑿一竅渾沌死。雖有餘風終破碎。回車復路可無緣。三問道人三不對。

答朱廣微

廣微才華殆天賦。十歲孤山有佳句。又夢東林飲虎溪。歎息清風人不悟。自爾所見無全牛。桐柏崑崙日傾注。葱蘢曉景破新花。蹭蹬老拳擒脫兔。身勤事左竟何成。巧迫化工天所怒。兩鬢星星滄海頭。強學禪那慰遲暮。昨夜燈花吐金粟。曉烹鯉魚得尺素。笑我徜徉吳楚間。經卷酒卮隨所遇。人生迂意十八九。月得解顏能幾度。著書準易空自疲。服藥求仙良亦悞。北風老矣無能爲。行看黃鸝語飛絮。安得從君醉百場。落筆珠璣不論數。

送僧歸保寧

西湖環繞皆招提。樓閣晦明如臥披。保寧復在最佳處。水光四合無端倪。車塵不來馬足斷。時有海月相因依。上人弱齡已隸此。心目所證惟瑰琦。白玉芙蓉出清沼。天然不受緇塵擾。坐客一語不入意。目如明星視飛鳥。冠切雲兮佩玉難。上人顧之真等閑。應緣聊入人間世。興盡却歸湖上山。伊余久欲窺禹穴。矧今仲武官東越。行挽秋風入剡溪。爲君先醉西湖月。

和王通叟琵琶夢

鵝鴛鳴時衆芳歛。華堂夢斷音容絕。風驚玉露不成圓。一夜芙蓉泣秋月。金紋捍面紫檀槽。曾抱花前送



酒。勑。庾。郎。江。令。費。珠。璧。小。呀。紅。牋。揮。兔。毫。風。流。雲。散。令。人。瘦。忍。看。麴。塵。昏。錦。綬。楚。水。悠。悠。更。不。西。上。天。破。鑑。空。依。舊。

醫者

塊。然。一。氣。初。渾。淪。散。作。六。物。相。吐。吞。主。承。客。禦。勝。復。存。是。爲。萬。物。疾。病。原。寥。寥。空。陂。遊。寬。魂。誨。此。法。術。成。軒。轅。金。書。玉。冊。要。不。煩。煥。如。星。宿。不。可。捫。時。遷。聖。徂。遂。幽。昏。弊。俗。竊。以。資。利。源。余。嘗。感。概。期。明。論。世。無。妙。質。孰。與。言。因。君。乞。詩。置。屋。軒。聊。復。援。筆。賦。本。根。

漫郎

分韻得  
桃字

元。公。機。鑿。天。所。高。中。興。諸。彥。非。其。曹。自。呼。漫。郎。示。真。率。日。與。聲。叟。爲。嬉。遨。是。時。胡。星。殞。木。久。關。輔。擾。擾。猶。弓。刀。百。里。不。聞。易。五。殺。三。士。空。傳。殺。二。桃。心。知。不。得。載。行。事。俛。首。刻。意。追。風。騷。字。皆。華。星。章。對。月。漏。洩。元。氣。煩。揮。毫。倚。玕。春。深。茂。花。竹。九。疑。日。暮。吟。哀。猱。紅。顏。白。骨。付。清。醪。一。官。於。我。真。鴻。毛。乃。知。達。人。妙。如。水。濁。清。顯。晦。惟。所。遭。無。時。有。祿。亦。可。隱。何。必。龜。巖。遠。遁。逃。

記夢答劉全美

歲。逢。困。敦。斗。申。指。辰。次。庚。辰。漏。傳。子。夢。出。城。闔。登。古。原。草。木。榮。天。帶。境。水。千。夫。荷。鍾。開。久。殯。前。有。一。人。狀。瓊。偉。素。冠。長。跪。烝。酒。殺。云。是。劉。郎。字。全。美。馬。鳴。車。響。斷。還。續。人。境。晦。明。秋。色。裏。旣。寤。茫。然。失。所。遭。河。轉。星。翻。汗。如。洗。世。傳。夢。凶。常。得。吉。神。物。戲。人。良。有。旨。全。美。聲。名。海。縣。聞。閉。久。當。開。乃。其。理。娟。娟。二。十。四。橋。月。月。



下吹簫聊爾耳。洗眼看君先一鳴。九萬扶搖從此始。

田居四首

雞號四鄰起。結束赴中原。戒婦預爲黍。呼兒隨掩門。犁鋤帶晨景。道路更笑喧。宿潦濯芒屨。野芳簪鬢根。霽色披宵靄。春空正鮮繁。辛夷茂橫阜。錦雉嬌空園。少壯已雲趨。伶俦尙鳴蹲。蟹黃經雨潤。野馬從風犇。村落次第集。隔塍致寒暄。眷言月占好。弩力競晨昏。入夏桑柘稠。陰陰翳虛落。新麥已登場。餘蠶猶占箔。隆曦破曾陰。霽靄收遠壑。雌蜺臥淪漪。鮮飈泛藜薄。林深鳥更鳴。水漫魚知樂。羸老厭煩敲。解衣屢槃礴。蔭樹濯涼颺。起行遺帶索。家婦餉初還。丁男耘有託。倒苘備青錢。鹽茗恐垂橐。明日輸絹租。鄰兒入城郭。昔我蒔青秧。廉纖屬梅雨。及茲欲成穗。已復頽星暑。遲暮易昏晨。搖落多砧杵。村迥少過從。客來旋炊黍。興發卽杖藜。未嘗先處所。褰裳涉淺瀨。矯首沒孤羽。藜祠土鼓悲。野埭鷓鴣舞。雉子隨販夫。老翁拜巫女。辛勤一作艱難稼穡事。惻愴田疇語。得穀不敢儲。催科吏旁午。

嚴冬百草枯。鄰曲富休暇。土井時一汲。柴車久停駕。寥寥場圃空。跼跼烏鳶下。孤榜旁橫塘。喧春起芳舍。田家重農隙。翁媪相邀迓。班坐醞酒醪。一行三四謝。陶盤奉旨蓄。竹筴羞雞角。飲酣爭獻酬。語闕或悲咤。悠悠燈火暗。刺刺風飈射。客散靜柴門。星蟾耿寒夜。

富疑作當

寄題傅欽之草堂



河陽有洑流。經營太行根。盛德不終晦。發為清濟源。斯堂濟源上。太行正當門。仰視浮雲作。俯窺流水奔。脩竹帶藩籬。百禽鳴朝暾。相望有盤谷。李愿故居存。主人國之老。實惟商巖孫。班行昔供奉。亟進逆耳言。天子色為動。羣公聲亦吞。蕭條冰霜際。不改白玉溫。出處士所重。其微難具論。公勿思草堂。朝廷待公尊。

次韻酬徐仲車見寄

渭清非勝涇。蘭芳本無慕。我生季葉中。乃與古人遇。職當供洒掃。匏繫愧遲暮。來章感存沒。三讀淚如注。

次韻邢敦夫秋懷十首

以微雲淡河漢疏  
雨滴梧桐為韻

驅車陟高丘。却望大梁圻。馳道入雙闕。勾陳連太微。夷門壯下屬。清洛相因依。美哉吾黨士。臯高良可希。暮有二客至。俱以能禪聞。一枝惠林出。一派智海分。言各不相可。往來劇絲棼。謝客姑舍是。妨余醉看雲。昔者曾中書。門戶實難瞰。筆勢如長淮。初源可觴濫。經營終入海。欲語焉能暫。斯人今則亡。悲歌風慘澹。渤海有巨鼈。其顛冠嵯峨。宿昔嘗小抃。八絃相盪靡。忽遭龍伯人。一舉空潮波。取皮煎作膠。清此崑崙河。蝮蛇初螫手。壯士斷其腕。豈不悲毀傷。所卹在存作軀幹。西羌沙鹵地。置戍或煩漢。雞肋不足云。阿瞞妙思

算。

湯湯辟靡流。中有學子居。但說若稽古。言猶三萬餘。來者轉相祖。詞林日凋疎。稍喜績溪令。入校天祿書。匠氏構明堂。百材人斤斧。儻非豫章棟。冗長亦焉取。英英范與蘇。登守器識兼文武。胡為先一州。不用作



霖雨。

憬彼高句麗。來脩裔夷職。天都富如海。勞汝送涓滴。軸臚尾相銜。遠近困供億。止沸當絕薪。揚湯百無益。祖宗舉賢良。充賦多名儒。執事惡言者。此科爲之無。雖有仲舒錯。或橫江潭魚。果欲鳴鳳至。還當種椅梧。邢侯秋臥痾。揮毫見深衷。賡者二三子。翕然笙磬同。不爲兒女姿。頗形四方風。屬有山水念。因之絲與桐。







淮海集卷三

古詩

春日雜興十首

飄忽星氣徂。青陽迫遲暮。鳴飛各有適。赤白紛無數。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褰幃香霧橫。岸幘雲峯度。林影舞窻扉。池光染衣履。參差花鳥期。踳躅琴觴趣。撫事動幽尋。感時遺近慕。秣馬膏余車。行行不周路。結髮謝外好。僂俛希前修。繆挾江海志。恥爲升斗謀。齷齪歷難刻。書賤貧多釁。尤發軔皆伊闕。解驂憩邗溝。丹鉛費永晷。麴蘖歐深愁。璧月鑒簾櫳。珠星絡梧楸。泯泯渠水駛。霏霏花霧浮。公子悵何許。撫膺徒離憂。潭潭故邑井。猗猗上宮蘭。不食自清潔。莫服更幽間。志士恥弱植。卷跡甘饑寒。佳晨追良覲。觸物懸悲端。川途眇回遠。經歲曠音翰。豈不慕裘馬。詭得非所安。蟬冕多怵迫。繩樞尠憂患。枉尋竟何補。方柄誠獨難。吳會雖褊小。海濱富奇峯。天雞一號叫。劍戟明遙空。豁谷相徑復。深林杳攢叢。猿吟虎豹啼。雲氣迷西東。中有遯世士。超然閔孤蹤。被蘭服明月。起坐松聲中。夜鍛吸沆瀣。朝琴庇青蔥。騎星友元氣。巢許安可同。俛眄區中人。飛埃集毛鋒。問津或不繆。從子游鴻蒙。東方有美人。容華茂春粲。抱影守單棲。含睇理哀彈。聲意一何切。所歡邈雲漢。徒然事膏沐。孰與徂昏旦。微誠浪自持。嘉月忽復晏。巧轉度虛櫺。飛紅觸幽幔。歲歲芳草滋。夜夜明星爛。合并會有時。索居不必歎。寢瘵倦文史。駕言從遨嬉。颺風舉遙淑。規日麗清漪。含桃粲朱實。杜若懷碧滋。娉娉弱絮墮。圍圍文魴馳。



明霞廓遠矚。哀禽攪離思。縟草天際合。孤雲川上移。寬閑絕輪鞅。重複多路岐。信美難久佇。歸歎從所治。昔我遊京室。交通五陵間。主客各英妙。袍馬相追攀。千金具飲啜。百金雇吹彈。纓弁羅廣席。當頭舞交竿。鮮粧耀淥酒。采纈生風瀾。燈燭暗夜艾。士女紛相班。歡娛易徂歇。轉眄如飛翰。疊疊負孤願。離離銜永歡。山鳥窺茗飲。簷花笑蔬殮。棄捐勿重陳。事定須蓋棺。客從遠方來。遺我昭華管。吹之動人心。異境生虛歎。敬敬青嶂橫。泱泱春溜漸。馬蹄交狹邪。車轂錯平坦。士女競芳辰。禽魚蔭修竿。依微認睇笑。淩沒見纖短。停吹歛泯滅。耿耿復空館。靈物信所珍。顧恨知音罕。桃李用事辰。鮮明奪雲綺。繁華一朝去。默默慚杞梓。時徂鷹化鳩。地遷橘為枳。獨有羨門生。後天猶一作常不死。藝籍燔祖龍。斯文就淪喪。帝矜黔首愚。諸雋一作雄出相望。楊馬操宏綱。韓柳激頽浪。建安妙謳吟。風概亦超放。玉繩帶華月。艷艷青冥上。奕世希末光。經緯得無妄。兒曹獨何事。詆斥幾覆醬。原心良自誣。猥欲私所尙。螳螂拒飛轍。精衛填溟漲。咄咄徒爾爲。東海固無恙。鷓鴣日彫滅。黃口紛冗長。投袂睇層霄。茲懷誰與亮。

和孫莘老題召伯斗野亭

淮海破冬仲。雪霜滋不平。菱荷枯折盡。積水寒更清。輟棹得佳觀。湖天繞未曩。信美無與娛。濁醪聊自傾。北眺桑梓國。悠然白雲生。南望古邗溝。滄波帶蕪城。村墟翳茅竹。孤烟起晨烹。簷間鳥聲落。客子念當行。攬衣視日景。薄陰漏微明。何時復來遊。春風發鮮榮。

孫莘老倡云淮海無林丘曠澤千里平一渠閑防漭物色故不清老僧喜穿築北戶延朱甍簷楹斗杓落簾幃河漢傾平湖杳無涯湛湛



春波生結纜。嗟已晚。不見芙蓉城。尙想紫英盤。明珠出新煮。平生有微尙。一舟聊寄行。遇勝輒偃蹇。霜鬚刷澄明。可待齒牙豁。歸歟謝浮雲。黃魯直和云。謝公所築棣。未歎曲池平。蘇州來賦詩。句與秋氣清。結構擅空闊。湖光浮棟甍。維斗天司南。其下百瀆傾。貝宮產明月。含澤遍諸生。盤薄淮海間。風烟浸十城。籟簫吹木末。浪波沸庖烹。我來抄搖落。霜清見魚行。白鷗遠飛回。得我若眼明。佳人歸何時。解衣繞廂榮。蘇子瞻和云。落帆謝公渚。日脚東西平。孤亭得心憩。暮景含餘清。坐待斗與牛。錯落掛南甍。老僧如宿昔。一笑意已傾。新詩出故人。舊事疑前生。吾生七往來。送老海上城。逢人輒自哂。得魚不忍烹。似聞續溪老。復作東都行。小詩如秋菊。艷艷霜中明。過此感我言。長篇發春榮。蘇子由和云。扁舟未得解。坐待兩闌平。濁水汗人思。野寺爲我清。昔遊有遺詠。枯墨存高甍。故人獨未來。一罇誰與傾。北風吹微雲。暮寒依月生。前望刊溝路。却指鐵壘城。茅簷卜茲地。江水供晨烹。試問東坡翁。畢老幾此行。奔馳力不足。隱約性愈明。早爲歸耕計。免慙老僧榮。張琬和云。維舟得古寺。望遠天四平。晴日揮揮散。晚風冷冷清。危亭下瞰野。層閣高連甍。起望斗與牛。淮海相奔傾。往來誰百年。今昔我平生。悠悠何所寓。臺上多化城。與其逐影死。寧似不鳴烹。咄哉應有止。老矣將安行。中庭稚子落。丈室霜月明。此意竟蕭條。猶然笑安榮。張芸叟和云。我登甘棠埭。所向殊未平。舟行汙地中。頓失江湖清。蛙聲亂僧唄。鷓鴣嚇市甍。意同伯喈死。苟與衛士傾。開池種白蓮。壘石擬三生。猶淹南斗墟。終遠北斗城。設我紫藕供。報之白芽烹。三年猿鶴友。萬里秦楚行。秋風隴首至。落日淮南明。寄言懷士士。慎勿慕官榮。

和虛飄飄

虛飄飄。虛飄飄。風寒飄絮浪。春暖履冰橋。勢緩霜垂霰。聲乾葉下條。雨中漚點沒。流水風裏綵雲鋪。遠霄  
魯直倡。虛飄飄。虛飄飄。花飛不到地。虹起漫成橋。入夢雲千疊。遊空絲萬條。蜃樓百尺聳。滄海鴈字  
一行書。絳霄虛飄飄。比人生命猶堅牢。子瞻和。虛飄飄。虛飄飄。畫簷銖結網。銀漢鷓成橋。塵積雨  
梧葉。霜飛風柳條。露凝殘點見。紅日星曳  
餘光橫碧霄。虛飄飄。比浮名利猶堅牢。

和游金山

和子由  
同彥瞻



江流會楊子。洶洶東南驚。海門劃前開。金山屹中據。鼓鍾食萬指。金艘棲千柱。夜庭游月波。曉觀搏香霧。天清猿鳥哀。風暗魚龍怒。雲物橫古今。濤波閱晨暮。三州氣色來。上下端倪露。偉哉元氣間。此勝知誰聚。念昔憩精廬。登臨輒忘去。汲新試團月。飯素羹魁芋。妙興入芳藤。真境在芒屨。別來星暑換。寤寐經從處。忽蒙珠璧投。了與雲巒遇。幽光炯肝肺。爽氣森庭戶。區中多滯念。方外饒奇趣。寄語山阿人。冷然行復御。陪彥瞻遊金山子由詩云。揚州望金山。隱隱大如幘。竭來長江上。孤高二千尺。僧居厭山小。面面貼蒼石。虛樓三百間。正壓江湖白。清風斂霧霧。曉日曜金碧。直侵魚龍居。似有鬼神役。我行有程度。欲去空目惜。風吹渡江水。山僧午方食。波瀾洗我心。笋蕨飽我腹。平生足遊衍。壯觀此云極。鐵錮本誰安。海門復誰植。東南遞隱見。遙與此山正。茲遊幾不遂。深愧幕府客。歸時日已暮。正值江月黑。願視天水并。坐恐星斗温。使君何時罷。登覽不可失。子由同彥瞻遊金山子由枉詩。卒章有使君何時罷。登覽不可失之句。因繼賦一首。子駿蓬萊三神山。橫絕倚鼇背。鼇傾海水動。一峯失所在。飛來大江心。盤礴幾千載。化為金僊居。龍象錯朱貝。夙昔愛山水。江湖不暫忘。君前或剖竹。匏繫古維揚。隱然勝絕境。旦旦遇相望。不意二君子。招攜一葦航。高攀躡雪梯。闕視瞰溟漲。潮來隱天地。萬里卷白浪。波清霄漢淨。澄澈迷下上。更深月正中。山影杳無象。蛟鼉四面穴。形勢三州壯。融結既難窮。丹青殊莫狀。蘇侯韻高遠。邵子雅趨尚。奇觀極無邊。幽尋端未放。浮生閱流水。清話造方丈。畢景趣言歸。侵星搖兩槩。武功真好奇。落筆掃珠璣。持語淮南守。茲遊不可遺。君恩早晚東南下。一棹扁舟。所之。

同子瞻端午日遊諸寺賦得深字

太史抱孤韻。暢懷在登臨。別乘載鄒枚。佳辰事幽尋。參差水石瘦。窅窕房櫳深。清磬發疎箔。妙香橫素襟。復登翠堵坡。環回矚嶽峯。雙溪貫城郭。暝色帶孤禽。涼飈動爽籟。薄雨生微陰。塵想澹清漣。牢愁洗芳斟。揮筴訂往古。援毫示來今。愧無刻燭敏。續此金玉音。

子瞻詩云。肩輿任所適。遇勝輒留連。焚香引幽步。酌茗開淨筵。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忽登最高塔。眼界



窮大千卞峯照城郭。震澤浮雲天。深沈既可喜。曠蕩亦所便。幽尋未云畢。墟落生晚烟。歸來記所歷。耿耿清不眠。道人亦未寢。孤燈同夜禪。

寄陳季常

一鉤五十轄。始具任公釣。揭竿趣灌瀆。與爾不同調。先生本西蜀。俠氣見英妙。哀憐世間兒。細黠似黃鶴。侍童雙擢玉。鬢髮光可照。駿馬錦障泥。相隨窮海嶠。平生携手好。十七登廊廟。小生相吏耶。徒枉尺書召。暮年更折節。學佛得心要。鬻馬放阿樊。幅巾對沈燎。泠泠屋外泉。兀兀原頭燒。欲知山中樂。萬古同一笑。







# 淮海集卷四

古詩

同子瞻賦游惠山三首

其一王武陵韻 其一寶羣韻 其三朱宿韻

輟棹縱幽討。籃輿入青蒼。圓頂相邀迓。旃檀燎深堂。層巒淡如洗。傑閣森欲翔。林芳含雨滋。岫日隔林光。涓涓續清溜。靡靡傳幽香。俯仰佳覽眺。悠哉身世忘。使君厭機械。所與惟散人。顧慙兼葭陋。繆倚瓊枝新。上干青嶷嶷。下屬白磷磷。洞天不知老。金界無棲塵。緬彼人間世。烏蟾間青旻。詎得踵三隱。山阿相與鄰。

樓觀相復重。邈然闕深樾。九龍吐清冷。灑灑會未絕。巒岵馳千里。真珠猶不滅。况復從茶僊。茲焉試葵月。

岸巾塵想消。散策佳興發。何以慰遨嬉。操觚繼前轍。子瞻云。余昔為錢塘倅。往來無錫。未嘗不至惠山。既去五年。復為湖州。與高郵秦少游。杭僧參寥。同至。覽唐處士王陵寶羣朱宿所賦詩。

愛其語清簡。蕭然有出塵之姿。追用其韻。各賦。夢裏五年過。覺來雙鬢蒼。還將塵土足。一步漪瀾堂。俯窺松桂影。仰見鷓鴣翔。炯然肝肺間。已作冰玉光。虛明中有色。清淨自生香。還從世俗去。永與世俗忘。薄雲不遮山。疏雨不濕人。蕭蕭松桂滑。策策芒鞋新。嘉我二三子。皎然無淄磷。勝遊豈殊昔。清句仍絕塵。弔古泣舊史。疾譏歌小旻。哀哉扶風子。難與巢許鄰。敲火發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窗傾紫盞。色味兩奇絕。吾生眠食耳。一飽萬想滅。頗笑玉川子。饑弄三百月。豈如山中。人睡起。山花發。一甌誰與共。門外無來轍。參寥同賦。山烟弄滅沒。山木含蔥蒼。刺舟傍遙岸。理策升虛堂。周遭矚層巘。矯矯如翱翔。下瞰平田流。澹然浮日光。青篁解初籜。洗雨聞新香。雖云迫前途。真賞豈易忘。松門暗朝雨。寂歷無行人。晨光忽穿徑。卉木鬱以新。階泉漱石齒。照眼光磷磷。史君美無度。卓犖遺鷲摩。風標傲竹



柏談笑凌窮晏。何愧沈冥子。臥霞吞結鄰。揚帆渡江來。洗眼驚翠樹。雲姿既容裔。鳥哢更清絕。凌梯訪前蹤。琬璣亦未滅。嗟我魚目光。疇能綴明月。狂墨掃琅玕。風烟座中發。殊勝區中人。茫茫走飛轍。

馬上口占二首

向晨結束事長途。利風刮面冰在鬚。岡窮得水馬不進。霧暗失道人相呼。悠悠旁舍見汲井。軋軋隔林聞輓車。游目騁懷自可樂。勿憶鄉縣增煩紆。霜風稜稜萬木枯。梅花破萼猶含鬚。田家往往事游獵。追逐狐兔相號呼。微茫山中起狂燒。隱約林梢低日車。馬頭漸覺有佳趣。勿厭阡陌多縈紆。

別子瞻

人生異趣各有求。繫風捕影祇懷憂。我獨不願萬戶侯。惟願一識蘇徐州。徐州英偉非人力。世有高名擅區域。珠樹三株詎可攀。玉海千尋真莫測。一昨秋風動遠情。便憶鱸魚訪洞庭。芝蘭不獨庭中秀。松柏仍當雪後青。故人持節過鄉縣。教以東來償所願。天上麒麟昔漫聞。河東鸞鷲今纔見。不將俗物擬天真。北斗已南能幾人。八埒學士風標遠。五馬使君恩意新。黃塵冥冥日月換。中有盈虛亦何算。據龜食蛤暫相從。請結後期游汗漫。

子瞻詩云 夜光明月非所投 逢年遇合百無憂 將軍百戰竟不侯 伯郎一斗得涼州 監門負重君無力 十年不入紛華域 故人坐上見君文 謂是古人吁莫測 新詩說盡萬物情 硬黃小字臨黃庭 故人已去君未到

空吟河畔草青青 誰爲他鄉各異縣 天遣君來破吾願 一聞君語識君心 短髯孫眼中見 江湖放浪久全真 忽然一鳴驚倒人 從橫所值無不可 知君不怕新詩新 千金弊帚那堪換 我亦淹留豈長筭 山中既未決同歸 我聊爾耳君其漫 淮南三歲吾何求 使君到後消人憂 君言有客輕公侯 扁舟相從古揚州 置之匹馬恨無力 千里相忘同異域 新詩空使四座驚 隱居未易凡人測 使君南歸無限情 鴻飛攜書墮我庭 此書兼置昔年客袖中 麗句淮山青 老夫強顏依府縣 堆案文書本非願 清談疊疊解人頤 安得座右長相見 狂客吾非



賀李真醉吟君似謫仙人。未契長遭少年笑。白髮應慚傾蓋新。都城酒貴誰當換。塵埃妬面非良筭。歸來泗上正思君。莫待黃花霜爛熳。

### 和黃法曹憶建溪梅花

海陵參軍不枯槁。醉憶梅花愁絕倒。爲憐一樹傍寒溪。花水多情自相惱。清淚班班知有恨。恨春相逢苦不早。甘心結子待君來。洗雨梳風爲誰好。誰云廣平心似鐵。不惜珠璣與揮掃。月沒參橫畫角哀。暗香鎖盡令人老。天分四時不相貸。孤芳轉盼同衰草。要須健步遠移歸。亂插繁華向晴昊。

參寥詩云。朔風蕭蕭方振槁。雪壓茅齋欲欲倒。門

前誰送一枝梅。問訊山僧少病惱。強將筆刀爲抒寫。麗句已輸何遜早。碧桃丹杏空自研。爵藥麝香無比好。先生攜酒傍玉叢。醉更雄辭驚電掃。東溪不見謫仙人。江路還逢少陵老。我雖不飲爲誰牽。不借山衣同藉草。要須陶令插花歸。醉臥春風軼軒昊。子瞻和少游詩云。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東坡先生心已灰。爲愛君詩被花惱。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消遲月出早。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處。點綴裙腰紛不掃。萬里春隨逐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草草。不如風雨卷春歸。收拾餘香還異昊。子瞻和參寥詩云。化工未識蘇羣槁。先向梅花一傾倒。江南無雪春瘴生。爲散冰花除熱惱。風清月落無人見。嚴妝自趁霜鐘早。惟有飛來雙白鷺。玉羽瓊樹鬪爭好。吳山道人心似水。眼淨塵空無可掃。故將妙語寄多情。橫機欲寄東坡老。東坡習氣除未盡。時復長篇書小草。且撼長條殞落英。忍饑未忍呼穹昊。子由和少游詩云。老夫毛骨日凋槁。愁見米監惟醉倒。忽傳騷客賦寒梅。感物傷春同懊惱。江邊不識北風勁。牆頭知有南枝早。未開素質夜光明。半落清香春更好。鄰家小婦學閑媚。靚粧惟有長眉掃。孤芳已與飛霞競。結子仍先百花老。苦遭橫笛亂飛英。不見遊人醉芳草。可憐物性空自知。羞作繁華助芒昊。子由和參寥詩云。憐君古木依岩槁。西江飲醉須彌倒。野花幽草亦何爲。噉語長篇空自惱。萬點浮溪輒長嘆。一枝過嶺誇先早。拾香不忍游塵汚。嚼藥更憐真味好。道人遇物心有得。瓦竹相敲綠自掃。誰知真妄了不妨。令我至今思種老。妙明真覺昔未識。但向閑窗看詩草。浮雲時起烏四飛。畢竟安能亂清昊。



送少章弟赴仁和主簿

我宗本江南。爲將門列戟。中葉徙淮海。不仕但潛德。先祖實起家。先君始縫掖。議郎爲名士。余亦忝詞客。風流以及汝。三通桂堂籍。汝弱不好弄。文章有新格。久從先生遊。術業良未測。武林一都會。山水富南國。下有賢別駕。上有明方伯。干將入砥礪。驥異就銜勒。勿矜孔鸞姿。不樂棲枳棘。吳中多高士。往往寄老釋。辯才雖物化。參寥猶夙昔。投閑數訪之。可得三友益。少來輕別離。老去重乖隔。念汝遠行役。惘惘意不懌。道山雖云佳。久寓有饑色。功名已絕意。政苦婚嫁迫。終從大人議。稅駕邗溝側。追蹤漢兩疎。父子老阡陌。

送李端叔從辟中山

人畏朔風聲。我聞獨寬懷。豈不知凜冽。爲自中山來。端叔天下士。淹留蹇無成。去從中山辟。良亦慰平生。與君英妙時。俠氣上參天。孰云行半百。身世各茫然。當時兒戲念。今日已灰死。著書如結駘。聊以忘憂耳。嘖嘖歲逾盡。淮海歸無期。功名良獨難。雖成定奚爲。念君遠行役。中夜憂反側。攬衣起成章。贈以當馬策。



淮海集卷五

古詩

贈蹇法師翊之

天都九經緯。人物如紡績。豈無仙聖游。但未見高識。蹇師蜀方士。鬼物充服役。竭來長安城。摩挲金銅狄。大蛇死已論。葛陂囚且釋。是事何足云。聊爾恤艱厄。方從馬明生。西去鍊金液。丹成德度世。造化爲莫逆。予亦江海人。名宦偶牽迫。投劾去未能。見師三歎息。

送劉貢父舍人二首

虎去藜藿探珠在其川。媚君子一詘信。實繫天下事。念昔元豐間。公初謫南裔。託詞弔湘水。聞者爲心醉。踰年儉臣逐。國老起相繼。除公守襄陽。士始有生意。茲焉歸法從。乃是朝廷計。在公何足云。事業本餘棄。掖垣美花木。人直春正麗。同僚看家風。立馬揮九制。觀也本諸生。早與世參商。方柄不量鑿。父親指爲狂。末路辱公知。賜出非所望。相期古人處。豈止事文章。汝南雖奧區。校官寔始張。鮮鞅百無有。栖栖寄僧坊。築室從有徒。皆公借餘光。一壺千金直。所濟在倉黃。萬里猶比鄰。別離無足傷。何以報公德。修好以爲常。

南京妙峯亭

王勝之所作  
蘇子瞻題榜



王公厭承明。出守南宮鑰。給構得崇丘。歸然瞰清洛。是時謫仙人。發軔自廬霍。郊原春鳥鳴。來此動豪酌。報投一何富。玉按金刀錯。新牒揭中楹。千載見遠託。竭來訪陳迹。物色屬搖落。人烟隔鳧鴈。田疇帶城郭。紅蕖隕風漪。砂礫卷飛籜。青青陵上姿。獨汝森自若。人生如博奕。得喪難前約。金鎚初控頤。已復東方作。大明昇中天。龍鸞入階閣。深懲漁奪弊。法令一刊削。斯民如解懸。喜氣鬱磅礴。公乎數登覽。行矣翔寥廓。

次韻奉酬丹元先生

金華紫烟客。來作牧羊兒。至言初無文。尋繹自成詩。二景入妙解。元氣含烟詞。憐我鬣蒼浪。黃埃眩蟲絲。勸解冠上纓。一濯含風漪。攝身列缺外。倒躡蜿蜒髻。維斗錯明珠。望舒耿脩眉。真遊無疆界。浩蕩天風吹。

送裴仲謨

君子出於德。妙高如匠石。但見廣夏成。不見斧斤迹。厚爲諸兄奉。自奉頗云嗇。三生陽亢宗。薄俗有慙色。汝南古佳郡。月旦評一易。爾來似揚州。不辨龍蜥蜴。短簿髯參軍。喜怒移頃刻。正平竟獲免。寔我文舉力。念公多乖隔。憂思如紡績。恥爲兒女仁。到此淚橫臆。熙朝大烹飪。賢者不家食。朝爲郡縣吏。暮作臺省客。矧聞諸法從。久欲薦言責。去去勿重陳。九萬自此擊。

題雙松寄陳季常

遙聞連理松。託根黃麻城。枝枝相鉤帶。葉葉同死生。雖云金石姿。未免兒女情。想應風月夕。蒲庭合歡聲。徐仲車食於學。官吏或以爲不可。欲罷去之。太守不聽。禮遇如初。感之而作。

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廢。賢哉黃次公。鑒裁實精詣。殷勤謝督郵。此丞乃廉吏。重聽庸何傷。善助無失意。



古人骨已朽。來者復誰繼。仲車天下士。固非許丞類。至行通神明。問學有根柢。若充老更聘。自革風俗弊。太守前已聞。粟帛俄見賜。奈何少年子。輒効督郵事。道喪賢哲窮。聞之爲流涕。人心如其面。難以一律揆。所望在次公。督郵何足議。

次韻夏侯太冲秀才

儒官飽閑散。室若僧坊靜。北窻腹便便。支枕看斗柄。或時得名酒。停午猶中聖。醒來復何事。秉筆賦秋興。焉知懶是真。但覺貧非病。茫茫流水意。會有知音聽。鐘鼎與山林。人生各天性。

送張和叔兼簡黃魯直

汝南如一器。百千聚飛蚊。終然鼓狂鬧。啾啾竟誰聞。議郎盛德後。清修繼先芬。未試霹靂手。低回從此君。學官冷於水。蠶鹽度朝曛。間蒙相煖熱。破憂發孤欣。君今又復去。冀北遂空羣。豈無一樽酒。誰與通殷勤。大梁多豪英。故人滿青雲。爲謝黃叔度。鬢毛今白紛。

題驪鬘圖

雙瞳夾鏡權。協月尾鬣簫。森澤於髮。鞍銜不施韁。復脫旁無馭者。氣騰越地如砥。平丘隴滅。天寒日暮抱。饑渴驤首號。鳴思一發超。軼絕塵人恍忽。東門金鑄久銷歇。曹霸丹青亦云沒。賴有龍眠戲揮筆。眼前時見千里骨。玉臺閭闔相因依。嗟爾龍媒空自奇。鸞旗日行三十里。焉用逐風追電爲。

和東坡紅鞵帶

君不見相如容貌窮不枯。卓氏恥之分百奴。一朝奉旨使笻筇。駟馬赤車從萬夫。仲元君平更高妙。寄食



耕卜霜眉鬢。兩川人物古不乏。數子風流今可無。參軍少年飽經術。期作侍中司御壺。老披青衫更嬰鏢。上馬不用兒孫扶。一朝忽解印綬去。恥將詩禮攘裙襦。懸知百年事已定。却笑列仙形甚臞。東阡北陌西風入。瑞草橋邊人叫呼。相見紅圍照白髮。頽然醉臥文君壚。

和王忠玉提刑

嵩峯何其高。峯高氣尤清。念昔秋欲老。從公峯下行。古木上參天。哀禽報新晴。脩塗雲外轉。槁葉風中零。曠黑度伊水。眇然古今情。黎明出龍門。山川莽難名。信美非吾土。顧瞻懷楚萍。美人天一方。傷哉誰目成。黃綬我聊爾。白鷗公勿驚。糟醪可舖啜。古人忌偏醒。

題楊康功醉道士石

黃冠初飲何人酒。徑醉頽然不知久。風吹化石楚山阿。藤蔓纏身薜封口。常隨白鶴亦飛去。但有衣冠同不朽。異物終爲賢俊得。野老田夫豈宜有。華陰楊公香按吏。一見遂作忘年友。日暮西垣視草歸。往往對之傾數斗。大夢之間無定論。啓毋望夫天所誘。穀城或與子房期。西域更爲陳那吼。我疑黃冠反見玩。若此堅頑定醒否。何當一笑凌蒼霞。顧謝主人聊舉手。

送蔡子驥用蔡子駿韻

越絕山川遠相屬。萬壑千巖抱青綠。臥龍一峯稱是奇。遶趾清漪如帶束。鏡水春生鷓尾銜。稽山日暮猿聲續。三休上與蓬萊接。登眺使人遺寵辱。我昔東游觀禹穴。痛飲狂歌得所欲。上天何曾有官府。鸞鳳日。日遭鞭朴。僧坊畫壁閱幾徧。神妙難忘獨金粟。華胥夢斷已十年。又見春風煮餈粥。苧羅若耶固依舊。可



憐雲月誰追逐。故人淡泊出天性。鷦鷯巢林一枝足。不肯絃歌甘筦庫。還同市門隱梅福。惟應月下小叢歌。尚有哀音傳舊俗。

飲酒詩四首

我觀人間世。無如醉中真。虛空爲消隕。況乃百憂身。惜哉知此晚。坐令華髮新。聖人難驟酒。得且致賢人。左手持蟹螯。舉觴屬雲漢。天生此神物。爲我洗憂患。山川同恍惚。魚鳥共蕭散。客至壺自傾。欲去不容間。客從南方來。酌我一甌茗。我酌初不啜。彊啜且復醒。旣鑿渾沌氏。遂出華胥境。操戈逐儒生。舉觴還酩酊。  
氏一作竅。

雷觴淡如水。經年不濡唇。爰有擾龍系。爲造英靈春。英靈韻何高。蒲萄難爲鄰。他年血食汝。應配杜康神。

艇齋

并序

予以典校史領俸錢塘。邂逅得友丁君彥良於陳留官舍。丁君彥良年少氣雋。誦詩文。豐饜不休。動有過人語。深恨得之晚也。臨分以艇齋詩速予賦。爲寄題一篇。

平生樂漁釣。放浪江湖間。兀兀寄幽艇。不憂浪如山。聞君城郭居。左右羣書環。有齋亦名艇。何時許追攀。釣古不釣今。所得孔與顏。不然如爾祖。跨鶴出塵寰。

和裴仲謨放兔行

兔饑食山林。兔渴飲川澤。與人不瑕玼。焉用若求索。天寒草枯死。見窘何太迫。上有蒼鷹禍。下有黃犬厄。



一死無足悲。所恥敗頭額。敢期揮金遇。倒橐無難色。雖乖獵者意。頗塞仁人責。兔兮兔兮聽我言。月中仙子最汝憐。不如亟返月中宿。休顧商巖并嶽麓。

和裴仲謨摘白鬚行

仲將題凌雲。比訖鬚盡白。陸展媚側室。星星染爲黑。人生如寄耳。況復形與色。澤壑藏山舟。夜半輪有力。龐眉三不遇。已矣何所惜。二毛賦秋興。自愛頗姑息。聞諸古竺乾。毛髮因地得。數窮反在本。螻螿得而食。妙年光可嘆。爛若鴉羽戩。映梳漸蕭蕭。變化了無隙。所以梵志云。昔人已非昔。幡然君勿笑。子羽以貌失。信美如客兒。終翦施摩詰。我作白鬚行。而得養生術。



淮海集卷六

律詩

觀觀二弟作小室請書魯直名曰寄寂作此寄子用孫子實韻二首

力田不逢年識者未宜閱他時歲在金百兩無虛糶士生當自量天道平如準汝兄魯叔山正坐不前謹有琴亦無絃何心尙求軫客來欲頽玉大白輒滿引官長既屢罵諸生亦時駮一口吸西江玄哉居士蘊

歲寒知蒼松日暮識丹槿夢想八九椽森然羅玉筍

孫子實詩薛宣欲吏雲季氏或招閔此分曾中秋萬物既收租賣藥偶知名草玄非近準才難不易得志大略細謹士生要洪毅天地

如蓋軫驥令鹽車驂井下知纒引難甘吁爾食聊寄粲然騷誰能借前壽還婦用束蘊吾聞調羹鼎異味及粉槿豈其供王羞而棄會稽箒

南都新亭行寄王子發

洛水汙汙天上動道入隋渠下梁宋宋都堤上十二亭一一飛驚若鸞鳳光華遠繼周王雅宴喜還歸魯侯頌玉觴嚴令肅衣冠金縷哀音繞梁棟娟娟殘月照波翻習習暖風吹鳥哢何處高帆落文鷁誰家駿馬嘶征鞚柳枝芳草恨連天暮雨朝雲同昨夢借問亭名製者誰留守王公才望重胸中雲夢吞八九日解千牛節皆中祥符相公實曾祖庭列三槐多伯仲承明厭直出荊州轉守此都行大用此都去天纔尺五交廣荆陽歸引控兔園事迹化黃埃清冷文雅堪長慟軸轡銜尾身挂鞚昨日出迎今日送送故迎新無已時古往今來相戲弄亭下欽崎淮海客末路逢公詩酒共一樽明日難重持豈恤官期後芒種今年



氣候頗云早。天矯梅花春欲縱。行見亭中祖帳開。千乘送公歸法從。

反初

昔年淮海末。邂逅安期生。謂我有靈骨。法當遊太清。區中緣未斷。方外道難成。一落世間網。五十換嘉平。夜參半不寢。披衣涕縱橫。誓當反初服。仍先謝諸彭。晞髮陽之阿。舖餽太和精。心將虛無合。身與元氣并。涉降三境中。高真相送迎。琅函紀前績。金蒲錫嘉名。耿光洞寥廓。不借日月明。故棲黃埃裏。絕想空復情。

寄蓴薑法魚糟蟹

瞻 寄子

鮮鯽經年漬醞醪。團臍紫蟹脂填腹。後春蓴苗滑於酥。先社薑芽肥勝肉。鳧卵纍纍何足道。釘釘盤殮亦時欲。淮南風俗事瓶罌。方法相傳爲旨蓄。魚鱗蜃醢薦籩豆。山藪溪毛例蒙錄。輒送行庖當擊鮮。澤居備禮無麋鹿。

精思

精思洞元化。白日昇高旻。俯仰凌倒景。龍行速如神。半道過紫府。弭節聊逡巡。金牀設寶几。璀璨明月珍。僊者二三子。眷然骨肉親。飲我霞一杯。放懷暖如春。遂朝玉虛上。冠劍班列真。無端拜失儀。放斥令自新。雲霄難遽返。下土多埃塵。淮南守天庖。嗟我實何人。

送楊康功守蘇

公於萬事輕。獨嗜山水重。寓直西掖垣。滄洲長入夢。廣陵以都會。廚酒萬斯甕。每歎闕登臨。持此將焉用。



比持蘇臺節。論鬱縉紳共。翻云美泉石。汜可小嬉弄。忽忽治行李。草草別賓從。乃知仁智心。所樂異庸衆。梅花發春端。百卉日興動。公等行復反。臺閣俟鸞鳳。

偶戲

偶戲失班龍。坐謫崑崙陰。崑崙一何高。去天無數尋。嘉禾穗盈車。珠玉爛成林。天飈時一拂。清哀動人心。一面四百門。官譙雲氣侵。闕然竹使符。難矣暫登臨。羣仙來按行。憐我久滯淫。力請始云免。反室歲已深。親朋喜我來。感歎或霑襟。塵寰君勿悲。殊勝巢嶽岑。

次韻黃冕仲寄題順興步雲閣

故山無期大刀頭。黃塵溽暑未罷休。步雲之篇忽我投。便見冰玉懸清秋。順興山川甲閩甌。無風萬壑松飈颭。步雲之人人品優。御風禦寇真其儔。仙人乘槎凌斗牛。回環十見天星周。猿鶴忽驚空蕙帳。周家正要礧溪望。

正仲左丞生日

元氣鍾英偉。東皇賦炳靈。冀敷十一莢。椿茂八千齡。汗血來西極。搏風出北溟。之無分襁褓。詩禮學趨庭。妙質珠遺海。高材刃發硯。初更芸閣秘。屢直瑣闈青。史筆開凡例。綸言正緯經。文昌頻曳履。京兆屢空囹。遂總臺綱紀。常參國典刑。兩宮隆眷遇。諸夏聳瞻聽。武略驅雷電。文鋒粲斗星。乞閑辭亢滿。分逸下青冥。騎引雙朱服。腰橫萬寶釘。明峯春蠹蠹。汝水暮泠泠。散策花間徑。揮犀水上亭。壺觴延墨客。燈燭按歌伶。周衰歸公旦。商巖夢武丁。久聞虛揆席。佇見返皇扃。別數汾陽考。重鑄宋父銘。巍然廟堂上。永作世儀形。



病犬

犬以守禦用。老憊將何爲。跟踰劣於行。纍然抱渴饑。主人恩義易。乃爲升斗資。追隨不肯去。猶若戀藩籬。屠膾意得逞。烹庖在須斯。糟糠固非意。豚豕同一時。念昔初得寵。青韁纏縶絲。飼養候飢飽。動止常相隨。胡云不終始。委逐在衰遲。犬死不足道。固爲主人悲。

贈女冠暢師

瞳人剪水腰如束。一幅烏紗裹寒玉。飄然自有姑射姿。回看粉黛皆塵俗。霧閣雲牕人莫窺。門前車馬任東西。禮罷曉壇春日靜。落紅蒲地乳鷗啼。

和子瞻雙石

天鏡海濱石。鬱若龜毛綠。信爲小仇池。氣象宛然足。連巖下空洞。鼎張彭亨腹。雙峯照清漣。春眉鏡中蹙。疑經女媧鍊。或入金華收。鑪熏充雲氣。研滴當川瀆。尤物足移人。不必珠與玉。道傍初無異。漢將疑虎伏。支機亦何據。但出君平卜。奇礪入華林。傾都自追逐。我願作陳那。令吼震山谷。一拳旣在夢。二駒空所欲。大士捨寶陀。仙人遺句曲。惟詩落人間。如傳置郵速。

徐得之閑軒

建安自古多俊髦。徐子磊落尤其豪。論兵說劍走湖海。身勤事左無所遭。綠水五校已屠膾。黑衣三衛嗟徒勞。歸來及山便卜築。脫葉萬事輕鴻毛。橫前澗水漱哀玉。傍舍老櫪藏飛猱。山蔬何用媿梁肉。鶴氅未必輸青袍。追寒弄月有真意。慎勿輕語傳兒曹。



雷陽書事

駱越風俗殊。有疾皆勿藥。束帶趨祀房。瞽史巫紛若。絃歌薦繭栗。奴主治觴酌。呻吟殊未央。更把雞骨灼。一笛一腰鼓。鳴聲甚悲涼。借問此何爲。居人朝送殤。出郭披莽蒼。磨刀向猪羊。何須作佳事。鬼去百無殃。舊傳日南郡。野女出成羣。此去尙應遠。東門已如雲。蚩氓託絲布。相就通慙慙。可憐秋胡子。不遇卓文君。

海康書事十首

白髮坐鉤黨。南遷海瀕州。灌園以餬口。身自雜蒼頭。籬落秋暑中。碧花蔓牽牛。誰知把鋤人。舊日東陵侯。荔子無幾何。黃柑遽如許。遷臣不惜日。恣意移寒暑。層巢俯雲木。信美非吾土。草芳有自時。鴨鵝何關汝。卜居近流水。小巢依嶽岑。終日數椽間。但聞鳥遺音。鑪香入幽夢。海月明孤樹。鶴鶴一枝足。所恨非故林。培塿無松柏。駕焉出焉遊。讀書與意會。却掃可忘憂。尺蠖以時曲。其信亦非求。得歸良不惡。未歸且淹留。粵文市無常。所至輒成區。一日三四遷。處處售鰕魚。青裙腳不襪。臭味猴與狙。孰云風土惡。白州生綠珠。海康臘已酉。不論冬孟仲。殺牛搗祭鼓。城郭爲沸動。雖非堯歷頌。自我先人用。大笑荆楚人。嘉平獵雲夢。粲粲菴摩勒。作湯美無有。上客賦驪駒。玉奩開素手。那知蒼梧野。棄置同芻狗。荆山玉抵鵠。此事繇來久。裔土桑柘希。蠶月不紡績。吳綃與魯縞。取具舸船客。一朝南風發。家室相怵迫。半賈鬻我藏。倍稱還君息。一雨復一暘。蒼茫颶風發。怒號兼晝夜。山海爲顛蹶。云何大塊噫。乃爾不可遏。黎明衆竅虛。白日麗空闊。合浦古珠池。一熟胎如山。試問池邊蛭。云今累年閑。豈無明月珍。轉徙溟渤間。何關二千石。時至自當還。

次韻曾存之嘯竹軒



翩翩曾公子。子猷定前身。嗜好準疇昔。了然不緇磷。寄食平準官。植竹當比鄰。朝與竹相對。暮與竹相親。安可一日無。此君真可人。

游仙二首

服形百神朝。刳心萬緣盡。我無退轉境。何以有精進。戲爲汗漫游。八極一何近。渺渺東海水。纍纍北邙墳。向來歌舞處。忽復成荒村。愚人如鹿耳。其死了無魂。孰知九霄間。立圃枕崑崙。緇塵化人衣。蒼蘿誰與捫。雲車自天來。駕言游混茫。手持太一節。身佩使者章。龍虎傍天矯。馬龜伏以翔。朝元紫薇上。所覩浩難量。寶網結萬珠。參伍相焜煌。花品不知數。妙英拆玄房。宮殿隨人身。處處趣清涼。危髻擢貞玉。高謝人間粧。二。三。古。鬚。眉。冠。雲。帶。含。光。遺。我。飛。霞。佩。副。以。明。月。璫。再。拜。敬。服。之。白。毛。發。靈。香。

次韻答張文潛病中見寄

與君涉世網。所得如鈞溫。念昔相乖離。俯仰變寒暄。把袂安可期。寄書囑加飧。三年汝水濱。孤懷誰與言。末路非所望。聯鑣金馬門。校文多豫暇。立談到羲軒。孰云笭箬小。史書垂後昆。匪惟以舊聞。牴牾良可刊。比枉病中作。筆端淮海奔。亟駕問所苦。兀坐一室閑。晤對不知夕。歸途斗星翻。平時帶十園。頗復減臂環。君其專精神。微恙不足論。愷悌神所勞。此理真如絃。

送喬希聖

鷗翔蓬蒿非所悲。鵬擊風雲非所喜。貴賤窮通盡偶然。回頭總是東流水。我思田文昔相齊。朱袍照日如雲霓。三千冠佩醉明月。清歌一曲傾玻璃。如今陳迹知何在。但見荒冢烟蕪迷。又思原憲昔居魯。門戶東



西閑環堵。杖藜對客。騁高談。自覺胸襟。輩堯禹。如今寂寞。已成塵。空有聲名。掛千古。送君去。何時回。世間如此。令人哀。我徒駐足。不可久。笑指白雲。歸去來。

與子瞻會松江得浪字

松江浩無旁。垂虹跨其上。漫然銜洞庭。領略非一狀。恍如陣平野。萬馬攢穹帳。離離雲抹山。窅窅天粘浪。烟中漁唱起。鳥外征帆颺。愈知宇宙寬。斗覺東南壯。太史主文盟。諸豪盡詩將。超搖外形檢。語笑供頡頏。嬾娟棄追逐。撥刺亦從放。獨留三百缸。聊用沃軒曠。子瞻得風字。吳越溪山興未窮。又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古東南水。送客今朝西北風。絕境自忘千里遠。勝遊難復五人同。舟師不會留連意。擬看斜陽萬頃紅。二子緣詩老更窮。人間無處吐長虹。平生睡足連江雨。盡日舟行壁岸風。人笑年來三出慣。天教我輩一罇同。知君欲寫長相憶。更送銀盤尾鬣紅。參寥得岸字。從來誇震澤。勝事無昏旦。破浪湧長髻。排空度飛翰。肺肝入清境。劃若春冰泮。安得凌九垓。從公遊汗漫。









# 淮海集卷七

律詩

## 德清道中還寄子瞻

投曉理竿棹。溪行耳目醒。蟲魚各蕭散。雲日共晶熒。水荇重深翠。烟山疊亂青。路回逢短榜。崖斷點孤翎。叢薄開羅帳。淪漪寫鏡屏。疎籬窺窅窕。支港泛苓苓。遠淑依微見。哀猿斷續聽。夢長天杳杳。人遠樹冥冥。旅思搖風旆。歸期數月冥。何時燃蜜炬。復聽閣前鈴。

## 次韻子由題斗野亭

滿市花風起。平堤漕水流。不堪春解手。更爲晚停舟。上隸天連鴈。荒祠木蔽牛。杖藜聊復爾。轉眄夕烟浮。  
子由詩云。細雨添春色。微風靜開流。勞生兩蓬鬢。生計一扁舟。飲食隨魚蟹。封疆八斗牛。風波方在眼。轉覺此生浮。

## 鮮于子駿使君生日

往昔高堂夢。熊羆兆吉占。氣鍾西蜀秀。時應仲秋嚴。江漢揮犀尾。風雲下筆尖。微辭追屈宋。精義到黃炎。操履森寒柏。名聲耿夜蟾。擊彊鵬鵠健。治劇鸚鵡銛。使者旌旄易。將軍印綬添。鴛鴻隨步武。虎豹入韜鈴。錦覆郎官綬。彤垂太守檐。兩行分蜜炬。十里上珠簾。禮士常懸榻。誅姦或奮髯。雨堂昏絳帳。風帙亂牙籤。銀漢星初換。金莖露已霑。歡聲連北固。壽邑亘東漸。麗句充文几。奇香物玉奩。簪紳五福具。罇俎四難兼。



賤子真殊幸。清標獲屢覘。誤蒙雕朽木。猥辱畫無鹽。嘉運方熙洽。英才豈滯淹。佇公歸法從。行道慰民瞻。

輦下春晴

樓闕過朝雨。參差動霽光。衣冠紛禁路。雲氣繞宮牆。亂絮迷春闊。鶯花困日長。經旬牽酒伴。猶未獻長楊。

睡起

睡起東軒下。悠悠春緒長。爬搔失幽嘯。款欠墮危芳。蛛網留晴絮。蜂房受晚香。欲尋初斷夢。雲霧已冥茫。

次韻莘老初至湯泉二首

夾路山重複。參天樹老蒼。一區成小市。數埒引溫湯。洗沐同幽客。鋪殮就梵坊。未輸朝市子。斗酒得西涼。

年華行已老。林莽尙葱蒼。地勝連龍洞。泉溫注鬼湯。人風遠城市。鍾梵近僧坊。九夏來投錫。棲心應更涼。

莘老詩云。川谷闕深阻。天時正莽蒼。聊同不速客。來浴自

然湯。茂宰謫休政。道人樓淨坊。恍如登十地。熱惱頓清涼。

過六合水亭懷裴博士次韻三首

次莘老

昔同裴博士。酌酒俯庭柯。晚岫澗潭碧。風池瑟瑟波。蒼崖遺老沒。白首故人過。轉眄成陳迹。勞生可奈何。晚憩孤亭上。羸驂繫斷柯。荒門寒帶路。空檻闊增波。往事青山在。餘生白鳥過。誦言成絕語。麀麀迫陰何。折柳相從地。重來失舊柯。林光延晚照。岸影動微波。隔浦檀欒密。當簷翡翠過。主人成異物。搔首奈情何。

懷孫子實

舉眼趨浮末。斯人獨好脩。青春三不惑。黃卷百無憂。玉出方流潤。鸞停翠竹幽。相思自成韻。不必寄西郵。



對淮南詔獄二首

一室如懸磬。人音盡不聞。老兵隨臥起。漂母給朝曛。樊雉思秋野。鞞鷹望暮雲。念歸忘倉事。日減臂環分。淮海行搖落。文書亦罷休。風霜欺獨宿。燈火伴冥搜。笳動朱樓曉。參橫粉堞秋。更拚飛鏡破。應得大刀頭。

次韻答米元章

嗜好清無滓。周旋粲有文。揮毫春在手。岸幘海生雲。花鳥空撩我。尊鱸正屬君。惟應讀鵲蜺。差不愧王筠。

宿參寥房

鄉國秋行暮。房櫳日已暝。驚風多犯竹。破月不藏星。鉤箔簷花動。抄書燭燼零。非關相見喜。自是眼長青。

次韻蔣穎叔南郊祭告上清儲祥宮

二十  
七韻

特起朝陽內。祠宮極邃清。高窗闕玉女。巨闌守昌明。盛掩秦諸時。雄逾漢兩京。垣橫天上紫。洲露海中瀛。黃帝初龍躍。中原罷虎爭。樵夫亦談道。行旅不持兵。此地修禳禱。于時保利亨。栢梁災未幾。陳寶詔重營。御帑金繒出。慈闈服玩并。標題動宸翰。撰次屬鴻生。玉刻黃冠印。金書祕殿名。妙經藏洞觀。真籙佩威盟。仙溜花間靜。瓊枝物外榮。肇禋承帝祉。肆眚順民情。天施寧論報。風行不計程。近傳聞磬管。時或見旄旌。海嶽朝雙闕。星辰集上楹。禮如尊太一。事異寵文成。大似圓丘報。長於至日迎。侍臣來祭告。法駕欲時行。釐事通元氣。高真達孝誠。慶增黃帝系。壽續太陰精。西北夷門峻。東南輦路傾。雲行博山氣。風卷步虛聲。符呪方期應。英髦各彙征。謳歌興法從。行見泰階平。



次韻米元章齋居卽事

庭木雙株茂。盆池一掬攄。支頤魚出樂。入背鳥知還。老境行將及。仙書讀未閑。因君歌鳳過。通昔夢歸山。

次韻酬陳傳道

白髮三冬學。青衫八尺身。誰知人上傑。聊作吏中循。揮翰通元氣。開編友古人。寄聲張氏子。曲逆豈長貧。

次韻傳道自適兼呈都司芸叟學士

楚國陳夫子。周南頗滯留。弊袍披槁葉。瘦馬兀扁舟。藥餌過三伏。文書散百憂。何人共禪悅。居士有浮休。

擬郡學試東風解凍

寶歷開新歲。春回斗柄東。漪生天際水。凍解日邊風。浩蕩依蘋起。侵尋帶雪融。江河霜練靜。池沼玉奩空。魚藻雍容裏。雲霄俯仰中。更無舟楫礙。從此百川通。

駕幸太學

原廟初更十二章。還輿詔蹕幸諸庠。法天璧水遙迎伏。應夜深衣不亂行。風動四夷將遣子。禮行三舍遂賓王。前知此舉追虞氏。果有球音發舜堂。

題閣求仁虛樂亭三首

前二首  
莘老

禪房幽構徑彎環。噪鵲鳴鳩盡日閑。隱几冥濠超物表。畫圖髣髴見林間。褰簾雲吐池中月。岸幘天橫竹外山。秋興已闌成麗句。板輿時此慰慈顏。



長官平昔嗜林丘。僧與開亭待勝遊。脩竹回環扶碧瓦。小池方折轉清流。春深鷓鴣催詩句。夜靜蟾蜍入酒舟。只恐政成留不得。縣人空此憶常游。誰構新亭近翠微。似教陶令狎天機。池光引月來簷廡。竹影疏風到客衣。愛酒有時携玉斝。無絃聊自拂金徽。人間此樂應無幾。肯向良辰與物違。

懷李公擇學士

一辭行旆楚亭臯。幾爲登臨掛鬱陶。蓬斷草枯時節晚。山長水遠夢魂勞。流傳玉刻皆黃絹。早晚金閨報大刀。宣室方疑鬼神事。順風行看駛鴻毛。

次韻二首

青髮從遊各白袍。老來邂逅更陶陶。尺書繼月傳雙鯉。相見何時詠百勞。諫草十年聊闕筆。坐棠三郡不更刀。靈崖灤水堪行樂。時事紛紛劇蝟毛。畫船京口見停橈。蕭洒渾疑謝與陶。但把好山供勝踐。不將餘論掛塵勞。諫垣天上經焚草。藩國年來屢夢刀。北路近傳新政美。未嘗因物疆吹毛。

題湯泉二首

滿斛泠泠注不窮。幻塵乾慧洗皆空。法流水接諸天上。神瀣香聞一國中。金粟示爲除病惱。跋陀仍已獲圓通。馬蹄又入風埃去。回首吳吟謝逋翁。

湯泉有逋翁。



溫井霜寒碧甃澄。飛塵不動玉奩清。老翁仙去羸驂共。太子東歸廢沼平。據石聊爲寶陀觀。決渠還落堰溪聲。洗腸灌頂雖殊事。一洗勞生病惱輕。

寄題王欽之自圓庵

誅茅北戶結圓廬。從事風流入畫圖。珠箔粉垣藏混沌。葛巾藜杖造虛無。春閑居士天花室。晝靜仙人白玉壺。遙想吏行鳧鷖散。沈烟一穗對團蒲。

流觴亭并次韻二首

縹縹雲巒欲盡頭。灑然華構別飛流。朱盤漱澗開冰鑑。碧甃縈紆走玉虬。毛骨漸驚超濁界。風烟驟覺變清秋。更憐白足如霜句。可羨溪邊六逸遊。

臥龍西畔北池頭。水擘華堂瑟瑟流。幾曲漪漣盤翠帶。一峯孤秀浴蒼虬。香囊近午清無汗。素扇生涼爽入秋。待喚畫師來貌取。圖成便是竹溪遊。

遊龍門山次程公韻

路轉橫塘入亂峯。遍尋瀟洒興無窮。樓臺特起喧卑外。村落隨生指點中。溪傍五雲清逗玉。松分八面翠成宮。歸途父老欣相語。今日程公昔謝公。

遊龍瑞宮次程公韻

靈祠真館闕山隈。形勢相高對越臺。莓徑翠依屏上轉。藕花紅繞鑑中開。鶴唳寶箭排烟去。龍護金書帶雨來。夾道萬星攢騎火。滿城爭看使君面。



次韻朱李二君見寄二首

東阡北陌坐淹時。偶爲高風振羽儀。十丈蓮花開處遠。三年楮葉刻成遲。鬢毛但速安仁老。錢粟難輸曼倩饑。尙賴故人遙省憶。發揮春色有新詩。萬古流空一鳥沈。衣冠常苦事違心。七行俱下知君舊。四者難并笑我今。梅已偷春成國色。雲猶憑臘造天陰。美人綠綺煩遙贈。莫致南金增永吟。

睡足軒二首

長年憂患百端慵。開斥僧坊頗有功。地撤蔽虧僧界淨。人除荒穢玉奩空。青天併入揮毫裏。白鳥時興隱几中。最是人間佳絕處。夢殘風鐵響丁東。數椽空屋枕清流。一榻蕭然散百憂。終日掩關塵境謝。有時開卷古人遊。鳴鳩去後滄浪晚。飛雨來初菡萏秋。此處便令君睡足。何須雲夢澤南州。







# 淮海集卷八

## 七言律詩

### 寄孫莘老少監

一出承明七換塵。君恩復許上彤墀。白衣蒼狗無常態。璞玉渾金有定姿。天上圖書森似舊。人間歲月浪如馳。鼇頭只在蓬山畔。行赴蟠桃熟後期。

### 次韻馬忠玉喜王定國還自濱州

淮海相逢一解顏。紛紛歲月夢魂間。初驚漁艇迷花去。忽認星槎拂斗還。桂嶺暮登猿斷續。槐堂春到鳥綿蠻。石渠舊議行當復。未信佳時得自閑。

### 寄李公擇郎中

節旄淮畔脫秋風。忽跨鯨魚上碧空。華秀兩跗當重露。文成五色在高桐。江南又說衣冠盛。廷右仍瞻禮樂隆。朝暉既升淮海見。灑灑雨雪自消融。

### 寄李端叔編修

旗亭解手屢冬春。聞道歸來白髮新。馬革裏尸心未艾。金龜換酒氣方震。夢魂偷遶邊城月。導從公穿禁路塵。知有新編號橫槩。爲憑東使寄淮濱。

### 寄題倪敦復北軒



倪郎才韻照冰壺。北向開軒頗自娛。簷度蕙風鳴鵲鷦。壁經梅雨畫蠅螭。觥籌交錯銀河掛。文史縱橫角  
簞鋪。官舍私居同是漫。莫嗟三徑就荒蕪。

寄題盧君斗齋

俠氣軒軒翰墨場。遭迴世路鬢成霜。出從車馬行千里。歸與琴書寄一方。鳥嘯入簾春欲破。爐香侵夢日  
初長。扁舟會有山陽役。聊借狂夫挹酒漿。

次韻酬周開祖宣義

并州令尹古人風。淮海相忘十載中。麗句曉披花綽約。清談初扣玉丁東。追攀昔共猗猗子。嗜好今同桑  
苧翁。所惜華船輕解綽。未窺笠澤故書叢。

送王元龍赴泗州糧料院

子猷風味最諸王。試吏聊懷筦庫章。鵠峙碧桐初振羽。珠遺滄海漸騰光。淮山暮眺千峯耀。洛水秋輸萬  
鷁翔。顧我行爲大梁役。一卮薄酒話愁腸。

次韻子由題九曲池

廣陵  
五題

蕭瑟通池闕茂林。岸傍無復屬車音。涵春似恨隨家遠。漲曉疑連蜀井深。鬪草事空煙冉冉。司花人遠樹  
陰陰。勞生俛仰成陳迹。縱有遺音可用尋。  
子由詩云 愁老清彈怨廣陵。隋家水調寄哀音。可憐九曲遺聲盡。惟有一池春  
水深。鳳闕蕭條荒草外。龍舟想像綠楊陰。都人似有興亡恨。每到殘春一度尋。

次韻子由題平山堂



棟宇高開古寺間。盡收佳處入雕欄。山浮海上青螺遠。天轉江南碧玉寬。雨檻幽花滋淺淚。風巵清酒漲微瀾。遊人若論登臨美。須作淮東第一觀。  
子由詩云 堂上平看江上山。晴光千里對憑欄。海門僅可一二數。雲夢猶吞八九寬。簷外小棠陰蔽芾。壁間遺墨涕洟瀾。人亡坐覺風流盡。遺構仍須子細觀。

次韻子由題蜀井

蜀岡精氣滄多年。故有清泉發石田。乍飲肺肝俱燥雪。久窺杖屨亦輕便。炊成香稻流珠滑。煮出新茶潑乳鮮。坐使二公鄉思動。放杯西望欲揮鞭。  
子由詩云 信脚東遊十一年。甘泉香稻憶歸田。行逢蜀井恍如夢。試煮山茶意自便。短綆不收容盥濯。紅泥仍許置清鮮。早知鄉里勝爲客。遊宦何須更着鞭。

次韻子由題摘星亭

迷樓舊址

崑崙左右兩招提。中起孤高雉堞西。不見燒香成宿霧。虛傳裁錦作障泥。螢流花苑飛星亂。蕪滿春城綠髮齊。長憶凭欄風雨後。斷虹明處海天低。  
子由詩云 闕角孤高特地迷。迷藏渾忘日東西。江流入海情無限。暮雨連山醉似泥。夢裏興亡應未覺。後來愁思獨難齊。只堪留作遊觀地。看遍峯巒處處低。

次韻子由題光化塔

古佛悲憐得度人。應緣來現比丘身。水流月落知何處。花發鶯啼又一春。方外笑談清似玉。夢中煩惱細如塵。老僧自說從居此。却悔平時事遠巡。  
子由詩云 山頭孤塔闕真人。云是僧伽第二身。處處金錢追晚供。家家蠶麥保新春。欲求世外無心地。一掃胸中累劫塵。方丈近聞延老宿。清朝留客語逡巡。

次韻子瞻贈金山寶覺大師

雲峯一變隔炎涼。猶喜重來飯積香。宿鳥水干迎曉鬧。亂帆天際受風忙。青鞋踏雨尋幽徑。朱火籠紗語上方。珍重故人敦妙契。自憐身世兩微茫。  
子瞻詩云 誰能斗酒博西涼。但記齋廚法鼓香。往事真同一夢覺。高談誰洗五年忙。清風漫與山阿曲。明月常隨屋角方。稽首願師憐久客。直將歸路指茫茫。



遊鑑湖

畫舫珠簾出繚牆。天風吹到芰荷鄉。水光入座杯盤瑩。花氣侵人笑語香。翡翠側身窺淥酒。蜻蜓偷眼避紅粧。葡萄力緩單衣怯。始信湖中五月涼。

謁禹廟

陰陰古殿注脩廊。海伯川靈儼在傍。一代衣冠埋石窆。千年風雨鎖梅梁。碧雲暮合稽山暗。紅芰秋開鑑水香。令我免魚繇帝力。恨無歌舞奠椒漿。

蓬萊閣

雄簷傑檻跨崢嶸。席上風雲指顧生。千里勝形歸俎豆。七州和氣入簫笙。人遊晚岸朱樓遠。鳥度晴空碧嶂橫。今夜請看東越分。落星應帶少微明。

別程公闢給事

人物風流推鎮東。夕郎持節作元戎。罇前倦客劉師命。月下清歌盛小叢。裘弊黑貂霜正急。書傳黃犬歲將窮。買舟江上辭公去。迴首蓬萊夢寐中。

中秋口號

雲山簷楯接低空。公宴初開氣鬱葱。照海旌幢秋色裏。激天鼓吹月明中。香槽旋滴珠千顆。歌扇驚圍玉一叢。二十四橋人望處。台星正在廣寒宮。

程公闢次韻 君家仲父早相從。晚接清談有阿戎。曲水暢情林竹茂。小山招隱桂枝叢。與時搏擊飛終遠。隨處登臨興莫窮。人下天來應問得。高名已到月華中。



客有傳朝議欲以子瞻使高麗。大臣有惜其去者。白罷之。作詩以紀其事。

與莘老同賦。

文章異域有知音。鴨綠差池一醉吟。穎士聲名動倭國。業天辭筆過鷄林。節髦零落氈吞雪。辯舌縱橫印

佩金。奉使風流家世事。幾隨浪拍海東岑。

此一首。莘老作。

學士風流異域傳。幾航雲海使南天。不因名動五千里。豈見文高二百年。貢外別題求妙札。錦中翻樣織新篇。淹留却恨鴛行舊。不得飛觴駐蹕前。







淮海集卷九

七言律詩

顯之禪老許以草庵見處作詩以約之

汨汨塵勞不自堪。駝裘鞭馬度晴嵐。洞天窅窅清都邃。神水歆蒸翠釜涵。列岫過霜仍掩曖。雙松迎臘正  
驂驪。此心久已蒙師指。更許山中爲結庵。

橡葉岡頭釋馬銜。區中奇觀得窮探。崖空飛鼠聲相應。江靜羣峯影倒涵。居士碧雲裁秀句。道人哀玉扣  
清談。偶成二老風流事。不是三乘宿草庵。

和孫莘老遊龍洞

葦蕭傳火度冥冥。乍入清都醉魄醒。草隱月崖垂鳳尾。風生陰穴帶龍腥。壁間泉貯千鍾碧。門外天橫數  
尺青。更欲仗筇晉頃刻。却疑朝市已千齡。

唱首詩 側徑縈紆入杳冥。神鑿鬼鑿露巖扃。天懸乳石映華蓋。壁隱莓苔轟翠  
屏。九道寒江雲外白。一池陽井雪中青。還同康樂登臨海。可共羊河筆不停。

送蔣穎叔帥熙河二首

侍臣不合出都門。爲有威名藩漢尊。戶部左曹回妙手。匈奴右臂落清樽。揮毫珠壁生談笑。轉盼龍鸞在





夢魂潮海一空何足道。歸來黃閣坐調元。  
天馬蒲萄隔域門。漢庭誰更勇如尊。行臺曉日屯千騎。祖道春風屬一罇。莫許留犁輕結好。便令甌脫復游魂。要須盡取熙河地。打鼓梁州看上元。

和劉僕射感舊言懷寄蘇左丞左丞昔守南京僕射方爲幕客今同爲執政作此詩僕射詩略寄其一聯云論文青眼今猶在報國丹心老更同。

三禁提衡繫擾龍。拜魚燒尾有家風。班行舊號青雲士。賓主今爲黃閣公。炯炯坐屏雲母隔。珊珊行佩水蒼同。自驚初到蓬萊上。便見驪珠出海宮。

西城宴集元祐七年三月上巳詔賜館閣官花酒以中澣日游今明池瓊林苑又會於國夫人園會者二十有六人二首。

春溜泱泱初滿池。晨光欲轉萬年枝。樓臺四望烟雲合。簾幕千家錦繡垂。風過忽聞花外笑。日長時奏水中嬉。太平誰謂全無象。寓在羣仙把酒時。

次王敏中少監韻

宜秋門外喜參尋。豪竹哀絲發妙音。金爵日邊樓壯麗。彩虹天際臥清深。已煩逸少書陳迹。更屬相如賦上林。猶恨真人足官府。不如魚鳥自飛沈。

次王仲至侍郎韻

清明前一日李觀察席上得風字。

病軀寒食百無惊。偶到平陽舊第中。池籞信爲三輔冠。杯盤真有五陵風。美人賦韻分春色。上客揮毫奪



化工白髮漸於花柳薄。但憐流水碧相通。

次韻羅正之惠綿扇

吳扇新翻製素綿。名郎持贈意俱圓。有人充戶修明月。無女乘鸞向紫烟。供奉宜升清暑殿。動搖合作御風仙。誰知揮却青蠅輩。功在春蠶一覺眠。

寄新息王令藏春塢

令尹才高寺爲空。歲時行樂與民同。旋開小塢藏春色。更製新聲寫土風。客向樽前忘爾汝。路穿花去失西東。無言媿女今焉在。桃李相傳恨未窮。

送劉承議解職歸養

征馬蕭蕭柳外鳴。議郎歸養洛陽城。登山尙記飛雲處。罷吏端如棄唾輕。爲米折腰知我拙。下車入里見君榮。堂前嵩少宜秋色。獻壽還應旋製聲。

次韻王仲至侍郎

會李觀  
察池上

螭口清漪下玉欄。隔花時聽鳥關關。酒行寒食清明際。人在蓬壺閬苑間。天近省闈卿月麗。春偏戚里將星閑。忽思歸去焚香坐。靜取楞嚴看八還。

慶張君俞都尉留後得子

天上吹簫玉作樓。蟠桃熟後更無憂。內家報喜車凌曉。太史占祥斗掛秋。龍得一珠應獻佛。虎生三日便



吞牛魯元福祿何人似。坐見張敖數子侯。

寄題趙侯澄碧軒

風流公子四難并。更引清漪作小亭。潤及玉階春漲雨。光浮藻井夜涵星。捲簾几硯成圖畫。倚檻鬚鬢入鏡屏。何日解衣容借榻。臥聽螭口瀉泠泠。

寄張文潛右史

解手亭臯繼幾月。春風已復動林塘。稍遷右史公何忝。初閱除書國爲狂。日出想驚儒發冢。風行應罷女爭桑。東坡手種千株柳。聞說邦人比召棠。

次韻裴秀才上太守向公二首

東風已動北風歸。寒氣侵尋自霽威。何處管絃傳臘酒。誰家刀尺製春衣。使君英妙開蓮幕。別駕風流出粉闈。唯有廣文官獨冷。終年如坐水邊磯。

上客新從穎尾歸。使君高會列南威。風將沈燎縈歌扇。雪帶梅香上舞衣。翻樣雲團分御帑。如椽蜜炬出宮闈。食前方丈羅珍怪。却訝犀燃牛渚磯。

次韻太守向公登樓眺望二首

茫茫汝水抱城根。野色偷春入燒痕。千點湘妃枝上淚。一聲杜宇水邊魂。遙憐鴻隙陂穿路。尙想元和賊負恩。粉堞女牆都已盡。恍如陶侃夢天門。

庖烟起處認孤村。天色清寒不見痕。車網湖邊梅濺淚。壺公祠畔月銷魂。封疆盡是春秋國。廟食多懷將



相恩試問李斯長歎後。誰牽黃犬出東門。

寄錢節

時節出爲揚州從事新錄兼簡參寥

論月柴門不浪開。命車良爲故人來。茫然極日春千里。尙想愁腸日九回。綠水池邊聊復爾。黃梁枕上信悠哉。何時共約參寥子。自擷青菁作飯材。

贈劉使君景文

落落衣冠八尺雄。魚符新賜大河東。穰苴兵法申司馬。曹植詩原出國風。拈筆古心生篆刻。引觴俠氣上雲空。石渠病客君應笑。手校黃書兩鬢蓬。

答龔深之

深巷茅簷日漸長。臥看花鳥競朝陽。惜無好事携罇酒。賴有鄰家振燭光。尙友頗存書萬卷。封侯正闕木千章。錯刀錦段相仍至。小子都忘進取狂。

次韻答裴仲謨

十年淮海間居草。偶遣兒童次第成。方愧貧家矜敝帚。忽蒙鄰壁借餘明。文昌但願花前老。張翰何須身後名。移病闔門參拜阻。臥聽車馬去來聲。

答曾存之

環堵蕭然汝水隈。孤懷炯炯向誰開。青春不覺書邊過。白髮無端鏡上來。祭竈請鄰聊復爾。賣刀買犢豈



難哉。故人休說封侯事。歸釣江天有舊臺。

春日寓直有懷參寥

觚稜金爵自峒嶢。藏室春深更寂寥。捫虱幽花欹露葉。岸巾高柳轉風條。文書几上鬚髯變。鞍馬塵中歲月銷。何日一筇江海上。與君徐步看生潮。

次韻裴仲謨和何先輩二首

聞說何郎操行端。蕭然環堵若爲安。烏啼花發阻携手。水遠山高空凭欄。別後想多黃絹作。春來尤厭惠文彈。兩章讀罷知高義。貴賤交情自古難。汝南古郡寡參尋。兀兀長如鶴在陰。支枕星河橫醉後。入簾風絮報春深。青山未落詩人手。白髮誰知國士心。多謝名郎傳綠綺。愧無佳句比南金。

答閻求仁謝參寥彥溫訪於墳所

老滷城西木半摧。崑崙岡下路新開。故人此地銜憂去。禪客他時問疾回。聞爲樹風增永感。却因水鳥證西來。已謀寒食驅羸馬。細聽清談動玉哀。

次韻劉遜父以寧齋詩二軸作以還之

揚舲偶過海邊州。一見名郎破百憂。荀氏諸龍俱俊偉。河東小鳳最風流。明珠白璧堪投報。細草幽花入獻酬。別駕舊齋何足念。文昌新府待公游。

次韻何子溫



一星就起海隅傍。縣弩前驅過射陽。行見斯民無重困。坐令吾道有餘光。簿書不礙詩人筆。猿鳥常窺使者章。談笑自然羣吏肅。何須酒後次公狂。

次韻宋履中近謁大慶退食館中

翠華初到殿中間。三館諸儒共一班。迎謁曉廷清蹕近。退穿春仗綵旂閑。病來怕飲東西玉。老去慚陪大小山。知續春明退朝錄。借觀當奉一鷗還。

與鄧慎思沐於啓聖遇李端叔

羸兵瘦馬犯黃塵。自笑區區夢裏身。不是對花能伏老。自緣無酒可澆春。校書天祿陪羣彥。晞髮陽阿遇故人。三百六旬如此少。更添香火坐逡巡。

和程給事贊閣黎化去之什

風流雲散越王城。珍重閣黎願力成。不使鄧尼驚倒化。祇教白傅歎先行。早因妙契窺曹洞。竟以清芬繼肇生。迴首中庭旌騎散。月華還可一方明。

再賦流觴亭

仙山遊觀甲寰瀛。不比人間日雨亭。歌斷瑤池雲杳杳。酒行金谷水泠泠。珠簾捲雨驚秋近。羅襪凌波笑客醒。月下珮環聲更好。應容揮麈伴公聽。

燕觴亭

碧流如鏡羽觴飛。夏木陰陰五月時。清渭日長遊女困。武陵春去落花遲。玉笙吹罷觥籌錯。蜜炬燒殘簪



珥遺吳越風流公第一。未輸山簡習家池。

會蓬萊閣

冠裳蓋坐灑清風。軒外時聞韻籟龍。人面春生紅玉液。銀盤烟覆紫馳峯。天涵秋色山山共。樹覺鄉思葉葉重。便欲買船江北去。爲懷明德更從容。

次韻侍祠南郊

風馬雲車下九天。郊柴初告帝心虔。天如倚蓋臨壇上。星若連珠繞御前。縹緲佩環參雅奏。崑嶠樓閣抱非烟。侍臣舉酒欣相屬。醉看參橫左右肩。

與李端叔遊智海用前韻

點目誰能化兩龍。超然相見古人風。紅塵稍與僧家遠。白髮偏於我輩公。休計浮名千載後。且欣湯餅一杯同。何時並築邗溝上。引水澆花半畝宮。

和黃冕仲寄題延平冷風閣

冷風三伏是清秋。雖有炎蒸不汝留。滿地溪山歸藻井。有時絲管下滄洲。快哉便得逍遙趣。偶爾還成汗漫遊。誰謂發揮無妙手。賦凌楚玉有家丘。

次韻謝李安上惠茶

故人早歲佩飛霞。故遣長須致茗芽。寒橐遽收諸品玉。午甌初試一團花。著書懶復追鴻漸。辨水時能効易牙。從此道山春困少。黃書剩校兩三家。



次韻范純夫戲答李方叔饋筍兼簡鄧慎思

楚山冬筍斲寒空。北客長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清香不斷鼎烹龍。論莢未愧蓴千里。入貢當隨傳一封。薄祿養親甘旨少。滿包時賴故人供。

寄少儀弟

一隔音塵月屢遷。忽收來問涕漣然。栖遲册府吾如昨。流落江村汝可憐。夢裏漫成池草句。愁來空誦棣華篇。卑飛暫爾無多恨。會有高風送上天。

九月八日夜大風雨寄王定國

長年身外事都捐。節物驚心一悵然。正是山川秋入夢。可堪風雨夜連天。桐梢撼撼增悽斷。燈燼飛飛落小圓。湔洗此情須痛飲。明朝試就酒中仙。

林次中奉使契丹。劉仲平出倅鄆州。同舍十有六人。飲餞于丁氏園。次少蓬韻二首。

送次中陳議

鮮車百乘使龍庭。路指金燕古北平。祖帳列山修故事。行臺諸部奏新聲。留犁撓酒知胡意。尺牘移書示漢情。納節便應歸法從。中途已報制書行。

送平仲學士

須句別駕偉儀刑。陵谷初無見坦平。七子建安推世藝。五經中秘擅家聲。南宮參綴端如夢。東觀分携空復情。莫愛谿堂好風月。早來龍尾道前行。







# 淮海集卷十

絕句

寄孫傳師著作

上林池鑿富春風。十里宮青錯御紅。應與少年修故事。誤隨遊轂柳花中。

泗州東城晚望

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舻人語夕霏間。林梢一抹青如畫。應是淮流轉處山。

戲雲龍山人二絕

芳草未應羞鴨鵝。潛鱗終是畏提壺。蔡經背上痕猶在。更念麻姑指爪無。  
選勝只携長脰鶴。入廛還駕短轅車。時人若問虛玄事。笑答無過李老書。

圓通院白衣閣

白衣閣外遶朱欄。人在琉璃菡萏間。誰把此花爲刻漏。修行不放一時閑。  
無邊刹境一毫端。同住澄清覺海間。還是此花并此葉。壞空成住未曾閑。  
一根反本六根同。古佛傳家有此風。滿目紅蕖參翠蓋。不唯門裏獲圓通。

照閣

彌猴鏡裏三身現。龍女珠中萬象開。未若此軒人散後。水光清泛月華來。



睡足寮寄震鼎二弟

與物無營但欲眠。客來從笑腹便便。秋生淮海涼如水。得句還應夢阿連。

次韶參寥見別

爐香冉冉紆寒穗。篝火熒熒擢夜芒。預想江天回首處。雪風橫急鴈聲長。  
與倪老伯輝九曲池有懷元龍參寥

雲月娟娟淮海秋。隋家池上共浮游。可憐一段風流事。特欠支郎與子猷。

春日五首

幅巾投曉入西園。春動林塘物物鮮。却憩小庭纔日出。海棠花發麝香眠。  
一夕輕雷落萬絲。霽光浮瓦碧差差。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  
袂衣新著倦琴書。散策池塘返照初。翠碧黃鸝相續去。荇絲深處見遊魚。  
春禽葉底引圓吭。臨罷黃庭日正長。滿院柳花寒食後。旋鑽新火爇爐香。  
金屋舊題煩乙子。蜜脾新採賴蜂臣。蜻蜓蛺蝶無情思。隨例顛忙一作過一春。  
狂。

秋日三首

霜落邗溝積水清。寒星無數傍船明。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  
月團新碾淪花藝。飲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



連卷雌蜺掛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安得萬粧相向舞。酒酣聊把作纏頭。

次韻子由召伯埭見別三首

孤蓬短榜沂河流。無賴寒侵紫綺裘。召伯埭南春欲盡。為公重賦伴牢愁。

洗閑愁

青熒燈火照深更。逐客舟航冷似冰。到處故應山作主。隨方還有月為朋。

朋。污交

冠蓋紛紛不我謀。掩關聊與古人遊。會須匹馬淮西去。雲巘風溪遂所求。

去何求

還自廣陵四首

薄茶便當烏程酒。短艇聊充下澤車。墳墓去家無百里。往來仍不廢觀書。  
南北悠悠三十年。謝公遺埭故依然。欲論舊事無人共。臥聽鍾魚古寺邊。  
邗溝繚繞上雲空。坐阻層冰不得通。賴有東風可人意。為開明鏡玉奩中。  
天寒水鳥自相依。十百為羣戲落暉。過盡行人都不起。忽聞水響一齊飛。

子由詩云 濛濛春雨濕邗溝。蓬底安眠畫擁裘。知有故人家在此。速將詩卷

子由詩云 筆端大字鴉樓壁。袖裏新詩句琢冰。送我扁舟六十里。未嫌罪垢

子由詩云 高安此去風濤惡。還有廬山得縱遊。便欲攜君將船去。念君無罪



元日立春三絕

此度春非草草回。美人休着剪刀催。直須殘臘十分盡。始共新年一併來。  
發春獻歲偶然同。新歷觀天最有功。頭上兩般幡勝影。一時飛入酒杯中。  
攝提東直斗杓寒。驟覺中原氣象寬。天爲兩宮同號令。不教春歲各開端。

次韶宋履中題李侯檀欒亭

陰陰數畝籊龍稠。亭外危通一徑幽。頗似竹林當日集。酒狂莫笑阮陳留。

春日偶題呈上尙書丈丈

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爲酒。家貧食粥已多時。

觀辱戶部錢尙書和詩餉祿米再成二章上謝

本欲先生一解頤。頓煩分米慰長飢。客無貴賤皆蔬飯。惟有慈親食肉糜。  
夢裏光陰挽不回。掩關獨坐萬緣灰。偶因問訊維摩病。香積天中施飯米。

擬題織錦圖

悲風鳴葉秋宵涼。寒絲縈手淚殘粧。微燭窺人愁腸斷。機翻雲錦妙成章。

晚出左掖

金爵觚稜轉夕暉。翩翩宮葉墮秋衣。出門塵障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

次韻蔡子駿瓊花



無雙亭上傳觴處。最惜人歸月上時。相見異鄉心欲絕。可憐花與月應知。

處州水南庵二首

竹柏蕭森溪水南。道人爲作小圓庵。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此身分付一蒲團。靜對蕭蕭玉數竿。偶爲老僧煎茗粥。自携脩綆汲清寬。

三月晦日偶題

節物相催各自新。癡心兒女挽留春。芳菲歇去何須恨。夏木陰陰正可人。

次韻東坡上元扈從三絕

赭黃織底望龍章。不斷惟聞蠟炬香。一片韶音歸複道。重瞳左右列英皇。端門魏闕鬱崢嶸。燈火成山輦路平。不待上林鸞百轉。教坊先已進新聲。仗下番夷各一羣。機泉如雨自繽紛。細看香案旁邊吏。却是茅家大小君。







淮海集卷十一

絕句

四絕

此贈道流蓋有四時  
意錄者失其序耳

陰風一夜攪青冥。風定霏霏霰雪零。遙想玉真清境上。白虛光裏誦黃庭。  
夜深樓上撥書眠。天在欄干四角邊。風拂亂雲毫髮盡。獨留璧月向人圓。  
天風吹月入欄干。烏鵲無聲子夜闌。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  
本是匡山種杏人。出山來事碧虛君。上清欲問因何事。請看先山十丈文。

其四  
其二  
其三  
其一

奉別牛司理

堂堂先德擅才名。詞賦高凌墨客卿。之子妙齡初筮仕。好修文史繼家聲。

送酒與泗州太守張朝請

莫笑杭州別駕村。昔曾柱下數承恩。而今雖是江湖吏。猶有當時七字尊。

題榔陽道中一古寺壁二絕

門掩荒寒僧未歸。蕭蕭庭菊兩三枝。行人到此無腸斷。問爾黃花知不知。  
哀歌巫女隔祠叢。飢鼠相追壞壁中。北客念家渾不睡。荒山一夜雨吹風。

又別牛司理



半年淹卹越溪濱。好愛如君只數人。解手莫令書信斷。故園桑梓幸相鄰。

和工部侍郎新章

冀棟相連數畝中。出門遙見大明宮。朝元雖共浮丘伯。煮茗還同桑苧翁。

題金華山寺壁

鸞鶴同為汗漫游。天風吹散下滄洲。金華有路通元氣。水繞高寒不斷流。

次韶出省馬上有懷蔣穎叔

新淬魚腸玉似泥。將軍唾手取河西。偏裨萬戶封龍額。部曲千金賜虜蹄。

制詔行聞降紫泥。簪花且醉玉東西。羌人誰謂多籌策。止有黔驢技一蹄。

馬蹄。不論埃塗與塗泥。封印還家日已西。豈比元戎碧油下。貔貅繞帳馬千蹄。

元祐三年余被召至京師。從翰林蘇先生過興國裕室院。始識汝師。後二年復來閱諸公詩。因次韻。

聊移小榻就風廊。臥久衣巾帶佛香。白髮道人還省記。前年引去病賢良。

客有遺予以假山石盆池者。聞陳元發有石菖蒲。作此詩乞之。

瑟瑟風漪心為清。更窺嵒峯眼增明。可憐一片江山樣。只欠菖蒲十數莖。

興國浴室院獨坐時兒子湛就試未出

唱首云 春雪京城一尺泥。並鞍還憶蔣征西。碧幢紅旆出關去。一路東風送



蒲城車馬沒深泥。院裏安閑總不知。兒輩未來鈎箔坐。長春花上雨如絲。

題趙團練畫江干曉景四絕

本自江湖客。宦游常苦心。看君小平遠。懷我舊登臨。  
鳥外雲峯晚。沙頭草樹晴。想初揮灑就。侍女一齊驚。  
公子歌鍾裏。何從識渺茫。惟應斗帳夢。曾到水雲鄉。  
曉浦烟籠樹。春江水拍空。煩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

夢中得此

縞帶橫秋匣。寒流炯暮堂。風塵如未息。特此奉君王。

寧浦書事六首

揮汗讀書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豈更求榮達。日長聊以銷憂。  
魚稻有如淮右。溪山宛類江南。自是遷臣多病。非干此地烟嵐。  
南土四時盡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作石。一齊忘了家鄉。  
洛邑太師奄謝。龍川僕射云亡。他日歸然獨在。不知誰似靈光。  
身與杖藜爲二。對月和影成三。骨肉未知消息。人生到此何堪。  
寒暑更拚三十。同歸滅盡無疑。縱復玉關生入。何殊死葬蠻夷。

題務中壁



醞頭春酒響潺潺。壚下黃翁寢正安。夢入平陽舊池館。隔花螭口吐清寒。

題法海平閣黎

寒食山州百鳥喧。春風花雨暗川原。因循移病依香火。寫得彌陀七萬言。

留別平閣黎

緣盡山城且不歸。此生相見了無期。保持異日蓮花上。重說如今結社時。  
紹聖元年。觀自國史編修官。蒙恩除館閣校勘。通判杭州。道貶處州管庫。三年。以不職罷。將自青田以歸。因往山寺中修懺。日書絕句於住僧房壁。



# 淮海集卷十二

## 進策

### 序篇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螻螻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肚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庭。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疎賤。條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轂不運。三十幅。各以其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債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二篇。以地爲險。山川是資。以兵爲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爲詆誣。以幻羣聽。作朋黨。二篇。鳥有鳳。魚有鯤。超絕之材。宜見闕略。作人材。楊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崛起。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爲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者所以勵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治財者以天地



爲資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四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爲大釁。作盜賊三篇。黨項微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織者就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國論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多矣。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皆堯志也。而精誠所動。神化所移。不待告之以言。而天下曉然。固已心知其本末。此所謂太上忘言者也。盤庚之遷亳。武王之伐商。所以從先王之業。承文考之志也。而浮言橫議。二三不一。至以其遷伐之意。託於詞令。丁寧而告于庭。委曲而擔諸野。然後民始悅然而服從。此所謂其次有言也。秦孝公用商君之說。變法令。易風俗。所以修繆公之業。成獻公之志也。然未嘗以其變法之意。告民。疑而不服。則痛法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及言者也。夫秦之不及言。固無足道。而舜之忘言。又不可以遽及。然則後世人君。有以祖考之命。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安得不法盤庚武王之有言哉。陛下卽位以來。圖任元老。眷禮名儒。屏棄姦臣。投竄刻吏。所以照臨海內。甚盛。罷青苗之使。廢市易之司。削保甲之條。刊免役之令。至於摘山煮海。冶鑄之事。他日吏緣以爲姦者。臨遣信臣。更定其法。所以加惠元元。甚厚。臣竊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淹速輕重。雖出於聖母之裁成。其大概則皆先帝之末命也。然大道之行。



小人所不利。或作爲詆欺之言。悖亂羣聽。以爲先帝之道。陛下當終身奉以周旋。而數年之間。遽聽一二大臣更張幾盡。異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者矣。自非明智不惑之士。往往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殆陛下不法盤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事父。其生也養志爲大。養口體次之。其歿也繼志爲大。述事次之。知述事而不知繼志。獨養口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爲達孝。秦皇漢武皆以蓋世之氣。闢闔宇宙之材。并吞諸侯。攘却胡粵。若以功業言之。則始皇之英偉傑特。又非武帝之可比也。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爲暴主。稱武帝爲賢君。秦祚遽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變始皇之事。孝昭能改武帝之法故也。向使先帝晚年於人材法度。初無升黜之心。弛張之意。陛下獨當繼其志。不述其事。又況親承於末命乎。臣願陛下具以意作爲明詔。丁寧反覆。如古訓誥誓命之文。布告天下。咸使聞之。則小人雖有詆欺之言。不能以疑衆矣。然後被之於詩章。傳示無窮。以明德意。使後世皆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休哉。

###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萬物。宰制百辟。鎮撫四夷。與天子經綸於帷幄之中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學術知古始器。識通世務。奮不顧身。與天子辨曲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行之。有議論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無所事。不然則雖弊精神。竭筋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臣請以用人一事明之。士大夫以名列於仕版者。蓋以萬計。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者。若智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與不肖。則罪害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慮。一耳目之聰明。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有政事之臣。則百官之



進退柰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久矣。實愚而似智。實智而似愚者有之。實賢而似不肖。實不肖而似賢者有之。申以親疎之異。重以好惡之偏。夫以天下之智。慮賢不肖。而付之於二三大臣之手。非有議論之臣。則進退當否。柰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議論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諫官。略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盲聵也。任議論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成帝用王鳳爲大將軍。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京兆尹王章言之。爲鳳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爲諱。唐明皇用李林甫爲相。十有九年。顯政用事。補闕杜進上書。斥爲下邳令。由是諫諍路絕。此則任政事之臣太勝也。漢武帝擢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徒於左右。朝廷有政事。輒令助等與大臣辨論。大臣數絀。唐德宗晚年。宰相唯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而已。此則任議論之臣太勝也。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羣臣無得預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旨從中出。輒爲固執不行。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成康相先後。蓋繇此也。陛下卽位以來。圖任老成屬以事。屢下明詔。使中外大臣舉諫官。薦御史。保任骨鯁。以備獻納之科。可謂得人主之要術矣。願鑒漢唐之弊。專取法於仁祖。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治勢上

臣聞御天下之術。必審天下之勢。不審其勢而已。信臆決。行其所謂道。守其所謂法。則雖有剛嚴果斷之



材或失而爲刻深。慈惠惻隱之意。或壞而爲姑息。何則。設之不當也。夫聖主之於天下。豈嘗有意用術哉。天下有彊勢。吾則有寬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彊非弱。天下無勢。非寬非猛。吾亦無術。蓋無勢者。天下之常勢。而無術者。天下之至術也。雖然。御彊勢者。必以寬。而彊之弊。實生於寬。御弱勢者。必以猛。而弱之弊。實生於猛。何則。昔漢之文景。承高祖開創之後。接呂氏喋血之餘。除誹謗。去肉刑。減笞法。定箠令。可謂寬矣。而諸侯逆命。夷狄侵邊。孝武不勝其憤。力攘匈奴。誅兩粵。大臣相繼而入獄。二千石連頸而伏。誅巫蠱之禍。至於夫婦父子之間。而不相保。由是言之。豈非強之弊。實生於寬耶。昔唐肅宗器本刻深。以刑名自喜。安史之亂。來歸者戮於獨柳之下。待罪者斃於縲紲之中。可謂猛矣。而慶緒荐興。思明復起。代宗深鑒其事。舍脅從之罪。緩汚染之誅。至於封豕長蛇。無所懲艾。忠臣義士。切齒不平。王室陵夷之漸。蓋基於此。由是言之。豈非弱之弊。實生於猛耶。是故救強之弊。必於崇寬之時。救弱之弊。必於尙猛之日。夫強弱之相乘。寬猛之相代。猶東之有西。晝之有夜。理之所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顧昧者不知耳。昔陵陽嚴詡。將去潁川。謂掾史曰。我以柔弱召。必選剛猛代。到將有僵仆者矣。及何並至郡。首治鍾威。趙季李款之獄。果如詡言。以詡並觀之。則天下之勢。可以前百年而預定。古者刑罰世輕世重。不爲定論。文王之時。關市譏而不征。周公成王之時。則關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後弛之。推此類而言。則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審天下之勢而爲之者也。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弛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夫傳所謂和者。則臣之所謂聖人之至術者歟。

### 治勢下



臣聞祖宗之時。天下新脫割據戰伐之禍。天厭久亂。俱欲無爲。而又掃除煩苛之患。足以深結海寓之心。削平僭僞之威。足以逆折姦俠之氣。當是時天下之勢。如元氣在乎混淪之中。固莫得而名已。逮嘉祐之後。習安玩治。爲日旣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簡自便。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誰能無偷朝不及夕。故先皇卽位之始。大講法度。作而新之。覈名實以興百辟。攘夷狄以布威靈。有司奉行於中。使者刺舉於外。此真得所謂以猛政救緩勢之術也。元豐之後。執事者矯枉過直。矜鉤距以爲法術。任惠文以取愉快。上下迫脅。民不堪命。故陛下卽位之始。黜鍛鍊之吏。逐聚斂之臣。登老成於散地。擢忠鯁於謫籍。平冤獄。振乏餒。與天下休息。此真得所謂以寬政解急勢之術也。而比日已來。執事者又將矯枉而過直矣。何告訐詆欺之言。率然敢陳。而王體未嚴也。嚮背異同之見。各自爲守。而國論未決也。蠻夷猖獗。寇賊姦宄。隱忍羈縻。冀其自罷。而天誅未迄也。推此言之。天下之緩急。雖曰未見。而固已胚渾於冥冥之中矣。夫致先帝之用猛術者。嘉祐之緩勢也。致陛下之用寬術者。元豐之急勢也。今又矯枉過直。則勢必復緩。緩甚則術又將出於猛矣。猛術一用。天下固已震動。若再用緩。則安危之計未可知也。何則。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緩而救之以猛。猶關鬲不通而涌泄之也。其急而解之以寬。猶虛中暴下而補養之也。補養至平。則可以已矣。平而不已。則又將至於關鬲不通。再加涌泄。正氣必傷。重被猛術。國本必伐。故曰安危之計未可知也。臣願陛下遏逋慢之原。杜懈弛之漸。明詔內外。一乎中和。使天下之緩勢不得而成。緩勢不成。則後世雖有猛術。不可得而用之。



# 淮海集卷十三

進策

安都

臣聞世之議者皆以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已來。實始都梁。本朝縱未能遠規長安。盍亦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爲萬世計也。臣竊以爲不然。何則。唐漢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長安之地。左殽函。右隴蜀。襟屏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爲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湊。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巾車錯轂。蹄踵交道。軸轆銜尾。千里不絕。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爲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殽黽之隘。阻成臯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爲重。自古號爲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故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霸據一方之具。而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不可奪。則皆爲險矣。夫雍爲天府。梁爲戰場。周爲天下之咽喉。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爲險。本朝以兵爲險。故也。漢高



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至者武帝曰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蓋漢踵秦事郡國背道材官有變則以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扈從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兵六百三十四府其在關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神策爲禁軍亦不過數萬人以此見唐漢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內之命此所謂以地爲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爲險者也夫以兵爲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爲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連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托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瞻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託大農之地也是言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嫌疑之事皆出於姦臣庸君度量狹隘心意頗僻不能以致誠相欺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子者有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而其君不以爲疑其臣不以爲嫌者何哉以其所舉者當而已矣漢宣帝欲擊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充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舉其身者也晉君問孰可爲國尉祈奚曰午也可君



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此所謂有舉其子者也。李石當國。薦弟福可任治人。繇監察御史爲戶部侍郎。此所謂有舉其弟者也。晉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幼度應舉。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幼度不負舉才也。果破苻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其姪者也。崔貽孫爲相未踰年。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德宗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材行。如不與聞。何由得其實。此所謂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外有以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其視身也與人等。其視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誰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垂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瓜李之小嫌。忘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權勢。心知其然而不敢發。則與糞壤同朽耳。尙何功名之立哉。陛下卽位以來。委政於六七大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力。知無不爲。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奇材異行。實爲時輩所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繆悠。莫敢援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而至矣。臣以爲此風一成。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之親嫌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奇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幸而有焉。又以親與嫌而棄之。則是非得草萊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韋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杜蘇李陸蕭諸氏。皆兄弟爲三公。父子爲宰相。盛者至與國相始終。其間建功立業。號爲名臣者。蓋不可勝數。柰何專用草萊巖穴之士哉。願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爲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爲劾。則天下之奇材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是爲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爲利害之所撓屈者。所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聞聽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爲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雄。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略橫出。則不如主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等如發蒙耳。由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立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咎耶。陛下卽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諫官。御史蓋充賦者百有餘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選擇旣精。人頗自重。皆毅然有伏節死誼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慾。攘擊姦惡。如報私讎。首尾數年之間。遂成冠古之治。雖神功聖化。敏妙自然。亦此曹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嘗以所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臺省爲之一空。臣愚疏遠。不知朝廷之事。切怪陛下何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蒼龜。不無過誤。顧其設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酈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有縱薛延陀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遣趙保忠之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也。猶有非繆過失如此。又況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始。追御來今。重諫官之進退。慎御史之升黜。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壅蔽。成德業而已。後世狂夫小



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其名以資盜。竊其器以售姦。如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譏斥帷幄。劉栖楚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傷爲剗拂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略乎。略其小過。則成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療病也。而致病者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以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雖器有遠近。才有脩短。大抵摺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栖楚之徒歟。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而逐之耶。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嗚呼。人主用諫諍之臣。贊之論盡矣。

### 朋黨上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不免也。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自知明。不肯偷爲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巇。無所不至也。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漢唐之事明之。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一陽之生。則爲復。復者反本也。三陽用事。則爲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爲夬。夬者剛決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陰之生。則爲姤。姤者柔遇剛也。三陰用事。則爲否。否者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爲剝。剝者窮上反下也。以此見小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與消長。而爲慘舒。爲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爲盛衰。爲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有渾沌窮奇。



櫛、髮、餐、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也。臣故曰。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東漢鉤黨之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之甘陵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廚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已。故曹節侯覽。牢修朱竝。得以始終表裏成其姦謀。至於刑章討捕。錮及五族。死徒廢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修竝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季。朋黨相軋四十餘年。搢紳之禍不解。蓋始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嫌怨既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擠。牛僧孺李逢吉之屬。則宗閔之黨也。李紳韋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之黨。又有八關十六子之名。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蓋言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用事。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以爲二人之黨。而逐去之。至於人人駭慄。連月霧晦。卒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也。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禍矣。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卽位以來。虛懷反席。博採公論。悉引天下名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參侍從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類自至。數年之間。衆賢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恟恟。作爲無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日以來。此風尤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被進用者。輒爲小人一切指以



爲黨。又至於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廚之名。八關十六子之號。巧爲標榜。公肆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也。然則其可以不察歟。臣聞慶曆中。仁祖銳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淹。以爲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脩、余靖、蔡襄之徒。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淹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小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爲一網盡矣。賴天子明聖。察見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蒙器使。遂得成其功名。今所謂元老大儒社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惡朋黨之名。不求邪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者。皆爲黨人而死耳。尙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稽帝虞廢舉之事。鑒漢唐審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媒孽之端。窒中傷之隙。求賢益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姦邪情得而無所售其謀。讒佞氣索而無所啓其口。則今之所謂黨人者。後世必爲元老大儒社稷之臣者矣。







# 淮海集卷十四

進策

人材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器識閎而風節勵。問學博而行治純。通當世之務。明道德之歸。此成材者也。經術藝文。吏方將略。有一卓然過人數等。而不能飾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閭里。此奇材者也。隨羣而入。逐隊而趨。既無善最之可記。又無顯過之可繩。攝空承乏。取位而已。此散材者也。寡聞見。暗機會。乖物理。昧人情。執百有司之事。無一施而可。此不材者也。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於奇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則明賞罰。而磨礪之。於不材。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所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之人材。不出世。而散材者。又不足以任能事。不材者。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能事者。常取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與不材同棄。而曾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榱桷豫章。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爲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爲高明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小。橈必以爲狙猿之杙。稍脩。則以爲榱桷。甚短。則以爲侏儒。至於椳栭軸解。亟沉而易蠹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榱桷豫章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橈之故。遂并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異於此。今國家之人材。可謂富矣。養之以學校。而取之以貢舉。名在仕版者。無慮數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以臣觀之。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深惜天



下之奇材。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責其備。雖有嶽嶽歷落穎脫絕倫之士。執事者始以名聞。未及試之。而媒孽其短者。固已圍視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嫉也。以自重之勢。而被甚嫉之毀。其求免也。豈不難哉。一旦有事。而常若乏人。其勢之使然。無足怪也。昔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裨謚能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黃霸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臯陶暗而爲大理。天下無虛刑。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賢如蕭何。而有市田請地之汙。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罵之鄙。文如長卿。而有臨邛滌器之陋。將如韓信。而有胯下蒲伏之辱。吏如張敞。而有便面附馬之事。此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耜之旁。死於大山龜巖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陛下卽位以來。屢下明詔。舉監官御史。臺閣學校之臣。刺史牧民之吏。與夫可備十科之選者。所得人材。蓋可不勝數。臣願陛下取其名實尤異者。用之而不疑。人情不能無小過。非有顯惡。犯大義所當免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責異時之功。則彼將輸瀝肝膽。捐委軀命。求報朝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

去律上

臣竊觀唐虞以後。有天下者。安危榮辱之所從。長久亟絕之所自。無不出於其所任之術。而所任之術。大抵不過詩書法律二端而已。蓋純用詩書者。三代也。純用法律者。秦也。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者。漢唐也。何以知其然耶。夏商周之興也。治教政令。旣本於道德之意。而舟車器械。亦出於義理之文。其迹載於典謨訓告誓命之篇。而其旨寓於國風雅頌之什。當是時也。聖賢之學著。而百家之說熄。帝王之制舉。而霸者之事廢。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曰。純用詩書者。三代也。魏文侯之師李悝。論次諸



國之法。著爲法經。其徒商鞅。用以相秦。始作牧司連坐告匿之法。而輔以詆欺文致細微之事。晚節末路。至於焚書坑儒。偶語者棄市。以是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故曰。純用法律者秦也。漢自高祖納陸賈之言。命爲新語。用叔孫通之說。而使定禮儀。可謂知所取矣。而以三章之約不足禦姦。於是蕭何摶摭秦法。作律九章。而張湯趙禹之徒。又爲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唐自太宗詘封倫秦漢之論。用魏公帝王之謀。可謂知取舍矣。而朝廷郡縣百官有司。所以朝夕從事者。一出於律令格式之文。故曰。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者。漢唐也。惟其純用詩書。故三代享國安榮。而歷年長久。惟其純用法律。故秦危辱而亟絕。惟其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故漢唐之有天下。雖號長久而安榮之日少。危辱之日多。僅免亟絕而已。蓋詩書者所以崇德。其事皆孝弟忠信。人之所欲者也。而安榮長久。人之所欲者也。而法律所以制姦。其事皆鞭笞斬艾。人之所惡。欲以報所惡之讎者也。以所惡之術。報所惡之讎。亦其理之然哉。賈生曰。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事以觀之也。嗚呼。若賈生者可謂知治體矣。

### 法律下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不通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爲法律所勝而已。祖宗之時。二端雖號並行。而士大夫頗自愛重。以經術爲職。文藝相推。間有喜刑名精案牘者。則衆指以爲俗吏。而恥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者。莫非柱後惠文之事。父教其子。兄詔其弟。以爲速化之術。無以過此。間有引古義決嫌疑。則掩口而笑曰。此老生之常



談耳。何所用於今哉。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蓋昔者以詩書爲本。法律爲末。而近世以法律爲實。詩書爲名。臣以天下之大弊。君子所宜奮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書而從法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楊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也。君子救之。其可以緩耶。臣嘗思之。其所以然者。無他。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爲吏也。而假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於黃綬中選。數歲之間。持斧仗節。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縣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乎。欲士大夫之不廢詩書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趣。所見異塗。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匈奴渾邪王降漢。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而汲黯固爭以爲不可。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爲闌出財物矣。密人有告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而卓茂折之以禮。以爲汝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若使法吏言之。則以爲受所監臨矣。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柰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今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時制策進士所得之臣。有如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年之後。耆老大臣。相繼殂謝。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朱博者。當軸而處中焉。則君子雖欲奮不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已。臣以爲縱未能盡罷其士。宜稍變革。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餘出仕換官之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知法律之不如詩書也。則申韓之禍熄矣。

論議上

臣竊聞役法之議不決久矣。有司閱四方之牘。眩蠹起之說。牽制優游。相視而不斷者。二年于茲。雖稍復



筆削著爲一切之令。取濟菴月。卒未有確然定論。可以厭服人情。傳萬世不弊者也。其所以然者無他焉。士大夫據偏守獨。各有系吝。不能以至公爲心故耳。何則。夫所謂役法者。其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同。大抵不過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雖曰迭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數年而一更。然而捕盜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備償無算。困倉竭於飛輓。資產破於廚傳。執事者。患其弊也。於是變而爲免役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悉輸餼直。以免其身。然而平估。至於室廬。檢括。及於車馬。哀多以爲寬剩。厚積以爲封椿。則其弊又有甚於差役者矣。蓋差役之法。不弊。則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日之議。不興。然而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則以差爲是。而免爲非。進用於熙寧之後者。則以爲得。而差爲失。私意旣搖於中。公議遂移於外。嗚呼。豈特二年而無定論哉。雖十年而無定論。不足怪也。昔唐至賦役之法。有租庸調者。最爲近古。自開元之後。版圖旣墮。丁口田畝。皆失其實。法以大弊。故楊炎變之。以爲兩稅之法。已而盜起兵興。征求無節。法又大弊。故陸贄以七事者。力詆其非。然而終唐之世。不復改也。夫唐之諸臣。豈不知兩稅爲非古。租庸調爲近古哉。蓋以晚節末路。俱爲弊法。以此易彼。實無益也。今差役免役之法。蓋類於此。然則何爲而可耶。臣聞楚人有第二區者。其甲則長子之所築也。其乙則少子之所築也。規摹不同。而歲久皆弊。其父謀所止。二子各請止其所建之廬。至數日不決。有鄰人告之曰。昔少君以甲第壞甚。於是營乙以舍族人。今乙第又壞。而長官復欲徙之於甲。是以壞易壞。非計之得也。何不合二第可用之材。別營一區。而棄其腐燒者乎。父以爲然。其論遂定。今陛下以役法之議。付於嘉祐熙寧之臣。何異楚人之謀於二子也。盍亦質諸鄰人之論哉。陛下若以臣言爲然。願詔有司。無牽於故新之論。毋必於差免之名。悉取二法之



可用於今者。別爲一書。謂之元祐役法。則嘉祐熙寧之臣。皆默然而心服矣。若夫酌民情之利病。因五方之所宜。條去取之科。列輕重之目。此則有司之事。臣所不能知之。亦猶楚人之第。某材可棄。某材可留。皆當付之匠氏。不可問諸鄰人也。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姜姬。無棄蕉萃。唯陛下擇焉。

論議下

臣聞世之議貢舉者。大率有三焉。務華藻者。以窮經爲迂闊。尙義理者。以綴文爲輕浮。好爲高世之論者。則又以經術文辭。皆言而已矣。未嘗以爲德行。德行者。道也。是三者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臣請原其本末。而備論之。則貢舉之議決矣。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其後聘問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屈原離騷之詞作矣。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彫篆相夸。組繪相侈。苟以譁世取寵。而不適於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此文辭之弊也。昔孔子患易道之不明。乃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序雜卦十篇。以發天人之奧。而左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傳失其真。於是論本事作傳。以記善惡之實。此經術之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故漢儒之陋。有曰秦近君能記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猶三萬言也。此經術之弊也。古者民有恭敏任恤者。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婣有學者。則族師書之。有德行道藝者。則黨正書之。則又考之於州長。興之於鄉老。大夫而論之於司徒樂正司馬。所謂秀選進造之士者是也。然後官而爵祿之。此德行之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鄉舉里選之法亡。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遺逸之聘興。於是矯言僞行之人。弊車羸馬。竄伏巖



穴以幸上之爵祿。故東漢之士有廬墓而生子。唐室之季。或號嵩少爲仕途捷徑。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者莫不有弊。而晚節末路。文辭特甚焉。蓋學屈宋而不至者。爲賈馬斑楊。學賈馬斑楊而不至者。爲鄴中七子。學鄴中七子而不至者。爲謝靈運。沈休文之撰四聲譜也。自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武帝雅不好焉。而隋唐因之。遂以設科取士。謂之聲律。於是敦朴根柢之學。或以不合而罷去。靡曼剽奪之伎。或以中程而見收。自非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往往溺於其間。此楊綰李德裕之徒。所爲切齒者也。熙寧中。朝廷深鑒其失。始詔有司削去詩賦。而易以經義。使學者得以盡心於六藝之文。其意信美矣。然士或苟於所習。不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之意。至於歷世治亂興衰之迹。例以爲祭終之芻狗。兩後之士。龍而莫之省焉。此何異斥桑間濮上之曲。而奏以舉動勸力之歌。雖華質不同。其非正音一也。傳曰。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驎騏驥。一日而馳千里。捕鼠則不如狸狔。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今欲去經術而復詩賦。近乎棄本而趨末。并爲一科。則幾於取人而求備。爲今計者。莫若以文詞經術德行各自爲科。以籠天下之士。則性各盡其方。技各盡其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傑。庶乎其無遺矣。







# 淮海集卷十五

進策

官制上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賢望而已。歲月有等。功勞有差。天下莫得躡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爲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人。或拘格而遭回。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子雲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繆之流。矯亢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拔。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瑄之類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爲淹。或舉於耕。或舉於版築。或舉於屠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下不以爲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寄祿格爲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爲不次之選。於先王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爲未者。太必於用資。太不必於用望也。何則。夫郡守者。民之師帥。天子所與共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則賓客造謁於前。掾屬趨走於下。政教賞罰軍旅之事。一皆聽其可否。所爲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爲非則數十萬人受其害。可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將相大臣。是朝廷而出者。不過爲郡守。而仕嘗再爲通判者。苟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必至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任。嘗再爲通判者。相去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



材之所致也。豈非所謂太必於用資乎。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材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遷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爲一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爲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其位。嘗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比歲已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人乎。臣所謂太不必於用望者此也。昔漢制郡守入爲三公。學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祕。常人不能到也。願下明詔。應中州已上。非更臺省寺監漕刑之任者。不得爲郡守。慎惜館閣之除。以待文學之士。則用人之術庶乎其盡矣。

官制下

臣聞國家次五代一切之制。百官稱號。最爲雜揉。名存而器不設。文具而實不應。所謂臺省寺監者。朝廷之官也。而其汎及於州縣筦庫之吏。其濫至於浮屠黃冠之師。乖違之條。爽繆之目。至不可勝數。先皇帝惻然憫之。始詔有司。作寄祿格。以易天下之官。而歸之於臺省。還之於寺監。然後循名可知其器。而緣實亦得其文。可謂帝王之盛典矣。然有所未盡者。臣竊昧死而妄議焉。向之則自正議大夫以上。遷進太略。自中散大夫以下。清濁不分也。夫遷進太略。則大臣僥倖。而其弊也。至於無以復加。而法制亂。清濁不分。則小臣偷惰。而其弊也。至於莫爲之寵。而資望乖。舊制侍郎至僕射。凡十二遷。其兼侍從之職者。八遷。九遷。其任執政之官。猶六遷也。蓋侍郎以上。皆天子之臣。非多其等級。則勢必至易極。易極則國家慶賞。將窒而不得行。此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正議大夫。不問人之如何。四遷而至特進。故大臣爲



特進者。遇朝廷有大慶賞。則不得已而以司空之官予之。夫司空者職事官也。寄祿無以復加而予焉。豈非所謂亂法制之甚歟。舊制少卿之官。率一秩而有四名。大常、光祿、衛尉、司農是也。郎官員外。率一秩而有八名。如禮工祠屯主膳虞水之類是也。京朝之官。率一秩而有三名。如太常祕書、殿中、諸丞是也。蓋入仕之門。有制策進士明經諸科。任子雜色之異。歷官之途。有臺省寺監。漕刑郡縣之殊。非銖銖而較之色。色而別之。則牛驥同皂。賢不肖混殺。而天下皆將汎汎然偷取一切。不復淬勵激昂。以功名爲己任。此亦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中散大夫以下。至承務郎秩爲一名而已。故嘗任臺省之職。或任漕刑之司者。人心有所不厭。而莫爲之寵。則往往假以龍圖集賢之號。夫龍圖集賢之號。所以待天下文學之士也。而以諸吏莫爲之寵。而假焉。豈非乖資望之甚歟。蓋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人所以礪世磨鈍者也。夫不爲爵勸。不爲祿勉。古之人有行之者。蒙穀是也。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古之人有行之者。莊周是也。今朝廷之臣。皆得莊周蒙穀而爲之。則爵祿之器。雖不復設可矣。如其不然。則遷進太略。清濁不分之弊。安得而不革哉。晁錯曰。爵者上之所命。出於口而無窮。韓愈曰。聖君所行。卽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願詔有司。以寄格再加論定。稍放舊制。自正議大夫以上。更增四秩之號。自中散大夫以下。秩之號爲三等之名。如此則遷進頗詳。而法制不亂。清濁稍異。而資望不乖。是亦先皇之志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財用上

臣聞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歸於公室。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家。惟其適乎而已。故邦國有以供祭祀奉養祿廩。賜予之費。而民有以給朝晡。伏臘冠婚喪祭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什



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小桀大桀。寡乎什一。小貉大貉。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桀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貉之道也。推此言之。則先王理財之意。惟其適平而已。自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歸於公室也。則有鬻鹽冶鑄。以管山海之饒。權酒酤以漁井邑之利。算舟車告緡錢。以摧抑商賈。造皮幣省耐金。以侵牟封君。甚者至令吏坐列肆。販物以求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販脂而傾都邑。賣漿而踰侈。洒削而鼎食。貨脯而連騎。馬醫而擊鍾。甚者至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於聚斂之吏。而吏常嫉夫兼并之民。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哉。本朝至和嘉佑之間。承平百餘年矣。天子以慈儉爲寶。貢賦經常之外。殆無一毫取諸民。田疇邸第。莫爲限量。衣食器皿。靡有約束。俯仰如意。豪氣浸生。貨賄充盈。侈心自動。於是大農富賈。或從僮騎。帶刀劍。以武斷於鄉曲。畢弋漁獵。聲伎之奉。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六入於私家矣。熙寧元豐之間。大臣用事。始作法度。與時變通。青苗免役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有司日夜手畫口說。區處於中。使者旁午冠蓋。相望奉行於外。而言利之臣。析秋毫矣。江淮則增煮海之息。閩蜀則倍摘山之贏。青徐則竭冶鑄之利。其他希風旨。效計數。無名之取。額外之求。蓋不可勝數。而天下之財。大半歸於公室矣。陛下卽位之始。深知其弊。凡法度之不便於民者。一切罷去。吏嘗以掊克進者。相繼而黜。數因赦令而弛。逋負大出廩廩。以振乏絕。於是公私之財。滋向於平。然而有大弊者。士大夫矯枉過直。邈然以風裁自持。不復肯言財利之事。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而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以此見理財先食貨者。帝王之要務。所以安中國服四夷者也。特不可使之偏入於公私耳。今國家北有抗



衡之虜。西有假息之羌。中有大河之費。數萬之吏。取給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太倉之粟。公私窘急。可爲寒心。此正人臣揚摧斂散。以究虛盈。以濟用度之秋也。而恥言財用之事。是晉人而已矣。晉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爲阿堵物。臣竊笑之。以爲此乃姦人。故爲矯亢。盜虛名於暗世也。何則。使顏閔言錢。不害爲君子。盜跖呼阿堵物。豈免爲小人哉。晉人尙清談而廢實務。大抵皆類此矣。昔管仲道輕重之權。范蠡計然否之策。蕭何漕關中之粟。財利之臣也。東郭咸陽之鬻鹽。孔僅之冶鑄。桑洪羊之均輸。亦財利之臣也。士大夫言財利。有如東郭咸陽。孔僅。桑洪羊所爲也。則不可。有如管仲。范蠡。蕭何之所爲也。亦惡乎而不可哉。

### 財用下

臣嘗以爲君子理財之術。莫若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已。何則。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之所從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切切焉從事於闔闢斂散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錐刀之末耳。豈君子所謂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則莫若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財之術。蓋無以易於此。臣請爲陛下遂言之。夫理天下之財。譬如治水。增繕隄防。決之於鄰國。非治水之善也。橫賦彊市。取之於百姓。非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理財者。以天地爲資。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爲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



七第九之田。培養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況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盡者亦多矣。李悝曰。治田勤則晦益三升。不勤亦如之。地方萬里。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然趙過爲代田。一晦歲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善又倍之。秦漢開鄭白渠。溉田四萬四千餘頃。至唐大曆初。兩渠所溉。纔六千三百頃耳。以代田鄭白渠事言之。則治田之勤不勤。何止晦有三升之損益也。今二千石雖兼勸農之事。而例爲虛名。莫有任其責者。爲今之計。莫若詔天下州置勸農一司。以守將爲長。聽於倅介之中。自擇一人爲副。先籍境內定墾田。與夫陂塘溝渠之數。而周知其利害。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而罰其游惰。不聽命者。歲終部使者第其殿。最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用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與閩蜀等。而地力盡矣。古者吉凶之服。則一比共之。祭器則一閭共之。喪器則一族共之。吉凶禮樂之器。則一鄉共之。凡嫁子娶妻。純帛無過五兩。凶荒則又殺禮而多婚。夫一鄉者五百家。而五兩者五匹耳。其用財可謂約也。今則不然。嫁子娶妻。喪葬之費。其約者錢數萬。其豐者至數百萬。中人家。一有吉凶之事。則賣田疇。鬻邸第。舉倍稱之息。猶弗能給。然則今時吉凶之費。絕長補短。殆二十倍於古也。財用安得而不竭乎。周之太宰。王之大臣也。其職曰。以九式均節財用。漢之許劭。魏之毛玠。唐之楊綰。人臣耳。而能使一時士大夫心化其風。損車馬。毀池觀。減騶馭。散音樂。以此見法制者。雖盛世不可去。而風化者。雖衰世亦可行也。今令雖有儀制之文。毛舉數事。不能委曲。爲今計者。莫若自宗室外。戚以至品官民庶之家。宮室與馬飲食衣服。皆倣典禮。而爲之變數。稍寬其制。使可久行。其冠婚喪祭之事。則視歲上下而隆殺之。使諫官御史得以彈奏於中。而漕刑守令。得以舉劾於外。敢不承者。雖貴且親。



必罰無赦。然後陛下崇節儉，尙敦樸，以爲之率。棄難得之貨，却無用之器，能不急之務，以爲之先。如此則天下淫侈之俗，曠然一變，而浮費節矣。賈生曰：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傾。嗚呼！如賈生者，可謂知理財之術矣。









# 淮海集卷十六

## 進策

### 將帥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彊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強矣。而潰於晉陽。坑於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強弱也。穰苴之用於齊。援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以元德之視陸遜。甚於雛鷺。而蜀師屺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縋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元得志於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犇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於己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闔外之事。將軍



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閱禮樂而敦詩書者。肩摩而轂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爲之紛然。進止賞罰。皆從中決者。何也。豈以爲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邪。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爲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爲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奇兵

臣聞萬物莫不有奇。馬有驥。犬有盧。畜之奇也。鷹隼將擊。必匿其形。虎擬而後動。動而有獲。禽獸之奇也。天雄鳥啄。董葛之毒。奇於藥。繁弱忘歸。奇於弓矢。鷓鴣莫邪。奇於刀劍。雲爲山。濤爲海。奇。陰陽之氣。怒爲風。交爲電。亂爲霧。薄而爲雷。激而爲霆。融散而爲雨露。凝結而爲霜雪。天地之奇也。惟兵亦然。嚴溝壘。盛輜重。傳檄而出。計里而行。剋期而戰。此兵之正也。提百一之士。力扛鼎而射命中者。縋山航海。依叢薄而晝伏。乘風雨而夜起。恍焉如鬼之無迹。忽焉如水之無制。此兵之奇也。兵之道。莫難於用奇。莫巧於用奇。莫妙於用奇。何以言之。凡用奇之法。必以正兵爲主。無正兵爲主。而用奇者。謂之孤軍。孤軍勝敗。未可知也。霍去病所將。常選有大軍繼其後。是以深入而未嘗困絕。李陵提步卒五千。轉鬪單于於漠北。而無他將援之。其擒宜矣。故曰。莫難於用奇。夫材有勇怯。技有精冗。勇者克敵。則怯者奮。冗爲敵破。則精者却。自然之勢也。善將者。擇其精勇以爲奇。悉其冗怯以爲正。奇兵雖少。而以銳爲正之勢。正兵雖雜。而以衆爲



奇之勢。長短相補。強弱相資。則寡者亦爲衆。冗怯者亦爲精勇也。故曰莫巧於用奇。昔岑彭泝都江而上。以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而公孫述驚。鄧艾取陰平道。下油江。破綿竹。徑薄成都。而劉禪降。孫處自江左。浮大海。直揜番禺。而盧循破。李愬越交成。戍殲張柴柵。夜襲蔡州。而吳元濟擒。此數子者。皆智謀足以料敵。勇敢足以決勝。故能乘變投隙。而就其功名。使敵雖有強將勁卒。不得盡試其能。而固已敗也。故曰莫妙於用奇。孫臏曰。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檄。批亢擣虛。形禁勢格。則自爲解耳。則非夫通陰陽之幾。達萬物之變。以得用奇之奧者。何足以及此。今夫屠者之解牛也。經肯綮。則以刀。遇大軀。則以斧。至庖丁。則不然。批隙導窾。游其刃於空虛。而磔然已解矣。奕者之鬪碁也。諦分審布。失其守者。逐而攻之。至奕秋。則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於所爭之外。而沛然已勝矣。夫屠奕鄙事也。有奇技。則無與抗者。況於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然而天下之狃於常。而駭於變。知所以合者多。而悟所以勝者少也。

### 辯士

臣聞兵之大概。我爲主。彼爲客。是守之而已。彼爲主。我爲客。是攻之而已。客主不分。彼我相埒。塗觀而卒遇。是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且事固有常法。所不能辦者。守則形不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克。當是時也。雖有智勇無所用之。獨可馳一介之使。憑軾搏御。喻以禍福。而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無辯士也。然則所謂辯士者。必以其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蓋上知道德性命之原。下達禮義形器之變。旁通幽明時物之所宜者。識也。窘之而益出。費之而益新。掩之以卒而不亂。壓之以重而不懼者。才也。經傳子史。天星地志。醫方卜筮。百家之書。無所不涉。而能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之謂三德。俯而賀。仰而吊。聞



者。惶懼。心折骨驚。手足俱廢。其名曰恐機。道以令命。替以美利。聞者悅懌。陽氣浸淫。上滿大宅。其名曰喜機。訐過差而不貸。觸忌諱而無疑。聞者忿然。髮上衝冠。目皆盡裂。其名曰怒機。旁刺其所悼念。逆釣其所感傷。聞者泫然。涕下霑臆。不復自勝。其名曰悲機。發端而指隙。其說泛而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者茫然。如獲異物。不知其名。欲捨之而行。則恐其寶也。欲取之而去。則恐其怪也。徒倚周章。狐疑而不決。其名曰思機。此五者天之所以命於人。有觸之則殫然而發。莫能禦已。夫是之謂五機。蓋三德不具。不足以立己。五機不明。不足以移人。故曰所謂辯士者。必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昔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代厲之屬。嘗以辯名於世矣。然三德不足。而五機有餘。故事求遂而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而不恤義之存亡。儉合苟容。取濟一時。而此已其所以爲利口之雄。而君子不道也。然後世之人。見其如此。遂以辯爲縱橫之術。諱問而恥言之。則所謂因咽而廢食也。孔子曰。賜能辯而不能訥。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由此觀之。孔孟之間。未嘗廢辯。特貴夫時。然後發。不得已而後用爾。古者列國之大夫。聘於塗者。肩摩而轂擊。兵之交。則使在其間。若非辯士爲之。則安能專對。而不辱於君命耶。或曰。戰國之時。無定勢。無常形。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故辯士足以乘間而執其機。自漢以來。形勢異矣。尙安所事辯乎。曰。是不然。人之生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智。則知思慮。有口舌。則知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然反而用之。亦可已亂。蓋搏擊爲力。思慮爲謀。語言爲辯。天下未嘗一日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辯而疑之。昔酈食其使齊。田橫以七十城下漢。陸賈使南越。尉它去黃屋而稱臣。賈林致李抱真命。而王武俊倒戈。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出矣。此後世用辯士之明效也。天下不用兵。則已矣。如用兵。辯士不可無也。



謀主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爲之謀主焉。古之人將有天下之事。未嘗不先於謀。故考訂卿士之議。參酌庶人之言。所以謀之於明也。拂龜端策。灼之而辨兆。揲之而分卦。所以謀之於幽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謀者。聖人所不能免也。況於兵乎。兵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脈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忽脈絡。出聲音。用耳目。後四肢也。精以思慮。而外不攘於人事。內不寇於陰陽。思焉而不精。慮焉而不熟。則飢飽勞佚之遇。漫然而不知。寒暑溫清之變。冥然而不察。冒犯水火。嬰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脈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脩。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己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知其然耶。昔楚漢之強弱者。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乘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爲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故揚雄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慙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昔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泜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收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跌而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己者勝也。昔張繡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爲不可。已而果敗。旣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



果勝。夫詡之爲繡謀一也。從違不同。則勝敗異變。可不察哉。此所謂嘗用矣而棄之者亦敗。常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以恩而不敢厭。遺其過差而略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燬者。繇此道也。後世則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闕茸取具之人。一旦敵傳於陴隍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五色已無主矣。是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臣病夫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說。至於謀主。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機也。



# 淮海集卷十七

進策

兵法

臣聞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兵不得將。與無兵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蓋斷木爲棋。剗革爲鞠。亦皆有法。況於帥無罪之人。披堅執銳。從事於萬死一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魂魄也。精神失守。魂喪而魄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所以使形者亡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間。不知而將。是謂妄行。古之論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闕與。旣遣秦間。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封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爲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搖於死生之變。氣不奪於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之勝敗。自然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夫鏃金羽。鶡以爲矢。傅膠合漆。以爲弓。天下所同也。



而羿爲善射。服在箱。驂在旁。制以銜轡之利。而加以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爲善御。是何也。其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之學兵法者。肩相摩。袂相屬。雖其精粗不同。然率向之所謂四術而已。至於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爲書生之語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矢與馬。而欲爲羿王良也。

盜賊上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旣稱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卻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逐。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携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携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



可以艾薰而水注。蝮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旣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銅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逖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 盜賊中

臣聞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斂橫出。徭役數發。故愚民爲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爲假息之計。自陛下卽位以來。輕徭役。薄賦斂。善氣旣應。年穀胥孰。是宜外戶不閉。道不拾遺。而郡縣之間。袍鼓或驚。遊徼旁午。未見休已者。何也。以臣思之。蓋不任吏之弊也。夫任法不任吏。爲弊至多。而於盜賊尤甚。何則。今盜賊之法。可謂密矣。強盜得財滿匹。及傷人者。輒棄市。殺一家三人以上。若支解人者。論如



律案問欲舉者得減重論殺併徒伴及告獲它盜者降除其罪爲之囊囊通行飲食者從末減若文致於法而人心不厭者輒讞考之若此之類與夫捕獲亡逸賞罰之格凡數十條然皆畫一之制也夫民之所以爲盜賊者其情不一或閭里惡少自負其氣椎埋鼓鑄不復齒於平人或驕兵惰卒窮苦無聊亡命嘯聚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爲徒黨或困於饑寒迫於逋負剽奪衣食以延一日之命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特盜賊之大情耳其間夤緣曲折可矜可疾者蓋不可勝數夫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爲輕重則宜殺而生宜生而殺者有之矣吏果於生殺而不察其宜則威惠不行盜賊所以充斥也臣嘗觀古之能吏盜賊之課尤異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蓋有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鮮衣凶服之人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於虎穴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追胥有功而上名尙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區處窮里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爲吏一旦竊發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不得舍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省遣發之兵罷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龔遂之治瑯琊也此數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彼將皇恐救過之不暇尙何功名之有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故縱反者也夫以龔遂韓延壽張敞朱博趙廣漢尹賞爲吏於今之時猶不能最盜賊之課又可責於常人乎爲今計者莫若寬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略其小過凡重法之地皆慎擇其人聽於法外處置盜賊有司覆按不得劾以出入其所賜緝捕緡錢使得益以釀酒賞格之外得酒數百石亦足以布設耳目而畜養爪牙如此則守臣之



威權稍重。而盜賊可以清矣。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其下。嗚呼。二千石能使其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

### 盜賊下

臣聞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虜掠閭里。大則擅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如臣前說。計足以辦。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有豪俊。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蹠嚙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爲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爲可深慮也哉。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爲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爲羣。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傑之士。固有文武縱橫之間。無不可者。惟魯少文。獨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橫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稚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臣嘗爲朝廷患之。未知所處。有搢紳先生告臣曰。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於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宿盜。哉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



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之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焉。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鯪爲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朝廷不用也。今欲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棄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朝廷若採唐之舊制。使諸路監司郡守。其選士人以補衙職。課之以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有公罪則贖焉。使長吏得薦其材者。第其功閔。書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入也。臣嘗思之。逆銷盜賊之術。未有以過於此者。竊取其說以獻。惟陛下裁擇之。

綆按富鄭公蘇長公論弭盜嘗有此說。秦公謂有搢紳先生告臣者。其實指蘇公。殆非設言也。



# 淮海集卷十八

進策

邊防上

臣嘗以謂方今夷狄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夫契丹強大。幾與中國抗衡。黨項遺種。假息之地。不當漢之數縣。而臣以謂夷狄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何也。蓋大遼自景德結好之後。雖有餘孽。金帛綿絮他物之賂。而一歲不過七十餘萬。西邊自熙寧犯境以來。雖絕夏人賜予。熙河蘭會轉輸飛輓之費。一歲至四百餘萬。北邊歲賂七十餘萬。而兵寢士休。累世無犬吠之警。西邊歲費四百餘萬。而羌虜數入逆。執事如鴈行。將吏被介冑而臥。以此言之。北邊之患。孰與西邊之患重乎。今天下謀臣策士。議欲綏西邊之患者。多大率不過有二。臣請具陳其說而去取之。有曰。昔漢武以遼陽九百里之地。斗辟難守。棄以予胡。元帝亦以關東歲饑。納賈捐之疏。罷朱崖郡。蓋王者不以無用弊所恃也。狄道抱罕。故爲吐蕃諸侯之巢穴。五泉會寧。亦久爲夏人所據。若以蘭會之地。復賜夏人。用府州故事。擇土酋以爲熙河之守。則數百萬之費。可一朝而省。此其說一也。有曰。狄道抱罕。五泉會寧。皆中國故地。自漢唐以至國初。不聞苦其難守者。以靈武內屬故也。今置靈武於度外者八十餘年。蕃漢地形相錯如繡。耕鑿則有蹂踐之患。饋運則有鈔奪之虞。是以苦其難守也。若遂取橫山。次復靈武。則蘭會熙河。自爲內地。尙安有數百萬之費乎。此又一說也。以臣觀之。以前說可以施於陛下卽位之初。後說可以施於今日之後。何則。陛下卽位之初。羌虜各率種



落交臂屈膝。請命下吏。是若赦其罪戾。與之更始。假以熙河之節。賜以蘭會之區。則外足以懷犬羊之心。內足以寬元元之力。今則不然。天奪其魄。自干誅夷。相爲輔車。遊魂疆場。邊屯吏士。攘袂切齒。皆欲犁其庭而掃其閭。夫順逆之勢殊。則撫御之術異。爲今計者。獨有取橫山而復靈武耳。羈縻不絕之說。可復道哉。臣故曰。前說可施於陛下卽位之初。後說可以施於今日之後也。昔曹公征漢中而弗克。乃下教曰。雞肋。楊脩以爲雞肋者。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公將歸矣。已而果然。蓋是時成都方爲劉氏所據。曹公以爲雖得漢中之地。必有輸將之費。禦捍之勤。其勢未易久守。故不若棄之便也。及鄧艾襲取成都。而漢中遂爲控引輸寫之地。豈可謂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者乎。然則曹公之棄漢中。特以未暇取成都耳。以此言之。則知前二說者。去取各有時也。且天下之形勢。固有不相關而實相待者。飛者以翼。而繫其足。則不能飛。走者以足。而縛其手。則不能走。瓶罄則壘恥。唇亡則齒寒矣。橫山靈武。亦蘭會熙河之手足。而蘭會熙河。亦橫山靈武之壘齒也。功成於彼。則患紓於此矣。杜欽議夜郎。以爲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侯王。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絕之。嗚呼。是今日西邊之勢也。

邊防中

或謂臣曰。咸平中。賊繼遷者。攻陷靈武。進圍麟州。朝廷檄召諸鎮兵討之。僅能解圍而已。逮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僭逆。兵拏而不解者數年。竟亦不能致其頭於北闕下。元豐初。大舉弔伐之師。五道並進。輒無功而返。未幾永樂陷沒。詔使死者二人。夫羌之勁悍。不可以力屈久矣。奈何輕議取橫山。復靈武哉。臣應之。



曰不然。夫勝有勢，敗有時。聖人不能生其時，時至而不失其勢。昔咸平之時，海內初離分裂之禍，上下厭苦於兵，俱欲休息，而繼遷之黨以兇悍狡險之恣，據平夏之全壤，扼瀚海之要衝，故其壤清遠而竊靈武也。朝廷置之度外，而不復問。寶元慶曆之間，天下承平日久，邊防之備大率皆弛，將不知兵，而兵不習戰。彼元昊者，雖生於砂磧牛馬之區，而計數足以濟其姦，勇決足以成其惡，料敵合變，有古單于之風。小羌入事請盟，唯恐居後。於是盡有河南之地，又取河西之境，乃歸節旄，僭名號，卷甲一出，其鋒不可當者矣。先皇帝自熙寧以來，懲累朝之事，爲萬世之計，申嚴武備，命將出征，戎軒啓行，袍罕請命，干戈再指，五原內屬。元豐之初，遂決策大舉，夏人震懼，不知所爲，然猶未卽伏辜者，其形勢已成，其支黨具在。譬如不肖子守其先人之廬，雖終賣鬻，而期月之間，資用尙饒，未可問也。今則不然，承先皇帝飭勵之後，懲艾胡粵之餘，將帥之銓擇，士卒之蒐練，器甲之犀利，財用之充委，皆數倍於寶元慶曆之間，而天方厭羌，內難屢起，權臣擅事，蚌鷓相持，旣狃於永樂之役，常以中國爲易與耳。又謂陛下新卽位，方務休靖，未能外事四夷，夫戰而輕驕，與夫懈不設備，在兵法皆滅亡之道也。由是言之，彼無敗形，我無勝勢者，咸平之時是也。我之勝勢已具，彼之敗形未成者，元豐之初是也。我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形者，今日是也。且時難得而易失，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奈何不議取橫山而復靈武哉。昔漢武帝擊匈奴，追奔逐北者一十餘年，浮西河，絕大漠，破寘顏，襲王庭，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築單于邸城於長安，然竟不能南面而臣之也。逮宣帝，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漢以威德覆之，於是始肯臣服。甘露中，呼韓邪單于遂來朝於甘泉之宮。唐太宗伐高麗，至身屬橐鞬，鞍結兩服，雖拔遼東白崖諸城，而駐蹕之後，鞞



謁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思魏徵在朕。豈有此行邪。迨高宗時。蓋蘇文死。諸子鬪狠。怨禍構連。饑饉頻仍。災異並見。於是唐遣勣等討之。遂滅其國。以其地置安東都護。夫孝武太宗。用武之主也。宣帝高宗。守文之君也。然而匈奴之所以叛服。高麗之所以存亡者。何哉。用武之主。奮威而擊於前。守文之君。乘弊而取於後。亦其形勢使然。無足怪也。臣以爲陛下觀匈奴高麗之所以破。則知夏國之可夷。觀宣帝高宗之所以克。則知天誅之可致。觀武帝文皇之功。則先帝之志不可忘也。願陛下擇大臣知兵者一人。以爲統帥。盡護諸將之軍。使之毋顧小利。毋急近切。而專以橫山靈武爲事。不過三年。河南之地復歸於中國矣。

邊防下

臣旣言靈武蘭會之形勢。因請遂陳攻守之策。今夫盡堅悉銳。傳壘而陣。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是知攻而已者也。增陴濬隍。嬰城自固。屈指計功。以須援兵。是知守而已者也。知攻而已者。可以擒小敵矣。而不可以擒大敵。知守而已者。可以保堅城矣。而不可以保危城。古之知攻守者。不然。堅壁不戰。自養其鋒。則雖大敵而可擒。直前逆擊。折其盛勢。則雖危城而可保。是之謂以守爲攻。以攻爲守。非天下之奇材。何足以知之乎。諸葛相蜀。歲出師以伐魏。魏人患之。及亮死。師不復出。而蜀遂以亡。蓋亮以蜀者險阻新造之國。而四面皆迫強敵。非數出銳師以挫之。則其勢不能自保。此則以攻爲守者也。漢使趙充國擊先零。而請罷騎兵。留步士萬人屯田。以待其敵。宣帝從其議。遂滅先零。蓋充國以先零窮寇。急與之角。則中國必有饋輓轉輸之勞。故罷騎留屯。而圖以朞月。此則以守爲攻者也。臣以爲孔明所以保蜀之策。可以守蘭會。



而充國所以破先零之計。可以取靈武。何則。今蘭會之地。與夏人接界。犬牙相入。若積粟儲械。端坐而守。彼必時入而寇我。小則掠羊馬。大則據障隧。援兵將至。羌輒引去。既解而歸。則又復入。如此連年。則我數搖動。而車甲疲。非長久之道也。爲今之策。莫若以秦鳳。涇原。麟府。鄜延。環慶。五路之兵。與蘭會相表裏。約以兵萬人。歲各一出。雖大勝無輕入。雖小却無久留。務以撓羌人而已。夫以五路之兵。歲各一出。則是我之兵歲一戰。而羌人歲五戰也。羌雖魁健。豈有歲五戰而不罷極者也。彼旣救死扶傷之不給。則蘭會之地。自然無事。此則孔明守蜀之遺意也。自靈武陷沒八十餘年。其地北距大河。南抵環慶。瀚海。七百里。鳥鹵無水泉。若誠舉大兵。徑薄其下。則虜將嬰其巢穴。竄伏不出。而潛以精兵擊吾歸路。吾軍糧盡引還。則腹背受敵。而進退不可得。非萬全也。爲今之策。莫若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爲必誅之計。今屯田自關中以至塞下。往往而有。然水利不興。人力未盡。內無良吏爲之教督。外無遊兵爲之捍敵。是以雖有其名而未享其利。願置使者一人。如漢之搜粟都尉之類。專領其事。凡要害之利。盡發吏卒屯之。濬溝澮。繕亭障。頻出騎士以爲田者。遊兵積粟數百萬斛。則靈武在吾掌股中矣。此亦充國破先零之遺意也。夫羌以數縣之衆。乃能與中國之師抗者。無他。吾軍動以轉輸輜重自隨。非饋餉不行。彼則各贏斗升之糧。負於馬上而戰耳。是中國所長者兵多。所短者難餉。羌所長者易食。所短者兵少也。今旣大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爲必誅之計。又分諸路之兵。歲各一出。以爲撓賊之謀。則吾之所短者無足慮。彼之所長者無所施。臣謂不過三年。羌必大困。然後遣一介之使告之曰。能以靈武之地歸中國。則罷兵。不然。并取夏臺數州矣。彼知我不得靈武。兵未息也。必自割其地。獻於朝廷。如有迷復不從。則以數萬人自鄜時度塞門。抵回東阪。可



唾手而取也。傳曰：猛虎在深山，百獸恐。及其在陷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夫能以積威約之漸，則羌雖勁悍，將搖尾而求食矣。





# 淮海集卷十九

進論

晁錯論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爲漢用爰盎之謀斬晁錯以謝天下爲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爲師老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若子犯可謂善戰理矣蓋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斬晁錯之事何異於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號疆大然則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錯計擿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爲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削地以誅錯爲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也其謀發於爰盎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爲寃此正樓緩所謂以毋言之則爲是以妻言之則爲妬夫言之者異而其意同也就使盎與錯素無毗睚之嫌其爲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奈何卽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知之以唐安祿山之事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皆切齒不平故祿山以誅國忠爲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祿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



至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爲陳元禮之所殺也。由是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思禮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用其計。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渡澧水。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晁錯。事出景帝。爰盎發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翰雖斬國忠。事不出於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祇足以危身矣。尙爲祿山之成敗哉。故斬國忠以破祿山。事非明皇不可爲也。

韋元成論

臣觀韋元成等議漢宗廟之事。未嘗不竊笑之。以爲此乃不達時變。腐儒之論也。何則。禮非天降地出。出於人心而已。合於先王之迹。而不合於人心。君子不以爲禮也。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古今之情一也。上古之世。生養之具未備。巢居而穴處。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則祭其先也。亦不過薦毛血於中野而已。中古以來。養生之具漸備。範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夫以備者自奉。而以不備者奉其先。則非人心之所安也。於是始制宗廟之禮。祭祀之儀。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日有祭。月有祀。時有享。歲有貢。始終有歸。其物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夫豈求勝於上古之世哉。蓋以謂不如是。則人心慌焉而不安。此制禮之本意也。昔惠帝作複道。叔孫通因請以爲原廟。又嘗出遊於離宮。因請獻櫻桃。夫原廟與諸果之獻。前此未嘗有。而通輒以爲請者。知制禮之本意。則可以義起之也。彼元成等不然。徒見漢之宗廟祭祀。不合六藝之文。遂欲一切毀之。不知六藝之文中。古之事也。上古之事。不可盡行於中古。中古之事。豈可盡行於後世哉。古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次之。宮室爲後。將毀宮室。廡庫爲先。宗廟爲後。何則。營之先親而後身。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也。漢之



制度不合於六藝之文者多矣。彼元成等徒知陵廟園寢便殿祭祀之爲過，而不知神仙長年合歡增成飛廉象玉之爲過也。知廟在郡國，月游衣冠之爲非，而不知千門萬戶之宮，神明通天之臺，離宮別館，日有餘區之爲非也。元帝初元中，雖以侈異嘗罷角抵上林宮，餘希御幸者。而永元中，幸長揚射熊館，布車騎大獵，則是宮室宴享之事未能如禮也。宮室宴享非禮，則置而不議，宗廟祭祀非禮，則議而毀之。漢之祖宗神靈不存則已，神靈若存，能不發怒於子孫乎？元帝寢疾而夢祖宗譴責也，豈非以此乎？史稱元帝少而好儒，及卽位，用元成等爲宰相，而孝宣之業衰焉。後世遂以儒爲不足用。嗚呼！以元成等議宗廟祭祀之事言之，元帝所用者，蓋腐儒耳，安得真儒用之哉。

### 石慶論

臣聞漢武帝旣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脩法度，外攘胡粵，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釐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洪、牧丘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爲舉首，用經術取漢相，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固宜。牧丘鄙人耳，爲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之終於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道缺；陽勝而偪陰，則刻制之功虧。僭實生偪，偪亦生僭。兩者無有，是謂太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卽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爲丞相，權移主上，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強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旣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皇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強臣弱，陽勝而偪陰。



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唯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強臣弱陽勝偏陰之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爲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爲得計既而不知所爲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何也洪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爲幾何耶洪與慶爲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臯司馬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爲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洪等如發蒙耳嗚呼如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張安世論

臣聞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自前史皆以爲賢以臣觀之安世亦具臣耳賢則未也何則有大臣者有具臣者有姦臣者天下之士於道可進則請於君而進於道可退則請於君而退進退在道而不在我進之不從退之不聽去而已此之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者也進賢而不能固退不肖而不能必取充位而已具臣者也同乎已雖不肖必與異乎已雖賢必擠專爲利而已此姦臣者也安世身爲漢之大臣與聞政事當天下進賢退不肖之責而竊竊焉專爲匿名迹遠權勢之事進之不從退之不聽也能致爲臣



而去乎。臣知安世之不能也。蓋安世與霍光同功一體之人。其女孫敬。又霍氏之外屬婦也。光得薨。而子禹謀反夷宗族。敬尙相坐。宣帝雖赦之。而安世心不自安。顧上懲博陸之顯。方貪權勢在已。是以深思熟計。欲以自媚於上。故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謂其長史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嗚呼。其視姦臣則有間矣。豈大臣之所以事君者乎。臣故曰。安世則具臣矣。賢則未也。昔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相周。曰太宰。衡者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宰者所以制百味之多寡。而適於和。惟其和平而已矣。故爲重爲多者。無所於德。爲輕爲寡者。無所於怨。衡宰之工。實無心也。伊尹周公所以事其君者如此。曾若安世遠權勢者乎。雖號不同。而其於有心則同也。昔叔向被囚。祈奚免之。叔向不告免焉。而朝。范滂被繫。霍謂理之。滂往候之。而不謝。管氏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卒。立泣涕。平致死。嗚呼。國之大臣。其好賢也。如祈奚之於叔向。霍謂之於范滂。其疾惡也。如管仲之於伯氏。諸葛之於廖立。李平。則名迹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兩忘矣。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於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而王通以爲密。不以仁予之也。嗚呼。知通之不與濤。則知臣之不與安世矣。







# 淮海集卷二十

進論

李陵論

臣聞草食之獸不疾而易藪。水生之蟲不疾而易水。行小變不失其大常也。知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夫用兵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變。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衆。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用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伍攻之道未嘗忽焉。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之所以敗者。其不達於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時。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爲強盛。控弦百萬。幾與中國抗衡。衛青霍去病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將相爲應援。然後有功。陵乃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七八萬騎接戰。一日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還。又嘗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未聞困絕。謂以少擊衆。可以爲常。不知幸之不可以數也。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荆。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又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使信伐荆。旣而軍敗。復欲使翦。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荆地。夫王翦豈不知以少擊衆爲利哉。以爲小變不可恃。大常不可失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衆。而奢以爲鑢鄣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嗚呼。以王翦之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自



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其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其身也。方陵之召見武臺，天子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心恥之，不敢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重，則衛霍之功，豈難繼耶？而不勝一旦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匈奴，頽其家聲，是以不能養其氣而已矣。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亡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三千，喋血虜庭，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總管師十萬，皆授靖節制，所向輒克，虜勢窘甚矣。頡利諸酋皆勒所部來奔，所謂傷弓之禽，可以虛弦下也。況於勁騎三千乎？與陵之事異矣。

司馬遷論

班固贊司馬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先黃老而後六經，求古今摛紳先生之論，尙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則非閭里至愚極陋之人，不至是也。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有激而云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爲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爲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方漢武用法刻深，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輒下吏就誅，有罪當刑，得以貨自贖，因而補官者，有焉。於是朝廷皆以儉合苟免爲事，而天下皆以竊資殖貨爲風。遷之遭李陵禍也，家貧無財，賄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以陷腐刑，其憤懣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乃一切寓之於書，故其序



游俠也。稱昔虞舜窮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阨於陳蔡。蓋遷自況也。又曰士窮窮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爲修行仁義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曾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秦始皇令烏氏倮比封君。與列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清爲正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蓋以饑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蓋遷自傷砥節礪行。特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云哉。彼班固不達其意。遂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亦已過矣。然遷爲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屑屑焉稱其所長。況於黃老游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言者。其所稱道。不能無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則非矣。楊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不主於義。而主於奇。則遷不爲無過。若以是非頗謬於聖人。曷爲乎有取也。

### 李固論

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者必有名臣。雖然有國家者。寧無功臣。不可以無名臣。何則。功臣以乘逐。使利爲能。名臣以伏節死義爲任也。昔西漢之末。海內承平。四夷賓服。而王氏竊持國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姦雄崛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器。終身不敢取。臣嘗疑焉。及讀李固與杜喬之諫。門生弟子貫械腰鉄。鑽願俱死者。相屬。然後始知其所以然也。何則。西漢多功臣也。蓋西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悅諸生。其取人也。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則乘便逐利者衆。形不便。勢不利。彼不爲也。故晚節末路。王



鳳用事。王章以直言被誅。而天下靡然。以苟患失之爲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光輩。皆持祿取容。儉爲一切之計。其清節之士如龔勝、郭欽、蔣詡之徒。亦不過謝病免歸而已。其風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有懼哉。此王氏所以談笑而移之也。東漢自光武不任功臣。銳意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以朝多名臣。則伏節死義者衆。節之所在。義之所存。彼必爲也。故晚節末路。梁冀擅命。固與杜喬以死抗之。而天下靡然。以殺身成仁爲俗矣。其大臣如陳蕃、黃琬輩。皆捐覆宗族。以急國家之難。黨錮之士如李膺、任密、范滂之徒。至連頸就誅。而無慍色。其俗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不懼哉。曹公之所以終身而不敢取也。然西漢易亡而復興。東漢難亡而易絕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故三代之君。其始也雖勢強大。非有仁心則不興。及其季也。雖德失政亂。非有不仁之罪則不絕。哀成之君。失德甚矣。然其事止於女寵佞幸而已。未犯不仁之罪也。故國亡而復興。桓靈之時。無道極矣。鈎黨之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至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貫盈矣。故國亡而遂絕。此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無足怪也。嗚呼。國者天下之大器也。君臣者相與持此器者也。視器之安危。則知人之能否。視國之理亂。則知君臣之賢不肖。以二漢論之。報施之道。其不殊也如此。然則爲君臣者可不戒哉。

陳寔論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何也。蓋古之君子。初無意於制行。其制行也。因時而已。伯夷之時。天下失於太濁。於是制其行以清。柳下惠之時。天下失於太潔。故制其行以和。雖然。清者所以激濁也。非激濁而爲清。是隘而已。和者所以救潔也。非救潔而爲和。是不恭而已。



故由其本而言之。則爲清爲和。由其弊而言之。則爲隘爲不恭。故伯夷柳下惠者。實未嘗清未嘗和也。安有隘不恭之弊哉。前史稱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陳寔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舉。又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張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嗚呼。若寔者。可謂殆庶幾於夷惠矣。何則。桓靈之時。政在宦人。而天下之士。方以高節相高。疾之已甚。至使其屬無所發憤。常欲以身死黨錮之禍。海內塗炭者二十餘年。豈特小人之罪哉。君子亦有以取之也。寔知其然。故於用吏送葬之事。稍詘其身。應之。所以因時救弊而已。其後復誅黨人。張德寔。以此多所全宥。則其效蓋可見也。嗚呼。使東海之士大夫。制行皆如寔也。黨錮之禍。何從而興乎。以此言之。寔殆庶幾於夷惠。信不誣矣。然則寔爲侯張而身詘也。不爲過。則元稹之徒。因宦官以得宰相。亦不爲過歟。斯不然也。昔孔子於衛見南子矣。於魯敬陽虎矣。至彌子以爲主我。衛卿可得也。則曰有命。蓋見南子敬陽虎者。身可詘也。不主彌子者。道不可詘也。寔於侯張。亦詘身以伸道耳。豈若元稹之徒。詘道而伸身者哉。然則士大夫爲道而或詘身於宦人者。亦可乎。斯又不然也。昔齊人獲臧堅。齊侯使人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始。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傷而死。古之人恥其身之辱於刑也。是故爲伯夷之清。而非其時者。是隘而已。若陳寔之詘身於宦人。而非其時者。是爲姦而已。







# 淮海集卷二十一

進論

袁紹論

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爲於世者，雖負其豪俊傑特之才，據強大不可拔之勢，疑若殺一士不足以爲損益，然而未始不亡者，何耶？士，國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繫，四海治亂之所屬也。是故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彊，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者亡。世之論者，皆以袁紹之亡繫於官渡，臣竊以謂不然。紹之所以亡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何則？昔楚漢相距以京索之間，高祖犇北，狼狽甚於袁紹者數矣，而卒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公比也，而竟死東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故高祖以爲張子房、韓信、蕭何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以楚漢之事言之，則知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在於官渡也。且紹之械繫田豐也，何異高祖械繫婁敬於廣武乎？高祖圍於平城而還，以二千戶封敬，號建信侯。紹敗而還，慚豐而殺之，嗚呼！人之量度相遠，一至於此哉！傳曰：善敗者不亡。故楚昭王玲，越王句踐，皆濱於絕滅而復續。紹雖敗於官渡，而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形勢之勝，尙可用也。向使出豐於獄，東向而事之，問以計策，卑身折節，以撫傷殘之餘，親執金鼓，以厲奔走之氣，內修農戰，外結英雄，縱不能并吞天下，豈遽至於亡哉！方紹與董卓異議，橫刀不應，長揖而出，及起兵渤海，遂有四州之地，連百萬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



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其有大於殺士者乎？文若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人，臣竊以爲知言也。

魯肅論

魯肅勸吳以荊州之地借先主，先主因以取蜀，吳王悔之，歸咎於肅。夫以肅之籌略過人，而其昧有至於此乎？以臣觀之，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肅策之善矣，何則是時曹氏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毅然有并吞諸雄之心，袁紹、呂布皆爲擒滅，其能合從并力以抗之者，獨仲謀與元德耳。此所謂胡越之人未嘗相識，一日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勢使然也。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其可得乎？且吳不借荊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然則當殺之，二者皆不可也。昔高祖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民大悅，項羽雖徙之於漢中，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囊中物耳，何則？秦民之心已繫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荊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據江陵，先主曰：夫舉大事，必以人爲主，今人歸吾，何棄去？是時先主若還公安，吳爲仇也。夫以董卓之罪，上通於天，王允以順誅之，而李傕、郭汜糾合黨與，猶能爲之報仇，何則？卓雖兇逆，亦一時之望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蓋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赴海，烏林之役，曹公以百萬之衆，沂江而下，非其雄略，則周瑜水軍豈能獨勝耶？吳若殺之，豪傑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亡，可立待也。由是言之，先主借荊州之事，拒之則爲仇，殺之則招禍，因而借之，則可以合從并力而抗曹公，肅之爲吳策者，豈不善乎？然則周瑜嘗欲徙先主置吳，盛爲築宮，多其美女，好玩其策，何如此又大不可也。先主嘗見其髀肉生，慨然流涕，歎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曹公與之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竟



亦不留。此其志豈以美女玩好老於吳者耶。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 諸葛亮論

晁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臣竊以爲不然。夫覆杯水於坳堂之上。置杯焉則膠。焦鵬之翮。拔而傳鵬鳩。則累矣。故有帝者之君。則有帝者之臣。有王者之君。則有王者之臣。有霸者之君。則有霸者之臣。諸葛亮雖天下之奇材。亦霸者之臣耳。何則。亮帝王之輔。肯爲蜀先主而委邪。王通以爲使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尤非也。臣以爲亮雖無死。曾不足以取天下。況於興禮樂乎。何則。亮之所事者蜀先主。而所自比者管仲樂毅也。先主雖號人傑。然取天下則不及曹孟德。保一方則不如孫仲謀。其所以得蜀者。以劉璋之闇弱而已。先主雖存。司馬仲達陸伯言諸公。皆無恙。尙不足以取魏而死。其能取天下乎。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然不能先自治而後治人。故孔子以爲小器。樂毅爲弱燕。合五國之從。夷萬乘之齊。然曠日持久。不能下莒。與卽墨。至間者得行。捐燕之趙。管仲樂毅雖得志於天下。尙不能興禮樂。亮而無死。其能興禮樂乎。夫古之君子。進難而退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也。則固已曰。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蓋求之而不用其道。則彼有不出而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用之而不盡其蘊。則彼有不留而已。是故有所不出。出則可以取天下。有所不留。留則可以興禮樂。方先主之顧亮於草廬之中。所言者取荊益二州耳。至言天下有變。則一軍向宛洛。一軍出秦



川。所謂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關羽之死。大舉伐吳。亮曾不能強諫。及兵敗。乃歎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就復東行。必不危矣。所謂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以此論之。亮不足以取天下。而興禮樂。亦明矣。然亮與先主一言道合。遂能霸有荆益。成鼎峙之勢。及受寄託孤。義盡於主。國無間言。身死之日。雖遷廢之人。爲之泣下。有致死者。雖古往社稷之臣。何以加諸。陳壽以謂管蕭之亞。匹蓋近之矣。然壽以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信乎。此非也。亮之征孟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其卒於渭上。司馬仲達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奇材也。所作八陣圖。後世言兵者必稽焉。則亮之應變將略。不言可知矣。嗚呼。豈壽果挾髡其父之故耶。抑其所自見如此也。

臧洪論

臣聞臧洪以袁紹不救張超。絕不與通。至於敗死。以臣觀之。洪實游俠之靡也。豈臣子之義哉。何則。夫欲生而惡死。天下之真情也。然古之君子。或捐軀命。棄親族。不爲苟得者。非不欲生。以其所欲有甚於生而已。觸鼎鑊。冒鋒鏑。患有所不避者。非不惡死。以其所惡有甚於死而已。使其所欲未有甚於生。所惡未有甚於死。則君子豈有矯世絕俗。拂其所謂真情者耶。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常也。傳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君子之變也。不得已而爲之者也。世衰道微。士大夫講學不明。於是始惑於輕重趨舍之際。徒知保身之爲易。殺身之爲難。不知妄死之與苟生。其失一也。齊有崔氏之難。其臣死者十有餘人。晏子獨以爲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以晏子之言論之。洪爲張超而死者。果何爲也。夫曹操呂布。皆漢之姦臣。然方是時。操挾天子。其勢



爲順。布背朝廷。其勢爲逆。使超去逆就順。紹弗爲救。猶或可責。矧叛操而歸布。安能責其不救乎。夫張超袁紹之於洪。雖交有故。新遇有薄。厚然受其表用。則皆主也。使舊主爲新主所殺。洪絕之而致死。猶或近義。矧滅超者曹氏。焉得與紹爲仇乎。由是言之。洪爲張超而死者。果何謂也。孔融嘗爲管亥所困。太史慈爲突重圍。求救於先主。先主從之。遂解都昌之急。蓋是時俗尙名節。甚矣。天下之士。惟以然諾不終爲媿。禍亂不解爲恥。厥志有在。生死以之。故事成則爲太史慈。不成則爲臧洪。以臣子之義責之。皆罪人也。楊子以要離爲蝮螫之靡。聶政爲壯士之靡。荆軻爲刺客之靡者耶。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若數子者。可謂傷勇矣。亦足以悲夫。

### 王導論

臣聞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爲實。其族穿。非盾也。盾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臣始疑之。及讀晉史。見王導周顛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爲不誣矣。何則。經誅其志。傳述其事也。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誅王導之族。導嘗求救於顛。顛申救甚切。而不與之言。導心銜之。及敦得志。問顛於導。不答。顛遂見誅。後見其表。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然則顛之死。雖假手於敦。實導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曰。王導殺周顛。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從可知矣。夫盾以驟諫不入。靈公使鉏麇賊之。麇不忍殺。又伏甲而攻之。僅以身免。故其族穿攻靈公於桃園。然則靈公之死。雖假手於穿。實盾志也。不然。則其返也。曷爲其不討穿乎。傳以爲志同。則書重。信不誣矣。豈非經誅其志。而傳述其事耶。然則穿首惡也。盾疑似者也。舍首惡而誅疑似者何也。蓋名實俱善者。天下不疑爲君子。心迹俱惡者。



天下不疑爲小人。有善之名。無善之實。有惡之心。無惡之迹。是爲姦人。姦人者。嘗託身於疑似之間。天下莫得而誅之。此春秋所以誅之也。太史公以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蓋以此矣。漢淮南厲王母坐趙氏死。厲王以爲辟陽侯力能釋之而不爭。輒椎殺之。唐高宗欲立武后。畏大臣異議。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爲立武后者勣也。由此觀之。誅志不誅事。非特春秋。古今人情之所同然也。春秋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趙盾同乎。曰非也。導實江左之名臣。東晉之興。導力爲多。特其殺周顛之事。有似於盾而已。

崔浩論

臣聞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之以晦。至智而守之以愚。與物並游。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士也。以明濟明。以智資智。穎然獨出。不肯與衆爲耦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矣。不可不知也。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子房之於漢。荀攸賈詡之於魏。浩於元魏。運籌制勝。算無遺策。實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房與韓信蕭何爲三人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數十城。蕭何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關中兵。乃行少傅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了無矜伐不平之意。故司馬遷以爲無智名。無勇功。可謂有道之士也。荀賈雖不足以與於此。然攸謀。謀帷幄。時人子弟莫知其言。詡亦闔門自守。退無交私。皆以令終。故陳壽以爲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頗聞君子之道者也。浩則不然。其設心措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李順之死。浩旣有力。而奏五寅元曆章。尤夸誕妄。詆古人所撰圖書。至鏡石道傍。公彰直筆。明哲之所爲固如此乎。正孟



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盆成括之流也。以此論之。浩曾不及荀賈明矣。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從赤松子游耳。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兔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爲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然高帝用子房之謀。棄咸陽。還定三秦。滅項羽於垓下。太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牧犍於涼州。惠帝得不廢者。子房之本謀。而太武爲國副主。亦自浩發之。其迹蓋相似也。嗚呼。豈欲爲子房。而不知所以爲子房者歟。







# 淮海集卷二十二

進論

王儉論

臣聞君子之論人。觀其終身之大節。大節喪矣。雖有一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汚世而矯流俗。君子無取焉。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以臣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以閥閱用人。王謝二氏。最爲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子爲主壻。女爲王妃。布臺省而列州郡者。不可勝數。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同其休戚者也。安之仕晉。始爲桓溫司馬。孝武之世。政由溫出。搢紳顧望。不知所爲。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王室。蔑有二心。至於屢改袁宏之文。以寢九錫之命。可謂以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選尚。其爲親貴。固非安之比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朏褚彥回之屬。初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梁王魯國之事。使臣珥貂。所居稱殿。何異取六藝以文。姦言者。安之於晉。其大節如彼。儉之於宋。其大節如此。臣故曰儉實安之罪人也。至於該洽經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威儀。動爲名流之所稱。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夸汚世而矯流俗者也。君子何取焉。安少有重名。累年辟召不至。其後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於言色。則安之功名。出於無意者也。儉少時志在宰執。見於所賦之詩。及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儉之富貴。取於有心者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日而語哉。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



効而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論之則儉之爲人蓋可見也

韓愈論

臣聞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於爲文故六藝之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術爲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於爲文故自周衰以來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奮其私知各自名家然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何則夫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之文有敘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所作是也別白黑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爲實錄此敘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鈎列莊之微挾蘇張之辯撫班馬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蘇張班馬屈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於愈之文猶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



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

### 李泌論

臣聞有善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勢。天下之勢。善謀之則無不利。天下之謀。善聽之則無不良。臣嘗以爲唐室方鎮之患。至於百有餘年。而不能解者。其弊蓋始於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夫范陽者。祿山之巢穴也。烏焚其巢。雖有勁翮。無所歸。獸失其穴。雖有絕足。無所恃。其勢然也。祿山帥范陽。專三道勁兵。不徙者十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於父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爲反虜。切齒攘袂。惟恐其不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爲主。引領企踵。惟恐其不興。此所謂家臣不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欲先圖范陽。而泌爲肅宗言之最悉。此蓋天下之利勢。乘之不可失者也。使肅宗能聽其謀。先詔李郭諸將。犄角而取范陽。賊失巢穴。則其衆自潰。兩京可以傳檄而定。兵亦遂息矣。惟其不用泌謀。是以慶緒思明相繼復起。至兇徒逆黨。久稽天誅。則偷爲一切之計。瓜分渭北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從起也。昔之取天下者。皆以首事之地爲根本。故雖困敗而能復振。高祖之保關中。光武之據河內。魏武之完兗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祿山之關中河內兗州也。方其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寶。輒以橐駝載歸。其俗至謂祿山思明爲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懲其事。發墓毀棺。而衆猶不悅。以至於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唐之威德在人。忠臣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柳玭稱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運范蠡。若以范陽言之。泌之謀不見聽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又得兩京。則賊再亂已而果然。嗚呼。使泌之謀盡見聽也。豈有方鎮之患哉。



白敏中論

臣聞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爲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爲相抵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爲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臣竊以爲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何則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爲丁原主簿爲董卓而殺原爲卓之子又爲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董卓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豈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爲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素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英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爲德裕惡也故因其勢盡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以非罪被斥天下皆知其冤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爲社稷而救之況因之以進也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臣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柰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



羿。孟子以爲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爲無罪也。

### 李訓論

臣聞天下無易事。非其人則難於登天。天下無難事。得其人則易於反掌。難無定勢。易無常形。惟其人也。昔漢有諸侯強大之患。連城數十。地方千里。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景帝用晁錯之謀。始議削之。法令未及行。而七國合從而起矣。何其難耶。逮武帝用主父偃之謀。令諸侯得推恩分其子弟。詔下之日。人人各得所願。法令不更。疆境不變。而尾大之患亡矣。又何其易耶。以此言之。則知天下之事。惟其人也。臣讀唐史。至甘露之事。未嘗不爲文宗而歎息。何則。欲除累世之姦。而倚一區區之李訓。豈不疎哉。宦官之禍深矣。自德宗懲北軍之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分委宦官主之。由是太阿倒持。不復可取。憲宗之賊。歷三世而不能討。天下憤焉。是時故老名臣。如裴度。李德裕之徒。皆在也。向使文宗有知人之明。委任二臣。俾之圖畫。則刀鋸之殘。豈難制哉。何則。以訓之輕躁寡謀。尙能殺王守澄。則知度與德裕可以制仇士良之屬無疑矣。惟其不用二臣。而委之訓與鄭注。是以事敗。謀泄。害及忠良。喋血觀闕之前。不勝飲恨而已。非事之難。不知人之禍也。或曰。注之帥鳳翔也。欲因宦者送守澄之喪。以鎮兵。誅之。訓忌其功。乃先五日舉事。使注不爲訓所忌也。庶其有濟乎。臣曰。不然。惟其訓之事敗。則唐之禍在士良。使注之功成。則唐之禍在注矣。何則。袁紹董卓。崔休朱溫之事。蓋嘗成矣。其禍何如哉。以此觀之。事敗亦受禍。成亦受禍。禍在用小人而已矣。德裕嘗曰。舉大事。非北軍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又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旣經李訓之猖獗。則天下常勢亦不用。臣以爲德裕能不爲於會昌之時也。則



知其能爲太和之時必矣。

王朴論

臣聞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真材也。材而不適用，用而有所窮，雖有高世之名，難能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於世耶？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爲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真材也。夫用兵之要，在乎識序之先後，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脆，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宛，丘光武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銳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以不聽，尤者疑於難而已。朴嘗爲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平之，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謂後圖。蓋李氏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爲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東距海，可撓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搖，輕擾亂，不能持久，號爲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面，與中國爲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彊忍，精急高氣，樂鬪而輕死，號爲小國，實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於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熊矣。何則？虎躁悍易乘，熊便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於熊，虎將乘弊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爲易，小而堅者爲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并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僞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材，而孰能與於此？朴雖出於五代擾攘傾側之中，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寡。方世宗之時，外事征伐，內修法度。



而朴至於陰陽律曆之學無所不通。所定欽天曆。當世莫能異。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以此推之。朴之所知者。蓋未可量也。使遭休明之時。遇不世出之主。則其所就者。將不止於此哉。









# 淮海集卷二十三

論

擬郡學試近世社稷之臣論

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至矣。忠足以竭才性之分，敏足以應事物之變，苟利社稷，則遂事矯制，雖君有所不從，苟害社稷，則伏節死誼，雖身有所不顧，夫人莫不尊於君，莫不親於身，君與身也，猶有時而忘之，知有社稷之事而已，況其它乎？此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也。楊子曰：近世社稷之臣，終之以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夫楊子之所以有取於四子者，豈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歟？料敵制變，算無遺策，攻城野戰，前無堅敵，歟？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歟？果在乎是，則戰國之末士，一介之庸人，皆可以為社稷之臣矣。豈楊子之意哉？方高帝之時，天下初定，諸將論功，日夜不決，子房辭齊三萬戶，願封於留，又勸先封雍齒，諸將乃服。及欲廢太子，子房乃行少傅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招致四老人者，以羽翼之，太子以安，此其所以有取於子房者也。高后時，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平勃用陸賈之謀，深自相結，卒能誅諸呂，迎文帝於代而立之，此其所以有取於陳平絳侯勃者也。後元元平之際，漢室多故，子孟擁招立宣，政繇已出，前後二十年，海內厭服，此其有取於霍將軍者也。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體，死纔三年，宗族誅夷，勃免相就國，不遠嫌疑，陷於吏議，幾致顛覆，平多陰禍，至孫而廢，掌雖親貴，終以不侯，子房雖無三子之過，然不能為漢制禮作樂，追迹三代之隆，以聖人之道概之，皆未得為全人也。故曰：終之以禮樂。



雖然四人者或氏而字之。或氏而名之。或爵而名之。或氏而官之。何也。此蓋楊子之深意。春秋之大法也。春秋之法雖貴而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然而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爵。爵不若子。因此等以寄褒貶焉。氏者別其所自出也。字以言其德。名以言其體。爵以言其功。官以言其業。張子房以智。蓋言其德也。故氏而字之。陳平以無悞。蓋言其體也。故氏而名之。絳侯勃以果。蓋言其功。故爵而名之。霍將軍以勇。蓋言其業。故氏而官之。四人者。子房最優。故獨字之。絳侯勃爲下。故獨不氏焉。嗚呼。不如是。何足以爲法言。

聖人繼天測靈論

古之語道德者。未始不以聖人而論。聖人者。亦未始不以道德。蓋捨道德則無以見聖人。而微聖人則道德或幾乎息矣。何者。其體相俱。而其用無以異也。夫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變化而不可知。謂之神。神也者。其合則藏於無爲。其散則寓於有得。昔之命道者。因其無爲也。故彊名之以天。所謂莫之爲而常自然者。是已。自其有得也。故彊名之以靈。所謂地得一以靈。是已。天者道也。而於神爲無體之體。靈者德也。而於神爲無用之用。體則可以繼。用則可以測。由此兩者而不能知。百姓是也。知此兩者而不能行。智者是也。行此兩者而不能盡。仁者是也。由而能知。知而能行。行而能盡。靜可以繼。動可以測。此聖人所以至也。蓋聖人者。其聰無所不知。其明無所不察。積聰明而爲淵。則極天下之深。盡聰明而爲懿。則窮天下之美。夫人之所以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而一切事變之來。不能以明辨。而應對之者。以其質有不足。而脩所未至爾。聖人既已具聰明之質。而又加以淵懿之修。則尙惡往而不至耶。是以合而爲體。則於上與造。



物者遊而無以爲。散而爲用。則足以遂知來。物之不窮而各有得。夫合於無爲。則固以天也。散於有得。則固以靈也。以吾之天而繼天之天。以吾之靈而測物之靈。是猶操五寸之矩。求天下之方。其不合亦以鮮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所謂繼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測靈也。蓋靈與天。其始也出於神。其終也入於神。而聖人與之俱焉。故楊子曰。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夫聰明淵懿者。乃所以繼天測靈也。及乎天已至於可繼。靈已至於可測。雖聰明淵懿。亦莫得而言矣。何則。極道德之精。則粗不足以盡之也。彼百姓與仁智。則不然。其質與聖人未嘗不同。而其修與聖人未嘗不異。是以雖有存乎人之天。而不能開之以物於有累。雖有貴於物之靈。而不能盡之以器於有窮。夫以有累有窮之具。而欲繼無爲之天。測無不得之靈。其難也可明矣。嗚呼。於是知聖人之所以聖人也。

### 變化論

萬物不能常有。有極則入於無。亦不能常無。無極則出於有。變者自有入於無者也。化者自無入於有者也。方其入也。則質散而返形。形散而返氣。氣散而返於芒忽之間。闢陰以爲陽者有矣。闔陽以爲陰者有矣。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此物之極者。所以由之也。方其入也。則芒忽之間。合而成氣。氣合而成形。形合而成質。移剛以爲柔者有矣。易柔以成剛者有矣。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此物之生者。所以由之也。是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變者天道也。君道也。聖人之事。而化之所以始也。化者地道也。臣道也。賢人之事。而變之所以終也。是二者猶生之有死。晝之有夜。動之有靜。往之有來。常相待爲用。而未有



能獨成者也。二者雖不能獨成，而亦不能兩立。何則？一氣不頓進，變進則化退矣。一形不頓虧，化進則變退矣。一進一退，迭相出入，而神用無窮焉。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昔之論變化者，有先變而言者，有先化而言者，有兼變化而言者。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夫道者變之統也，器者化之宇也。有形者不能相有，是以雖器也而制之者亦存乎道。雖化也而裁之者亦存乎變。故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此所謂先化而言者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蓋自致曲而至於變化者，由人以盡天道，自變而至化者，由天以盡人道。盡天道所以率性，盡人道所以立教。故曰變則化，此所謂先變而言者也。荀卿曰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夫變者所以原始，化者所以要終。獨化則不能以生，獨變則不能以形。生生形形，而道之用盡矣。故曰變化謂之天德。此所謂兼變化而言者也。蓋先變者以言乎自無而出，有先化者以言乎自有以入無。而兼變化者以言乎出有入無相待爲用而已矣。然則主變者天也，司化者地也。而荀氏皆以爲天德何也？曰天道成終而成始，凡言變者亦可以兼化，地道無成而待有終，凡言化者則不可以兼變。易於乾曰乾道變化而於坤則曰萬物化生，蓋乾者用陽氣以統天地，天旣可以兼化，則乾固不獨變矣。地不可以兼變，則坤固止於化矣。故曰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一闢一闔謂之變。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由是觀之，變化者神之用也，神無方，無方則無乎不在。故在天則乾道是已，在地則坤道是已，在人則聖人是已。故曰天地變化，聖人効之，此之謂矣。



君子終日乾乾論

天任命人任力。君子之道原於天而相之以人。安於命而輔之以力。故凡乘勢以應變。因時以立功。雖一聽於自然而進德脩業。未始不以自彊不息為主。何則。力有所不盡。則未可以言命。而人有所不至。則未可以言天。故也。乾九三所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者。蓋亦以此矣。夫天三以不中之位。據重剛之險。前有五之可至。後有二之可終。非所至而至則失義。非所終而終則失幾。失義則驕。失幾則憂。於時也可謂危矣。可謂難其處矣。此其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也。日者有爲之時。夕者無爲之時也。於有爲之時。乾乾以致其力。於無爲之時。則惕若以致其心。夫亂生於所忽。治生於所憂。安安者危。亡亡者存。固天之理也。外既有以致其力。而內又有以盡其心。然則德其有所不進。業其有所不修。而過其有所不補者乎。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而孔子亦曰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也。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蓋當勇於進而安於苟簡。而不能果於自彊。能以無咎者寡矣。嗚呼。非深知天人力命之說者。何足以與於此。

以德分人謂之聖論

古之聖人其道本於成己而終於成物。得其始不知其終。則蔽於爲我。見其未而遺其本。則蔽於爲人。爲我之蔽溺於楊。而爲人之蔽流於墨。二者所事不同。要皆不該不偏。一曲之所爲。而非道德之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入不藏。其出不陽。入而不藏。故德先乎身。而有以公於物。出而不陽。故道濟天下。而有以私於己。夫公於物。仁也。私於己。智也。公公私私。仁智兩得。聖人之道盡矣。傳曰以德分人謂之聖。其此之謂乎。



夫天下之人。因其性而觀之。則未嘗不同。因其習而觀之。則未嘗不異。使天下皆知性之無不同也。則其  
俛仰之際。語默嚶笑之間。固足以官陰陽而府萬物矣。又奚聖人之俟哉。夫惟不知。故尊其習者。有至於  
上智。而卑其習者。或至於下愚。夫以本同之性。而異於上下相遠之習。此天下所以有俟於聖人。而聖人  
者。所以不可一日無於天下也。故古之人。當其德未成。則修之於己。既成。則分之於人。其大也。以其所知。  
覺所未知。以其所覺。覺所未覺。其小也。以其所中。養所不中。以其所才。養所不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  
爲人已愈多。仁者得仁。智者得智。得其精者。足以治身。得其緒餘。足以治國家。天下豈固有求於外。以爲  
人之所以望吾。而吾之所以與人者。適當然而已矣。且上覆下。大容小。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損之。不  
足與之。理之當然也。彼聖人以德分人也。豈固有意於是哉。蓋以爲人之所望吾。吾之所以與人者。亦理  
之適當然而已矣。



# 淮海集卷二十四

傳

浩氣傳

氣之爲物至矣。其在陽也。成象而爲天。其在陰也。成形而爲地。陽沴於上。則日月星辰之光悖。陰沴於下。則草木山川之精變。氣也者。天之所以旋。地之所以運也。況於人乎。夫氣之主在志。志之主在心。心者神之合也。志者精之合也。氣者魄之合也。神虧則精不復。精弊而魄不寧。君子虛心以養志。弱志以養氣。故能外探事物之奧。內安性命之情。浩然無際。與道自會。豈特通體乎天地。同精於陰陽而已哉。嗚呼。氣之爲物亦已至矣。此公孫丑所以問之。悉而孟子所以告之。詳也。凡進以禮。退以義。動而智。靜而仁者。皆性也。窮通之有數。廢興之不常者。皆命也。君子審去就之分。循得喪之理。以盡其性。則寵辱於已。猶蚊蚋之一過。死生於已。猶夜旦之一易。皆命之偶然者也。烏足概其心哉。故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對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傳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二十曰弱。弱則未足以窮理。三十曰壯。壯則未足以盡性。所以窮理盡性。四十其時也。四十而不能。斯亦不足畏也已。故於四十曰不動心。孟子所謂不動心。孔子所謂不惑者也。不以內蔽外。故曰不惑。不以物役已。故曰不動心。不惑者未必知命也。故孔子五十而後知命。不動心未必知義也。故告子猶以義爲外焉。然則孟子遂無喜怒哀樂之情乎。曰。非也。吾之所謂不動心者。卽有而無。卽實而虛。其於外也。應而不遷。其



於中也受而無止。雖終日言猶不言。終日爲猶不爲也。安可以喜怒之形。哀樂之發。而累其所謂不動者耶。君子固有以與人同。亦有以與人異。所同者外。所異者內也。自其同者視之。則孟子之勇。有似於孟賁。不動心有似於告子。故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對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夫矢石相攻。鋒刃相搏。壯士遇之。雄入而不顧。彼得全於勇。猶若是。況得全於道者乎。故刺其膚而不撓。注於目而不逃。其思已也。一毫之挫。若市朝之撻。其視人也。萬乘之尊。若褐夫之賤。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此北宮黝之養勇也。視彊如弱。進不量敵之大小。會不慮勝之中否。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此孟施之養勇也。昔曾子事親。主於養志。子夏之門人。先於洒掃應對而已。舍之所養者本也。故似曾子之約。黝之所養者末也。故似子夏之詳。由二子觀之。則本固宜可以勝末。約固宜可以勝詳。由君子觀之。則三子之養。皆氣而已。未足以知義也。故曰夫二子之養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知勇而已者。有時而窮。知勇知怯者。無時而屈。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所謂知怯者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所謂知勇者也。夫曾子之守約。所以異於孟施舍之守氣者。豈有他哉。勇而能怯。與義偕行而已矣。故曰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然則不言子夏何也。曰黝養勇之詳。固不若舍所養之約。舍似曾子而不及。則黝之不若子夏從可知矣。蓋黝之與舍。可謂不動心。而與夫告子之養者同矣。曾子子夏可謂知義。而與夫孟子之所養者。亦有以同之也。故夫丑問不動心之道。而告以四子之養勇。則孟子所以異於告子者。固已存乎其間矣。言心之聲也。心氣之主也。不得於本。固可以勿求諸末。不得於文。則不可以勿求諸實。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而有以知告子所求者外也。人以心爲



君以志爲帥。以氣爲師。以體爲國。君欲虛而靜。帥欲知而專。師欲和而勇。國欲實而彊。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失道。而亂莫大焉。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以言志立於心。而足以率氣。氣役於志。而足以實體。志有彊有弱。故以帥言之。氣一滿一虐。故以充言之。夫帥之所適。師之所從也。志之所之。氣之所止也。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帥不專。則銳師不能以取勝。師不和。則良帥不能以有功。志之與氣。亦猶是也。故曰特其志。無暴其氣。夫有尤物。足以移人。一物之玩。且或喪志。況情僞之感。利害之攻乎。孟子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持其志之謂也。朝氣銳。晝氣墮。暮氣歸。朝暮之變。且或動其氣。況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乎。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無暴其氣之謂也。雖然。此猶有待也。若夫縱心而動。順性而游。處衆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而不流其域。若然者。無持志之念。有持志之功。有暴氣之迹。無暴氣之患。彼且烏乎待哉。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蓋可以善惡邪正。久而遷者。志也。而亦足以害氣。可以喜怒哀樂驟而干者。氣也。而亦足以害志。故曰氣壹則動志。志壹則動氣。凡物壅之。則壹而相與鬱。散之。則疏而相與通。蹶者動之逆也。趨者動之順也。逆順不同。皆非志使之然也。氣而已矣。故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以心爲本。反者所以復本也。夫知言。然後可以不惑。養氣。然後可以不動心。誠淫邪遁之辭。莫不思見。所謂知言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所謂養氣也。外不惑於人。內不動於己。雖孟子之長。又何以加于此。故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對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天下之理。固有可以言論者。固有可以意致者。可以言論。則言之也。易。可以意致。則言之也。難。故曰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言之雖難。猶爲可言者爾。彼言之所不逮。意之所不一者。



又烏可以言言耶。大者氣之體也。剛者氣之用也。氣之體不可圍。故曰至大。氣之用不可屈。故曰至剛。夫晝動則氣擾。夜息則氣安。此人情之常。愚智之所同也。君子外不勞精於事。內無思慮之患。抵時投降。以自得爲功。故雖晝動。曾不異於夜息。衆人反是。雖一夜之靜。且或不能息也。矧且晝之所爲。此非天之所與者。殊也。不能以直養氣。使之無害而已矣。夫能以直養氣。率理而往。循命而趨。不爲貧賤富貴之所移。威武之所屈。則俛仰之近。六合之遠。固無適而不得矣。豈不全其所謂浩然者耶。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氣之養也。亦猶是矣。故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然則亦有出于天地者乎。曰。方其配義。則塞于天地之間而已矣。及其配道。則固有出于天地者也。虛形萬物。所道謂之道。因緣無事。天下之理得。謂之德。理生昆羣。兼愛無私。謂之仁。列蔽度宜。謂之義。德非道不神。仁非義不立。自義而入於天。則極於道。自道而出於人。則極於義。氣之養也。直而推之。則無不宜。此其所以配義也。擴而充之。則無不在此。其所以配道也。集者自然而至也。夫所謂配者。豈固有因而求合於彼乎。直而推之。無不宜。擴而充之。無不在。則自然與之合矣。故曰。配義與道。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以其自然。故於集曰生。以其有因。故於襲曰取。心有餘曰慊。腹不足曰餒。慊則有裕於中。而餒則有求於外。老子曰。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蓋虛其心者。所以欲其慊。實其腹者。所以惡其餒。故曰。無是餒也。又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孟子之所以數闢告子。何也。曰。君子惡似而非者。使天下之人。善如堯。惡如桀。微君子其誰不知。天下之所以不知者。疑似之間也。邪與正同門。情與僞同鄰。至精莫之能分。是以君子懼焉。彼告子之不動心。誠有似於孟子。然而以生爲性。以義爲外。使天下相率而從之。則將求性於形。而求義



於物矣。此其所以闢之也。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豈唯於告子之若是乎。其所以距楊墨者。亦如此而已矣。夫所謂正心者。有無爲而自正者。有有意而正之者。聖人之心如衆籟然。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其應物也如是而已。所謂無爲而自正者也。彼衆人則不然。有所距。有所受。有所將。有所迎。一事之至。必欲正其心以應之。弊弊然若操五寸之矩。一尺之規。以求合乎天下之形器者焉。吾見夫心勞於中。智盡於外。而形器之不能合也。此所謂有意而正之者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夫知天而不知人者。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者。無以與道遊。夫既有有意而正其心矣。則於事也。豈免以命廢力。而以人勝天者乎。故曰勿忘勿助。長以命廢力。是忘之也。以人勝天。是助之也。莊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又曰爲天下者。亦奚以異於牧馬者哉。亦去害馬者而已。然則君子之修身治天下。鞭其後去其害可也。必欲弊精神而求益。勞智慮而遠成。則命之分有所不安。而害且至矣。故曰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嗚呼。人之於性也。豈欲揠而使長哉。亦去其害性者而已。不平謂之陂。有過謂之淫。畔於正謂之邪。逃其本謂之遁。蔽於一隅者。其言不平。故諛辭知其所蔽。陷於一曲者。其言有過。故淫辭知其所陷。離道者其言畔正。故邪辭知其所離。術窮者其言逃本。故遁辭知其所窮。此四者淺深固殊。然以一邪說之家。則足以具之矣。楊墨之類是也。夫爲我者智也。兼愛者仁也。雖孟子之道。亦未始離乎此。而二氏之所以失者。知其一不知其二。有見於此。無見於彼而已矣。若此者謂之蔽。其弊也。爲已者至於不拔一毛。兼愛者至於摩頂放踵。往而不知反焉。若此者謂之陷。其甚也。則爲楊者反以仁爲失己。爲墨者反以智爲失物。始於毫末之差。終以千里。



之繆亦其理之然也。若此者謂之離。又其甚也。則爲己者至於無君。兼愛者至於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若此者謂之窮。其於言也。蔽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遁。其於心也。蔽而後陷。陷而後離。離而後窮。亦其序也。以心對政。則心爲內。政爲外。以政對事。則政爲大。事爲小。生於內必形於外。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大必及於小。故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孔子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然則君子之所以有言者。豈固拂其所有。而彊其所無哉。亦述性命之理而已矣。唯如此。是以前乎吾者。可以稽之而不悖。後乎吾者。可以俟之而不惑。何者。命無異性。性無異理。故也。故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然則又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何也。蓋前則因知言而發。原邪說之所起也。後則以楊墨而言。闢邪說之既成也。原邪說之所起者。以理言之也。故曰。生曰發。而先政後事。闢邪說之既成者。以事言之也。故曰。作。而先事後政。理藏於無形。則疑於可違。故曰。必從事見於有迹。則疑於可變。故曰。不易。其言雖殊。考之各有所當也。雖然。彼邪說者。其所謂道。亦吾之道也。其所謂德。亦吾之德也。道德與吾同。而所以與吾異者。倚於一偏。蔽於一曲。如僚之與丸。秋之與弈。各師其習。而不能相通。是以君子疾之焉耳。楊子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正與他雖不同。然而莫非道也。而後世之學者。徒見君子之疾之也。遂以爲彼之所謂道德。非吾所謂道德者焉。則亦已過矣。然則孟子論不動心之道。而止及於知言養氣。何也。曰。能知言。則不惑於外。能養氣。則不動於內。外不爲邪說之所干。內不爲妄情之所溺。則吾之心也。復何爲哉。以此事上。以此臨下。退居而閒游。進爲而撫世。固無施而不可。此孟子之深意也。蓋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無。則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



睫之間。來于我者。我必知之。況詖淫邪遁之辭乎。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是純氣之守也。況卿相之位。霸王之權乎。雖然是道也。豈唯聖人有之。天下莫不有也。是其道與之命。天與之性。晝而動。夜而息者。曷嘗不與聖人同乎。惟其外不能知言。內不能養氣。是以予之則驚。奪之則怨。憊於操捨之際。汨於寵辱利害之交。氣與魄俱擾。志與精俱弊。而心與神俱亡。若然者。雖一語嘿。一嘖笑。設之或不當也。況治身以及家。治國以及天下乎。嗚呼。聞孟子之風。可以興起矣。









# 淮海集卷二十五

傳說

陳偕傳

偕姓陳氏。淮南廣陵人。家故饒財。而偕與其弟獨喜學畫。其後技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爲業。士大夫旣喜其畫。且愛其爲人。往往稱之。然非偕之好也。其言曰。予從事於茲有年矣。凡古今之畫。不見則已。苟有見焉。雖敝縑裂素之餘。未嘗不學。一不可於意。輒復易之。舐筆濡墨。欣然忘勞。蓋是時。余方以畫爲事。固其勢不得不然。乃今思之。亦良苦矣。且物之有形。如浮埃聚沫。來無所從。去無所詣。一興一債。於無窮之中。而我方汨汨然隨而畫之。可不惑歟。彼好事者。又從而玩之。至藏於巾笥。且不欲以數閱。可不謂大惑者歟。嘻。今老矣。顧家貧無以給衣食之奉。聊復俛仰於其間。至於得失精粗。不復經意也。又曰。有學於余者衆矣。余將教之。必使縱心之所勤。肆筆之所成。以觀其天。蓋工而不雅者有矣。疏而不俗者有矣。詳略得宜。意氣容與。卓乎遂若無與及者。亦或有焉。余從而告之曰。其後當然。已而果然。夫畫固技之微者也。其猶若是。又況有貴於畫者哉。其子直躬亦世其學。而所言尤異。嘗曰。昔宋元君時。畫圖有一史解衣槃礴。元君曰。是真畫者也。夫解衣槃礴。固倜儻之所得。閒暇之所好也。元君乃以爲真畫。其意果安在乎。有得於此。然後可以言畫。而或說以謂神定意閑。固以異於他史。其亦失元君之意矣。余聞而異之。又從而思之。豈所謂自得於己者耶。抑亦得於人者耶。將內雖不充其言。而頗亦有志於是耶。人固未



易知。然比夫銜技以夸人。賈能以售汙俗者。相去亦遠矣。古之君子。聞一言中於理。必書之。故漁人之所賦。孺子之所歌。皆得載於前史。矧其有合於道德之要者乎。於是爲傳其言。以遺同好。亦時觀之以自擇焉。

眇倡傳

美倡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母西游京師。或止之曰。倡而眇。何往而不窮。且京師天下之色府也。美眇巧笑。雪肌而漆髮。曳珠玉。服阿錫。妙彈吹。籍於有司者。以千萬計。使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況眇一焉。其瘠於溝中必矣。倡曰。固所聞也。然諺有之。心相憐。馬首圓。以京師之大。是豈知無我儷者。遂行抵梁。舍於濱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爲解鞍留。飲燕終日而去。明日復來。因大嬖。取置別第中。謝絕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亦不食。囁嚅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曰。間者缺然不見。意有奇遇。乃從相矢者處乎。少年忿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爲。贊曰。前史稱劉建康嗜瘡痂。其門下二百人。常遞鞭之。取痂以給膳。夫意之所蔽。以惡爲美者多矣。何特眇倡之事哉。傳曰。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

魏景傳

魏景字同叟。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身長六尺。骨如削石。瞳子碧色有光。嘗賣繒於市。遇華山元翁。從授鍊丹鑄劍長生之術。元翁名碧天。其師曰劉海蟾。海蟾之師曰呂洞賓。洞賓之師曰鍾離權。自權至景。凡



五世矣。景問元翁曰：余欲兼忘其方柰何？翁曰：執汝身，守汝一，謹而勿失。景曰：執害通，守害變，則如之何？翁曰：不然。子以爲構中天之臺者，土木未考，則能無經乎？適千里之國者，車馬未館，則能無行乎？故將欲通之，必固執之。將欲變之，必固守之。此其理也。於是景以爲然。乃述碧天之意，著書萬餘言，論神仙事，號太冲子云。太冲子曰：道者盜也，釋者識也。盜天地陰陽之機，謂之道。識萬物之理，謂之釋。甚矣人心之神也。雖造化亦無加焉。今夫天地之生物，煦之以陽，肅之以陰，然後乃成。人心則不然，一舉而物已生矣。故天生萬物，地生萬物，人心生萬物。是故人心之形象天地，陰中生陽，陽中生陰，非陽不能養陽，非陰不能養陰。故修陽法者，去陰以純其陽；修陰法者，去陽以純其陰。陰假諸物，此陰陽之法也。水之性潤下，火之性炎上。衆人離上而坎下，故不交；真人坎上而離下，故交。烝，真烝也。氣，穀氣也。真人真烝純，衆人穀氣雜。神仙之道，有中立無，無中立有，死而不亡者至矣。一身而形二者，次矣。不死不亡，一身而形二者，又其次也。其大略如此。同叟穎脫彊記，得於自然。凡陰陽醫藥鍛鍊之技，無所不精，而能諱其術，所以世莫知焉。頗解屬文，亦工於詩。其贈元翁篇云：幽斷青松骨，鍊盡江月心。佳句多此類也。嗚呼！自大道隱，學者各師異習，鮮得其本真。於是趨滅而不知生者，爲佛氏之緣覺；趨生而不知滅者，爲道家之神仙。二者不同，其蔽一也。然比夫生而行，死而伏，冥然日用而不知者，固有間矣。如同叟者，雖不足以窺老莊之藩翰，亦葛稚川之流乎？余素與之友善，別之且六年矣。旣思其人而不可見，又惜其事泯泯，不少概見於世。如古之所謂隱逸者也。乃撰次行義，并擇其言之雅者，書而記之，聊以致余之意云。

### 汝水漲溢說



汝南風物甚美。但入夏以來。水潦爲患。異時道路化爲陂波。汝水漲溢。城堞危險。濕氣熏蒸。殆與吳越間不異。郡人歲歲如此。漢書稱汝南有鴻隙陂。翟方進爲相。始奏罷之。郡人怨甚。切意鴻隙陂者。非特爲灌漑之利。菱芡蒲魚之饒。實一郡瀦水處也。大陂旣廢。水無歸宿。則自然散漫爲害。又水經稱汝水至汝南郡西北。枝左別出一枝。又屈而東。轉南會汝。形如垂瓠。故號懸瓠城。今汝水故道已亡。惟存別枝。水潦暴降。則有泛溢之患。亦其勢然也。在漢時爲豫州刺史治之諸邑。皆春秋時沈江道柏之國。事迹甚多。暇爲作記。無文字檢耳。

心說

心本無說。說之非心也。雖本無說。而不得不有說。默而神之。與道全之。說而明之。與道散之。其全爲體。卽體而有用。其散爲用。卽用而有體。體用並游於不窮。而俱止於無所極者。其唯心而已矣。而世之君子迷已於物。沉真於僞。而莫之見焉。此心說之所以作也。目無外視。耳無外聽。遺物忘形。在我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我。然則目無內視。耳無內聽。馳神游精。任物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然則物之有聲。我因聽焉。來則御之。去則將之。彼是兩忘。在物我之間而已矣。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我之間。然則心無所不在乎。曰惡得而無在也。雖不在我。未始離我。雖不在物。未始離物。雖不在物我之間。而亦未始離乎物我之間者。此心之真在也。譬如虛空焉。虛空者卽之不親。遠之不疏。萬物方有。則與之有。萬物方無。則與之無。俛仰消息。唯萬物之與俱。夫虛空之於心。猶一星之於天。而一塵之於地也。及其至猶若是。又況於心乎哉。是故卽心無物。謂之性。卽心有物。謂之情。心有所感。謂之意。心



有所之謂之志。意有所歸謂之思。志有所致謂之慮。故合精之止謂之魄。配神以行謂之魂。與神爲一謂之精。不離於精謂之袖。此十者入則一出則不一。出入無常。要皆以心爲主爾。不得乎主。未有得乎臣者。也是以古之通乎此。則動爲一氣。靜爲二儀。動靜有萬物。鼓舞有死生。若然者。陰可以開。陽可以闔。天地可以倒置。日月可以逆行。上焉造物者不得臣。下焉外形體。忘始終者不得友。而況富貴之儻來。死生之小變乎。其不能累也亦明矣。彼世之君子則不然。知其曲不知其通。安於近而迷於遠。有見於外者則心於物。有見於內者則求心於我。又其甚則蔽形而忘其神。以謂心者特在乎方寸胸臆之間。外此則物而已矣。嗚呼。其亦不智也哉。有人於此。棄邑而取宮。棄堂而取室。世必以爲不智人矣。是何也。所有者小而所遺者大也。心之形非特宮與室之微。心之神非特堂與邑之廣。而所取者如此。而所棄者如彼。豈不惑哉。一人惑之一國笑之。一國惑之天下笑之。天下盡惑孰笑之哉。悲夫。是皆不見心之真在之過也。由此觀之。太上見心而無所取捨。其次無心。其次虛心。其次有心。有心者累物。衆人之事也。虛心者遺實。賢人之事也。無心者忘有。聖人之事也。見心之真在而無所取捨者。死生不得與之變。神人之事也。嗚呼。安得神人而與之說心哉。

## 二侯說

閩有侯白、善陰、中人以數、鄉里甚憎而畏之、莫敢與較。一日遇女子侯黑於路、據井傍、佯若有所失。白怪而問焉。黑曰、不幸墮珥於井、其直百金、有能取之、當分半以謝。夫子獨無意乎。白良久計曰、彼女子亡珥、得珥固可給而勿與、因許之。脫衣井旁、縋而下。黑度白已至水、則盡取其衣、亟去。莫知所塗。故今閩人呼



相賣曰。我已侯白。伊更侯里。余謂二侯皆俚巷滑稽之民。適相遭而角其技。勢固不得不然。於其所親戚。游舊未必爾也。而今世薦紳之士。閒居負道德。矜仁義。羞漢唐而不談。真若無徇於世者。一旦爵位顯於朝。名聲彰于時。稍迫利害。則釋易而趨險。叛友而誣親。擠人而售己。更相伺候。若弈棋然。唯恐計謀之不工。僥倖一切之勝。而曾白黑之不若者。武相仍袂相屬也。則二侯之事。亦何所怪哉。

十二經相合義說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嘗以謂知易之說。則十二經相合。或以相生。或以相剋者。固理之自然。而無所可疑之矣。何以知其然耶。經曰。南方生熱。熱生火。北方生寒。寒生水。西方生燥。燥生金。中央生濕。濕生土。是則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夫水之於土。妻道也。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於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於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爲能召陰中之陽。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爲能致陽中之陰。故風從虎。夫陰陽之道。固有因同類而相感者。亦有以異類而相感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謂同類而相感者也。同異雖殊。於其相感一也。十二之經相合。亦何異於是哉。經曰。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又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厥陰風木也。位東方。少陽相火也。位南方。火與木相生。故厥陰與少陽合。而肝膽三焦命門。所以相爲表裏也。經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又曰。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太陰濕土也。位中央。陽明燥金也。位西方。土與金相生。故陽明與太陰合。而脾與胃。肺與大腸。所以相爲表裏也。經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又曰。



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少陰君火也。位南方。太陽寒水也。位北方。水與火相配。故太陽與少陰合。而心與小腸。腎與膀胱。所以相爲表裏也。蓋木位東方。則陽之中也。金位西方。則陰之中也。土位中央。則陰陽之中也。水位北方。則陰之正也。火位南方。則陽之正也。凡陰陽中則和。和則相生。故金木火土以相生而合。陰陽正則相配。故水火以相配而合。相生而合者。所謂同類而相感也。相配而合者。所謂異類而相感也。故經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金木者。生成之始終。蓋水火者。日之與月。坎之與離。而男之與女也。萬物之所以有也。金木者。因其有而生成。始終之而已矣。於徵兆。則以相配言之。於生成。則以相生言之。亦其理也。又水火譬之。則夫婦也。金木火土譬之。則父子也。夫婦以異而相合。父子以同而相合。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水火然後有金木。四者具。然後有土。同類雖殊。其合一也。嗚呼。陰陽之爲道。博而要。小而大。數之可十者。推之可百。數之可千者。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也。然其要一也。故遠之於天地。近之於父子之間。又其悉也。至於言笑飲食。莫不具而有焉。苟直而推之。曲而求之。則何所而不得也。雖然。今之所謂學醫者。惡足以語此哉。







# 淮海集卷二十六

表

## 代賀坤成節表

竊以聖誕當期。嚴秋在序。協氣蟠乎穹壤。頌聲溢於華戎。中賀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德並神明。功參覆載。斷鼇立極。追配於媧皇。用楫濟川。責成於傅說。忠謀入而姦黨破。弊事革而嘉應來。巍乎在唐虞之間。卓然出馬鄧之右。嘉辰既屬。率土交歡。臣猥緣肺腑之親。叨分符竹之寄。前瞻觀闕。阻奉萬年之觴。遠託封章。庶比千秋之鑑。

## 代賀興龍節表

大呂飛灰。爰屬星迴之序。靈樞繞電。實當聖誕之期。凡屬生成。所同抃蹈。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裁成天地。參並神明。以言乎道。則持盈而守成。以言乎時。則重熙而累洽。昭哉嗣服。纘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之至養。清風發而羣陰伏。元首明而庶事康。令節載逢。鴻儀斯舉。加籩折俎。初嘗露酌之醇。擊石彈絲。始奏鈞天之妙。可謂一時之嘉會。故得四海之歡心。臣猥以葭莩廁於藩翰。千章獻鑒。空懷唐相之誠。萬壽稱觴。莫預漢庭之列。

## 代賀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太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纘繼鴻休。巨華夷而共慶。昭明鉅禮。極天壤以均歡。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恭以太皇太后陛下。鍾睿知之資。御休明之運。以至仁而子養萬國。以盛德而母儀三朝。造舟爲梁。始作文王之合。斷鼇立極。終成媯氏之功。忠邪辨而和氣通。威惠行而頌聲作。既增光於聖統。宜受禮於神孫。典章載崇。寰海交抃。臣猥被藩室之寄。叨居肺腑之親。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謹具表陳賀以聞。

代賀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稽酌天人。備嚴典禮。孝治既先於宮闈。歡心自得於寰區。中賀。恭以皇太后妙道生知。英能天縱。自長門而登長樂。法度無違。以太任而事太姜。晨昏不懈。至於弼成先帝之治。保佑聖子之功。幽通神明。顯被動植。施之大者報必厚。實之富者名必隆。位號既昭。華吏增抃。臣謬通屬藉。叨假郡章。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

代賀皇太后生辰表

考曆占星。氣應元英之候。稱觴獻壽。禮行長樂之言。凡在照臨。所同欣抃。中賀。恭以皇太后德符坤載。位正母儀。淵冲自乎生知。慈惠本乎天縱。弼成文考。既隆逮下之風。共養太姜。益著思齊之美。內宣陰化。日嗣徽音。矧當孝治之朝。尤崇慶誕之節。鼓鍾具舉。環珮畢臻。歡聲動於宮闈。佳氣蟠於觀闕。某繆通屬藉。叨守近藩。匪惟宗族之同榮。實與吏民而共慶。



代賀明堂禮畢表

有司備物。親嚴三歲之祠。率土均恩。實賴一人之慶。照臨所逮。欣抃攸同。中伏惟皇帝陛下。道貫神明。功參覆載。昭哉嗣服。續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之至養。擢英髦而共政。革苛弊以濟時。庶事用康。善祥斯應。物無疵癘。民不怨咨。天地得以清寧。草木遂其零茂。九功之德。既皆可歌。四海之臣。亦各來祭。乃遵彝典。爰盡孝思。時以季秋之良。日用上辛之吉。始告虔於原廟。遂嚴配於合宮。精意感通。景貺昭答。大賚而兆人富。肆眚而衆心新。實萬世無疆之休。蓋千載不逢之會。臣乍辭帷幄。方守藩垣。徒欣右饗之成。莫預駿奔之列。瞻望闕庭。云云。

代賀皇太妃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妃於某殿受冊者。史官揆自宗伯陳儀。舉令典於宮闈。溢歡聲於方夏。中恭以皇太妃挺生淑質。休應昌期。贊陰化於椒塗。嗣徽音於彤管。晨昏共養之禮。簡在兩宮。動靜謙肅之風。形于六寢。在先朝則有警戒相成之道。於聖主則有劬勞罔極之恩。中外所瞻。情文宜稱。肆被冊書之美。爰昭位號之隆。臣猥被爪牙。叨居藩屏。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

辭史官表

竊以史屬之除。聖朝所慎。若非承父兄之教詔。世守其言。則必積師友之淵源。材充厥職。臣於二者實無一堪。聞命若驚。撫躬增懼。重念臣少而愚賤。長更屯奇。積累歲時。尚慮人情之未與。超踰涯分。豈爲物議。



之所容。以蕞爾不勝任之材。處灼然非所居之地。必招官謗。上累恩私。況儒館之中。資任高於臣者不少。班行之內。學術過於臣者甚多。與其容菲薄以濫居。不若擇英豪而改授。伏望聖慈。追寢新命。檢會臣近申三省。除臣一外。任差遣。

代斬守謝上表

奉法明時。方悔推行之誤。分符近地。俄蒙假貸之私。祇荷寵恩。載深感涕。伏念臣資材闇昧。問學空疏。遭逢昌辰。叨竊劇任。徒冀事功之立。靡思罪釁之成。昨以出按荆車。兼程鹽課。猥虞曠廢。妄致勤勞。屬吏承風。不無過當。小民競利。豈免怨尤。雖不待於人言。卽行改正。儻追論其事迹。殆可誅夷。敢祈造物之恩。猶竊長人之任。矧斬春之便郡。實淮右之名區。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平時來者。尙樂寬閑。謫官居之。真爲僥倖。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推天地之賜。回日月之光。黜陟不失其所宜。輕重各當其所適。察臣過舉。止於四月之間。許臣自新。付以一州之寄。念捐軀而莫報。徒撫己以增慚。復路迴車。顧迷途其未遠。輸肝剖膽。庶報効之可圖。

代程給事乞致仕表

臣某言。臣聞未老遽歸。非臣子報君之義。旣衰猶仕。豈儒生處己之方。惟去就適合其時。乃進退不愆於禮。輒陳悃愫。仰瀆高明。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單微。材尤綿薄。早緣章句。聲律之末技。偶中上科。繼以簿書獄訟之微勞。誤更劇任。三持使節。八領郡麾。以至承乏小行人之官。備位大司農之屬。山川陟涉。幾徧於五方。日月推移。殆踰於四紀。遂叨蘭省之秩。仍忝祕殿之名。每撫心而自循。縱沒齒其焉。



報。昨以蒙恩罷守。被旨歸班。身雖寄於海隅。夢已升於帝所。非不知懷金結綬。侍清光而足榮。佩玉鳴騶。聯法從之爲幸。但以風霜漸迫。蒲柳遽衰。爰及上印之期。當批乞骸之懇。日莫途遠。顧已分之非安。漏盡鐘鳴。亦人言之可畏。伏惟皇帝陛下。恢覆載之量。廓照臨之明。憐其實知止而請身。察其非偷安而避事。俾還官政。獲反里閭。況臣北陌東阡。推多遊舊。左食右粥。良給歲時。是以誦歌真主之稀逢。盛述聖朝之難遇。馬方羸老。徒結戀於軒墀。木已朽枯。或能蒸於芝菌。臣不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代王承事乞回授一官表

臣聞緹縈納身贖父。文帝因之變法。王縉削爵請兄。肅宗爲之推恩。夫漢唐之主。豈欲撓不刊之典。而詭從女子輔臣之意哉。蓋以子弟之願獲伸。則孝悌之風寢廣。天下忠順之俗。於是乎始成。故不以所輕廢所重也。恭惟陛下。神聖功德。參並天地。固非漢唐之主所能擬倫。臣雖愚陋。不敢自比於王縉。然生遇休明。名列仕版。不猶愈於緹縈之女子乎。輒冒死亡斧鉞之誅。瀝血陳誠。上干天聽。惟陛下賜察哀憐。不勝大願。切念臣父。昨於元豐四年得罪。蒙朝廷放歸田里。逮今已及四年矣。初出於特旨。有司旣無敘法可舉。而中外臣寮。又以臣伯父待罪宰相。懷避嫌疑。莫敢言者。臣伏覩陛下。近以功成治定。因時制作。建列聖之廟。而申以大禘。正百官之制。而授以新書。其遠至於亡沒之裔。尙被甄收。其微至於胥史皂隸之能。猶得自効。和氣旣洽。頌聲並作。符貺屢至。年穀胥熟。此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父獨嬰罪釁。流寓江海。天高日遠。自新無路。臣誠私心痛之。臣昨自元豐元年。蒙恩授大理評事。繼奉新制。改承事郎。逮及七年。未曾磨勘。臣願以合轉宣義郎一官。回授臣父。乞賜敘用。伏望陛下。推覆載之恩。生骨肉之惠。



惻然憐之。特垂俞允。況陛下自臨御以來。坐法之人。未嘗終棄。爲親之請。多所願從。竊以近事言之。王安國自著作佐郎放歸田里。比踰朞年。起丞大理。鄧忠臣以宣德一官。爲母求封。奏書旣上。得邑壽昌。以臣父方之安國。則四年之廢。久於朞年。以臣比之忠臣。則爲父之請。重於爲母。若獲遠繼緹縈。王縉之事。近依安國忠臣之例。使臣父復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則臣雖身先犬馬。填委溝壑。無所復恨。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 淮海集卷二十七

表

## 代謝勅書獎諭表

臣某言。今日日進奏院遞到勅書一道。伏蒙聖恩以臣云云。特賜獎諭者。捕翦兇徒。蓋守臣之常職。降頒溫詔。實聖世之異恩。祇服寵靈。重增愧懼。中謝。伏念臣稟材緜薄。受性顛愚。因緣肺腑之親。昧冒藩宣之寄。浩穰十邑。每懷曠敗之虞。僂俛再莽。敢起覬覦之望。憶昨凶年乏食。狂盜干誅。初鼠竊於村墟。俄鷓張於道路。殺傷吏卒。攘奪印章。居民以此震驚。列郡爲之騷動。至煩廟論。申命使車。輟悍將於山東。募驍兵於隴右。尚且遊魂疆場。假息朝昏。臣志欲掃除。日思方略。忽知囊橐之處。近在掌股之間。竊以爲稽討蕩。則荏苒而蜂屯。待會合。則張皇而鳥散。遂令募吏。潛引將兵。從間道以兼行。指孤巢而突擊。渠魁格鬪。旣就殲夷。餘黨散亡。尋皆殄滅。臣旣不能如子賤。任德使民。不忍欺。又不能如龔遂。却兵致盜。亦皆罷。仰慚睿化。方虞黜責之嚴。豈謂宸音。遽有旌嘉之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仁天覆。盛德海涵。欲庶職之咸修。雖微勞其必錄。是致鈇刀之割。亦膺袞字之褒。臣敢不効螢爝之光。竭犬馬之力。誓糜捐於軀命。期補報於恩私。臣無任。

## 代謝加勳封表

宗祀以配上帝。盛禮載陳。大封而錫善人。彝章具舉。寵靈誤逮。媿懼交深。中謝。伏念臣學術本迂。器能素拙。



徒屬休明之運。獲參英俊之遊。發金匱石室之藏。討論何補。承神州赤縣之乏。瘵曠偶逃。晚自喉舌之司。亟更管轄之任。辱甄收之已過。知報稱之尤難。比出近藩。猶通祕籍。會考我將之頌。頗稽公玉之圖。路寢爰開。總章斯寓。涓季秋而精享。肅羣后以駿奔。熙事備成。既盡情文之典。湛恩汪濊。遂周中外之臣。曾是孤蹤。亦膺殊祉。崇勳遽進。真食驟增。奉綸綍以凌兢。仰雲天而隕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仁丕冒。海德包涵。尚記懇愚。嘗陪於國論。更憐衰晚。方守於郡章。俾異數之併加。示純禧之均畀。甘泉緬邈。難望屬車之塵。清都邃嚴。徒夢鈞天之奏。

代賀元會表

十三月爲正。前既稽於夏道。二千石上壽。仍參用於漢儀。盛旦載逢。彝章具舉。中賀伏惟皇帝陛下。財成天地。參並神明。命羲和之二官。謹春秋之五始。調和元氣。撫御中區。肆屬春王之朝。肇修元會之禮。雞人呼旦。庭燎有光。外則虎賁羽林。嚴宿衛之列。內則謁者御史。肅班行之容。漏未盡而車輅陳。蹕既鳴而鼓鍾作。應龍高舉。雲氣畢從。北極上臨。星宿咸拱。受四海之圖籍。拜萬國之衣冠。歲月日時。於焉先正。聲明文物。粲爾可觀。邁康王鄴宮之朝。揜高帝長樂之事。藹頌聲而並作。鬱協氣以橫流。臣比遠天光。遽更年籥。職拘藩國。莫瞻龍袞之升。心折宸居。但想獸樽之列。瞻望闕庭。云云

代工部文侍郎謝表

入司太僕。已慚稱效之虛。進貳冬官。尤愧選掄之誤。顧叨塵之已甚。念辭避之弗容。承命惟驚。撫躬以懼。



謝。中伏念臣身承家訓。世受國恩。荷先朝特達之知。蒙二聖生成之賜。左選都司之要。既獲備員。內閣祕殿之嚴。更容通籍。以至外專兩郡。內閱三卿。徒爲歲月之淹。莫見事功之舉。方虞罷黜。退伏於田廬。敢意推遷。遽陪於法從。材微任過。恩重報難。此蓋伏遇盛德海涵。至仁天覆。以臣父某歷四朝而被遇。登三事以退居。知父子至情。欲慰桑榆之景。念君臣難過。遂收菅蒯之才。豈惟一敵族之榮。時乃百執事之勸。臣敢不鞭策鴛蹇。淬礪鈍頑。以捐軀報國之誠。爲竭力事親之義。

代中書舍人謝表

孫君字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蒙恩承乏。方懷曠職之憂。拜命爲真。更竊非才之愧。寵榮遽逮。驚懼交增。伏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西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潤色於訓詞。下稽參於政理。自非文章妙絕。可先諸子之鳴。吏術精通。能最羣工之課。則何以當文士之極仕。備宰相之屬官。如臣者。地胄素寒。資材尤慙。以童子雕蟲之技。偶得科名。用司空城旦之書。嘗更州縣。比從柱後。擢立螭頭。閱歲月之推移。乏毫分之稱効。惟虞罷斥。歸耕寂寞之濱。豈謂遭逢。入直禁嚴之地。先增末路。望過初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在宥中區。統和元氣。上則承周太姒求賢之意。下則納召康公用士之言。耆老畢歸。俊英咸事。鑠鄗滿庫。未忘一割之鈇刀。驂駟成羣。不棄十駕之鴛馬。遂令拔擢。爰及鈍頑。臣敢不敬佩德音。恪居官守。竭心思之逮及。効耳目之聞知。經宿進碑。敢效矜夸於近世。累年無草。願希慎密於前人。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左螭清近。顏無咫尺之違。右掖峻嚴。言有絲綸之出。皆一時之妙選。爲四海之聳觀。承命震驚。撫躬愧懼。伏念臣縉紳末胄。淮海孤生。弓必爲箕。嘗奉父兄之教。柄不量鑿。莫爲姻黨之容。自亦笑其闊迂。人或憐其狂直。分甘常調。望絕顯途。屬二聖之載營。收羣英而自助。巍然大老。皆歸圖任之中。蕞爾小才。亦備兼收之數。越從戎幕。擢預憲臺。猥陳狂瞽之言。屢瀆高明之聽。間嘗罷去。旋復召還。惟是七年之間。遂叨兩制之列。而況訓詞之任。政教所原。除授不當者。得以論而封還。指麾或隱者。得以白而改正。號爲要地。當慎選掄。豈伊鄙人所能堪克。此蓋伏遇太皇太后德配任姒。道稽唐虞。用楫以濟大川。斷鼈而立四極。雖節儉正直。在位若羔羊之時。而思念憂勤。進賢如卷耳之際。致令頑鈍。誤辱寵靈。臣敢不慎出王言。審求國體。非特修異日祖宗之事。亦以信平生師友之謀。報德未期。悵念歲時之晚。捐軀有處。敢懷家室之私。

代南京謝上表

訓詞失當。宜正嚴誅。恩貸特優。止從外補。任忝別都之重。職叨祕殿之華。祇荷寵靈。載深感涕。伏念臣猥以一介之賤。誤蒙二聖之知。本出書生。朝無黨援。屢爲御史。身有怨仇。間雖竊於科名。實不長於文字。因緣寵數。冒昧班聯。旣不能被命固辭。以防涯分之過。又不能先時引去。以避賢俊之升。滿器難持。孤根易毀。及越樽而求治。果代斲以致傷。然猶冒文儒弄翰之名。玷侍從均勞之地。省循備至。僥倖實多。此蓋盛德海涵。至仁天覆。念嘗更於任使。遽未忍於棄捐。雖去掖廷。猶分宮鑰。天都恣邇。常瞻佳氣之鬱葱。鄉國非遙。益見湛恩之汪濊。永期糜潰。用報生成。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方爲左史。注二聖之起居。遽入西臺。命百官之進退。顧叨塵之已甚。念辭避之莫容。仰對寵靈。伏深震懼。竊以周分內史。出王命之策書。漢列從官。參相臣之辨論。後世放其遺意。制此近班。職分四禁之嚴。事押六曹之重。必得或遲或速。文兼枚馬之長。知古知今。學擅高崔之富。然後可以與紫薇之進。畫贊黃閣之調和。如臣者。門地素寒。資才尤戇。早更州縣。奉司空城旦之書。晚玷班聯。任柱下惠文之事。初無補報。祇取怨尤。身投韁鎖之中。足寄風波之上。惟虞罷斥。復奔走於東西。豈意推遷。備論思於朝夕。光增末路。望過初心。此蓋伏遇。

闕文。

代謝曆日表

被命守藩。方念闕庭之遠。蒙恩告朔。重驚歲月之新。仰服訓詞。俯增愧汗。伏惟欽崇天道。敬授人時。頒太史之占前。謹清臺之課候。罷諸家之疏遠。正歷世之繆差。上考鄧平。法取黃鍾之妙。下參一行。術推大衍之微。斗建龍躔。於焉有序。珠連璧合。由是可窺。豈惟百辟之奉行。足使四夷之承用。臣猥緣寄委。叨奉寵靈。宣布詔條。預識金穰之歲。省觀風俗。不疑絳老之年。







# 淮海集卷二十八

啓

謝及第啓

光靈遽被愧幸特深竊以聖神臨御之初實惟祖宗熙洽之後戈兵收偃經藝著明風俗莫榮於爲儒材能咸恥乎末仕圓冠方屨求自試者幾千萬焉血指汗顏獲見收者纔四百耳旣甚嚴其程度宜盡得於豪英如某者淮海孤生衣冠末系志在流水嘗辱子期之知困於鹽車頗爲伯樂之顧徒以爲養而求仕故雖被黜以忘慚懲於焚者吹蠶自知其妄不量鑿而正柄人指爲狂豈意力田而逢年亦稱長袖而善舞大熒焉用以貴本而不遺昌歎甚微緣嗜偏而見取方賢書之上獻俄吏議之旁連竊鈇致疑事非在我解驂見贖世鮮其人尙賴平反卒蒙昭雪折劍旣以重鑄死灰因而復燃究其倚伏之難常益信窮通之有定屬皇明之繼照推睿澤以橫流特免試言徑躋仕版技能莫効初如不戰而屈人名宦亟成更類無功而受祿退而省察殆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誘進人材主張士類離奇蟠木素爲左右之先璀璨餘光復自比鄰之借致茲寒陋亦預採收敢不慎操脩之方明出處之致庶期末路獲報明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呂相公啓

伏審光膺宸命顯正台司凡在生成舉司抃蹈竊以媯皇補天之際高宗夢帝之初未就泥金正資陶鑄



不調琴瑟。方賴更張。是謂大有爲之時。必得非常人之佐。恭惟中書僕射相公。累朝元老。當世大儒。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金。鑒識莫名其器。旣天資之篤實。加地胄以高華。四世五公。勳在王室。一門萬石。寵冠廷臣。宗族謂之小許公。夷狄以爲真漢相。果從人望。爰享天心。方思左轄之嚴。遽踐鸞臺之峻。獻可替否。而思矯激之過。解紛挫銳。而有調和之能。必欲成仁之始。終非特潔身之去就。繇是端人。坌集異黨。寢微寬大之澤。四覃苛刻之風。一變名旣得功。而並立位。當與德而俱崇。明詔始班。吉士交慶。太公入國。固知天下之父歸伊尹。得君益見聖人之任重。某猥緣幸會。叨被題評。昔陪北海之樽。有同夢寐。今望平津之館。如隔雲天。但欣衆正之路開。始信太平之責塞。願稽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復上得賢之頌。

賀蘇禮部啓

伏審光膺睿命。入拜儀曹。凡有識知。所同欣抃。竊以大儒之出處。實爲當世之重輕。三仁去而商寢微。二老歸而周始大。長孺仕漢。諸侯寢謀。中立相唐。列藩聽命。殆亦天時之有數。豈伊人力之能爲。伏惟禮部郎中先生。道貫神明。智周事物。決科射策。亟聞董相之風。逆指犯顏。屢奪史魚之節。周旋臺閣。而風采可畏。流落江湖。而容貌不枯。蓋好仁無以尙之。故特立有如此者。斯文未喪。果蒙日月之照臨。吾道將興。更屬風雲之盛會。旣補郡守。俄遷侍郎。雖未厭於人情。漸當陪於國論。昔神龍失水。幾爲螻蟻之所侵。今猛虎在山。將見藜藿之不採。某久操笈篋。獲侍門牆。歎刻鵠之未成。念攀鴻而何敢。聞之不寐。知告於人。覘見日消。頗動雪雲之態。廈成相賀。獨申燕雀之私。



賀中書蘇舍人啓

光膺中詔。進直西垣。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儒。斯民先覺。論議爲四海之輕重。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蕭夫子之文章。蠻夷亦慕。張使君之威望。草木猶知。始從記注之嚴。爰掌絲綸之重。姦邪聞命。投匕筋以自驚。忠義承風。引壺觴而相慶。某猥緣幸會。謬接光儀。昔者先生嘗蒙論次。茲焉伯氏又獲追攀。竊聞進拜之崇。倍切欣愉之至。

謝程公闢啓

某啓。比緣省覲。溥游句踐之都。獲執掃除。叨預老聃之役。辱品題之已過。慚報効之何從。伏念某少也妄庸。長而屯賤。柄方乖鑿。人指爲狂。鈎直失魚。自知其拙。碌碌抱簣中之恥。棲棲銜跨下之差。不謂修撰給事。誤賜采葑。曲加推轂。引置金臺之館。俾參珠履之游。蕭洒蘭亭。嘗繼孫王而奉筆。風流蓮社。屢陪劉阮以焚香。旣令馮子而出輿。仍爲穆生而設醴。至於升將軍之故第。泛賓客之舊湖。興與天橫。情隨水遠。牙檣錦纜。擁南國之佳人。玉翠金壘。醉西園之清夜。往來乎十洲三島之上。俯仰乎千巖萬壑之間。曾微瓊玉以報刀。祇枉明珠而彈雀。從游八月。大爲北客之美談。酬唱百篇。永作東吳之盛事。退而省察。何以堪勝。血指汗顏。徒爲今日。輸肝剖膽。期在異時。庶追王國之風。少盡門人之禮。

謝館職啓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寵靈旣建。愧懼實深。伏念某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策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



被傳車之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祇取謗傷之速。亟從引避。幾至顛隳。喪未就於衰華。惡已成於瘡痛。三莽之內。王尊乍佞而乍賢。七年之中。魯田一與而一奪。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覲顏以居。未能投劾而去。日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遇合。束縲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懲羹改鑿。尙慮譴訶之及。竊觀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錫類。始憐貧女。稍分秦璧之光。終念播臣。爲激越江之水。矧茲奇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己之方。爲國士執君之義。千金弊帚。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鉛刀。或冀事功之可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崔學士啓

伏審顯膺明命。榮領近藩。凡在庇庥。所同欣抃。恭以知府學士。妙知德奧。精契道真。斥百氏之奇偏。傳七師之要妙。著于書者。乃其糟粕。見乎業者。亦其緒餘。卽之如渾金璞玉。而難名。望之如高山深林。而莫測。作歌而去。陋晁董之不爲。應聘而興。指臯夔而自許。旣參璧水之直。俄預道山之遊。入則陪國論於五房。出則督工徒於二監。世推前輩。地號要津。然而了不器於盈虛。澹無心於舒卷。願奉二年之最。固辭五兵之曹。邸音播騰。士論聳歎。矧汝南之奧壤。爲右輔之名區。僊聖所棲。英豪斯聚。競欲識先生之杖履。匪徒瞻太守之旂旂。昔誦高辭。極大行之表裏。行觀美化。遍汝水之陰陽。尙疑未駕於征輶。固已召還於法從。某謬聯服役。叨預婚姻。顧罪悔之方虞。幸依歸之遽獲。車逢峻阪。空嗟兩耳之垂。船在中流。實有一壺之望。



代賀呂司空啓

伏審光膺顯命。正位公台。伏惟慶慰。恭以司空相公。學師古始。道造淵微。以一代之人英。爲四朝之國老。允迪厥德。克世其家。言乎時。則韋平豈可分道而行。論其事。則袁楊安得同日而語。年高德邵。而臣節益峻。功成名遂。而帝眷愈隆。進拜冬官。非止居四民而時地利。平章國論。實惟有一德以享天心。聖王之文章具焉。天下之能事畢矣。某叨分符節。辱在陶鎔。陪班謁以無緣。第承風而竊抃。

代賀中書僕射范相公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右弼。伏惟慶慰。恭以中書僕射相公。器兼文武。學備天人。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議論爲四海之輕重。臨大節而不奪。雖小善其必爲。荀氏羣龍。慈明爲最。河東諸鳳。伯褒尤奇。投閑散而聞望愈隆。涉憂患而精誠益壯。果濟世美。簡在上心。昔執鴻樞。旣致干戈之戢。今居端揆。何難禮樂之興。坦然衆正之路。開行矣。太平之責。塞某叨分符節。  
云云。

代賀門下孫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東省。伏惟慶慰。恭以門下侍郎。星躔異稟。嶽鎮殊鍾。先朝藩邸之舊臣。今日廟堂之耆老。正直如羔羊之德。信厚有麟趾之風。解劇樞庭。乃心不息。均勞輔郡。報政斯成。民心竚以旋歸。國論倚之進斷。粵從琳館。入踐鸞臺。薄夫撫己以自慚。吉士舉酒而相慶。矧同升之俊乂。皆妙選於搢紳。三王之法。本人情。固無過舉。六官之長。皆民譽。茲謂昌期。某辱在陶鈞。叨分符節。第承風而竊抃。念稱慶以無



緣。

代賀中書劉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西省。伏惟慶慰。恭以中書侍郎。智周事變。道本誠明。語默不愆其時。進退必度於禮。雪霜旣降。知松柏之後凋。鳥雀或鳴。見鷹鷂之必擊。君未比隆於二帝。我則若撻於市朝。民有失所之一夫。我則如擠於溝壑。大任旣降。英聲益飛。豈止邦家之光。實爲天地之紀。逮茲進拜。尤慰具瞻。廉陞難躋。益致高堂之峻。股肱克壯。重增元首之尊。某辱在陶鈞。

云云



淮海集卷二十九

啓

代賀王左丞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左轄。伏惟慶慰。恭以左丞。太中夙鍾間氣。早擅英聲。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班楊之伯仲。周旋不撓。出處可觀。共推天下之中庸。自得賢人之簡易。其退也如陂萬頃。撓不濁而澄。不濟其進之若火一然。用彌明而宿彌壯。大任斯降。貴名益昭。曉達吏方。戴胄旋更於二轄。潤飾儒術。平津卽至於

三公。某辱在陶鈞

云云。

代賀胡右丞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右轄。伏惟慶慰。恭以右丞。太中抱英傑之器。屬休明之期。智無不照。而御之以寬。學無不窺。而守之以約。待時藏器。未嘗枉尺而直尋。肆筆成書。惟欲琢雕而復朴。風采凜乎其可畏。議論坦然而易行。俄鑿柄之相投。遽囊錐之穎出。擢丞御史。人無間言。進轄文昌。朝有故事。面折廷爭。已聞國士之風。內平外成。行見大儒之效。某叨分符節

云云。

代賀京西運判啓

伏審光奉容恩。榮分漕計。恭惟慶慰。恭以運判道師古始。識造淵微。身兼數器。而用之以時。學備諸家。而



守之以約。討論不乏。嘗編簡以成圖。俯仰無心。任摘山之變法。屢奉三年之最。亟更一道之權。舉屬史以傾心。埒前旌之入境。矧是右輔。實惟奧區。南則控引於荆揚。西則轉輸於秦雍。奉嚴陵寢。備繕河防。於措置以爲難。在選掄而尤重。登車攬轡。初承使者之風。結綬懷金。行被從官之召。

賀京西運使啓

伏審光奉宸恩。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惟運使知周事變。識照幽微。挺忠鯁之一心。兼縱橫之數器。英標特出。早膺神聖之知。劇任屢更。果見事功之立。比繇太府來領外臺。回卿月之餘光。動使星之異色。邸音初播。屬部增欣。暨駕輕軺。坐使邦財之阜。佇歸法從。進謀王體之嚴。

代賀簽書趙樞密啓

伏審光膺睿命。進貳鴻樞。伏惟慶慰。恭以樞密太中器猷宏博。學術精微。敏識照於未然。奇節見於已試。犯顏逆旨。屢輸汲黯之忠。別嫌明疑。力折董宏之妄。進退周旋而可度。艱難險阻而不渝。俄被召以旋歸。遽干霄而直上。粵自卿曹之貳。進陪樞筦之崇。邸音播騰。士論欣快。亟聞趙武。越四等以將上軍。行見千秋。以一言而取宰相。某叨分符節。  
云云。

代賀蔡相公啓

光膺制書。榮還內殿。伏惟慶慰。恭以判府觀文相公道貫精微。智周事變。以文章擅一時之譽。以器業結萬乘之知。姚元崇入贊鴻鈞。初聞遠略。霍子孟建承顧命。益見忠謀。勳業顯隆。夷夏歡頌。惟三郡均勞之。



久當二聖圖舊之勤。既奉綸言。復青氈之舊物。竚瞻繡袞。交黃閣之故居。某猥辱異知。欣承嘉命。屬繆分於符竹。阻祇慶於門闈。系頌實深。敷宣罔既。

代賀司馬相公啓

顯奉明恩。進陞上宰。老成登用。區夏均驩。竊以大河之渾。持寸膠不能以止。積歲之旱。待霖雨然後乃蘇。故當大有爲之時。必得非常人之輔。伏惟相公望隆一代。節著四朝。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金。鑒識莫名其器。果符物論。克享天心。伊尹得君。恥一物之失所。姚崇作相。陳十事而後爲。姦邪失匕著而自驚。忠義引壺觴而相慶。某夙叨記省。方預陶甄。欣衆正之路開。信太平之責塞。願稽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更上得賢之頌。

代賀胡右丞知陳州啓

均逸中臺。承流右輔。地接日畿之重。職兼禁殿之華。凡在庇庥。所同欣抃。恭以某人智周事變。道本神明。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傳班之伯仲。霜雪既至。知松柏之後彫。鳥雀或鳴。見鷹鷂之必擊。既丞御史。遂轄文昌。語默惟時。獨任天下之事。卷舒以道。有古大臣之風。邸音播騰。士類聳歎。矧是淮陽之郡。實惟太昊之墟。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屈英游而臥治。後惠政之立成。騰實飛聲。已應半千之用。贊元經體。竚歸尺五之天。某夙以單微。嘗蒙題品。念使旌之在望。嗟吏役之攸拘。

賀錢學士啓

被渥帝宸。升華儒館。伏惟慶慰。恭以學士天資英發。地習高嚴。翻然鵠止於碧梧。卓爾珠遺於滄海。申之



以聞見之治。重之以探討之精。咸五登三。出屬休明之運。駢四儷六。尤多絕妙之詞。敏疾擅枚臯之風。雅健得子長之體。倚馬可待。下筆不休。所以特受眷於先朝。屢見稱於元老。矧冊府校讎之號。洎刑曹勾稽之司。惟實與名。既清且要。熊掌兼魚。殮之美。自古爲難。羔裘加豹飾之華。於今蓋寡。緬彼文學之貴。見乎諸吏之中。雖出異恩。實繇公議。芸臺畫省。諒難歲月之淹。鼇禁掖垣。行復風雲之會。

代賀提刑啓

光奉宸恩。就持憲節。伏惟慶慰。恭以提刑器識深宏。材猷敏邵。進退必度於義。夷險不易其誠。程輦轂之工徒。亟聞善狀。督江湖之冶鑄。益著能聲。既累效於事功。肆就分於使指。矧茲右輔。實號要區。士林承命。以欣愉。屬部望風而悚。跂傳車夙駕。暫煩僕御之勞。法從進聯。諒非歲月之久。

代回胡右丞年節啓

天端肇正。人統全生。實萬類引達之期。乃四序調和之始。恭以某官受時間氣。爲國寶臣。天資英發。而持之以謙。地胄高華。而守之以約。履茲獻歲。茂擁休祥。治譽藹聞。已備賜環之寵。恩靈下逮。行膺錫馬之蕃。頌願之私。敷宣罔既。

代回呂吏部啓

密室飛灰。見陽生於本律。清臺課候。知日起於初躔。恭惟某官望重本朝。材高當世。一時千載。韋平之遇。已稀。四世五公。袁楊之興未艾。既承召節。仍屬嘉辰。宜戩穀之駢臻。願頌言而何既。

代謝中書舍人啓



一時承乏。方慙越俎。以代庖。數月爲真。更愧操刀。而製錦才微。任過恩重。報艱切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則潤色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下則稽參於吏戶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詞章妙絕。吏術精通。何以特被選揚。預從班於仗內。遂叨任使。專外制於筆端。如某者少也。鈍頑長而屯賤。請鄰祭竈。聊爲寄食之資。賣劍買牛。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齡之會。誤蒙二聖之知。猥從冗員。屬居言責。雖奮身不顧。頗摧當路之豪彊。而燭理未明。莫正本朝之缺失。日求罷退。聊避謗譏。忽叨左史之除。俄冒西垣之選。曾非踴躍。冶金偶就於莫耶。惟是青黃溝木。遂成於犧象。此蓋伏遇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微。成就人才。爲今天下之計。主張善類。有古名臣之風。肆令衰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某敢不溫尋舊學。激勵晚途。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輩。正唐鹽法。庶幾爲處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賀運使啓

伏審光奉制函。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以運使郎中器猷宏敏。道術精微。資之以問學之優。侈之以聞見之博。持綱憲府。風聲豈畏於悍彊。贊治天官。冰鑑無私於微眇。惟茲右輔。實號奧區。祿廩兵食之資。異時或屈。陵寢河防之費。他路所無。肆輟名郎。出爲膚使。符檄未加於一道。威名已肅於列城。外幹邦財。頗鬱縉紳之論。進謀王體。諒非歲月之淹。

代賀提刑落權發遣字啓

榮膺睿旨。寵進華資。伏惟慶慰。恭以提刑風猷妙敏。襟韻疎明。智無不燭。而待之以寬。謀無不周。而斷之以必。傑出名臣之後。藹居膚使之前。持節陝關。倉廩於焉充實。按刑淮海。囹圄爲之虛空。屬右輔之浩繁。



屈高材而刺舉。既被賜環之寵。仍蒙增秩之榮。詔音播騰。士論欣快。嵩山汝水。既久滯於星軺。金馬玉堂。佇歸聯於法從。

謝胡晉侯啓

伏審光奉明恩。寵登上第。伏惟慶慰。恭以新恩先輩。器猷閎博。問學淵深。挺生旌表之門。優入英雄之殼。臂折惟九。終號良醫。璞獻者三。竟爲美瑞。雖遭迴之可歎。逮遭際以尤榮。而觀者昔陪絳帳之生。近被棘闈之屬。兒寬早歲。嘗爲褚大之徒。夢得晚年。翻作奇章之客。矧惟季弟。又獲同年。交情既重於他人。喜氣亦殊於他日。追惟二紀。有同夢寐之遊。復會一時。如閱簡編之事。未修鄙牘。遽辱華緘。感佩之私。敷陳罔既。

代參寥與鍾公實啓

伏承較藝數奇。獻書遇合。起家戎幕。受職儒宮。榮動一時。寵踰三舍。伏惟歡慶。竊以文高徐樂。才贍馬周。性理內融。事機旁照。扣角負鼎。無羨昔人。轉海回天。復聞今日。某夙親談讌。猥與從游。覩此盛隆。竊深欣忭。



# 淮海集卷三十

簡

答傅彬老簡

彬老足下。昨奉手教。所以慰誨甚勤。并蒙錄示寄蘇登州書。并題眉山集後。尊賢善道。發於誠心。詞旨清婉。近世所希見也。發函展讀。殆不能釋手。欽想高風。益增企系。屢迫賤事。修報後時。悚愧何已。然僕昧陋。不能具曉盛意。中間有未然處。輒爲左右具言之。惟閣下恕其僭易。幸甚。幸甚。閣下謂蜀之錦綺。妙絕天下。蘇氏蜀人。其於組麗也。獨得之於天。故其文章如錦綺焉。其說信美矣。然非所以稱蘇氏也。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閣下論蘇氏。而其說止於文章。意欲尊蘇氏。適卑之耳。閣下又謂三蘇之中。所願學者。登州爲最優。于此尤非也。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二公。則僕嘗身事之矣。中書之道。如日月星辰。經緯天地。有生之類。皆知仰其高明。補闕則不然。其道如元氣行於混淪之中。萬物由之而不知也。故中書嘗自謂吾不及子由。僕竊以爲知言。閣下試羸數日之糧。謁二公於京師。不然。取其所著之書。熟讀而精思之。以想見其人。然後知吾言之不謬也。文翁哀詞。杼思久矣。重蒙示諭。尤增感愴。時氣尙熱。未及晤見。千萬順時自愛。因風無惜。以書見及。幸甚。

與蘇公先生簡



某頓首再拜知府學士先生。比參寥至。奉十二月十二日所賜教。慰誨勤至。殆如服役。把玩彌日。如晤玉音。釋然不知窮困憔悴之去也。即日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鄙陋不能脂韋婉孌。乖世俗之所好。比迫於衣食。彊勉萬一之遇。而寸長尺短。各有所施。鑿圓枘方。卒以不合。親戚游舊。無不憫其愚而笑之。此亦理之必然。無足嘆者。但以再世偏親皆垂白。而田園之入。殆不足奉裘褐供饘粥。犬馬之情。不能無悒悒爾。然亦命也。又將奚尤。惟先生不棄。而時賜之以書。使有以自慰。幸甚幸甚。窮冬未由侍坐。伏乞爲國自重。下慰輿情。不宣。某頓首再拜。

同前

頃蒙不間鄙陋。令賦黃樓。自度不足以發揚壯觀之萬一。且迫於科舉。以故承命經營。彌久不獻。比緣杜門多暇。念嘉命不可以虛辱。輒冒不韙。撰成繕寫呈上。詞意蕪迫。無足觀覽。比之途歌野語。解顏一笑可也。又多不詳被水時事。恐有謬誤。并太鄙惡處。皆望就垂改竄。庶幾觀者不至詆訶。以貢門下之辱。素紙一軸。敢冀醉後揮掃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幸甚幸甚。

同前

某頓首。昨所遣人還。奉所賜詩書。伏蒙獎與過當。固非不肖之跡所能當也。愧畏比辰。犬惟尊候萬福。某比侍親如故。敝廬數間。足以庇風雨。薄田百畝。雖不能盡充饘粥絲麻。若無橫事。亦可給十七家貧素。無書而親戚時肯見借。亦足諷誦。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老母家人見其如此。又得先生所賜詩書。稱借過當。副之藥物。亦可以湔所敗辱。爲不朽矣。參寥時一見過。他客旣以奔軍見棄。又不與之往還。因此



遂絕。頗得專意讀書。學作文字。性雖甚愚。亦時有所發明。差勝前時汨汨中也。懋誠集引尋已付邵君。刻石畢寄上。次黃樓賦。比以重違尊命。率然爲之。不意過有愛憐。將刻之石。又得南都著作所賦。但深媿畏也。文與可學士尙未至。如過此。當同參寥往見矣。春初未侍坐間。伏乞保衛尊重。下慰惓惓。不宣。某再拜。

同前

某頓首再拜。去冬伏奉所賜教。旋又李獻甫過此。甚得興居之詳。欣慰何可勝言。尋欲上狀。而區區之情。欲布於左右者。一日復一日。人事無間斷。而自春已來。尤復擾擾。家叔自會稽得替。便道取疾入京。改官。令某侍大父還高郵。又安厝亡孀靈柩。在揚州且買地。趁今冬舉葬。入夏又爲諸弟輩學時文。應舉。而家叔至今雖已改官。尙滯京師未還。老幼夏間多疾病。更遇歲饑。聚族四十口。食不足。終日忽忽無聊。賴本欲作書詳道。至今不果。甚可笑也。想公當悉此意矣。卽日初寒。伏惟尊候萬福。前得所賜書。承用道家方士之言。自冬至後。屏去人事。室居四十九日。乃出。又李漕傳到城都大慈寶藏記文。誦書讀記。想見公超然逸舉於形骸埃埒之外。雖欲從之。不可得也。辱誨諭且令勉彊科舉。如某者實無所有。豈敢求異於時。但長年頗慙爲兒女子所嗤笑耳。得公書重以親老之命。頗自摧折。不復如向來簡慢。盡取今人所謂時文者讀之。意謂亦不甚難。及試就其體作數首。輒有見推可者。因以應書。遂亦蒙見錄。今復加工。如求應舉時矣。但恐南省所取又不同。儻只如此。恐十有一二可得也。前寄呈亂道。繼亦作得十數篇。未敢附上。子駿以公言顧遇甚厚。嘗令作揚州集序。并辯才法師見囑作龍井記。言師囑作雪齋記。二記皆黃魯直



爲書已刻成。尙未寄到。今且錄草去。因便卻乞并此書轉則高安先生處。幸甚幸甚。子駿以保任不當罷去。幸老復固辭不來。此亦是無聊一事也。幸老云。有兩書託公擇寄去。不知曾有書去否。渠云非求答。但欲知達否爾。昨過此不多日。然相聚甚款。未嘗無一日不數十次及公昆仲也。雖不求揚州。爲公作黃樓主人。亦是吾黨中一段佳事。某來歲東歸時。庶幾到徐見之也。黃魯直去年過此。出所爲文。尤非昔時所見。其爲人亦稱是。真所謂豪傑間出之士也。但恨去速。不得與之從容。參寥在阿育王山。璉老處極得所。比亦有書來。昨云已斷吟詩。聞說後來已復破戒矣。某數日間便西行。未緣侍坐。伏乞與時自重。下慰瞻依。不宣。某再拜。

與邵彥瞻簡

某頓首啓。日月不相貸借。奉違未幾。已復清明。緬惟還自諸邑。尊履勝常。欽企欽企。春色遂爾藹然。草木魚鳥各有佳意。廣陵多登臨之美。臨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貲。古語有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又以風流從事。從文章太守游。淮海佳郡。豈不爲七難并得乎。甚盛甚盛。邑中少所還往。杜門忽忽。無以自娛。但支枕獨臥。追惟舊游而已。欲南去。屬私故未能伺舟。但增引悵。不宣。某頓首。

頃蒙以集瑞圖序文見屬。此固盛時之事。前世詞臣墨客所頌歎者。不特爲南方之美。君家之祥也。不腆之文。何以稱此。然重逆盛意。又竊喜託名圖上。以爲榮。故不敢固辭。輒撰次。并揚州集序寄呈。中間尤惡處。不惜指示。就與改竄。尤幸。或要手寫。可先具素。令畫史圖一本。異時淥水堂中。爲設清酒一樽。芍藥數枝。可乘醉一揮也。揚州集序。雖鄙陋。然頗能道廢興遷徙之詳。如無他文。似不若寘之於前。使觀者開卷。



便知作集之意也。望與史君議之。仍得其集一觀。幸甚幸甚。

與孫莘老學士簡

某頓首。司諫學士丈。屢奉所賜教。誨慰殷勤。雖父兄之於子弟。無以過此。仰荷盛意。不復勝言。幸甚幸甚。比日伏惟鎮撫餘暇。尊候萬福。某自入夏。得中暑疾。去之不時。至秋遂大作。伏枕餘月。今雖少間。而疲頓非常。氣息僅屬。人事殆廢。起居之間曠然。不進於下塵。職此之故。前書聞姨婆縣君服藥甚久。徐氏弟兄及妻子皆憂撓。不知所爲。近聞得僧法賓者。調治已平。可勝忻慰。南方險遠。風氣固非人所安。然丈丈行已二年。北歸之期甚近。更善調護。數月即達中州矣。越州祖父得書甚安。頃蒙教以先至會稽。迎侍祖父還家。家叔徑入都。甚荷留意。已封所賜教。取稟於越州矣。蘇黃州雖不得書。然昨蘇子由著作過此。及南來士大夫。具云在黃甚能自處。了不以遷謫介意。日但杜門蔬食。誦經讀書而已。昔之論者。常患其才高太銳。今日之事。尤足以成其盛德也。前日辱齒及亂道。誨喻尤詳。某雖不肖。請終身誦之矣。自越歸後。頗無事。幸不廢所學。但久去門下。聞見日益昏塞。雖復區區。卒無所得耳。詩文數篇。謾錄呈左右。因風更乞指喻教育之賜。幸甚幸甚。

與黃魯直簡

某頓首。奉違甚遠。殊不盡所欲言者。每覽焦尾弊帚兩編。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昔人千里命駕。良有以也。歲莫苦寒。不審行李已達何地。奉惟榮養吉慶。昨揚州所寄書中。得次韻莘老斗野亭詩。殊妙絕。來者雖有作不能過也。及辱手寫龍井雪齋兩記。字畫尤清美。殆非鄙文所當。已寄錢塘僧摹勒入石矣。幸甚。



幸甚。比又得真州所寄書及手寫樂府十月十三日泊江口篇。諷味久之。竊已得公江上之趣矣。李端叔後公十數日。遂過此。南如晉陵。爲留兩日。斗野詩八音二十八舍歌。并公所寄詩。皆和了。今錄其副寄上。所要子由金山詩。并某所屬和者。今奉寄八音歌次韻。斗野亭黃子理憶梅花詩。凡四首。亦隨以呈。聊發一笑耳。皖口見公擇李六。不知相從幾多時。恨不同此集也。餘歲就畢。杜門忽忽。殊無佳意。何時展晤。以盡所懷。未間願與時自愛。千萬千萬。不宣。某再拜。

與蘇子由著作簡

某頓首再拜。著作先生頃過南都。幸一拜清重。扁舟東下。迫於同行。不獲款聽緒言。以厭所願。但增於悒耳。比日苦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受性庸昧。與世異馳。昨迫於衣食。彊出應書。僥倖萬一之遇。旣而擯棄。乃理之當然。無足道者。顧親已老。田園之入。殆不足以給朝夕之養。犬馬之情。不能無堙鬱耳。此外亦復何恨。惟先生不棄。時教之以書。使無聊之中。有以自慰。幸甚幸甚。未緣侍坐。伏乞爲國自頤。以副與願。不宣。

某再拜。不肖之迹。雖復爲世所棄。而杜門謝客。頗得專意讀書。衡茅之下。有以自適。古語有之。蘭生幽宮。不爲莫服而不芳。某雖不敏。竊事斯語。但鄉閭士子。類皆從事新書。每有所疑。無從考訂。而先生長者。皆在千里之外。以此良悒悒耳。比因冬後。輒爲古詩一首。寄獻下執事。繕寫以呈。雖詞意鄙迫。不足以道盛德之萬一。然區區之慕望。庶幾於此。少見之。伏惟少賜覽閱。幸甚幸甚。

與李德叟簡



某頓首。昨得遞中所寄書。甚慰馳仰。尋欲作報。會得傷寒疾甚重。不食七八日。伏枕。又踰月乃平。遂因循至此。黃魯直去。必能道所以然也。歲莫苦寒。伏惟奉養吉慶。某去年除日。還自會稽鄉里。交朋皆出仕宦。所與游者無一二人。杜門獨居。日益寡陋。秋間本欲一至黃州。因過舒奉見。不意遭此疾病。遂不能遠去。親側頗負平時區區之意。夫復何言。別後所論者想甚多。殊不寄一二何也。然觀所枉書。詞翰妙絕。足以知他皆準此矣。仰服仰服。魯直過此。爲留兩日。雖忽遽不盡所懷。然有益於人多矣。其弊帚焦尾兩編。文章高古。邈然有二漢之風。今時交游中。以文墨自業者。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傍。覺人形穢。信此言也。未緣展奉。願與時自重。慰此馳情。十一月十五日。不宣。

與蘇黃州簡

某再拜。自聞被旨入都。遠近驚傳。莫知所謂。遂扁舟渡江。比至吳興。見陳書記錢主簿。具知本末之詳。以先生之道。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內不愧心。某雖至愚。亦知無足憂者。但慮道途頓撼。起居飲食之失常。是以西鄉憫憫。有兒女子之懷。殆不能自克也。比聞行李已達齊安。燕居僧坊。水飲蔬食。有以自適。然後私所念慮。一切俱亡。且知平時有望於先生者。爲不謬矣。彼區區所謂外物者。又何足爲左右道哉。本欲便至齊安。屬久離侍下。未可遠適。問道或在秋杪也。惟親近藥餌。方書。以節宣和氣。臨紙於悒。不盡所懷。

與李樂天簡

某頓首。昨在會稽游。雖不數。然誦盛文。講高誼。熟矣。及還淮南。又得所寄書。詞古而義高。超然有從我於寥廓之意。豈所謂有心相知者邪。幸甚幸甚。僕散漫可笑人也。去年如越省親。會主人見留。辭不獲去。又



貪此方山水勝絕。故淹留至歲莫耳。非僕本意也。自還家來。比會稽時。人事差少。杜門卻掃。日以文史自娛。時復扁舟循邗溝而南。以適廣陵。泛九曲池。訪隋氏陳迹。入大明寺。飲蜀井。上平山堂。折歐陽文忠所種柳。而誦其所賦詩。爲之喟然以歎。遂登摘星寺。寺迷樓故址也。其地最高。金陵海門諸山。歷歷皆在。履下。其覽眺所得佳處。不減會稽望海亭。但制度差小耳。僕每登此。竊心悲而樂之。人生豈有常。所遇而自適。乃長得志也。以閣下趣尙高遠。非復今時舉子之比。得以發其狂言。他人聞之。當絕倒矣。未展晤間。與時自重。不宣。

與參寥大師簡

某頓首。懶慢滋甚。不奉問幾一年。中間屢蒙惠書。賜責亦不加切。參寥師真知我者也。幸甚幸甚。僕自去年還家。人事擾擾。所往還者。惟黃子理。子思。家兄弟。子思又已分居。困於俗事。彥瞻每行縣。輒得數日從游。此外但杜門塊處而已。甚無佳興。至秋得傷寒病。甚重。食不下咽者七日。汗後月餘。食粥畏風。如見俗人。事事俱廢。皆緣此也。比蒙錄示黃州書。并跋尾。幸甚。觀其詞意。憂患固未足以干其中。愈令人畏服爾。僕所題名。此卻無本。煩囑聰師寫一通。相寄爲望。仍并蘇公跋尾。前所寄者。已爲端叔彊取去矣。昨聞蘇就移滁州。然未知實耗。果然。甚易謀見也。蓋此去滁纔三程。公便可輟四明之游。來此偕往。瑯琊山水。亦不減雪竇。天童之勝。子由春間過此。相從兩日。僕送至南埭而還。後亦未嘗得書。渠在揚州。淹留甚久。時僕值寒食。上冢。故不得往從之耳。幸老壽安君竟不起。子實遂丁憂。遠方罹此禍。故殊可傷也。傳師已聞作司農簿。聲聞籍甚。恐旦夕得一美除。公擇近亦得書。說秋初嘗至湯泉。到寄老庵。見顯之。恨不與吾儕。



同此樂。顯之恐十數日間來此。爲十數日之會。今已到天長矣。黃魯直近從此赴太和。令來相訪。爲留兩日。得渠新詩一編。高古妙絕。吾屬未有其比。僕頃不自揆。妄欲與之後先而驅。今乃知不及遠甚。其爲人亦放此。蓋江南第一等人物也。黃詩未有力盡翻去。且錄數篇。嘗一嚮足知一鼎味也。又爲僕手寫兩記。今封去。如辯才無擇。要入石。便可用此摸勒。僕自病起。每把筆如讎。不知何謂得此。公爲我書。殊增氣也。其字差瘦。更爲潤色。開時今盡墨爲妙。中間更未安及不是處。但請就改之。若開得成。囑二師各寄數本。李端叔在楚音問不絕。比如毗陵過此。相見極歡。揚州太守鮮于大夫蜀人甚賢有文。僕頗爲其延禮。有唱和詩數篇。今錄一通去。當一笑也。頃聞公不作詩。有一小詩奉戲。又已復破戒矣。可謂熟處難忘也。聰師有書來。要字序。僕近日無好意思。明年又應舉。方欲就舉子學時文。恐未有好言語。今但爲渠取字曰聞復。蓋取楞嚴所謂聞復翳根除者也。錢塘多文士。可求人爲作。不必須僕也。蔡彥規已卒關中。今歸葬山陽。可傷。朋友彫落如此。獨有僕數人。朴鈍落魄者無恙。又多病少佳意。人世良可悲耳。何時合并。以盡此懷。不宣。







# 淮海集卷三十一

文

## 謁先師文

惟公聖神所鑄。號古哲人。凜然高風。聞者爲起。諸生不敏。承學累年。依憑餘光。以得名官。時方尙德。進爵既崇。祭重報先。敢忘大賜。祠以薄饌。公其鑒之。

## 祈晴文

凡物平爲福。有餘爲禍。雖陰陽之大。猶不免焉。乃季春以來。雨霪不止。漫溝明漲。川澮麥苗垂敗。將弗克有秋。是用禱于爾神。惟神廟食此土。當赫厥靈。以福于民。民亦將有以事神。而不敢懈。尙饗。

## 祭馬通議文

惟公盛德之後。克承厥先。不激爲高。不詭爲偏。不見瑕疵。器實渾然。踐更中外。垂五十年。長者之風。四方是傳。始使六路。國用充委。旋帥二邊。羌虜唯唯。毫許江都。下車風靡。法度具存。頌聲未已。我來此邦。公適厭事。杖履阡陌。優游卒歲。方期暇日。從公遊詣。孰云奄然。棄我而逝。日月飄忽。端如筭絃。承兇未幾。遽卜新阡。惟時淮海。春御戒旋。悲鳥號木。愁雲蔽川。念公此行。無復來還。奠觴薦詞。用訣終天。尙饗。

## 弔罇鍾文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怪。赫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罇鍾焉。其



形有兩欒。如合兩瓦面。左右九乳。總三十六。牙鼓、鉦、舞、鋪、衡、旋、幹之類。考之不與禮合者無幾。縣令施君識其寶。謀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秩。佐攝事。見而惡之。曰：「那得背時物。畜之不祥也。」亟命投於兵器之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昔九江吏盜顏忠肅之碑材。寘其所述。歐陽詹聞而弔之。以詞予。悲夫。鋪鍾古樂之器。先王所以被功德而和人神。審音之士。至有振車鐸於空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材。因人而貴也。而辱於泥塗。無所自效。遇其非鑒。以觸廢毀。好古之士。焉得默默而已乎。乃作文以弔之。詞曰：

嗚呼！衆方之生。謬形殊器。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爲姜姬。夕爲憔悴。或奇偶之相續。或九舛而一躓。清餓和黜。刑王眇貴。生犢失明。得駿折髀。洞所遇之參差。莽循環於一氣。傳曰：黃鍾毀棄。瓦缶雷鳴。余始以爲不然。今乃信之矣。嗚呼！鋪鍾何世所爲。質不呈剛。形不露奇。協律中度。渾如天資。掩抑雖久。不見瑕疵。爰有兩欒。三十六乳。厥音琅然。小大隨叩。曷所挺之壞偉。而偶沉於幽陋。辱泥塗之污漫。厭鱗鬣之腥臭。嗟筍簋之一辭。遽月絃之幾殼。幸陽愆而水涸。天日悅其復覲。謂庭貢之是充。獲效鳴於金奏。何夜光之暗投。卒按劍而莫售。嗚呼！赤刀大訓。天球河圖。秦璽漢劍。趙璧隋珠。犍爲之磬。汾陰之鼎。曲阜之履。天澤之弧。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威斗。錯刀。羯鼓之捲。破鏡缺符。遺簪墮珥。信無益於經綸。猶見收於好事。是鍾也。郊廟所薦。樂之紀綱。統和元氣。舞獸儀鳳。令大河而更清。使左角其不芒。變化風俗。返乎羲皇。而乃廢於深淵。出而遇毀。殆藻盤之不如。矧牛鐸之敢企。此義夫志士所爲。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陰精之純。燥氣之裔。雖從火革。其質不變。一晦一明。昔者旣然。債而復起。可無畢年。嗚呼！鋪鍾乎。今焉在乎。豈復爲



樂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象易制。以周於用乎。豈爲錢爲鎛。爲銚爲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爲鼎爲彝。以效烹飪之功乎。豈爲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仰於緇素乎。豈爲麟趾夷蹄之形。翕然玩於邦國乎。豈爲干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爲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新故相代。未始云畢。紛然殊途。必有一出。決不泯泯。草亡木卒。嗚呼。鍾又將奚卹。

遣瘧鬼文

邗溝處士。秋得瘧瘧之疾。發以景中。起於毛端。伸欠乃作。其始也。淒風轉雨。洒然薄人。其少進也。如沍壑陰崖。單衣犯雪。龜穹蠖屈。奄奄欲絕。寒威旣替。熱復大來。畢方媒毒。回祿嗣災。躁外渴中。臥已復興。欲挾斗杓。東適溱澗。酌以注噓。未足爲快。徂酉盡戍。泮然霑汗。然後乃已。於是處士乃澡心慮。斥聰明。枕石藉茅。偃於洞房。疲極而寐。夢五鬼物。異服醜形。朱丹其髮。運斤鼓橐。摩綆注缶。揮以大箠。跳踉而進曰。嘻。良苦。惟子昔年。學道名山。把握風雷。與斗爭威。吏兵雲屯。使者火馳。呼吸元氣。懸鬼以嬉。我屬蓄忿。怒候間隙之日久矣。孰爲爾來。荒唐是師。跣跣是友。果於自爲。橫心肆口。隨世上下。金鎔木槩。嘗於禁戒。隳滅應手。交親指議。傳笑十九。而子崖然恬不爲醜。我屬緣是得而甘心焉。於是處士驚遽。若失所以對者。衆鬼大笑。處士叱之曰。來。汝鬼物。向吾示汝神明之機。天收其武。地藏其文。七緯十精。亡失光耀。而汝朋儔。漫不復省。瞽矇之前。藻繪徒施。叩宮流徵。而瞶者勿知。嘗以爲未然。乃今信之。蹇吾妙齡。志于幽玄。明師我違。以溺奇偏。疑信相寇。于茲有年。披收氛霧。乃覩青天。樊然故藝。一昔棄捐。飫食酣寢。以還本源。若夫嬪御如雲。珍貨山積。後房彈吹。秀色可食。馬有副車。有二人所同好。吾亦勿避。久官無成。家徒壁立。彈劍而



哦。援琴自慰。風埃藍縷。兒女所羞。人所共惡。吾亦勿求。好惡我無。與天下俱。故造物之父。與吾並駕而遊。固非汝曹知也。嗟汝鬼物。亦道之孫。經緯星辰。啓陰閉陽。何獨遠繆。自喪耿光。依憑草木。爲此不祥。於是衆鬼相視失色。涕泗交頤。喏而不合。悔其所爲。稽首再拜。稱弟子而去。處士寤亦失厥疾矣。

祭洞庭文

紹聖三年十月己亥朔十一日丁卯。前宣義郎秦觀。敬以錢馬香酒茶果之奠。望洞庭青草湖境上。敬祭于岳州境內。洞庭昭靈王。青草安流王。淵德侯。順濟侯。忠潔侯。孝烈靈妃。孝感侯之神。觀罪戾不肖。頃緣幸會。嘗廁朝列。備員儒館。承之史臣。福過災生。數遭重劾。蒙恩寬貸。投竄湖南。老母戚氏。年踰七十。久抱末疾。盡室幼累。幾二十口。不獲俱行。旣寓浙西。方令男滿謀侍南來。敬惟諸神。皆以威烈忠孝。著在方冊。廟食此方。分風擘流。有禱如響。觀之得罪本末。諸神具知。願加哀憐。老母異時。經彼重湖。賜以便風。安然獲濟。仍願神貺。早被天恩。生還鄉邑。觀以疾走便道。不遑躬詣祠下。盡此血誠。故修薄奠。以伸悃愫。心切詞迫。瀆浼至靈。俯企惶懼。唯諸神明鑒之。

謁宣聖文

郡守被命于朝。旣至治所。則必告于境內之明神。禮也。矧惟宣聖。實我儒師。薦見之禮。敢後羣祠。是率僚屬。爰及士子。躬趨於庭。以報祀事。尙饗。

告狄梁公廟文

惟公昔以盛德爲唐名臣。嘗刺此州。風流具存。越王之禍。玉石俱焚。二千餘人。賴公獲免。宜千萬年。血食



茲土。豫之子孫。報仰何窮。舊祠迫隘。不稱明靈。爰築新室。以安貌像。敢治時日。薦告于庭。

告李太尉廟文

唐之中葉。盜據此方。歲行四宮。天誅不訖。公時銜命。實帥西師。披此姦巢。市不易肆。地豕遺種。化爲平民。公於蔡人。厥功懋矣。廟貌雖久。棟宇穿頽。易而新之。得是亢爽。千秋萬歲。公其安焉。

祭勾芒神文

日窮于次。歲時肇興。爰卜土牛。以送寒氣。惟神佐成。震治于民。有功。敢稽禮經。用修常祀。尙饗。

代蔡州太守謁先聖文

惟王道備天人。功崇列聖。大成旣集。六藝斯明。內聖外王。所同憲法。山川鳥獸。咸亦裕如。萬世尊親。天下通祀。惟時士子。生逢休明。讀玩棄餘。作爲藝業。有司論定。天澤遂覃。推本所從。實王芘貺。敢涓時日。薦見廟庭。

代蔡州太守謁嶽廟文

維神望秩。岱宗實長。羣嶽有嚴。祀事在于此邦。守土之臣。旣見民吏。敢羞牲酒。進見于庭。

代蔡州太守謁城隍文

淮南古城。形若垂瓠。帶以汝水。生齒實繁。惟神廟食此土。芘貺一方。敢致酒牲。用嚴薦見。躬趨于庭。疇敢後時。

代蔡州祈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粵自去冬陰氣爲沴。雪積表丈。逮茲獻歲。寒不時歸。雪又復作。道途梗塞。物價翔踊。四郊農事茫然無期。是用奔走乞晴于爾明神。廟食此土。宜赫厥靈。揮卻慘鬱。屏除翳昏。還我大明。毋使斯民久罹重苦。

代蔡州謝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間者久陰不解。大雪薦作。寒氣總至。民不聊生。於是率僚屬吏士。奔走分告。乞晴於神。神享其誠。答以景貺。閉陰啓陽。變慘爲舒。清風旣發。大明遂昇。一方熙然。僅有生意。吏實不德。何以克堪。敢憑酒殽。以謝神貺。



# 淮海集卷三十二

文

## 謝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惟大荒落。陽氣寢驕。沮傷天和。怒風鳴條。川池既耗。土山行焦。念士之毛。民慘不聊。祇奉明命。爰率我僚。禱雨于神。惠此東臯。日走祠下。莫敢告勞。神享其誠。精禋且交。油然作雲。遂不崇朝。其散如絲。其沃如膏。焦卷一變。蔚爲美苗。罷遣兒曹。無復叫號。巫覡反室。藏緘鼓簫。秋成可期。玉燭遂調。樽有旨酒。豆有嘉殽。拜貺于神。神鑒其昭。尙饗。

## 代獲賊祭諸廟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某神之靈。乃者羣盜竊發。剽劫閭里。遊魂疆場。境內騷然。賴神威靈。咸伏其事。鯨鯢旣殲。民以休靖。敢用牲酒。以答神休。尙饗。

## 代蔡州赦後省賽文

維今日日德音云云。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某神。祇奉綸言。徧修羣祀。導迎善氣。加惠元元。敢不蒸進酒牲。備嚴薦獻。以承休命。神其鑒之。尙饗。

## 代祭歐陽夫人文

吁嗟夫人。出于華宗。來嬪高門。實配文忠。惟我文忠。一世之師。道德餘事。發爲文辭。如天有斗。如歲有春。



四方以正。萬物爲新。吁嗟夫人。其德惟稱。內宗外姻。俱承厥慶。文忠前薨。朝野涕瀾。今夫人逝。士亦永歎。矧在敝族。晚通姻好。承兇矍然。舉室驚悼。新鄭之原。文忠之塋。歸合有期。千車送行。守土汝南。征駕莫遑。敬致薄辭。以奠一觴。

代祭韓康公文

嗚呼我宋受命。網羅羣英。諸夏用康。百餘年間。異人間出。左右辟王公。以盛德出入四朝。文武自將。入爲上宰。厥有不績。盟府是藏。出爲長城。臨制萬里。姦變銷亡。伯氏仲氏。迭秉國鈞。榮莫與亢。功成事畢。奉身而退。與道翱翔。歲在執徐。爰請于朝。言還許昌。百官奉旨。祖道供張。于國之陽。禮未及行。遽卽窀穸。漠然聲光。二聖震驚。法駕臨奠。哀動周行。哲人其萎。實舍于許。里門相望。遲公之歸。執爵承飲。稱壽公堂。承訃泫然。涕泗橫集。精遊出疆。許道如砥。喬木交覆。比通大梁。不見安輿。乃見喪車。人具盡傷。悲來填膺。辭不成文。聊侑一觴。

祭酺神文

比者善氣始應。霖潦屢降。溝壑流通。事旣有望矣。而越自雨闕以來。飛蝗蔽天。敢爲妖孽。土之毛髮。所過爲盡。嗚呼其不仁也哉。大旱之後。而得霖雨。是天有意於恤民也。惟爾有神。亦當上承天意。驅率醜類。入于江海。自求多福。無或違天。以速愆咎。

登第後青詞

竊以天運至神。固不期於報效。羣生多故。實有賴於祈禳。敢伸悃愫之私。仰瀆高明之鑒。伏念臣生而固



陋長更屯奇。奔走道塗。常數千里。淹留場屋。幾二十年。既利欲之未忘。在過愆而奚免。深懼風霆之譴。竊萌豺獮之心。乃與母親戚氏。爰自往年。願修醮事。今則猥屢科第。叨預仕塗。豈微軀之克堪。皆造物之宜賜。輒取甲寅之歲。祇就海陵之宮。依按靈科。酬還素志。伏願上真昭答。列聖顧懷。增壽考於慈親。除禍殃於眇質。私門安燕。無疾病之潛生。官路亨通。絕謗傷之橫至。臣無任。

代蔡州進興龍節功德疏

貝葉微言。善會權而歸實。藥珠妙旨。能卻老以延年。方茲誕聖之晨。可託效愚之意。恭趨精宇。嚴備淨筵。梵唄徹於紫霄。龍蘭鬱乎藻井。皇帝陛下。伏願皇圖鞏固。睿算增新。下感羣生。與松椿而共茂。上通列宿。將箕翼以並明。

代蔡州正賜庫功德疏

歲功告備。方圖歸報之因。誕節屆期。當具祝延之禮。爰修勝會。用達愚衷。初入寶樓。不假善財之彈指。遍行香飯。何煩金粟之遺人。助以風林水鳥之音。雜以玉珮金鐺之韻。皇帝陛下。伏願聖躬如月。宸算後天。日聞萬歲之呼。歲受千金之鑒。

興龍節疏二道

號登元祐。鬱佳氣以橫流。節遇興龍。藹頌聲而並作。非具祝延之禮。莫輸歸報之誠。爰詣梵坊。仍趨直境。儼朱紫以具在。布紛緇而畢臻。合覺背塵。探寶王之妙教。長生久視。發藏室之靈篇。萬物循而其聲不窮。四海竭而此飯無盡。庶因勝會。稽致愚誠。皇帝陛下。伏願睿命增新。皇圖鞏固。警蹕所至。日聞嵩嶽之呼。



丈軌攸同。歲效封人之祝。  
電昔繞樞。協氣已蟠於穹壤。葵今向日。頌聲復溢於華戎。恭詣寶坊。廣延緇侶。致上方香積之饌。開西土具葉之文。妙會惟修。愚衷斯罄。伏願睿圖鞏固。神算增隆。日月無私。永照臨於下土。風雲不間。常感會於中天。

代蔡州進生辰功德疏

格王休日。夷夏同瞻。文母誕辰。夫人合慶。非具祝延之禮。莫輸歸報之誠。肆就寶坊。具伊蒲之盛饌。遂延緇侶。閱具葉之真文。梵音清越。以干雲。香穗縈回。而成蓋。庶憑妙會。稍達愚衷。皇太后伏願景命逾新。清躬益固。導迎戩穀。豈惟如月之就盈。增續年齡。將見後天而難老。

神宗皇帝晏駕功德疏

宮車晏駕。率土崩心。爰輸殞裂之誠。用結精嚴之會。伏類皇靈妙湛。天仗超搖。大圓鑒中。既證無生之忍。妙高峯上。更旋不退之輪。慶建邦家。澤流寰海。

高郵長老開堂疏

棒頭取證。尤爲瓦解冰消。喝下承當。未免龍頭蛇尾。況乃不快漆桶。無孔鐵鎚。徒認影以迷頭。但抱賊而叫屈。豈知填溝塞壑。無非碧眼胡僧。積嶽堆山。盡是黃面老子。伏惟和尚。腳根點地。鼻孔遶天。真匠子之銓鎚。實作家之鑪鞴。諸方舉唱。要須十字縱橫。大衆證明。但看一場敗闕。

寶林寺開堂疏



彌勒開門。惟善財而能入。毗耶丈室。非摩詰以難居。寶林禪院。南宋遺區。東吳勝概。本惠休繙經之地。實澄觀隸業之坊。法水灣環。妙峯孤秀。下奩玉鑑。涵日月於昏明。傍穴金蚪。化風雷於呼吸。既川源之繡錯。仍舟楫之鼎新。飛閣浮塔。就山爲勢。方疏圓井。因木成姿。卽之而智慧生。望之而塵勞破。九重鴈塔。現多寶之莊嚴。萬石鯨鍾。示觀音之方便。允非開士。難稱覺場。大師雅稱聖箭。素號禪關。投虎峯而出家。遇龍浮而得法。祖師衣鉢。昔因書壁而傳。首座山林。今以躍瓶而獲。了無異議。實有聖緣。往開大總持門。以繼鑠迦羅眼。

乾明開堂疏

竊以離塵求覺。已乖調御之心。卽幻見真。方契飲光之望。聖因時遠。人與法差。執空而取者。依一精明。任相而求者。認四顛倒。守癡禪爲定力。運乾慧爲悲光。習以自欺。久則難變。旣安邪解。沉迷有漏之因。宜得正宗。開示無生之忍。昭慶上人。洞該真際。圓證法空。於旋流轉徙之途。得妙湛總持之力。反聞聞性。體已徧於塵沙。自覺覺他。功未周於毫刹。輒勤三請。願繼一音。說現在心。作將來眼。

醴泉開堂疏

毛端寶刹。曾何新故之常。天下大禪。安有去來之累。惟古佛廟。實今醴泉。自百年香火之餘。治一國風煙之際。塔閣連環之玉骨。殿藏及錦之具文。然而飛鳥嚼花。空存勝境。真珠撒帳。未遇明師。逮軍旅之荐興。獲法筵之初啓。芳公長老。少通教相。晚悟宗乘。密行則鄉黨之所依歸。妙法則天龍之所回向。遊方旣久。圻海滋深。願辭臃腫之居。亟返歸來之駕。爲談不二。以度爲邊。







# 淮海集卷三十三

誌銘

李狀元墓誌銘

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臨軒策有司所貢士。被選者凡數百人。而廩延李君爲第一。君諱常寧。字安邦。自嘉祐中舉進士。數爲春官所却。至是始獲奉大對於庭。上刺六經之文。旁獵百氏之言。下通常世之務。其詞奧衍。有漢唐之遺風。進御一讀。遂爲舉首。天下莫不異之。是時朝庭耆老。謀王體。斷國論者。皆累朝舊臣。君於斯時年踰知命。褻然得雋於翰墨之場。世以爲萬戶侯。如以契券取也。而君釋褐。授宣義郎。簽書鎮海軍節度判官。是歲六月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二。有司以聞。詔賜錢三十萬。卹其家。天下莫不悲之。君困於科舉。蓋三十年。其得名宦纔數月爾。嗚呼。何起之難。而償之易邪。然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以諸生崛起。名動海內。其視碌碌無聞而歿者。亦可以無憾。君結髮學問。晚而彌勵。事親孝。於二弟友愛。爲人恭儉。潔廉。其取予一毫不妄也。曾祖諱益。祖諱知進。世居開封廩延。不仕。考諱永昌。始仕爲從事郎。鼎州司戶參軍。夫人秦氏。先大父承議之女也。後君四年卒。雖除君喪。猶布衣蔬食。以終其身。平生端烈。類如此子二人。長曰弼。有學行。次未名。女二人。尚幼。以卒之年。葬於開封府雍丘縣大善鄉裴村西谷山林之原。先府君之兆。初君襄事期迫。不暇納幽堂之銘。逮夫人祔葬。始鑿銘而納之。銘曰。帝初臨軒。策士于庭。有器晚成。冠我羣英。大道孔夷。其御又良。閭闔玉堂。行矣翺翔。慶者在門。弔者在閭。胡亟只且。世爲嗟



呼如霆忽厲風雨奄至。俛仰而闕。孰知其自。大椿久榮。朝菌暫敷。竟復何殊。同於空虛。隋渠之壩。杞國之疆。佳城蒼蒼。刻文是藏。

慶禪師塔銘

師諱昭慶字顯之。俗姓林氏。泉州晉江人也。少跡弛。以氣自任。嘗於鄉里數人相結爲賈。自閩粵航海道。直抵山東。往來海中者十數年。資用甚饒。皇祐中。祀明堂恩。度天下僧。師爲兒時。父母嘗許爲僧。名隸漳州開元寺籍。至是輒謝諸賈。以財物屬同產。使養其親。徒手入寺。毀鬚髮。受具戒。鄉人異之。居無何。謂其曹曰。出家兒當尋師訪道。求脫生死。若匏繫一方。乃士偶人耳。遂去開元。遍參知識。至禾山。楚才禪師會中。因看風幡話。忽然有悟。以爲道妙盡於此矣。及見黃龍惠南禪師。示以佛手驢腳因緣。輒漫不省。因服役左右。數年不去。始盡得黃龍之道。故師後出世。法嗣黃龍云。熙寧中。遊淮南。往來廣陵。天長。高郵之間。三邑之人。見師如舊相識。莫不靡然心服。願爲弟子。而高郵之人。遂以軋明請師出世。凡三住道場。初高郵之軋明。次烏江之惠濟。最後廣陵之建隆。惟惠濟僻在深山中。地有湯泉。人跡罕至。心樂居之。軋明建隆。皆爲檀越。士大夫所疆。遞去不獲。非其好也。師所得法。廣大微妙。又學術無不通達。其爲人法。或以經論。或以老莊。或以卜筮。或以方藥。下至種種一切俗諦之事。隨其根器。示大方便。不獨守古人言句而已。自唐以來。禪家盛行於世者。惟雲門。臨濟兩宗。是時雲門苗裔。分據大刹。相望於淮瀾之上。臨濟之後。自江以北。惟師一人。故雲門之徒。或不以師爲然。師聞而笑曰。此吾所以爲臨濟兒孫也。晚歲多病。謝住持事。寓止高郵醴泉法嗣處安會中。一日召安師及諸禪者。以偈兩首示之。明日飯後。奄然歸寂。實元祐四



年八月十六日也。俗壽六十三。僧臘四十一。其徒智勤等二十有二人。與廣陵檀越。奉師靈骨歸建陵。起塔而葬焉。明年智潭自廣陵走京師。乞銘於某。嗚呼。始師出世。某之外舅。故潭州寧鄉縣主簿徐君廣實。爲檀越首。及師在惠濟。某嘗從。故龍圖閣直學士孫公覺。莘老。錢塘僧道潛。參寥。訪師於湯泉山中。時烏江令則今承議郎閻君木求仁也。高郵士大夫孫閻諸公。皆參問於師。而爲役之久。緣契最深者。殆莫如某。然則銘師之塔。某何敢辭。乃爲銘曰。嗚呼我師。法妙難思。與物並作。而不磷緇。經論老莊。卜筮方藥。是皆黃龍佛手。驟脚我從中證。決定無疑。非遷陀客。當大笑之。山河既露。水鳥又談。能事畢矣。汝復何參。少賈之雄。老禪之伯。求其異相。亦不可得。有岡崑崙。南直海門。盡未來際。我師長存。

葛宜德墓誌銘

君諱書舉。字規叔。姓葛氏。其先廣陵人。唐天祐中。遠祖濤始徙常州之江陰。曾祖諱祥。不仕。祖諱惟甫。贈吏部尙書。考諱密。承議郎致仕。承議與其兄兵部侍郎宮。相繼策名。及其仲季。皆以德善壽考。爲搢紳所推。諸子若孫。行學聞於時者。相屬闔門百口。有古雍睦之風。今東南大族。稱孝友者。曰江陰葛氏。君弱不好弄。五歲遭夫人憂。哀毀如成人。與葷血輒揮去不食。及長。篤行力學。敏於文詞。熙寧三年。中進士第。調杭州餘杭縣主簿。詔舉學官。侍臣有欲以君充賦者。檄取所爲文。君嫌於求售。竟謝不與。是時朝廷興修二浙水利。議者謂苕霅二水。出于天目之山。而溢于太湖。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二江並廢。獨一松江入海。故太湖之水壅。而吳興被患。遂欲廢北關。長安二埭。上塘之渠。以與下塘相通。又於餘杭之南。股引苕溪之水。達于漕渠。穿錢塘之市。而入于江。以紓吳興之患。時多以爲然。部使者檄君行視。君以爲吳



興之水原於太湖。太湖廣袤四萬八千餘頃。旁占數郡。其所灌輸。非獨苕霅也。書稱三江震澤。說者不同。就如議者之言。則尋常溝瀆之流。豈可以比二江之任。祇益紛擾耳。且錢塘二埭。其來久矣。大役之興。古人所重。固執不可議者。不能奪其事。遂寢。故龍圖閣直學士李公常時守吳興。聞君之說。貽書嘉歎。而部使者亦知君而交薦之。移衛州。共城縣令。丁承議憂服除。授淮南節度推官。知蔡州真陽縣事。改左宣德郎。知開封府長垣縣事。三邑皆有惠愛。民到于今思之。長垣有地。訟更數令不決。其人執康定元年二月書契爲證。君至。謂訟者曰。爾所執僞契也。康定改元在寶元之冬。豈復有二月耶。訟者詘服。吏大驚。君之爲政明。多此類也。元祐六年六月十六日。卒於長垣之官舍。享年五十有四。君爲人篤於孝悌。而毅然有守。不爲利害所移。觀其風節議論。朝廷器也。而間關數邑以卒。悲夫。娶夏侯氏。故司門員外郎淇之女子。男三人。張仲牧。仲子仲。皆舉進士。女四人在室。以八年九月丙申。葬於常州江陰縣屠村之原。前期諸孤以狀來請銘。余舉進士時。常與君同學。在汝南。復與君同官。君之登科。與儂仲父同年。而張仲又余之婿也。然則非余其誰宜銘者。銘曰。葛以國氏。其支覃。亂離瘼矣。遷江南。崛起貳卿。諸弟參。長垣詞德。如不慚。有地百里。如子男。侯挽不來。迄今談。其積如京。發二三。有如不信。銘斯鑑。

徐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徐氏。真州楊子人。供備庫副使諱昌言之孫。太子左清道率府致仕諱守約之女。年二十一。歸清河張氏。爲內殿承制諱文英之夫人。治平三年閏月二十八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三。生男五人。清臣。良臣。堯臣。舜臣。禹臣。堯臣。舉進士。以學行聞。舜臣。應天府軍巡判官。監楚州五祐鹽場。女二人。長適進



士王構。次適進士王諤。早卒。以元豐四年十月癸酉。祔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里承制君之墓。承制君元配劉氏。無子。早卒。既升朝。故事得封妻爲縣君。夫人請先劉氏。承制君義而從之。故夫人未及封而卒。後二年。以恩始追贈壽昌縣君。銘曰。懿懿壽昌。女子之師。渾然平夷。不妄咲嬉。初在厥家。孝謹是處。建嬪德門。益踵前武。維親及黨。不汝瑕疵。豈伊黽俛。天實我資。承祭奉賓。事嚴且飭。以身先之。疇敢不力。既美于躬。又相其夫子。多俊髦。亦澤之餘。崑崙之西。岡阜蟠踞。鏡詞幽墟。以照不腐。

虞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麗華。越州山陰人。助教昱之季女。年十九。歸同郡陸氏。爲承議郎知高郵縣事。似之夫人。踰八年而卒。卒後十年。葬于山陰縣野人原。其舅朝議公所生母袁夫人之兆。實熙寧三年五月某日也。元豐六年。天子有事於南郊。夫人以承議君陞朝。恩封仙源縣君。云。承議君嘗謂予曰。虞雖越之著姓。世以財雄。亡妻婉嫺恭儉。如出寒素之家。仰事舅姑。旁接內外之宗姻。下撫僮使之衆。殆無一人失其意者。不幸短折以死。生一女。嫁進士史安術。比已死矣。余深悲之。幸蒙明恩。追錫封邑。而葬時迫。其幽堂之銘。實尙未刻。子與予故人也。願爲論次其事。將穿其墓前而納之。以致予意焉。是時予將赴汝陽。治裝薄遽。雖許其作而未暇。而君每見余。輒以仙源之銘爲囑。至于八九而不倦。嗚呼。夫婦俗薄久矣。仙源之歿。幾三十年。而君尋繹悼念。眷眷不忘如初。非風義之厚出於天性。何以至此耶。乃爲之銘曰。惟夫人胃東陽。嬪德門。家有光。命雖絕。慶未央。刻斯文。誌幽荒。

李氏夫人墓誌銘



至和中先君遊太學事安定先生胡公歲時歸覲具言太學人物之盛數稱海陵王君觀及其從弟覲有高才力學而文流輩無與比者余時爲兒侍左右聞而心慕之願卽見蓋不可得後數年二君相繼舉進士中第其試於有司皆爲開封第一名實旣發所與皆一時之豪余遂以故人子獲從之遊元豐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寺丞君觀之母李夫人卒宣德君覲以書抵余曰世母葬有日矣伯氏荒迷不能請願有銘嘻先君友執之命也其可以辭謹按夫人李氏諱仁用世爲泰州如臯人年二十六歸王氏爲府君諱惟清之夫人享年八十有三以卒之年九月四日祔葬于如臯之赤岸鄉府君之墓子男一人寺丞君也女四人其婚趙世昌爲內殿崇班蔡實丁傅夏侯煦皆舉進士孫男一人曰譚孫女二人一早卒次尙幼夫人性通達治事有法度凡內外之宗姻下逮婢使靡不得其歡心子旣出仕供養甚厚及坐法免生理蕭然恬不以介意雖高年視聽不衰手足便利迄終無一言亂者銘曰於維夫人間且穆來嬪王宗祗厥職內嚴外順宗姻懌旣壽又康時酒食變故相詭獨處廓氣形逮反超不失藏從其夫古原宅詞詔後來有幽刻

掩關銘

元豐初觀舉進士不中退居高郵杜門却掃以詩書自娛乃作掩關之銘其詞曰門有衡衢兮蹄踵聯世不我謀兮地自偏渾沌是師兮機械焚何以玩心兮有討論插架萬軸兮星宿懸口架目披兮遊聖賢偶與意會兮欣忘澹植芳樹美兮亦旣蕃執耒搏虎兮更衆難自歎不迷兮邈考槃蹇民多艱兮戒求全高



明家室兮鬼笑喧。速成亟壞兮理則然。蔓蔓荆棘兮上造大。契窳一作窳磨牙兮交術阡。勿應其求兮啣深。冤掩關自娛兮解憂患。啜菽飲水兮顏悅歡。優哉游哉兮聊永年。

劉氏研銘

溪之精。石之靈。紫雲氣。亟明星。爲穎窟。作刃礪。永寶用。豫斯銘。

銘穎師研

穎師十二歲。以書爲東坡大滌二公所稱。他時豈易量哉。予以紫石硯贈之。銘其下曰。三生懷素。法穎上人。時於此處。轉大法輪。

瀘州使君任公墓表

元豐中。朝廷治西南乞弟之罪。至於斬將帥。緹監司。兩蜀騷然。四年而後定。余嘗怪乞弟裔夷耳。兵不過二千人。非有冒頓強悍之威。結贊狡險之謀。蛇豕微種。乃爲邊患如此。及觀瀘州使君任公事迹。然後知累年之役。實部使者爲之。裔夷何足責也。任公諱伋。字師中。眉州眉山人。少學讀書。通其大義。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與其兄孜相繼舉進士中第。知名於時。眉人敬之。號二任。而蘇先生洵尤與厚善。熙寧某年。其察訪使熊本薦知瀘州。州上接夔道。下連南平。控引蠻夷。千有餘里。如甫望。簡。恕。羅氏。鬼主。沙。取諸郡。皆歲來互市。而守將任輕。無節制之權。非有奇略遠謀。則不幸往往有事。公旣至。威信大著。夷夏使之。歲滿當更。詔留再任。比滿。又特轉一官留之。元豐二年。納溪。紫。互市。有歐羅胡。苟里夷人死者。故事漢人殺



夷人既論死。仍償其資。爲之骨價。時若將欲勿與。夷人大恚。爭譟而出。公馳至境上。具以禍福曉之。相與投兵請降。辭者八毋其六。既聽命矣。而轉運判官意與公異。乃移瀘州。不與措置事。專爲攻討之計。公爭弗能得。乃歎曰。邊患自此始矣。卽具奏言。羅胡苟里。本瀘州熟戶夷也。比因殺傷。求索骨價。爲侵境上。故是常事。與異時生夷反叛不同。臣招納垂畢。而使者貪功生事。因欲討之。臣恐窮迫無所竄伏。轉投生界。則甫望箇恕諸部。更相結連。益鴟張而難制矣。會女孫卒。不果上。七月。詔涇原路副總管韓存寶。以陝右兵五千人。經制其事。存寶在瀘。攻羅胡苟里。滅之。諸夷驚潰。果奔甫望箇恕。其年冬。箇恕之酋乞弟。遂稱兵反。皆如公所料云。初。乞弟自納溪。砦互市。還過江安縣。縣令犒之。既去數十里。遣親信楊節。一毛以一馬謝令。令辭不受。一毛去。至夷牢口。爲土夷所邀。一毛死焉。楊節者。本嘉州卒。吏避罪亡入夷中。夷人愛之。用事。號爲羅判。至是。節自度不免。乃以矢房中。乞弟所入馬二千緡。券來降。公以中國不失信于小夷。宜斬節歸券。責以納亡之罪。則乞弟憚威而愧德矣。而轉運使固執不從。三年。乞弟果以一毛爲辭。入寇。路分都監王宣。以兵二千人禦之。戰于羅箇牟國。爲賊所敗。宣與其子某。及裨將十有四人。死之。於是詔韓存寶。復以陝右兵五千人。經制其事。存寶至瀘。逗留不進。陰使人誘乞弟。以書降。遽分屯奏功。天子得書。怒甚。更遣環慶路副總管林廣代之。命御史何正臣。中人梁從政。至蜀。雜治獄具。斬存寶于瀘州。流監軍韓承式於海島。除轉運使董鉞名。四年。廣進兵。抵乞弟之巢。賊空壁遁去。廣不得已。竟納其降。而還。天子亦不復責矣。自是瀘州守將。始加沿邊安撫之名。專治軍政。都使不得輒與。未幾。使者復以開邊田賦。生稅爲請。天子一切不許。而西南夷復安堵矣。由是言之。前日之役。豈非部使者實爲之。初。公既奏羅胡



苟里之事雖不果上。而使者聞知。內銜切骨。日夜謀中公以法。公知其謀。乃錄使者不法事。關瀘州十有五條。上之。使者溥遽不知所爲。卽誣奏公乞弟過江安時。不時掩擊。及延儒生講書。疑有私謁。朝廷疑之。乃先免。而下章於它部。各窮竟所考。未具。而公旣卒矣。時當途者以公旣歿。爲使者地。公之子大防三詣闕。上書陳冤狀。獄不敢變。使者竟免。公爲吏通敏。吏民畏而愛之。其通守齊安也。嘗遊於定惠院。旣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時蘇先生之長子翰林公軾。以譴遷齊安。人知其與公善也。復於其側爲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予。將館於是。明年公卒。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公於庵。而蘇先生之少子中書公轍。復爲之記。余嘗從翰林中書公遊。聞二任之風久矣。後爲汝南學官。始識大防。於是得公之行事。公以元豐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卒于遂州西禪佛舍。享年六十有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葬于光山縣准信鄉午步原。其世次官邑。御史頓君旣爲幽堂之誌。此不復著。著其瀘州之事。與誌之闕不書者。揭于墓原。以備史官之擇云。







# 淮海集卷三十四

贊跋

龍丘子真贊

惟龍丘子以大塊爲興。元氣爲駒。放意自娛。遊行六區。世莫我疎。亦莫我親。追配古者。葛天之民。

李潭漢馬圖贊

前一馬驪。就樹摩癢。百駭佳快。厥意可想。中間四馬。或顧或嬉。飲嚙自如。不相瑕疵。最後一駢。尾鬣奮驚。背而號鳴。若聞其聲。寬間之鄉。水遠草長。無羈無繫。樂未渠央。

南都法寶禪院一長老真贊

欲老不老。八反九倒。昔是西庵。今爲法寶。文雅臺邊。清冷池畔。大地山河。且舉一半。

建隆慶和尚真贊

大因緣。十八年。結跏座。帶刀眠。汝鼻孔。未撩天。呼我作。無事禪。

書王蠋後事文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刳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願萬家之封。引身卽死。



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亦不可不道也。當燕人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疆。爲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旦狼顧鳥竄。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爲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德累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爲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節。守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爲之却三十里。不敢近。其後燕將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卒不滅也。數爲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爲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尙何存。余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爲虐也。與其無義而生。固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卽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爲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忤於人。無欺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爲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存。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荆軻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讎。而懷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爲楚卿。暮爲秦相。不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善說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



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鄒衍田駢。慎到接予環駟爽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爲多學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所以爲太史公惜也。

書輞川圖後

元祐丁卯。余爲汝南郡學官。夏得腸癖之疾。臥直舍中。所善高符仲携摩詰輞川圖視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悅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絕茱萸泝。躡槐陌。窺鹿柴。柴返於南北坨。航欽湖。戲柳浪。濯纓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仍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棊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而符仲亦爲夏侯太冲來取圖。遂題其末。而歸諸高氏。

高無悔跋尾

無悔將家子。爲人沈鷲。有奇略。習知邊事。結髮與羌人戰。大小數十遇。未嘗敗北。斬級捕虜。獲牛馬橐駝。動以萬計。與其兄館使皆爲邊人所推。號二高云。元豐五年。延師與二詔使城永樂。問於無悔。對曰。永樂。羌人必爭之地。而無險阻。無水泉。一日寇至。何以能守。詔使大怒。以爲沮議。遣歸延安。旣城永樂。羌人數十萬奄至。城中戍者纔三萬人。館使謂詔使曰。虜衆十倍於我。若其盡至。不可當也。我嘗破其衆於無定。



河川。今前隊囂甚。有懼我心。及未定擊之。雖衆可走。詔使不許曰。王者之師。不鼓不成列。館使以足頓地曰。事去矣。已而城外圍數重。諸將出戰。無生還者。俄奪我水寨。城中穿井數十。皆不獲泉。士卒飢渴。困甚。不能執兵。城遂陷。二詔使及館使皆死之。於是議者皆以二高料敵。有古良將之風。惜乎詔使之不能用也。元祐二年。余爲汝南學官。被詔至京師。以疾歸。無悔亦以失邊帥意。徙內地。鈐轄此郡兵馬。相從於城東古寺。日飲無何。絕口不挂時事。余酒酣悲歌。聲震林木。無悔噴目熟視。髮上衝冠。人多怪之。余二人者。自若也。無悔一日出諸公所。與尺牘。自韓魏公以下百餘番。屬余跋尾。余欣然濡筆。因以永樂之事載之。庶幾見諸公所以稱道無悔者。非虛語也。

裴秀才跋尾

裴本秦之別姓。自漢以來。世有顯者。在唐尤爲望族。五房之裴。爲宰相者十有七人。裴氏衣冠於斯爲盛。而東眷房。晉公度。實唐第一等人。君晉公之裔孫也。少篤學。鋒氣銳甚。頗有志於天下之事。已而舉進士。屢不中。乃嘆曰。人生如寄耳。用是區區者爲哉。於是退居許之陽翟。葛巾藜杖。日閱佛書。惟以專精神。養壽命爲事。元祐三年冬。君之弟朝散君通判蔡州。君自陽翟監輿過之。踰月而去。將行。謂朝散君曰。吾絕意世間事久矣。比閱篋中故人書札。見麻溫故郎中。昔所贈詩。憮然感心。不能自己。聞秦少游方爲此郡學官。願因弟丐一言。庶幾異時有知我者。余聞而嘆之。昔馬援南征。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馭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



時語何可得也。朝散君起家四十爲郎。聲聞籍甚。所謂功名富貴。蓋未易量。而君羸老疾病。臥於衡茅之下。氣息奄奄。僅屬既不求人知。人亦莫君知者。弟兄出處異矣。然以二馬觀之。二裴之事孰爲得失哉。麻君博雅君子。其所以稱道君者。宜不謬。後之君子讀其詩者。可以知君少時之志。而讀余文者。可以識君莫年之心云。

### 錄壯愍劉公遺事

壯愍劉公未顯時。凡三與賊遇。始爲常州無錫縣尉。有梟賊劉鐵槍者。起浙西。轉擾諸郡。捕盜官不能制。公一日霑醉夜歸。適報鐵槍入境。遂乘酒赴之。與賊接戰。手殺鐵槍。及其徒五人。餘悉散走。部使者上其功。改大理評事。後知果州南充縣。丁先太師憂。解官東還。道出興州境上。遇羣賊奄至。掠其行李。發之。惟文書百餘帙。布數匹。賊魁冒其徒曰。此窮官人何足劫。公時在後。聞變馳至。瞋目叱之。賊衆披靡。俄發三矢。輒斃三人。餘遂遁去。雍帥寇萊公表其事。詔遷官知瀘州。後移倅汝陰。過安陸。遇故人留飲。家屬先行。復遇盜劫。倒囊得一銀釵。劍泊一礪石腰帶。持去。後賊敗於齊安。獄具。法歸賊於主。有司以聞。時陝西轉運使員缺。執政方以公進擬。真宗曰。是人爲郡守。而止有一礪石帶。廉可知也。遂除公。行狀墓誌及國史本傳。皆載無錫及興州事。獨安陸一節。遺而不書。元祐壬申歲。公之子隰州使君某與余會於京師。嘗道公之遺事。具以天禧中劄示余。因論次之。附於中劄之後。以補史氏之缺云。







# 淮海集卷三十五

跋

## 法帖通解序

法帖者。太宗皇帝時。遣使購摹前代法書。集爲十卷。摹刻於板。藏之禁中。大臣初登二府。詔以一本賜之。其後不復賜。世號官帖。故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賜帖摹刻二本。一置郡帑。一藏於家。自此法帖盛行於世。士大夫好事者。又往往自爲別本矣。今可見者。潭絳二郡。劉丞相家。潘尙書師旦家。劉御史次莊家。宗將世章家。凡六本。雖有精粗。然大抵皆官帖之苗裔也。頃爲正字時。見諸帖墨蹟。有藏於祕府者。字皆華潤有肉。神氣動人。非如刻本之枯槁也。蓋雖官帖。亦其糟粕耳。又當時奉詔集帖之人。苟於書成。不復更加研考。頗有僞蹟濫廁其間。至於標題次序。乖錯逾甚。士大夫以字畫小技。莫有論次之者。投荒索居。無以解日。輒以其灼然可考者。疏記之。疑者闕之。名曰法帖通解云。

## 漢章帝書

衛巨山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是章帝時已有草書矣。然千字文者。乃梁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使周興嗣以韻次之。時南平王偉令蕭子範亦製此文。蔡遠浪釋辰宿一帖。興嗣文也。豈得爲漢章帝之書。卽歐陽文忠以謂前世學書者。已有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按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尙篇。元始



中楊雄作訓纂篇。班固續之。無復字。皆小學家也。千字文者。蓋擬諸篇而作。今急就篇之類。尙有存者。其詞高古。讀之不問可知爲漢人之文。與興嗣所作。殊不類也。文忠此說。殆亦可疑爾。

倉頡書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史。而說者或以爲書契始於伏羲。或以爲始於倉頡。蓋伏羲畫八卦。則書契已兆。至倉頡觀鳥迹。則書契遂詳。始於伏羲。而成於倉頡爾。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住。假借也。謂之小學家。自至秦焚燒典籍。始用篆隸。而古文滅矣。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則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時王莽司空甄豐。改定古文。有謂古文。奇字。義書。佐書。繆篆。鳥書。凡六體。所謂古文者。孔氏壁中書也。魏初傳古文者。有邯鄲淳。衛覬。嘗寫淳尙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在三字不維。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効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簡書十餘萬言。案魏氏所出。猶有髣髴古書。亦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齊文惠太子爲雍州時。盜發楚王冢。亦得竹簡。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者。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記。周官所闕文。以此論之。凡稱古文者。皆倉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常謂之科斗者。以其類科斗爾。此帖題曰倉頡書。而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蓋可疑也。

仲尼書



魯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在季子墓上。其字皆徑尺餘。唐張從紳記云。舊本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曆中。蕭定又刻于石。此小字者。蓋後人依効爲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然則季子墓銘。其真者猶疑非仲尼書。又況依倣爲之者歟。

### 史籀李斯

史籀者。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時有同異。先王之時。天下之書同文。及其衰也。諸侯各自爲政。而字畫之形亦異殊矣。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而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是爲小篆。是時天下多事。篆字難成。長安下士人程邈得罪。繫寧陽。十年。從獄中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奏之。始皇以爲善。出邈爲御史。名其書曰隸書。凡奏事。令隸人書之。故又謂之佐書。自爾秦書有大篆。小篆。刻符。包。匏。隸書等。凡八體焉。倉頡爰歷博學三篇。至漢時。閭里之師。并爲倉頡篇。而籀文。至建武時。已六篇矣。今稱史籀之迹者。惟岐陽石鼓文。李斯之書。惟泰山詔爲真蹟。二世詔。嶧山之碑。近世傳者。出於徐常侍。夏英公家。自唐封演。已疑非真。杜甫直謂野火焚棗木。傳刻爾不知。此謂史籀李斯二帖者。何從得之也。今漢碑在者。皆隸字。而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觀其氣象。豈敢遂信以爲秦人書。

### 鍾繇

鍾繇賀捷表。其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上。歐陽文忠公嘗問孫集賢思恭云。



建安二十四年。閏在何月。集賢精於曆學。以漢家所用四分乾象曆推之。是歲己亥。三曆皆閏十月。文忠以陳壽三國志考。與集賢之言合。然文忠考魏吳二志。乃權以是歲閏十月。方征關羽。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至洛陽。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由是疑此表爲非真焉。

懷素

懷素唐僧。字藏真。此帖稱王右軍云。吾真書可比鍾繇。而草故不減張芝。僕以爲真。不如鍾。草不如張。又嘗見其一帖云。漢時張芝言書爲世所重。非老僧莫入其體。則懷素自謂抗張芝而過右軍矣。昔桓元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齊高帝謂張融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前世善書者。蓋嘗欲與右軍抗衡矣。而每不謂公論所許。懷素此言。其果然歟。歐陽文忠公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爲事。如一未至。至於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爲苦。是真可歎也。懷素之徒。是已。文忠此論。可謂名言。然天下之事。畢竟亦何所有。孰爲可學。孰爲不可學者。自古以藝自名家。至於文章學術大功大名。世所謂不朽者。其人方從事於其間也。曷嘗不棄百事而爲之。至於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爲苦也。由後世觀之。其異於懷素之學草書也。幾何邪。

書晉賢圖後

此畫舊名晉賢圖。有古衣冠十人。惟一人舉杯欲飲。其餘隱几杖策。傾聽假寐。讀書屬文。了無濡醉之態。龍眠李叔時見之曰。此醉客圖也。蓋以唐竇蒙畫評有毛惠遠醉客圖。故以名之焉。叔時善畫。人所取信。



未幾轉相摹寫徧於都下。皆曰此真醉客圖也。非叔時疇能辨之。獨譙郡張文潛與余以爲不然。此畫晉賢宴居之狀。非醉客也。叔時易其名。出奇以眩俗耳。余舊傳聞江南有一僧。以貲得度。未嘗誦經。聞有書生欲苦之。詣僧問曰。上人亦嘗誦經否。僧曰然。生曰。金剛經幾卷。僧實不知。卒爲所困。卽誣生曰。君今日已醉。不復可語。請俟他日。書生笑而去。至夜。僧從鄰房問知卷數。詰旦生來。僧大聲曰。君今日乃可語耳。豈不知金剛經一卷也。生曰。然則卷有幾分。僧茫然瞪目熟視曰。君又醉耶。聞者莫不絕倒。今圖中諸公了無醉態。而橫被沉湎之名。然後知昔所傳聞爲不謬矣。雖然。余懼叔時以余與文潛異論。亦將以醉見名。則余二人者將何以自解也。叔時好古博雅君子。其言宜不妄。豈評此畫時。方在酩酊邪。圖中諸客。泊予二人。孰醉孰不醉。當有能辨之者。

### 書蘭亭敘後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使瑯琊王羲之逸少所書詩序也。右軍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與太原孫統丞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發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於山陰之蘭亭。酒酣賦詩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書。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而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他日更書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孫。至七代孫智永爲比丘。俗呼永禪師。永卒。傳其書於弟子辯才。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唐正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書帖。摹搨殆盡。惟未得蘭亭。凡三召辯才。詰之。固稱薦經喪亂。亡失不知所在。後遣監察御史蕭翼。微服爲書生。以詭辯才始得之。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葛貞等四



人各揚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奉遺詔以蘭亭入昭陵惟趙模等所揚者傳於  
世事見何延之蘭亭記





# 淮海集卷三十六

狀

鮮于子駿行狀

公諱侁字子駿。其先成湯之裔箕子。封于朝鮮。子仲食采於于。爲鮮于氏。世家漁陽。唐初。詔爲閬州刺史。歿于官。子孫家焉。遂爲閬中人。開元時。仲通叔明。節制兩川。叔明以功賜姓李氏。後復故姓。於公十二世祖也。曾祖演。祖瓘。皆不仕。父至。自號隱居先生。爲蜀名儒。以公贈金紫光祿大夫。母趙氏。追封安德郡太夫人。公自少莊重不苟。力學有文。鄉黨異之。年二十。登景祐五年進士科。調京兆府櫟陽縣主簿。到官數月。丁外艱。服除。授江陵府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大旱。有詔中外臣僚實封言事。公上書推災變所興有四。一曰言不從。二曰厥咎僭。三曰欲得不明。四曰上下皆蔽。言甚切直。移歙州歙縣令。歙俗喜訟。善持吏長短。吏稍繩以法。輒得罪去。公爲黜。又嘗攝婺源。其治皆爲諸邑最。豪強畏之。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事。遷祕書丞。通判黔州。未行。改通判綿州。左綿遠郡。自守將以下。皆日課吏卒供薪炭芻豆蔬菜。而贏取其直。公到。悉罷之。守將已下聞之。亦罷。其風遂絕。清獻趙公使蜀。首薦之。朝轉屯田員外郎。賜五品服。英宗初。爲皇嗣。公上疏言儲號未正。橫置未宜。今皇嗣初定。未聞選經術識慮之士。以擁護羽翼。乞妙選賢德。以爲宮僚。陛下清躬。小有寢食不順。朝夕左右。固惟婦寺。願復漢侍中之職。令二府番休宿衛。覃恩遷都官員外郎。通判保安軍。何公郊帥永興。辟公簽書。其節度判官廳公事。改職方員外郎。覃恩轉



屯田郎中代還。用三司使薦。除蔡河撥發。神宗初卽位。詔中外直言闕失。公應詔言十六事。其目曰。納諫。諍以輔德。訪多士以圖治。嚴法令以制世。崇節儉以富民。明黜陟以考實。去貪暴以崇厚。重臺諫以委任。選監司以督姦。閱守宰以求治。慎遷易以去弊。重根本以圖固。復選舉以澄源。申武備以警姦。治軍旅以除患。謹邊防以重內。練將帥以禦戎。其末曰。願陛下事兩宮以孝。待大臣以禮。侍從知其邪正。近習防其姦壬。上愛其文。出以示御史中丞滕元發。曰。此文不減王陶。東宮舊臣。上所信重。故以公擬之。而陶亦雅相知。嘗薦公明經術。知治體。切直不阿。宜備顧問。後爲三司使。又奏爲其判官。不從。熙寧初。有詔侍從之臣。各舉所知。范蜀公時爲翰林學士。以應詔。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執政有沮議者。上曰。鮮于某有文學。執政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有章疏在。執政乃不敢言。王荆公用事。公上疏言時政之失。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它逆治體而起人心者。不可概舉。又曰。陛下聰明過於文帝。而羣臣無賈生之才。西方議用兵。公以兵將未擇。關陝無年。未宜輕動。乃移書勸安撫使。宜如李牧守雁門故事。遠斥堠。謹烽火。堅壁清野。使寇無所獲。密戒諸路。選將訓兵。蓄銳俟時。須其可擊而圖之。安撫使不能用。師果無功。未幾。慶州兵叛。關中震擾。巴峽以西皆警。成都守與部使者。爭議發兵屯要處。書檄旁午於塗。公一皆止之。示以無事。蜀人遂安。公以劍門形勢之地。當分權以制內外。今帥劍南者。舉全蜀之權。以畀之。非便宜。循唐制。成都益昌。各自置帥。以消姦雄窺伺之心。書累上不報。是時初作助役青苗之法。詔諸路監司。各定所部役錢之數。轉運使李瑜欲以四十萬緡爲額。公以利路民貧。用二十萬緡足矣。與瑜論不合。各具利害以聞。上是公議。謂判司農寺曾布曰。鮮于某所定利路役書。可爲諸路法。遂罷瑜。而以公爲轉運副使。兼提



舉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而青苗之法獨久之不行。執政怪焉。亟遣吏問狀。公曰：詔書稱願取，即與利路之民無願取者，豈可強與之邪？歲滿有旨再任，及罷，又留之。轉都官郎中。西京左藏庫使知利州事周永懿貪暴不法，前使者憚其凶狡，置不敢問。公具得其姦賊，即遣吏就捕，械送于獄。永懿竟除名。編管衡州。初，利州以兼益利路兵馬都監故事，武臣爲守，至是公上言乞堂選文臣知州事，別置路分都監以懲永懿之弊。又言劍門關葭萌寨使臣兼知縣事，類多不習文法，宜各置令專領邑事，詔皆報可。遂爲定制。其他深計遠劃，公私便之，而人所不及者，蓋不可悉數。十餘年，使者有欲變其法者，父老泣曰：老運使之法，何可變也？蓋公之猶子師中嘗使利路，故民以老運使別之。公奉使九年，閩爲名郡，方新法初行，諸路騷動，而公平心處之，鄉人無異議者。今翰林蘇公以謂上不害法，中不傷民，下不廢親，爲三難云。移京東西路轉運副使，過關，陛見，面賜三品服。遷司封郎中。時河決曹村，梁楚之地，被害。公移檄諸郡，具爲科條，所以拯救之術甚備。議者或謂決河東流入海，自其本性，宜勿復塞。公曰：東州平衍，兗鄆單濟，曹濮諸河，其所歸納，惟梁山張澤兩澗。夏秋霖潦，猶能爲害，矧縱大河衝注於中，則諸郡生聚，其爲魚乎？乃作議河一篇數千言上之。又乞下澶州，早行閉塞。上皆嘉納。初，京東分東西兩路，後以財用虛贏，不相通和。詔復合爲一路。升公爲轉運使，更盡領其事。召還，賜對，勞問甚厚。上欲留公京師，而公固求守郡。遂除知揚州事。官制行，換朝請大夫。未幾，坐舉吏受賂免，降爲朝散大夫。方在譴中，又聞故吏以賂敗者，或勸公宜懲前事。自陳，公曰：吾專刺舉十二年，所任吏四百餘人，寧盡保其往耶？然旣已薦之於朝，豈可反覆爲自全計？卒不首也。復朝請大夫，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公之在西京也，今樞密范公亦領臺事，而司馬溫公提



舉崇福宮。三人相得歡甚。搢紳慕其游。及二聖臨御。圖任老成。於是拜溫公爲門下侍郎。起范公帥環慶。復除公爲京東轉運使。溫公曰。子駿不當使外。顧東土承使者聚斂之後。民不聊生。煩子駿往救之耳。比公行。又謂所親曰。福星往矣。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公至。則奏罷萊蕪利國監鐵冶。乞變鹽法。依河北路通商。逐勾當公事之刻薄者二人。發濰州守姦賊。東人大悅。又言高麗朝貢。可令瀕海州郡爲禮。不煩朝廷。若其自欲商賈。聽往閩越。高麗人無以辭矣。召還爲太常少卿。三省太常會議神宗配享功臣。或欲用王荊公。吳正憲公者。公曰。富文忠公勳德終始。天下具知。宜配食。議遂定。因上言本朝舊制。配享雖用二人。宜如唐用郭子儀故事。止用富公一人。詔從之。元祐元年。明堂禮畢。拜右諫議大夫。旣拜命。卽以辨邪正之說爲獻。其言君子小人相爲消長之理甚備。又言近歲人物衰少。凡一官有缺。差擬爲艱。宜許六曹寺監長史各舉僚屬。嚴其論薦之法。亦以見達官之所舉。而執政大臣可以優游論道。蓋宰相擇臺省長官。臺省長官薦舉僚屬。知人安民之道。於斯爲得。自保甲之法行。民以藝能入等授班行者。卽爲官戶。免役時。祥符縣至一鄉。止有一戶可差。公言僥倖太甚。宜依進納官例。充役如故。須其陞朝。乃免。有旨。治諫官直廬。不得與東兩省相通。以防漏泄。公上言。昔漢武帝嘗命文學之士。遞宿禁中。凡公府欲行之政。俾之閱視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炳然與三代同風。唐太宗臨御。每遇宰相。平章事。必命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卽箴規。故正觀之治。企及三代。今乃屏置諫官。使與兩省不相往還。恐非朝廷開言路以副聖上納諫之義。又劾大臣不宜輔郡者。請加譴黜。以示天下。其餘乞復制舉。分經義詩賦爲兩科。以求人材。罷大理獄。以省事。罷帳司檢法。以省官。嚴出官之法。減特奏名人數。以抑濫進。



再言京東鹽禁不便宜弛以利民。許蔡河撥發統制縣道以便程督。罷戎瀘保甲以卹民力。行浙中舊法以省漕運。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沙汰學官以熄異議。事多施行。明年春以病不任朝謁。乞郡。數賜告不愈。章三上。乃拜集賢殿修撰。知陳州事。仍有旨滿歲除待制。夏五月辛未。終于州寢。享年六十有九。累勳柱國。賜爵清源縣男。前數日語諸子曰。吾心無不足者。惟以不得歸老陽翟。別著易說爲恨。無它言。公忠亮果斷。出於天性。自小官以至進擢。數上書言天下事。咸具利害。移諫官御史。其言或用或不用。未嘗小加損益。爲政以經術自輔。所至有迹。其去民追思之。熙寧元豐之間。士大夫驚於功利。更其素守者多矣。公雖屢更使指。而屹然於新進少年之中。號爲正人。晚登侍從。益厲鋒氣。知無不言。在職九十餘日。所言當世之務。略盡。嗚呼。使公不疾病且死。得大用於時。其勳業豈易量哉。然公起諸生。仕爲諫官。供奉仗內。言聽計行。天下受其賜。比夫當軸處中。初無益於縣官者。蓋得失相萬也。由是言之。雖病疾且死。弗克大用於時。亦可以無憾矣。喜推轂士士之游其門者。後皆知名。治經術有師法。論注多出於新意。晚年爲詩與楚辭尤精。泰山孫復嘗與公論春秋。歎曰。今世學經術未有如公者。蘇翰林讀公八詠。自謂欲作而不可及。讀公元誦。以謂有屈宋之風。今天子賜之詔書。亦曰。學足以邇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強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又曰。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則公之德善於是可考也。所著文集二十卷。傳二十卷。周易聖斷七卷。典說一卷。治世讜言七卷。諫垣奏藁二卷。刀筆集三卷。其餘未編次者尙多。娶陳氏。太常寺太祝藩之女。恭儉婉孌。治家有法。封某君。前公一年終。男五人。復早卒。頴河南府偃師縣尉。羣鳳州司法參軍。綽假承務郎。焯未仕。皆有學行。而頴尤自立。士大夫多稱之。女四人。長早卒。次適趙氏。次適蒲



氏皆前卒。次適永安縣主簿張球。孫男一人。崧。孫女二人。公兩得任子恩。皆以予兄之子。故焯猶未仕。凡嫁內外親族之女若干人。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穎昌府陽翟縣大儒鄉高村之原。前期頡以書走汝陽請狀公之行義。將乞銘於知公者。某被遇最厚。又嘗辱薦於朝。義不敢辭。輒加論次。而公之行能謀議過人者甚多。難以具舉。取其可考不誣。繫國家之大者著之。以告夫當世之君子云。

徐君主簿行狀

君姓徐氏。諱某。字成甫。其先泰州興化人。遠祖湘。自興化徙揚州之高郵家焉。湘生嗣。嗣生亮。亮於君曾祖也。咸不仕。祖元吉有厚德。鄉人尊愛之。終於高郵軍司理。父格。前通州司戶參軍。參軍磊落豪縱。不耐細務。自司理之沒。事計多以委君。家既右族。金錢邸第。甲於一鄉。公私斂施。交錯重復。君操其綱維。批贅補隙。抉剔含負。日縱月收。市筭么麼。無所遺漏。於是參軍以爲能。謂所親曰。吾有子矣。將不復與家事。熙寧某年。以入粟試將作監主簿。又五年。始至京師。授潭州寧鄉主簿。皆非其好也。君事親至孝。四時甘新。未進。不以輒嘗。待昆弟族人。一主於恩義。叔父某爲不悅者所構。刺史惑之。會有人誣君笞殺家奴。刺史大怒。以君屬吏。諷并致其叔。君曰。罪緣某。不繇叔也。榜脅萬端。不服。獄吏嘉之。爲請於刺史。得脫。友人以貧不能葬其親者。君聞之曰。是余過也。卽爲買田出錢。以辦喪事。而友人之親得葬者五喪。此其可見者也。至於字親族之孤。急交遊之難。賴其施者甚衆。而能諱不自言。雖妻子有不得而知者矣。雅性寬厚。給使阜隸。或時犯之。殊不介意。婚姻之事。不幸至於甚難處者。君指顧從容。顏色不變。而事以兩全。繇此見其材智度量。信有以過人者焉。頗涉傳記。陰陽醫藥。算術之學。無所不窺。晚節尤厭人事。思與佛侶處。士



杖屨相從。蔬食清淡。爲忘年之計。惜乎未及而卒矣。實熙寧八年閏月十八日也。享年四十一。初娶張氏。有賢德。前君若干年卒。更娶蔡氏。節行益奇。君病殆時。至取毒藥自引。後君二日卒。於是又見所以刑諸家者也。子男五人。曰文通、文仲、文剛、文饒、文昌。女三人。曰文美、文英、文柔。初君好學問。聚書幾萬卷。欲舉進士。而父祖不從。乃嘆曰。子當讀書。女必嫁士人。其後四子。藝業蔚然有成。而文通尤自立。又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葬有日矣。文通泣謂余曰。惟先人行義可質諸幽明。不幸以多貲之故。士大夫以嫌自戒者。或不能究言。諸孤良懼。泯滅。盍爲我圖之。余旣相與泣下。因掇其尤著白者爲行狀。以俟夫自信之君子考而誌焉。

### 蔡氏夫人行狀

夫人姓蔡氏。楚州山陽人。故潭州寧鄉主簿徐君諱某之妻。而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諱中正之女也。幼聰敏。有才藝。父母獨奇愛之。異於他女。年十四。適同郡環生。生故疾病。成禮十六日而卒。夫人雖幼。居喪事舅姑。孝謹如成人。已而其舅又卒。爲之斬衰蔬食。誦佛經。無復更嫁意。於是其母與諸昆弟。率親族數十人。卽環館。奪之曰。若十四而適人。十六日而夫死。爲夫之喪三年。舅之喪又三年。若爲人婦。亦至矣。又不欲更嫁。無迺過乎。且環父子俱亡。嗣若雖欲守志。將誰與居。夫人悲哀。迫不得已。遂去環氏。一年而歸。徐君。徐君高郵人。號佳士。所與遊者。皆一時之豪。夫人旣得賢夫。所爲益進。宗族甚重之。俄而君病且殆。夫人曰。身踐二庭。女子之辱也。矧又如此。生復何聊。吾其決矣。因不食。潛使一媪市砒霜。給曰。吾侍君疾。將佩之以厭惡氣。媪爲市與之。遂以自服。家人大驚。亟求解藥以進。夫人曰。是豈復欲生耶。趨使持去。殮



之終不肯下。徐君沒二日。而夫人亦卒矣。卒之日。里巷相傳。皆歎曰。異哉。若人者。豈前古所謂烈女者歟。時熙寧八年閏月二十日也。年三十九。夫人性卓犖。斬斬不爲兒女事。旣生大家。而所適又皆富贍。金繒服玩。取足於身。餘輒以散親族。作佛事。無一毫愛惜。旣死。篋中索然。徐君前娶張氏。妾生一女一男。夫人所出。才一女而已。旣撫諸子。猶己之子。又奉張母虞氏。時節勞問。如己母。故其卒也。諸子洎虞氏及余哭之。如君云。仲兄繩亦以操行知名於時。出殯。自山陽屢來。因得訊夫人之舊事。而并余之所見書焉。

圓通禪師行狀

師諱懷賢。字潛道。俗姓何氏。溫州永嘉人也。在襁褓中。能合掌僧坐。父母異之。時郡之西山有僧嗣仁。修西方白蓮淨觀行甚高。衆歸之勤。號嗣仁社主。乃以師從社主出家。天禧二年。普度天下僧。遂落髮。受具戒。時年四歲也。師旣得法器。又幼得高僧爲之依歸。藝行日進。同輩無與比者。有講肄。輒往聽。未幾盡傳其學。及長。慨然有游方之志。卽辭社主去。遍參知識。所至處。延居上遊。最後見達觀禪師。曇穎於潤之因聖。遂得其法。皇祐初。潤守王公琪雅聞師名。乃具禮請傳法於甘露。而太平之繁昌亦以隱靜召。師以甘露近城邑。而隱靜僻在深山中。遂從太平繁昌之請。開堂於郡之瑞竹院。初師從瑞新禪師遊。十有二年。具知宗門承襲賓主之事。自謂無以復加矣。比至達觀會中。聞所開示。類皆世緣俗諦。或雜以崑瑣談諧之言。又嘗以事斥一僧去。每升堂。輒追罵。至累日。猶不已。師心陋之。乃潛詣文室。請達觀曰。爲人天師。當只說法。奈何預以世俗間事。且僧有過。斥去則已矣。何足追罵至累日乎。達觀頷而不答。師因此省悟。至是以信香嗣達觀法云。居隱靜七年。王公移守金陵。復召師以清涼。辭不赴。明年。達觀自明州雪竇。徙金



山之龍游。州人乃以雪竇召師。既行。道過龍游。留一月。會達觀示寂。潤州之衣冠縑素。因以狀詣郡守。請止師繼焉。而龍游主者故事。當稟於朝廷。郡守以白部使者上之。報可。龍游自火災之後。棟宇灰燼。瑞新禪師實中興之功。未既而卒。師至。修新公故事。大興土木。積八年。殿堂廊廡皆具。今宮室之盛。冠絕淮海者。蓋始於新而成於師。然其地當孔道。客至無虛日。師頗厭之。熙寧元年。遂謝去。隱於金牛山。去丹陽縣數十里。人迹罕至。事委其徒覺澄。主之。師一切不問。庭養猿鶴。孔雀鸚鵡。白鷗。皆就掌取食。號五客。各爲一詩贈之。士大夫欲相見者。就山中訪焉。三年。劉公述謫守九江。以圓通召師。師素聞匡廬山水之富。常以未至爲恨。得疏。欣然從之。題詩壁間。而其卒章云。歲晚當期返竹門。至圓通一年。果謝去。復還金牛。明州復以雪竇來請。固以疾辭。史館刁公約謂師曰。雪竇東南名山。明覺達觀嗣居其地。二十年間。請者三至。可謂勤矣。今又不赴。無乃孤其望乎。師素厚刁公。心善其說。遂登舟由海道去。北轉海門。遇大風卒起。風檣摧敗。夜漂至慈溪之東岸。舟破。從者百餘人皆散走。師獨安坐水中不動。從者還救之。乃免。居雪竇一年。復謝去。還金牛。以元豐五年九月甲午示寂。俗壽六十七。僧臘六十三。覺澄等卽以某月丁未葬師于金牛之西壠。累墳遂塔焉。師操行卓越。而遇人有恩意。雖對賓客。未嘗與衆異饌。夜輒從衆僧寢于堂中。不入丈室。雅性樂施。所得金錢繒帛。率緣手盡。其徒以此歸之。又多才藝。工於詩。字畫有法。閒居絕口不掛事。事雖交至。錯出處之晏然。無不集者。當時賢士大夫聞其風。皆傾意願與之游。始用參知政事高公若訥奏。賜紫方袍。又用節度使李公端愿奏。賜號圓通大師。凡十被請。從之者四。皆天下名山巨刹。道化方行。輒託事隱去。州郡雖欲挽而留之。不可得也。弟子五十有五。人所著詩頌文集凡五卷。又撰次其



自少至老出處之迹一篇。號稱耄典記。以自見云。謹狀。

錄寶林事實

寶林禪院。始於宋元徽中。浮圖惠基得郡人皮道輿所施宅。因山以造。梁大同中。賜號寶林寺。唐會昌中。廢。乾符中復興。更號應天寺。本朝因之。其山一名寶林。一名飛來。一名龜山。上有鰻井。歲旱禱雨輒應。事見圖記。熙寧十年八月丙申。一夕火。棟宇灰燼。十月。給事中集賢修撰程公來領州事。登其山故址而歎悼之。於是郡之衣冠縑素數十人。詣州自陳請修復。故幸公爲具其事。以聞。逾月。賜號寶林禪院。遂以明年三月興工。復率僚屬親至其上。勸勞之。衆皆感激思奮。奔走承事。下至刮塵埽石之技。咸盡其能。而貧富各以財力施。其制蓋卽山巔爲多寶塔。塔有環屋。其北爲羅漢殿。殿旁如塔之制。其南降而夷山腹爲法堂。法堂之東爲寢堂。又東爲方丈。又降而南得平地。爲佛大殿。殿有兩廉。以達于東西序。前爲三門。其左則鐘樓。幡刹。廚庫之所相望也。其右則轉輪經藏。僧堂之所相屬也。繚以高垣。甃以方甃。未踰再期。而金石土木之觀。侈於舊三倍。都人士女俯仰瞻歎。疑有神鬼相之。凡吳越之間。塔廟以火廢者。其復未有如寶林之遽者也。蓋越之城南左右數十里。疾馳屹立。皆屬於秦望。而秦望又率其左右之山。因鑑水謁于越。越城之中。能與秦望爲主客者。凡三山。臥龍寶林。蕺山也。臥龍爲郡守所治。而蕺山少東不能正受秦望之謁。是越之形勢。自臥龍已下。未有如寶林者。其地如此。宜其廢不踰時而復興矣。方寺之未火時。便房曲道各自爲家。山川之勝。蔽虧隔闕者十六七。而前世詞臣才士。如元稹李紳徐浩之徒。猶誦歎不已。見於篇章。矧今制度一新。神工天巧。廓然披露。可以崖巾憑几。而盡得之。使數子而在。其所誦歎又可



知已。然則前日之廢。豈非所以爲今日之興乎。公一日率賓客至其上。顧謂觀曰。寶林之中興天也。余何力焉。雖然。不可使其事掩抑。不少概見於世。前日賜號革爲十方。集賢孫公旣爲之記矣。今棟宇垂備。將乞文於集賢林公子。亦與見吾事者也。盍撫厥實以請。庶幾二集賢之文。相與傳於無窮。不亦踴歟。觀承命。掇其大概。并公之意而次之。號曰寶林事實。以獻諸集賢云。

代蔡州進銀絹狀

大鈞播物。雞酬塊北之恩。墜露增流。以致眇微之意。前件物山澤所寶。箱篚攸資。屬茲誕聖之辰。式備充庭之貢。

代蔡州進瑞麥圖狀

勘會本州自春已來。屢得雨澤。已於某月日具狀奏聞。訖今來二麥並已成熟。地無高下。所收斗斛數倍。當年及諸縣節次申送致麥苗。有一莖二穗。或三穗。其多有至五穗者甚多。父老等皆云。數十年來無此豐熟。亦未嘗見有麥苗一莖至數穗者。以此見二聖臨御已來。功化日新。利興害去。善氣克塞。致此嘉應。臣待罪郡守。目覩其事。不敢隱默。謹畫成圖子一本。隨狀上進。以聞。謹奏。

代薦蔡奉議奏狀

竊以管下居住具位蔡駟。少以文翰見推流輩。仕宦所至。皆有能聲。安貧守道。恬於進取。有士如此。豈敢不言。伏望聖朝特賜考察。擢充臺省清要任使。







# 淮海集卷三十七

書

上王岐公論薦士書

門下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汲汲焉。惟犬馬之養。是營。釜鍾之祿。是干。行年三十有七矣。而脂韋汨沒。德不加充。學不加進。可謂無以別於常人者。豈復有意求知於搢紳先生之門哉。比者先人之友喬君執事。奉使吳越。道過淮南。具言常辱相公齒及名氏。屬喬君喻意。使進謁於門下。夫布衣之賤。獲見知於宰相。此古人所以書函上。日掃門而求者也。顧某之不肖。何以辱此。幸甚幸甚。然嘗聞之。禍莫大於蔽賢。福莫長於薦士。漢武之大臣。其功莫如衛霍。其酷莫如張湯。青去病之後。侯失國除。其傳不過一再。而湯之子孫。茅土相襲。逮乎東京。何哉。一身之功過。不足以易天下之利害。故青去病受蔽賢之禍。而湯獲薦士之福。雖微二三子。古之人其孰不然哉。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蓋其封於少昊之墟。曲阜廟食者三十有四世。其別封者。又爲凡蔣邢茅胙祭之國。夫周公之求賢。豈有意於求福哉。天之報施。自當然耳。伏惟相公輔先帝已來。陰陽調和。廢政具舉。吏民効職。夷狄賓貢。其度數聲名文物之盛。粲然與唐虞同風。逮承顧命。立今天子。宗社至計。定於從容。已事缺然。若無所與其功德。可謂冠百辟而通神明矣。當此之時。雖持尊養嚴。却客疎士。固於盛致。未可云損。然猶區區訪諏。發於至誠。如某之不肖。尙掛左右之餘論。又况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才乎。誠推所以辱賜不肖之意。



思天下所謂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才。抱能而不試。已用而未顯者。兼收並進之。使朝野內外。才能各當其分。無一人失其所者。則相公雖不求於天。天之所以報王氏之子孫者。當不下於周公矣。惟相公察焉。干冒鈞嚴。俯伏惟命。不宣。

上呂晦叔書

五月日。進士秦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大資閣下。某聞天下之功成於器識。來世之名立於學術。古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未始有意於功名。然其器識學術。博大而精微。則功名歸然與時自至。雖欲深閉固拒。揮而去之。不可得也。昔漢昭宣之時。霍光以宿衛之臣。任漢室之寄。大器將傾。徐起而正之。神色不變。此其器識實有以過人者。然操持國柄。不知消息盈虛之運。身死肉未及寒。而宗族滅矣。則學術不明之弊也。其後順桓之間。李固以一時名儒。位居三事。扼姦臣之吭。而奪其氣。此其學術。真有古之遺風。然易舉輕發。不能定大計於無形。至爭以口舌。申之書牒。事固不就。身亦隨之喪焉。則器識不宏之弊也。非特二子爲如此。大抵西漢之士。器識優於學術。故多成功。而名不足。東漢之士。學術優於器識。故多令名。而功不成。夫君子以器爲車。以識爲馬。學術者所以御之耳。西漢之士。如環人之車。駕以馱駝。驅通道。上峻阪。無所不可。然而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者。有焉。東漢之士。如豆泰氏持策。攬轡圓旋中規。方折中矩。然而車弊馬羸。轉薄於險阻之間。則固已敗矣。某狂妄。嘗以此說推論歷世豪傑之士。又以默觀當今之時。而搢紳先生。有告某者。以謂器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致無窮之遠。學足以探天人之蹟。術足以偶事物之變。如古之所謂大臣。作閣下不足以與於此。又曰閣下之道。如元氣行乎渾茫之中。其發爲風霆雨露。



者特糟粕耳。某時方食。聞之投匕箸而起。遂欲身從服役之後。求備掃洒之列。而困於無介紹。莫獲自通。竊伏淮海。抱區區之願。缺然未厭者有年矣。比者天幸閣下來守是邦。而某丘墓之邑。實隸麾下。是以輒忘賤陋。取其不腆之文。錄在異卷。贊諸下執事。又述其願見之說。爲書先焉。夫大治無棄金。大陶無棄土。江海不却水。王侯不遺士。某雖不能廉小謹曲。以自託於鄉閭。然古人所以處廢興而擇去就者。竊嘗講其一二矣。儻閣下不賜拒絕。而辱收之。請繼此以進。干冒台嚴。俯伏待命。不宣。

謝王學士書

史院學士閣下。某愚不自揆。竊嘗以謂衣冠而稱士者。宜有以異於流俗。而以古人自期。故凡方冊所載。簡牘所存。不見則已。苟有見焉。未嘗不熟誦其文。精覈其義。縱觀其形勢。而私掇其英華。敝精神。勞筋力。不能自休已者。十年於茲矣。然志大而才不揜。事左而身益困。每觀今時偶變投隙之士。操數寸之管。書方尺之紙。無不拾取青紫。爲宗族榮耀而已。獨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濱於飢寒。鄉人憫其愚而笑之。干祿少年。至指以爲戒。雖某亦自疑焉。因計曰。劍工之惑劍。劍之似莫耶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之眩玉。玉之似碧蘆者。惟猗頓不失其情。夫宗工碩儒。亦後進之歐冶猗頓也。何重惜一見。以質其胸中之疑乎。於是試取其所爲文。投執事。而諸公見之。乃大稱借以爲非世俗之所知。復激勸之。使卒其業。故前輩諸公在東南者。多得與之游焉。然某之私意。尚有所不滿者。獨以未見閣下也。前日復衣食所迫。求試有司。遂得進謁左右。屬賓客盛集。不獲薦其區區。方謀繼見。而閣下固已得其鄙文於從游之間。伏蒙猥賜薦寵。以爲可教。亦如諸公所云。某於是自決不疑。亦知前志之不謬。俗議之不足卹。而古人爲可信也。古之



人有立行著書而舉世莫或知者。猶業之如故。以俟後之君子。況不至於是者耶。天不爲人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惡險而易其廣。君子不以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某雖不肖。竊誦此久矣。自擯棄以來。尤自刻勵。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獨念昨出都時。會閣下在告。私懷惓惓有所未畢。適有西行之便。故復略而陳之。并以近所爲詩文。合七篇。獻諸執事。伏惟閣下道德文章。爲一時君子之所望。鄙陋之迹。固已獲進於前日矣。宜更賜指教。水導而木植之。使駑駘蹇服。知所趨向。不繆於先進之迹。亦君子樂育人材之義也。惟深賜憐察。幸甚幸甚。

謝曾子開書

史院學士閣下。某不肖。竊伏下風之日久矣。顧受性鄙陋。又學習迂闊。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率不與世合。以故分甘委棄。不敢輒款於搢紳之門。比者不意閣下於遊從之間。得其鄙文而數稱之。士大夫聞者。莫不竊疑私怪。以爲故嘗服役於左右。而某未嘗一望閣下之履舄也。竊觀今之士子。峩冠大帶。求試於有司。殆五六千人。學宮儒館。以教育自任者。無慮百數。其因緣親故。以爲介紹。談說道真。以爲贊獻。善詞令。以干謁者。俛理色。以叩關人。冒汗忍恥。僥倖人之已知者。迹相仍。袂相屬也。然而得善遇者。十無五六。與之進而教誨者。十無二三。至於許之以國士之風。借之以齒牙餘論者。蓋百無一二焉。其售愈急。其價愈輕。亦其勢之然也。某與閣下。非有父兄之契。姻黨鄉縣之舊。介紹不先。贊納不前。謁者未嘗知名。關人莫識其面。而閣下獨見其馥馥之文。以爲可教。因曲推而過與之。傳曰。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嗚呼。閣下之知某某。某之受知於閣下。可謂無愧乎今之人矣。前日嘗一進謁於執事。屬迫東下。不



獲繼見以盡所欲言。旋觸聞罷。遂無入都之期。燕居間處。獨念無以謝盛意之萬一。輒因西行之便。略陳固陋。并近所爲詩賦文記合七篇。獻諸下執事。伏惟閣下旣推借之於其始。宜成就之於其終。數灌漑以茂其本根。削垢翳以發其光明。不間疎賤而教之以書。使晚節末路。獲列於士君子之林。則某與閣下非特無愧於今之人。又將無愧於古之人矣。古語有云。烹牛而不鹹。敗所爲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惟閣下裁之。

與喬希聖論黃連書

某比聞公以眼疾。餌黃連至數十兩。猶不已。不知果然否。審如所聞。殆不可也。某頃年血氣未定。頗好方術之說。讀醫經數年。嘗記釋者云。服黃連苦參。久而反熱。甚以爲不然。後乃信之。蓋五味入胃。各歸其所。喜故酸先歸肝。苦先歸心。甘先歸脾。辛先歸肺。鹹先歸腎。入肝則爲溫。入心則爲熱。入肺則爲清。入腎則爲寒。入脾則爲至陰。而血氣兼之。皆謂增其氣不已。則臟氣有所偏勝。有所偏勝。則必有所偏絕。黃連苦參。性雖大寒。然其味至苦。入胃則先歸於心。久而不已。則心火之氣勝。火勝則熱。乃其理也。眼疾之生。本於肝之熱。肝與心爲子母。夫心爲子。肝爲母。心火也。肝亦火也。腎孤臟也。人嘗患一水不勝二火。今病本于肝。而久餌苦藥。使心有所偏勝。是所謂以火救火。命之曰益多。其不可亦明矣。夫藥所以療疾。其過也適所以爲疾。聞比初作時。十已損其七八。正宜節藥。慎護飲食。以俟其自乎。非如決疣潰癰。可以忽然一朝去也。輒具以進。惟留意而聽之。無忽。

與鮮于學士書



昨蒙左右不以觀之不肖。猥賜論薦。以備著述之科。假借過當。伏增悚懼。觀重惟結髮以來。明公以先人之故。比諸子弟而教誨之。受性狂妄。動取悔尤。常恐一旦蒙擯絕。則內傷先人之聞。上負門下之義。死不瞑目。敢圖始終假借。以及於此。賜非望始榮。幸實深。論報無緣。愧懼滋甚。韓退之與陳給事書云。始之以日隔之疎。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忘者之說。閣下之門。由是無愈之跡矣。觀之去門下。于今七年。明公自留臺奉使京東。入爲九列。進拜諫議大夫。供奉仗內。士因緣介紹。有候門牆。希望明公一顧者。肩相摩跡相接也。觀以聲聞過情。深爲同進所忌。閉關却掃。罪惡日聞。然則明公之門。宜其無觀之迹矣。而詔書比下。明公首以觀充賦。乃知君子之所爲。自有常度。豈以顯晦數疏。而易其意哉。汝南雖當孔道。人事絕少。風氣和平。魚稻蔬果。不減於淮海。士子亦樂於相從。養親讀書之計。極爲安便。但創置之官。居處什物之類。百色皆無。自供職已來。干乞營繕。殆無須臾之閑。久不獲進左右之間。緣此故也。伏望垂悉。幸甚。

自承拜命。卽欲致左右之間。屬守將驟易。日迫賤事。乃爾後時。皇恐無地。議者謂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況如觀者。自先舍人已來。獲備服役之列。其爲慶慰。何可勝言。引領門仞。但有傾倒而已。

婚書

蚤年擁彗。嘗趨大丞相之門。末路紉書。實佐先翰林之事。重以世母。出於伯姜。旣事契之久。敦宜婚姻之申結。敬承佳命。增慰夙心。



# 淮海集卷三十八

記

## 御書手詔記

元豐元年八月詔以先臣某爲天章閣待制環慶路安撫經略使三年四月環州肅遠寨慕家白子等剽屬羌構兵馬亂攻殺旁族先臣遣第二將張守約走馬承受陸中招降之誅其不聽命者於是羌族始定而亡入夏國者凡三百人復遣守約屯寨上檄夏人使歸其衆夏人承命震恐以其衆歸初慕羌之叛也附置以聞有詔得亡者無小大長少皆卽其地斬之至是斬其酋豪百二十有二人而錄其脅從幼弱婦女百四十有二人請于朝詔皆原之旣又別賜手詔褒諭先臣跪捧伏讀感激涕下退謂臣等曰我本孤生蒙上識拔寵遇如此自度無以報萬一惟與汝曹共誓捐軀而已明年先臣下世臣等銜奉遺訓夙夜殞越念無以致區區者輒求金石具刻明詔以爲不朽之傳蓋亦先臣之念也昔唐相權德輿嘗讀太宗所賜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迺爾耶臣以爲萬世之後當有讀明詔而感動復如德輿者矣豈特今日爲百執事之勸哉六年月日承務郎臣俞次臯記

## 五百羅漢圖記

五百羅漢圖一軸入定於龕中者一人蔭樹趺坐而說法者一人左右侍聽者八人說經者六人課經者六人課已而收經與誦而倚杖者各一人環坐指畫而議論者塵揮手杖支頤相嚮而談者各六人歸依



寶塔者五人。和南合座者六人。稽首舍利光者八人。飯餓鬼者四人。食烏鳶者。施魚鼈者。各五人。雲升者六人。指現五色光者。鉢現白光者。泉湧於頂者。火燃於踵者。袒而洗耳金環。手隨求而立者。各一人。受齋請者七人。受龍女珠。獻者六人。受兩猊花。獻者四人。受往生花。獻者七人。受衣冠。從三牛謁者五人。受胡輸贐者七人。受胡從兩橐駝而致琛者四人。受海神跪寶者五人。騎龍者。跨虎者。乘馬者。象駕者。獅子馭者。各三人。爲犀說法者一人。後座者三人。植錫而座。巨蟒上者一人。背樹矚山鵲者六人。注猱升者。仰鳳集者。閱麋鹿者。各四人。俛伏獮者。翫舞鶴者。各五人。擷菌菖者一人。從後者五人。書蕉葉者五人。持蕉葉而涉筆者二人。焚香而茗飲者六人。臨流而滌鉢者三人。滌已而持歸者一人。浣衣者。就樹絞衣者。浣已而歸者。將浣而進者。隔岸而覘者。各一人。洗屨者。後洗而納屨者。振衣而去者。各一人。削髮者。爲削髮者。沐而待者。解衣者。旣解收衣者。各一人。補毳者二人。操刀尺者一人。治線者三人。泉涌於石。遠近而觀者十六人。度石梁者三人。欲度者四人行杖錫者二人。導者二人。贊者三人。芒屨檐簪而歸者三人。束裝而行者一人。或坐。或行。或立。跏趺。款欠。杖柱。笠負。數珠。白紵。山曲水隈。塗觀而卒遇者。十八輩。合一百二十有三人。或坐。或行。或立。背樓觀。憑欄楯。據危迫險。俛瞰仰睇。直視轉盼。側睨旁顧。近相目。遠相望者。二十八輩。合一百三十九人。凡羅漢五百人。而佛處其中焉。佛之旁。又有寶冠珠絡。持如意。執蓮花。座貌象者。菩薩二。右袒徒跣。曲拳和南而後侍者。弟子十。瞻贊而前謁者。十六。甲冑椎髻。挺劍秉鉞。立左右者。善神二。別三十有一焉。又童子有抱經室。主茶盃。荷策持餅。典湯徹器。凡十有六。鬼有馭龍馭馬象。受施食。送齋書。鱗身鳥味。衣短後。隱樹而窺者。凡十有四。雜人物有白衣胡跪。獻花香珍怪。衣冠而謁。驅牛以從。載



犀象。挈筐篚而進。被甲服弓矢。愕而瞻歎者。凡十有九。鳥獸有鳳鶴鵠。烏龍虎犀象獅子馬牛麋鹿蟠蟒。戲狢猿猱大小四十有三。然以羅漢爲主。故號五百羅漢圖。世傳吳僧法能之所作也。筆畫雖不甚精絕。而情韻風趣。各有所得。其綿密委曲。可謂至矣。昔戴逵常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人有所臧否。輒竊聽而隨改之。積數年而就。余意法能亦當研思若此。然後可成。非率然而爲之決也。余家旣世崇佛氏。又嘗覽韓文公畫記。愛其善敘事。該而不煩。縟詳而有軌律。讀其文。恍然如卽其畫。心竊慕焉。於是倣其遺意。取羅漢佛之像而記之。顧余文之陋。豈能使人讀之。如卽其畫哉。姑致敘之私意云爾。元豐二年正月十五日。弟子秦某記。

### 雪齋記

雪齋者。杭州法會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此軒。汲水以爲池。累石以爲小山。又灑粉於峯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爲事雖類兒嬉。而意趣甚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爲名曰雪齋。而去後四年。公爲彭城。復命郡從事畢君景儒。篆其名。并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浸有聞於時。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則以爲恨焉。杭大州也。外帶濤江漲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巧。羞質朴而尙靡麗。且事佛爲最勤。故佛之宮室。綦布於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爲恨。何也。蓋公之才。豪於天下。斥其棄餘。以爲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翫之。使人超然有孤舉遠擢之意。是齋雖褊小。無足取稱於人。而公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寓目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爲恨焉。宜矣。昔李約



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持歸東洛。遂號所寘亭爲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風。不可得而見者矣。豈特爲今日之貴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泊然蕭洒人也。蓋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其爲人。元豐三年四月十五日記。

龍井記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鍊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淞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之中。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祠不獲。則禱於此。其禱輒應。故相傳以爲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以爲泉。淞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脅。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蟠幽而踞阻。內無靡曼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捍之脅。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其施也無窮。龍井之德。蓋有至於是者。則其爲神物之託也。亦奚疑哉。元豐二年。辨才法師元靜。自天竺謝講事。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游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卽其處爲亭。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呪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搖之使



遷壯如淞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此盍爲我記之余曰唯唯

龍井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過杭東還會稽龍井辨才法師以書邀予入山比出郭已日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毛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經佛寺十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有也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簡軒記

建安之北有山巋然與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澗澗之南有橫阜背山而面阜據澗之北濱有屋數十楹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簡軒去軒數十里有田可以給饋粥供絲麻賓婚燕祭之用取具君將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秦觀觀曰士累於進退久矣弁冕端委於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據莽蒼而佃橫清冷而漁者閉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君雖少舉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略天下奇男子也夫以精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足以任事而欲就閒曠處幽隱分猿狖之居廁麋鹿之遊竊爲君不取也乃爲詞以招之曰山之雲兮油然作水循澗兮號不斲雲爲雨兮水爲瀆時不淹兮難驟得念天君兮武且力矢奔星兮弧挽月夜參半兮投袂起探虎穴兮虜其子破千金兮購奇服撫劍



馬兮氣橫出。山之中兮歲將闌。木樛枝兮水驚湍。鷹隼擊兮蛟龍蟠。熊咆虎嘯兮天爲寒。四無人兮誰與言。膏君車兮秣君馬。軒之中兮不可以久閒。

芝室記

河南張倪老。旣以其父宣義君命。奉其母彭城君之喪。殯于廣陵石塔佛舍。遂與其弟曼老。冲老。廬於殯側。數月。有芝生于廬中。余聞而謁觀焉。蓋附土而出者數本。其色正赤。澤而堅。悍若傅髮形。余撫而歎曰。天下之物。固有未易詰其所。以然者。夫濡雨露而生。被霜雪而死。下莖而上蔓者。草之常性也。今芝亦草耳。而孝士大夫之家。則生賢諸侯之國。則生明天子之世。則生。徒之不可。蒔之不能。豈所謂未易詰其所。以然者歟。有浮屠聞而笑之曰。是不然。天下之物。皆吾心也。心之本體。明白空洞。實無一毫可得。而有。惟其覺真。蔽於塵幻。由是清激而升者爲想。濁汚而墮者爲情。夫情想之於心。猶珠鑑之有影像。江海之有浪漚。形固具存。非其本矣。故無窮如虛空。有物如天地。爰逮日月斗星。金石草木之屬。凡悅可於吾心意者。皆善想之所變。而憎惡於吾耳目者。皆惡情之所生也。吾聞彭城君承其先夫人之凶。五日而以毀死。諸子廬於殯側。刺血書經。哀動道路。善想交感。室爲生芝。異於凡草。理固然矣。其又奚疑。若夫善惡畢寂。情想究空。芝於此時。瑞爲何物。已而歎曰。奇哉。吾不能以告子矣。余未嘗讀佛書。固不知所論中否。然竊怪其語。宏博瓌奇。有足觀者。明年張氏兄弟服除。而歸廣陵。士大夫因號其廬曰芝室。懼來者之不知也。而囑余爲記。余旣論次其事。遂追疏浮屠之語。而并載之。倪老名康伯。以召試中選。今爲南都教授。曼老名節孫。前參海陵軍。冲老名康道云。



祖氏先塋芝記

大夫祖公無頗。自西蜀使者得請。以崇福祠官。燕居于蔡。將還朝。謂高郵秦觀曰。祖氏本幽州之范陽。晉將軍逖實。我遠祖。其後稍徙深州。至道間始來居蔡。今汝陽縣陽安鄉十里岡之源。則我先府君之墓也。元豐初有芝數十本。產于塋中。其後歲歲有之。迨今不絕。夫豈一氣之運。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或有以致之也。子其爲我記之。觀曰。草之有芝。猶鳥之有鳳。獸之有麟。從古相傳。以爲瑞物。今乃歲生於先塋之中者。殆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其非偶然決也。何以明之。汝南在漢爲佳郡。陳蕃黃憲二許諸袁之徒。實皆郡人。俗尙風節。輕勢利。士不守道。則妻妾恥之。故天下號汝南爲名氏之區。迨唐之世。始建彰義節度使。屯宿重兵。而李希烈吳元濟秦宗權之屬。盜有其地。王澤不流。民眈無知。父以弄兵。詔子兄以殺人。誨弟。故天下號淮西爲盜賊之藪。皇朝受命。定都大梁。蔡去京師七驛。遂爲輔郡。百餘年間。良二千石接武而至。興學校。脩貢舉。以宣布教化。故盛德尊行。魁奇俊偉之才。相繼出焉。蓋唐之舊俗浸微。而漢之遺風復起。當此之時。祖氏一門。顯者數人。府君之仲弟士衡。掌誥掖垣。從子無擇。通籍內閣。大夫踐更中外。爲省名郎。作時膚使。行且登用。諸子森然。多有植立。其慶未艾也。由是言之。芝爲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豈不信然。昔新豐市李興廬于父之墓左。有紫芝白芝二本。生於廬上。柳宗元以爲孝治神化。陰中其心。克致斯事。矧今芝出於股肱之郡。侍從之家也哉。宜得一時文學之士。比物屬辭。歸美於上。度爲樂歌。薦之郊廟。追配元封齋房之篇。觀也何足以與於此。姑承大夫之命。論次其事。以備作者採擇而已。府君諱士龍。字德驥。云。元祐八年四月吉日記。



羅君生祠堂記

羅君之爲江都。以誠心爲主。恥言鈞距惠文之事。凡民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誑誤。若小過輒誨諭遣去。視繆寡孤獨之有失其所者。如已致焉。黎明視事。入夜猶不已。或譏其太勞。君曰。與其委成於吏。民有不盡之情。孰若勞予之耳目哉。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給之。訟者益少。君乃出行諸郊。所過召其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始復大石湖。改名元豐。廣袤數百步。溉田千有餘頃。是歲大穰。畝收皆倍。於是遠近自陳願復陂塘溝渠之利者。相屬。君一切聽許。親至其地。與之經始。築大堤以却潮之患。疏潦水而注諸江。凡水利之興復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頃。而桑之以課種者。亦八十五萬有奇。徙其治於東南爽愷之地。爲屋數百楹。以其贏材。新驛堠亭館之在境者。又頗出私錢。營致藥劑。以給疾病之民。所療至不可勝計。歲或乾溢。有禱羣祠。雨暘輒應如響。世益謂神。其享之。歲滿代去。其民思之不置。乃聚而謀曰。我民之德羅君至矣。願無以自效。聞古有召伯者。善治民。民追思之。至不忍伐其所憩之棠。又有謝公者。亦其流也。嘗以斯城北築埭。後人因名其埭曰召埭。今埭實在江都之北境。盍卽其地。堂畫羅君之像。而祠之。以慰吾民。且曰。使羅君之名。與召謝共傳而不朽。不亦可乎。衆曰。善。於是卽召埭之東。法華佛寺。置生祠焉。羅君名適。字正之。台州寧海人。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風節凜然。國士也。嘗再被召見。皆以不合罷歸。其蒞官行己。所可書者。甚有。書在江都者。以爲生祠記云。

勅書獎諭記代

元祐二年夏五月。詔以臣某知蔡州軍州事。三年春。盜發陳蔡穎之間。甲而兵者四十餘人。皆慄悍善鬪。



其渠魁頗能拊衆。得其死力。每劫大姓之家。獨取金幣。斥其錢粟。以予小民。小民德之。樂爲囊橐。通行饋食。捕盜言以故稀。復遇。間遇之。又輒爲所敗。俄轉入淮南界。光壽都巡御史素戰不勝。其子死之。奔仙居。縣尉朱記。吏卒死傷甚衆。旣而引還。陳蔡穎之間。復擾。於是。有旨合京西南北部使者督捕。移將官於京東。募弓箭手騎兵於渭州。增立賞格。得其渠魁者。官三班。供職錢六十萬。餘黨一人。錢四十萬。是時諸捕盜官相望者十餘屯。無晝夜。夜不解甲。而賊衆詭祕。出沒如神。終莫能得。臣旣陰布耳目。察其所在。又預募將兵。以備掩擊。會謀知其區處。而諸屯皆遠。不可遽召。於是令權節度推官翟元衡。統所募兵。夜從間道去。果遇賊於高佐之北。斬其渠魁。并其妻等六級。梟於市。元衡又與諸捕盜官圍殘黨於李曲。殲其衆。遁免者以次皆擒。或自相屠殺。棄屍於水中。獲仙居縣尉朱記。前後斬首凡三十四級。生得者六人。獲鎧甲旗幟仗械二百二十有七。是時渭州弓箭手騎兵猶未至。奏卻於途。諸捕盜官各解去。而陳蔡穎之間安堵矣。四年六月。蒙恩賜勅書獎諭。臣竊惟二聖臨御以來。神功聖化。鼓動海內。陰陽調和。菑害絕息。臣於此時。幸緣肺腑。備位郡守。偶因薄效。遽賜褒嘉。承命震驚。榮懼交至。敢憑金石。具刻明詔。傳示無窮。又論次其事。而并載之。元祐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臣向宗回記。

遊湯泉記

漳南道人昭慶。隱湯泉山之八月。集賢孫公謂其游曰。漳南去幾時。已甚久。且聞其所寓富山水。盍往訪焉。於是余與道人參寥請從之。具鞍馬。戒徒御。翼日出高郵。西郭門。馳六十里。宿神居山之悟空寺。神居高不踰三四引。而股趾盤薄甚大。旁占數墟。俗呼土山。或曰昔老姥煉丹於此。功成仙去。今寺有石藥臼。



者。乃其遺物也。又馳四十里。宿黃公店。從者以雨告。止焉。又馳六十里。次六合館壽聖寺之香積院。院有龐眉老僧主之。應客淡然。若無意於世者。與之言。心如其貌。蓋有道者也。又馳七十里。次真相院。明日漳南來逆。相勞苦如平生歡。遂與俱行。馳二十五里。至湯泉館。惠濟院。院則漳南之所寓也。景申遂浴於湯泉之墟。西惠濟二百步。周袤不踰一成。有泉五。一曰太子湯。舊傳梁昭明所遊。今廢於野。一在居民朱氏家。其三則隸于惠濟。而惠濟三泉。旁皆甃石爲八方斛。竅其兩崖。一以受虛。一以泄滿。泉輸其中。晨夜不絕。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爬搔委頓之病。浴之輒愈。羸糧自遠而至者。無虛時。劉夢得和州記云。地有沸井。卽此泉也。噫。泉之爲湯者衆矣。彼汝水驪山。嘗爲乘輿後宮之所臨。幸方其盛時。綺疏璇題。魚龍飛動。眩人目睛。勢徂事變。鹿豕得而辱焉。其僻昧不聞於世者。又皆蔽於叢薄。埋於土塗。抱清懷潔。歷千百年。莫或稍試於用。二者皆有恨焉。獨是泉出無充滿之累。其仁足以及物。豈所謂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柴立乎其中。央者歟。余三人者。旣嘉泉之近於道。又貪其有功於塵垢疾病也。日不一至。再日必至焉。率以爲常。越三日。烏江令閻求仁來。求仁余鄉友也。遂與俱行。東南馳八里。至龍洞山下。棄馬而徒步。山形斗起。蒙籠曲道。尤難登。捫蘿進者五里。然後至其山椒。是日風曠。望建業江山。蟠龍踞虎之狀。皆依約而得之。自山椒轉而西南。盤紆徑。復又二里。而至龍洞。其上巉巖崱嶸。不可窮竟。門則大穴也。漸下十數丈。窅然深黑。日光所不及。揭炬然後可行。腹中空豁。可儲粟數萬斛。屏以青壁。而泉啣其趾。蓋以乳石而鼠家其竇。仰而視之。或突然傲岸而出。若有恃者。或侵尋而却。若有畏者。雲撓而鳥企。鼻口呀而斷齧。露其陬牙。橫選卒愕之變。疑生於鬼神。雖智者造謀。而巧者述之。未必能爾也。惜乎闕於龕巖。負絕人迹罕至之



地世莫得而窺焉。夫豈負天下之奇勝者。固不欲售其伎。必待夫至誠篤好之士。然後與之接耶。或曰洞有小蛇。青色而赤章。旱歲禱雨多應云。景夕還惠濟。惠濟有庵二。一在太子泉南北步。崦中隱者陳生居之。一未構。基在院西六十步。大丘之原。丘勢坡陁。前有小澗。涓涓而流。瀋以齊篠。闕以雙松。每冷風自遠而至。泛篠薄。激松梢。度流水。其音嘈然。如奏笙籟。巽嚮而望。自定山轉而西。服光昇。薄星辰。亘二百里。迅馳而矗立。妬危而恬狀。分秀而取奇。各挾其伎。以効履鳥之下。孫公愛其地勝。欲寄以老焉。因請名曰寄老庵。相率作詩以約之。明年庵成。發二奇石於雙松之下。形勢益振。於是環山數百里。嘗以遊觀名者。遷延辭避。推寄老焉。西庵之成久矣。其地迫遽。無流水。非枯槁自謀之士。莫能居之。故箴有聞者。是庵始基也。爲賢士大夫所矚。及成。遂以眺望浮游之勝。甲於一方。物之興固自有時也哉。湯泉之事。旣窮。余又獨從參寥西馳七十里。入烏江。邀求仁謁項羽祠。飲繫馬松下。憑大江以望三山。憩于虛樂亭。復還惠濟。翌日乃歸。蓋自高郵距烏江三百二十五里。凡經佛寺四。神祠一。山水之勝者二。得詩三十首。賦一篇。至於山林雲物之變。溪瀨潺湲之音。故墟荒落。晨汲暝舂之狀。悠然與耳目謀。而適然與心遇者。蓋不可勝計。鳴戲。茲游之所得。可謂富矣。明年漳南自湯泉來。會于高郵。追敘去年登臨之美。且歎日月之速。盛遊之難再也。因撰次之以備湯泉故事。時與同好者覽之以自擇焉。熙寧十年九月記。







# 淮海集卷三十九

序

俞紫芝字序

余昔游玉笥山。周行二十四峯。訪蕭子雲故隱。道見靈芝焉。生乎磐石之上。回環而有葉。秀澤而不根。信天下之異草也。竊愛久之。留不能去。俄有童子。朱顏紺髮。自松陰中。距石輒止。撫芝嘆曰。嘻。道人無本。其亦如是矣。余異而問曰。適吾子有緒言。不敏未知所謂。願終其說。童子笑曰。子求終乎。終之久矣。以爲未耶。沒身無終。雖然。嘗試爲汝言其崖略。夫德人以有本爲宗。道人以無本爲宗。天下皆知有物。所以失己也。不知有己。所以失己也。而德人知之。於是內觀無是。外觀無彼。無是故能以己爲物。無彼故能以物爲己。己物不二。謂之真一。夫是謂以有本爲宗。天下皆知有僞。所以喪真也。不知有真。所以喪真也。而道人知之。於是前際無捨。後際無取。無捨故不斷一切僞。無取故不住一切真。真僞兩忘。亦無真一。夫是之謂以無本爲宗。蓋非有本。則不能離相而歸空。非無本。則不能卽空而證實。有本然後明心。無本然後見性。夫子識之。人間所謂道德者。固不出乎此矣。雖然。有本無本。吾豈能識之哉。語未旣。有老人。復杖策自松陰中來。顧謂童子曰。適何所言。童子欲語。老人引杖擊之。童子走松陰。忽然不見。還視老人。亦以亡矣。於是余茫然自失。私識其言。後九年游京師。遇金華居士俞紫芝。請余改字。因思昔日玉笥童子之言。字曰無本。復以其說爲序。贈焉。



曹虢州詩序

虢爲州在關陝之間。其地不當孔道。無稱使過客之勞。刺史之宅。有水池竹林。其樂可以忘老。故自唐以來。號爲佳郡。朝之士大夫。樂靜退者。多願往焉。元和中。劉使君作三堂。新題二十一章。昌黎韓文公爲屬和。於是亭臺島渚之勝。天下稱之。譙國曹子方。比自尙書郎出守茲郡。左丞相汲郡呂公引昌黎故事。送之以詩。子方至陝右。以書抵余曰。待罪司勳。初無裨補。疾病求去。丞相不加譴。假以一州。幸矣。又賜詞詩。以寵其行。幸孰甚焉。且其卒章之意。欲因某以警來者。將摹刻於三堂之上。其爲我序之。余曰。木不能飛。空託泰山。則干青雲。人不能蹈水。附樓航。則絕大海。自唐迄今。守虢者多矣。而劉使君獨傳於世者。非以昌黎文公故耶。今得丞相之詩。則曹劉二使君。皆當傳於不朽。知虢之亭臺島渚。將益顯於天下。朝之卿大夫。願往者。又加多也。余未嘗至虢。竊誦丞相之詩。已若幅巾杖屨。從子方於水竹之間。子方守虢之樂。爲可知也。然士大夫皆謂子方賢者。宜同樂於天下。不當獨樂於虢。子方盍專精神。近藥物。亟還天朝。以慰士大夫之論。毋爲水池竹林之所留也。傳曰。懷與安實敗名。子方其慎之。

逆旅集序

余閒居有所聞。輒書記之。旣盈編軸。因次爲若干卷。題曰逆旅集。蓋以其智愚好醜。無所不存。彼皆隨至。隨往。適相遇於一時。竟亦不能久其留也。或曰。吾聞君子言欲純事。書欲純理。詳於誌常。而略於紀異。今子所集。雖有先王之餘論。周孔之遺言。而浮屠老子卜醫夢幻。神仙鬼物之說。猥雜於其間。是否莫之分也。信誕莫之質也。常者不加詳。而異者不加略也。無迺與所謂君子之書言者異乎。余笑之曰。烏棲不擇。



山林唯其木而已。魚游不擇江湖，唯其水而已。彼計事而處簡物而言，竊竊然去彼取此者，縉紳先生之事也。僕野人也，擁腫是師，懈怠是習，仰不知雅言之可愛，俯不知俗論之可卑。偶有所聞，則隨而記之耳。又安知其純與駁耶？然觀今世人謂其言是，則矍然改容，謂其言信，則適然以喜，而終身未嘗信也。則又安知彼之純不爲駁，而吾之駁不爲純乎？且萬物歷歷，同歸一隙，衆言喧喧，歸于一源。吾方與之沉與之浮，欲有取捨而不可得，何暇是否信誕之擇哉？子往矣，客去，遂以爲序。

### 揚州集序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洎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爲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已來，旣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常以建業爲王畿，而東揚州爲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繇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爲吳國、江都、廣陵郡。宋爲南兗州、北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唐初亦爲邗州。其爲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兗、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



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爲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楊子雲箴。本約禹貢爲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錄也。旣成。公又屬某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考焉。

會稽唱和詩序

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守越之二年。南陽趙公自杭。以太子少保致仕。道越。以歸南陽。公與廣平公。其登進士第也。爲同年。其守浙東西也。爲鄰國。又皆喜登臨。樂吟賦。故其雅好視遊。從中爲厚。而山川覽矚之美。酬獻之娛。一皆寓之於詩。舊所唱和多矣。集賢林公旣爲之序。而道于越也。復得二十有二篇。東南衣冠爭誦傳之。號爲盛事。以後見爲恥。或曰。昔之業詩者。必奇探遠取。然後得名於時。今二公之詩。平夷渾厚。不事才巧。而爲世貴重如此。何邪。切嘗以爲激者辭溢。夸者辭淫。事謬則語難。理誣則氣索。人之情也。二公內無所激。外無所夸。其事核。其理富。故語與氣俱足。不待繁於刻劃之功。而固已過人遠矣。飽昭曰。謝康樂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蓋如其言也。某旣獲覩盛德之事。爲幸。因手寫二十二篇之詩。以遺越人。使鑱諸石。又述其所以然者。發其端云。

懷樂安蔣公唱和詩序

會稽之爲鎮舊矣。豈惟山川形勢之盛。實控扼於東南哉。其勝遊珍觀。相望乎楓柟竹箭之上。枕帶乎藻苕芙藻之濱。可以從事雲月。優游而忘年者。殆亦非他州所及。而臥龍山鑑湖。尤爲一郡佳處。蓋府第之所占。城堞樓雉之所憑。非若窮崖絕壑。遊鹿豕而家魚龍。不可與民同樂者也。前太守二卿樂安蔣公。嘗以山富草木。樵蘇所采。爲令於公府止之。湖地沃衍。田於豪奪。爲表於朝廷。復之。又廢山西淫祠。分湖之



別派覆以緇構。爲流觴曲水。以追永和故事。於是湖山自然之觀。始深密空明。不復爲人力所敗。聞山水間棹歌之詩。至今稱焉。熙寧十年。廣平程公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來領州事。覽其遺迹而嘆曰。此前賢所以遺後來也。使予無一日之雅。猶當奉以周旋。況嘗被其知遇乎。乃述樂安之志。手植松千餘章於臥龍山之上。狂枝惡蔓。斬薙以時。秀甲珍牙。無時輒取。每春秋佳日。開池鑿具。舟鑑與民共遊而樂之。復爲詩以記其事。元老名儒。屬而和者凡六人。而樂安之從子金部預焉。公素以詩名天下。其所述作。必有深屬遠寄。不獨事章句而已。翟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時樂安之沒幾三十年。而公想像風流。眷眷不忘如此。然則是詩之作也。豈特與山水俱傳而不朽哉。聞其風者。可以興起矣。

### 送錢秀才序

去年夏。余始與錢節遇於京師。一見握手。相狎侮。不顧忌諱。如平生故人。余所泊第。節數辰輒一來。就語笑。終日去。或遂與俱出。遨遊飲食而歸。或闕然不見。至數浹日。莫卜所詣。大衢支徑。卒相覲逢。輒嫚罵索酒。不肯已。因登樓。縱飲狂醉。各馳驢去。亦不相辭謝。異日復然。率以爲常。至秋。余先浮汴絕淮以歸。後踰月。而節亦出都矣。於是復會於高郵。高郵。余鄉也。而邑令適節之僚壻。爲留數十日。余旣以所學迂闊。不售於世。鄉人多笑之。恥與遊。而余亦不願見也。因閉門卻掃。日以文史自娛。其不忍遽絕。而時過之者。惟道人參寥。東海徐子思兄弟數人而已。節聞而心慕之。數人者來。節每偕焉。循陋巷。款小扉。叱奴使通。卽自褫帶。坐南軒下。余出見之。相與論詩書。講字畫。茗飲弈碁。或至夜艾。而絕口未嘗一言及曩時事也。於是余始奇節能同余弛張。而節亦浸知余非脂韋汨沒之人矣。客聞而笑之曰。子二人者。昔日浩歌劇飲。



白眼視禮法士。一燕費十餘萬錢。何縱也。今者室居而輿出。非澹泊之事。不治。掩抑若處子。又何拘也。罔兩問景曰。曩子坐。今子起。曩子行。今子止。何其無特操歟。子二人之謂矣。余對曰。吾二人者。信景也。宜乎子之問也。當爲若語其凡。夫思慮可以求索。視聽可以聞見。而操履可以殆及者。皆物也。歌酒之娛。文字之樂。等物而已矣。顧何足以殊觀哉。漁父有云。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夫清濁因水而不在物。拘縱因時而不在已。余病弗能久矣。不意偶似之也。而復何苦竊竊焉。隨余而隘之哉。客無以應。一日節曰。我補官嘉禾。今期至。當行矣。盍有詩以爲送乎。比懶賦詩。又重逆其意。因敘遊從本末之迹。并以解嘲之詞贈焉。節吳越文穆王之苗裔。翰林之孫。起居之子。倜儻好事。有父祖風云。

主定國注論語序

元豐二年。眉陽蘇公用御史言。文涉謗訕。屬吏獄具。天子薄其罪。責爲黃州團練副使。於是梁國張公。涑水司馬公等三十六人。素厚善眉陽。得其文不以告。皆罰金。而太原王定國。獨謫監濱州鹽稅。定國相家子。少知名。一朝坐交遊。斥海上。人皆意其日飲無何。不復以筆硯爲職矣。而定國至濱。益自劾勵。晨起入局。視鹽稅之事。唯謹。退則窮經著書。或賦詩自娛。非疾病慶弔。輒不廢。七年罷還。詣東上閣門。奏書曰。臣無狀。幸緣先臣之故。獲齒仕版。不能慎事。陷于罪戾。念無以自贖。間因職事之暇。妄以所見。注成論語十卷。未敢以進。唯陛下裁哀之。明日詔御藥院取其書去。未報。而神宗棄天下。嗚呼。自熙寧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說於大學。凡置博士試諸生。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罷之。而諸儒之論廢矣。定國於時處放逐之中。蠻夷瘴癘之地。乃能自信不惑。論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何以及。



此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於斯言可信。余比多事。未獲請觀其書。而定國迺以副本來。屬予爲序。顧余文之陋。豈能發定國之所蘊乎。姑掇其大概。使夫覽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爲如此。又知神宗嚮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 集瑞圖序

熙寧九年。燕國邵舜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數月。有雙瓜生于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桃。雙蓮一。凡六物。於是鄉之耆老聞而嘆曰。邵氏其興乎。何其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云。余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磅礴氤氳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精者。蓋已爲盛德。爲尊行。爲豪傑之材。其浮沉而下上者。則又爲景星。卿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穎之禾。而棲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爲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曄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藹乎華實臭味之殊也。卓乎形聲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世指以爲瑞焉。繇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尊行。魁奇之才。所鍾和氣之餘者耶。邵氏之祖考。旣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舜文。彥瞻端仁。又以文學收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諸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久矣。宜其餘者。發爲草木之瑞也。昔楊寶得王母使者白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凡四世爲三公。以往推今。卽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夫蓋有應之者矣。

### 送馮梓州序

上卽位之明年。有詔侍從之官。各舉部使者二人。故龍圖閣直學士滕公。與二三耆老。皆以馮侯叔明應



詔即日除陝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觀嘗問於滕公曰：馮侯何如人？公曰：有守君子也。觀曰：何以知之？公曰：昔高平范公之帥環慶也，環將種古以寧守史籍，變其熟羌獄，上書訟寃，且言高平公不法者七事。朝廷疑之，卽寧州置獄，而馮侯以御史推直實，奉詔往訊。是時高平公坐言事去，執政有惡之者，欲中以危法久矣。此獄之起，人皆爲懼。及馮侯召對，神宗曰：帥臣不法，萬一有之，恐誤邊事。然范純仁爲時名卿，宜審治。所以遣吏者，政恐有差誤耳。卽賜緋衣銀魚，馮侯拜賜出。執政謂曰：上怒慶帥甚，君其慎之。馮侯曰：上意亦無他，因誦所聞德音，執政不悅。及考按連逮熟羌之獄，實不可變，而古所言高平公七事皆無狀。附置以聞，執政殊失望。會史籍有異詞，詔遣韓晉卿覆治。執政因言范純仁事，亦恐治未竟，願令晉卿盡覆。神宗曰：范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如馮侯章。於是籍古皆得罪，而高平公獨免。執政大不快。未幾高平公復爲鄴帥，所奏謫守信陽，而馮侯失用事者意，亦竟罷去。繇是言之，非有守君子而何？觀曰：如公所云，殆古之遺直也。豈特部使者而已哉？後六年，馮侯自尙書郎出守梓潼，加集賢校理，實始相識。質其事信然。嗚呼！古語有之：人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斯言也。方高平公被誣，上有明天子之無私，下有良使者之不撓，可以免矣。而二三子表裏爲姦，始終巧請，至於抵罪而後已，可不謂人能勝天乎？然當時所謂用事之臣，與諸附麗之者，今日屈指數之，幾人爲能無恙而高平公方以故相之重，保釐西洛郊，馮侯亦通籍儒館，持節鄉郡，其福祿壽考功業未艾也，可不謂天定亦能勝人乎？馮侯將行，同舍之士二十有八人，餞飲于慈孝佛寺，又將屬賦詩，而觀以拙陋，所欲言者不能盡之於詩，乃以舊聞，并以嘗所感嘆者爲序贈之。



# 淮海集卷四十

哀挽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東朝制詔九年稱。烈武功高後世興。坐舉不周天柱正。親扶陽谷日車升。班行尙想延和殿。羽衛俄趨永厚陵。洛水嵩峯霄漢外。百官西望涕難勝。保扶明主自春宮。萬國昇平出至公。顧命一時聊共政。思齊千古遂同風。外家恩數仍長信。原廟蒸嘗卽治隆。欲敘聖功歌挽者。乾坤難入畫圖中。

韓樞密夫人挽詞二首

奕葉貂蟬後。宗姻樂靜間。從夫登兩地。看子入三山。舊像瞻揄闕。遺音想佩環。百年川閱水。不復更西還。天上開華屋。丘山忽返真。內人歸贈盛。挽者轉哀新。鸞詔初乾墨。魚軒已暗塵。藹然多德善。論次有蒼珉。俞公達待制挽詞二首

詞場英妙氣如虹。出入青雲見事功。流馬木牛通蜀漕。葛巾羽扇破渠戎。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詔墨未乾人奄忽。傷心江漢日傾東。一麾出守著威名。凶訃西來上爲驚。玉悵笑談成昨夢。錦囊書札見平生。衣冠漸散紅蓮府。鎧馬還歸細柳營。可道風流回首盡。芝蘭庭下粲朝榮。



陳承事挽詞

明時就養寄淮壖。忽歎艤艫以柩旋。八尺衣冠成繪事。百年風誼列幽鑄。銘旌暮暗黃梅雨。鄉路秋橫碧玉天。遙想葬期豪傑會。高車連軫駐新阡。

永壽縣君挽詞二首

廷尉蒙恩後。闌臺就養初。大椿宜更壽。流水遽焉如。鸞錦封花誥。蛛絲網板輿。百年誰考德。琬琰在幽墟。明世辭隆養。哀榮道路傳。賻喪從上宰。歌挽出羣仙。素幔傷秋泛。青缸慘夜船。玉峯歸葬處。木拱鴈連天。

曾子固哀詞

皇受命而熙洽兮。實千祀而一時。協氣鬱而四塞兮。與盛德其俱升。麟鳳出而旁午兮。猶氤氳而扶輿。篤生我公兮。以文章爲世師。公神禹之苗裔兮。肇子爵而鄮封。逮去邑而爲氏兮。季葉汨其南征。祖騫翔而績著兮。考蹇跼而文鳴。公旣生而多艱兮。踵祖武而好修。旣輕車又良御兮。遂大放乎厥詞。發天人之奧祕兮。約六藝而成章。元氣含而未泄兮。洞芒芴而窅冥。挽天河而一瀉兮。物應手而華昌。揖楊馬使先路兮。咸告公曰。不敢。彼崔蔡之紛紛兮。孰云窺其藩翰。辰來遲而去速兮。固前修以跋窳。方盤礴而上征兮。遽相羊而補外。皇揆公之忠誠兮。卽商墟而賜環。紬史謀乎東觀兮。裁誥命乎西垣。典章絕而復作兮。世爭覩而快先。正經緯乎終古兮。配維斗而昭然。變化詭而難常兮。雖司命其或昧。忽遭艱而去國兮。遂銜哀而卽世。述作紛其具存兮。悵爽靈之焉詣。信百年不斯須兮。適電滅而焱逝。天不憖遺一老兮。固縉紳之所傷。矧不肖以薄技兮。早獲進於門牆。路貫江而修阻兮。曾莫奠乎酒漿。悲填膺而萑鬱兮。聊自記於



斯文。

蔡氏哀詞

惟夫人之高誼兮。眞一時之女英。旣富有此好德兮。又申之以令儀。帶幽蕙之縹緲兮。佩明月之陸離。人自操舍之不一兮。雅獨取善以自持。何報施之或忒兮。罹禍艱於不虞。顏色炫而未暮兮。所天忽以殞殂。痛乎素之偕處兮。忍此奄奄而嫠居。瀝哀血以自誓兮。甘餌毒而捐軀。佩珠玉以死眞兮。固衆女之所嗤。曷卓越以不顧兮。棄性命其如遺。美不可強有兮。信天資之所開。要反心以內省兮。豈或售乎人知。嗟三晨之未浹兮。遂俱遊而莫留。死者有知兮。羌魂魄以並遊。日黃昏而不見兮。庭室窈其無人。惟哀風以歸來兮。動素幔之襜襜。何平生之款密兮。遽音聲之不可尋。儼遺跡以在目兮。紛百憂而攻心。豈至理不吾喻兮。如意厚而悲深。撫雙楸以增慟兮。涕漬血而洒襟。已矣哉。人生有死兮。自前古而旣然。精魄忽其不駐兮。惟修名之可延。忍錄錄以寓世兮。信烈者之所羞。儻佳志之獲申兮。雖奄忽其焉悼。

時宣義挽詞

奮發多難裏。哀榮厚夜中。妙年推正行。末路見陰功。風雨雙龍合。山川弔鶴空。懸知青史上。又載一于公。

中書侍郎挽詞二首

崛起商巖後。清忠士論歸。法知商鞅弊。議折董宏非。遷謫生華髮。騫騰上紫微。又騎箕尾去。朝野涕空揮。守道無夷險。如公實寡仇。望從烏府重。官到鳳池休。二品追褒峻。千金賻恤優。搢紳終有恨。王駿不封侯。

呂與叔挽章四首



舉舉西州士。來爲邦國華。藝文尤爾雅。經術自名家。正有高山仰。俄成逝水嗟。賢人各有數。不獨歲龍蛇。數日音容隔。人琴遂已虛。門生應有諡。國史可無書。舊室懸蛛網。遺編走蠹魚。定無封禪草。平日笑相如。追惟獻歲發。春間和我新詩憶。故山今日始知詩是識。魂兮應已度函關。風流雲散了無餘。天祿空存舊直廬。小吏獨來開鎖鑰。案頭塵滿校殘書。

東平夫人挽章

錢種夫人

相閱風流盛。王家地勢雄。室中蘭作佩。庭下玉成叢。啼鳥悲春檻。荒原入夜宮。遺芳得鴻筆。論次詔無窮。

開府李公挽章

報國封章數。論交意氣真。先朝貴公子。當代老成人。月動融尊酒。花催鄭驛賓。誰知古原上。馬鬣一朝新。戚里薨耆舊。哀榮世未如。櫨加三事袞。奠致兩宮輿。鹵簿前衢隘。歌鍾後院虛。英風知不墜。芝玉茂庭除。

孫莘老挽詞四首

同功一體盡調元。獨抱沉疴反故園。壺遂暮年非不遇。人生到此可忘言。青春芸閣妙文詞。進讀金華鬢若絲。轉守七州多異政。奉常處處有房祠。月旦嘗居第一評。立朝風采照公卿。門生故吏知多少。盡向碑陰刻姓名。華屋丘山可奈何。百年光景一投梭。故人唯有羊曇在。痛哭西州不忍歌。

陳用之學士挽詞



禮經三百鬢毛班。追述先儒伯仲間。誰請尙書重給札。盡抄遺藁入名山。  
峇嶢芸閣上參天。直舍相依欲二年。願寫此情歌挽者。淚霑毫素不成篇。  
雲臺觀者候昏明。奎壁躔中失二星。上界真人重離別。陰風一夜攪青冥。  
牢落公車待詔時。白頭掌故更摟摟。一生勤苦成何事。只得銘旌數尺題。

滕達道挽詞

早歲峩冠侍冕旒。白頭淹卹外諸侯。篋中尙有東風草。塞下曾無北顧憂。  
心繫漢廷長入夢。氣吞胡虜不防秋。經綸未了埋黃土。精爽還應屬斗牛。  
江南江北奉周旋。合散如雲二十年。春郡勝遊花蔽馬。夜山清話雨連天。  
共驚萬里長城壞。獨把千金寶劍懸。平日書題多散亂。呼兒尋聚一潸然。

自作挽詞

嬰釁徒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屍。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  
冢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  
通藉黃金閨。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時。  
脩途繚山海。豈免從閣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  
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風吹。殯宮生蒼蘚。紙錢掛空枝。  
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縑。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







淮海後集目錄

卷一

詩

進南郊慶成詩

越王

山陽阻淺

送洪景之循州參軍

茶臼

劉公幹

贈張潛道

酬曾逢原參寥見寄

無題二首

東城被盜得世字

送佛印

蓬萊閣

幽眠

隕星石

次韻參寥莘老

茶

石魚

贈醫者鄒放

荷花

吳興道中

喜雨得城字

夢伯收文公

流觴亭

送羅正之提刑



卷二

詩

秋夜病起懷端叔

抱甕

和顯之長老

南池

宿金山

李端叔見寄次韻

自警

雪浪石

早春

無題

卷三

詩

次韻孔彥常曝書

送陳太初道錄

送孫誠之尉北海

讀列子

清夜

和王定國

別賈耘老

陳令舉妙奴詩

陪李公擇觀金地佛牙

和蔡天啓贈文潛之什

赴杭倅至汴上作

織錦圖五首

次韻莘老

贈蘇子瞻



次韻安州晚行

題五柳亭

觀寶林塔張燈

還自湯泉十四韻

次韻辨才

次韻公闢二首

次韻公闢即席呈太虛

次韻公闢蓬萊閣

次韻公闢聞角

寄公闢

呈公闢

奉和莘老

中秋致語

致政通議口號致語

口號

悼王子開五首

卷四

詩

秋興九首

擬韓退之

擬孟郊

擬韋應物

擬李賀

擬李白

金山晚眺

病中

聞鴈

冬蚊

白馬寺晚泊

雪上感懷

和程給事判六首

處州閑題



春詞五首

齊逸亭

雪中寄丹元子

新開湖送孫誠之

落日馬上

和書賀祕監堂三首

早春題僧舍

賞醪醕有感

卷五

雜文

代蘄州謝上表

坤成節功德文疏

賀孫中丞啓

代何提舉賀樞密啓

謝潁州呂吏部啓

與許州范相公書

秋詞二首

春日

宿乾明方丈

呈李公擇

次韻參寥三首

和書觀妙庵

盆池釣翁

首夏

代程給事乞祝聖表

代答范相公啓

賀吏部傅侍郎啓

賀門下呂僕射啓

答丁彥良書

祭監稅主簿文



卷六

雜文

雜說

蠶書

時食

化治

鎖星

車

戎治

錄龍井辯才事

題彭景山傳神

清和先生傳

請立程給事祠堂狀

故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成都府李公行狀

通事說

種變

制居

錢眼

添梯

禱神

書丁彥良明堂議

書王氏齋壁

淮海閒居集序

法雲長老然香會疏

精騎集序







# 淮海後集卷一

詩

進南郊慶成詩

并表

右臣伏覩皇帝陛下肇修典禮。冬日之至。親有事於南郊。仍復祖宗故事。以皇天地祇合祭。前期之日。陰雲蔽空。將祀之夕。月纒畢宿。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於法當雨。而是夜開霽。特甚晏溫。星月昭明。禮畢之明日。雨雪乃作。朝市郊野。相告欣然。頌嘆之聲。形于中外。非二聖有作。上當天心。神祇顧享。何以逮此。臣雖疎賤。通籍祕省。預見熙事。不勝犬馬區區之情。輒將輿人之頌。撰成郊禮慶成五言二十韻詩一首。隨狀上進。干冒宸嚴。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於赫龍飛後。中區八月秋。合嚴天地祀。遠繼祖宗休。熙事將興舉。彝章預講諏。紛然曲臺議。斷自太任謀。宗伯方承命。元龜遂告猷。三錢封內帑。五瑞輯諸侯。路寢前齋玉。清宮復射牛。長迎南至日。圓卽自然丘。扈蹕三千劍。干霄十二樓。鈞陳嚴御座。太一奉宸遊。好雨虛聞畢。生陽不待鄒。浮雲依斗散。華月亘天流。宵被黃裯却。霜空曲蓋收。堪輿同顧饗。河嶽盡懷柔。麾日初鳴仗。旂風不滿旒。回鑾龍入馭。傳詔鶴爲郵。崇慶天難老。華胥聖不憂。衣冠千玉簡。宇宙一金甌。可但豐年屢。當知世德求。慚無班馬手。作頌配商周。

幽眠

幽眠起常晚。冬暑復不長。中間數十刻。倏如驚燕翔。晨冷粗云畢。申鼓鳴相望。忽忽竟何就。念之動中腸。



天地一逆旅。死生猶轉商。暫來旋云去。遲速乃所常。較計亦何補。徒然非慨慷。不如聽兩行。一概付酒觴。北風吹老槐。白日轉紙窗。布衾一覺睡。身世成渺茫。宿莽冬不衰。蘭茝幽更芳。無庸傷局促。速此鬢髮霜。

越王

越王念吳役。寢興常不安。有臣曰種蠡。實與同難艱。終酬會稽恥。列國不敢干。智者見未兆。愚夫暗前觀。范公拂衣去。扁舟五湖間。清輝照四海。秋月耿雲端。種也竟不悟。處之若無難。屬鏤一朝至。身與名俱殘。兔走獵狗悲。烏盡良弓閑。自古身不退。多爲世所歎。

隕星石

蕭然古丘上。有石傳隕星。胡爲霄漢間。墜地成此精。雖有堅白姿。塊然誰汝靈。大眠牛礪角。終日蒙羶腥。疇昔同列者。到今司賞刑。森然事芒角。次第羅空青。俛仰一氣中。萬化無常經。安知風雲會。不復歸青冥。

山陽阻淺

一日行一尺。十日行一丈。豈不歎淹留。所幸無波浪。悲風動深夜。原野眇森爽。青天行蟾蜍。枯水轉魍魎。此時蓬茅下。去心劇於癢。棄置勿復論。通塞如反掌。

次韻參寥莘老

迅風薄高林。萬象號虎豹。紛披枳與棘。爾復鼓狂鬧。我垣旣已頽。我棟又以撓。豈無一木枝。橫力難與較。黎明忽自罷。晴日射魚罩。死水失狂瀾。衰木回故貌。勞生真一作其夢事。往趨如睡覺。炊黍焚黃鶉。吾其理



歸棹。

送洪景之循州參軍

寒梅不自重。輒花桃李先。矯枉有佳菊。最後衆芳妍。各因一時美。難以相嗤憐。物理固若是。士林亦宜然。夫子南國俊。聲猷推妙年。數奇晚方偶。參軍古龍川。龍川雖云遠。風物號清鮮。羅浮不相下。頡頏嶮荒天。雲鬢二三子。聊足奉周旋。行矣試老拳。歸歟遠翔鶩。

茶

茶實嘉木英。其香乃天育。芳不愧杜蘅。清堪揜椒菊。上客集堂葵。圓月探奩盃。玉鼎注漫流。金碾響丈竹。侵尋發美鬯。猗猗生乳粟。經時不銷歇。衣袂帶紛郁。幸蒙巾笥藏。苦厭龍蘭續。願君斥異類。使我全芬馥。

茶白

幽人耽茗飲。剝木事擣撞。巧制合白形。雅音侔祝控。虛室困亭午。松然明鼎窗。呼奴碎圓月。搔首聞錚鏘。茶仙賴君得。睡魔資爾降。所宜玉兔擣。不必力士扛。願偕黃金碾。自比白玉缸。彼美制作妙。俗物難與雙。

石魚

佛宮琢琳瑯。懸魚警羣聰。緩扣集方袍。急拊趨百工。雖無筍虛器。自協徵與宮。犁然當人心。邈有炎氏風。山泉自疏數。珮玉相玲瓏。朝昏間鍾鼓。清響傳無窮。惟有寶陀山。於音獲圓通。一聞如得解。石鞏亦投弓。

劉公幹

鄴中多賢豪。公幹氣飄逸。弱歲頗徊徨。飄零低金室。君王事邀宴。下馬列琴瑟。豪吹挾哀彈。娛歡非一日。



當年侍廣酬。珠玉任揮筆。五字一何工。妙絕冠儔匹。所得雖經寄。未得偏人失。

贈醫者鄒放

百工皆聖作。惟醫有書傳。緒餘起人死。妙處實通天。鄒子本淮海。弱齡加討研。岐扁逢卷中。遂知百病先。往歲游京室。公侯紛薦延。國工不敢妬。遣兒求執鞭。晚棄本州役。青衫鬢蕭然。臨衢開大肆。旁午送金錢。嗣子頗不凡。文場早周旋。行期拾青紫。善積神所憐。

贈張潛道

張生何爲者。落魄不自拘。獨攜三尺琴。笑別妻與孀。一來泊吾里。忽已月再虛。朝遊故人館。暮止佛子廬。雖無食羹餘。所樂常晏如。我欲有所進。生聞勿煩紆。君子閑有道。不專塊然居。無道秣深適。鳴戲亦已愚。願生脫塵鞅。從我滄海隅。

荷花

方塘收雨腳。落日半遙岑。芙蕖淨娟娟。麗服撫翠衾。無言意自遠。欲渡秋水深。緬懷平生人。對此詎可尋。弄芳惜晷晚。酒至誰與斟。天涯有歸雲。聊寄相思心。心開獲清賞。芙蕖一何綺。美人豔新粧。斂袂照秋水。端如蕩子妻。顧自良家子。黃金選燕趙。搖落對江汜。薄暮風雨來。獨立淚如洗。望君君詎知。傾宮定誰似。

酬曾逢原參寥上人見寄山陽作

倦客當老秋。忽忽少佳意。孰云塵滓地。劉阮肯俱至。一披清骨毛。再見失身世。有如執盛熱。僂月濯涼吹。又如觀巨梓。却覘蕭葦細。十辰同遨遊。不覺日車逝。嗟予逃空虛。終日面林翳。聞人足音喜。況乃道所契。



方念衣袖分。明月忽我界。眷言何以酬。白髮同所詣。

吳興道中

黽勉華門下。十年守一方。胡爲御舟者。挽我置此傍。青山不肯盡。流水故意長。雖云道理遠。瓦樽有酒漿。

無題二首

其一

君子有常度。所遭能自如。不與死生變。豈爲憂患渝。西伯囚演易。馬遷罪成書。性剛趣和樂。淺淺非丈夫。

其二

世事如浮雲。飄忽不相待。歛然化蒼狗。俄頃成章蓋。達觀聽兩行。昧者乃多態。舍旃勿重陳。百年等銷壞。

喜雨得城字

陰陽有常職。代御不可并。一氣或錯繆。愆伏相寇兵。惟時四月交。南國厭久晴。風師挾帝令。呼號肆徂征。雲師晨推逐。蓄意不敢爭。雨師曠厥官。所苟朝夕生。黃塵暗如霧。掩彼日月明。帝眷一夕回。旱議沮莫行。番然需膏澤。夜半來雨聲。黎明縱遐眺。溝澮各已盈。青秧散廣畝。白水涵孤城。耕夫欣有託。水鳥飛且鳴。乃知化工妙。悠然信難名。行矣耘我穡。歲終疇坻京。

東城被盜得世字

野人無機心。觸事少防衛。所至輒酣寢。屢墮穿窬計。孤亭夜深墨。風死雨初霽。有盜穴壁來。攘取逮衾袂。微思不敵怒。弱力鼓虛銳。起搏且復呼。可否誰量勢。誰云同室鬪。函丈莫相繼。兩奴眠牖旁。矯首但睥睨。



棄之倚柱休。盜亦從此逝。慚無牛缺賢。幸脫燕人斃。亡弓豈須求。失馬不必涕。黎明成感歎。事往若異世。良賈號深藏。無閔稱善閉。君子勿我誇。得喪求無際。

夢伯收文公

昨夜夢故人。心顏少歡趣。自嗟棄有司。却言歸山路。君王下明詔。羣英翕爭赴。焦鵬共揮翮。跛鼈亦騁步。擾擾天地間。飛鳥不知數。何意獨蕭條。命與時相忤。空復蔽馬牛。不爲匠人顧。昔爲土中花。行待東風煦。今爲簷下草。遠矣霑秋露。老母鬢成絲。寒妻被無絮。歲莫多嚴風。絺綌將焉度。覺來不復見。撫枕淚如注。安得萬頃陂。活此舟中鮒。

送佛印

抱包初捨蔚頭藍。江月松風處處參。他日惠林爲上首。幾年彌勒作同龕。眞珠撒帳開新座。飛鳥啼花繞舊庵。雲散虎溪蓮社友。獨依香火思何堪。

次韻公關會流觴亭

偷引湖光一派飛。詠觴還却似當時。吳歌送酒隨流急。越豔浮花轉曲遲。山廟早因前守徹。冰盤元是故工遺。年年禊飲今非昔。不到蘭亭到北池。

次韻公關會蓬萊閣

林聲撼撼動秋風。共躡丹梯上臥龍。路隔西陵三兩水。門臨南鎮一千峯。湖吞碧落詩爭發。塔湧青冥畫幾重。非是登高能賦客。可憐猿鶴自相容。



送羅正之兩浙提刑

豈爲鱸魚憶故丘。東南昏墊賴良謀。一封暮別雲間閣。三組秋歸海上州。子政暫爲都水使。千秋終作富民侯。贈君一語君應笑。競注江河本不流。









# 淮海後集卷二

詩

秋夜病起懷端叔作詩寄之

寢瘵當老秋。入夜庭軒空。大光脆如洗。月色清無縫。風颺戾戾輕。露氣霏霏重。簷花伴徐步。籠燭窺孤諷。緬惟情所親。佳辰誰與共。夫子淮海英。材大難爲用。秉心旣絕俗。發語自驚衆。塵尾扣球琳。筆端攢蠅螬。雄深迫楊馬。妙麗該沈宋。浮沈任朝野。魚鳥狎鯤鳳。與時真楚越。於我實伯仲。爾來居邑鄰。頗便書札貢。上憑鴻鴈傳。下託鯉魚送。二物或愆時。已辱移文訟。人生無根柢。泛若愛波葑。昧者復汲汲。晨暝趨一閤。陰持含沙毒。射影期必中。自匿嫫母容。容對施錦幪。溘然一朝逝。萬事俱成夢。形骸猶汝辭。利勢猶君動。思之可太息。傷之爲長慟。所以古達人。脫身事高縱。我生尤不敏。胸腹常空洞。彊顏入規模。垂耳受羈鞅。行謀買竿棹。名理就折衷。但恐狂接輿。煩君更嘲弄。

送孫誠之尉北海

吾鄉如覆孟。地據揚楚脊。環以萬頃湖。黏天四無壁。蜿蜒戲神珠。正晝飛霹靂。草木無異姿。靈氣殊鬱積。所以生羣材。名抱荆山璧。小爲百夫防。大爲萬人敵。夫子少邁倫。喑鳴阻金石。奏賦明光宮。玉座瞻咫尺。翻身墮雲霄。十載迫窮厄。焚舟更一戰。得尉滄海北。五月乘畫船。簫鼓事遠適。天橫齊山青。雨帶楚水黑。勿云晚方仕。四十乃古昔。勿云名位卑。九萬自此擊。幽求尉朝邑。鬢髮森已白。元振尉通泉。律令非所卽。



一朝會風雲。顧眎立四極。行矣壯舊圖。勉

逸下缺。

抱甕

摺摺抱甕人。沘呼治其內。仲尼爲所輕。子貢無以對。捨器欲還樸。爲量固已隘。苟得渾沌真。寧羞事機械。

讀列子

咄咄兩小兒。多言空爾爲。後之日無定。不覺心有期。尺捶探蒼溟。但令傍者嗤。誰謂不能決。孔丘乃真知。

和顯之長老

禪子觀因緣。寸晷無復餘。講人治經論。艾夜猶未除。冷風奏哀松。寒月挂碧虛。此意了不諭。悲哉同翳如。

清夜

子夜天無雲。稀星耿頑碧。茫茫行役者。對此焉不息。胡爲蝸角端。相與競尋尺。勸君歸去來。飛空鳥無跡。

南池

汎汎池中鳧。上下與水俱。不與水爭力。所以全其軀。遇物貴含垢。脩身戒明污。胡能若雲月。浪自驚羣愚。

和王定國

崢嶸歲月徂。物色莽於邑。歡言公子至。坐失百憂集。霄箔蕙煙橫。寒炮玉脂泣。勉旃決南圖。荷華行滿隰。

宿金山

山南山北江水流。半空金碧隨雲浮。我來仍值風日好。十月未寒如晚秋。山僧引客尋蒼翠。歷卷參寥到平地。萬里風來拂骨清。却憶人間如夢寐。夜深無風月入扉。相對老人如槁枝。流水與天爭入海。共笑此



心誰得知。下山却向中灑望。番憶當時在屏障。老母思兒且欲歸。回首雲峯已天上。

別賈耘老

若有人兮。響之濱。服火齊兮冠切雲。有才不爲世所掄。盡入詩句爲奇新。忘歸繁弱不浪陳。發必中的疑有神。目關飛鳥緝蒼鱗。俛仰自娛忘賤貧。繫我與君素參辰。孰爲一見同天倫。共指飛光易沉淪。莫若痛飲還我真。況有內子賢文君。終日叫呼不怒嗔。酒酣往往出前珍。瓦甌竹筋羞青芹。左列文史右紅裙。樽前不覺徂清晨。念我行當西道秦。擊舟來別非所欣。欲託毫素通殷勤。郢匠旁矚難揮斤。人生百齡同臂伸。斷梗流萍暫相親。行行飲酒且勿云。丈夫萬里猶比鄰。

李端叔見寄次韻

君文豪贍無與儔。使我吟諷忘離憂。浩如沅湘起陽侯。翻星轉日吞數州。華章藻句饒風力。頃刻朱紅迷畛域。一班縱復爲管窺。萬派終難以蠡測。區區文墨倦高情。解鞅還游恍惚庭。半槽新水六尺簾。臥視雲物行空青。伊我籃輿抵京縣。溽暑黃埃負初願。君家只在御城東。彌月不能三兩見。求仙未若醉中真。蟻鬪蛾飛愁殺人。清都夢斷理歸棹。回首一樹瓊枝新。歸來草木春風換。世事蝟毛那可算。幸謝故人頻寄書。莫笑元郎自呼漫。

陳令舉妙奴詩

西湖水滑多嬌嬈。妙奴十二正芬芳。肌膚皙白髮腳長。含語未發先有香。溪上夜燕侍簪裳。皎如華月墮滄浪。音聲入雲能斷腸。不許北客辭酒漿。主人藹藹邦之良。少年射策謁未央。俊詞偉氣森開張。玉杓貫



斗生怒芒。天欲文采老更昌。故使斂翮窺羣翔。五十僅補尙書郎。浩歌騎牛倚徜徉。東風戲雨花草狂。二溪泱泱青黛光。妙奴勿倦侑羽觴。主人正欲游醉鄉。

自警

古人去後音容寂。何處茫茫尋舊迹。君看草遍北邙山。骼髓猶來丘壟積。那堪此地日黃昏。長途萬里傷行客。只知恩愛動傷情。豈悟區區頭已白。莫嫌天地少含弘。自是人心多褊窄。爭名競利走如狂。復被利名生怨隙。貪聲戀色鎮如癡。終被聲色迷阡陌。休言七十古稀有。最苦如今難半百。聞道蓬宮仙子閑。紅塵不染無瑕謫。日月遲遲異短明。二峯秀麗皆仙格。女羅覆石蔓黃花。芝草琅玕知幾尺。桃源長占四時春。漾漾華池真水碧。乘槎擬欲扣金扃。巨浪洪波依舊隔。歸來芳舍與誰儔。老鶴松間三四隻。唳天聲動彩雲飛。對我時時振長翮。驂鸞未遇且悠悠。盡日琴書還自適。紛華任使投吾前。爭柰此心終匪石。拜命懷金誰謂榮。低頭未免拾言責。從茲俗態兩相忘。笑指青山歸路僻。同人有志覓長生。運氣休糧徒有益。須知下手向無爲。莫學迷徒賴針灸。

陪李公擇觀金地佛牙

薄伽梵相含空虛。化人分段同璠璣。爾來示滅二千歲。真骨萬里傳中區。錢塘有尼號法照。得自禁掖藏金鋪。欲因此勝高構閣。假設象似開羣愚。偶從好事至霄上。持出瞻玩相歡娛。露牙寶色玉不如。上有無數光明珠。莊嚴一一出御帑。蜿蜒繡袋榮碑礫。是時賓客盡上士。回向已登十地初。殷勤稱讚出軟語。坐人顧眄驚俗汚。因悲人生信如夢。浪逐聲勢霜鬢鬢。一源清淨誰復無。枉入諸趣更崎嶇。願因今日詣真



際古松白日常蕭疎。乃知金仙妙難測。餘潤普及霑凡枯。況復老尼亦才辯。朱甍碧瓦非難圖。行看峇峽倚青嶂。翁媪頌說傾三吳。

雪浪石

漢庭卿士如雲屯。結綬彈冠朝至尊。登高履危足在外。神色不變惟伯昏。金華掉頭不肯住。乞身欲老江南村。天恩許兼兩學士。將兵百萬守北門。居士彊名曰天元。寤寐山水勞心魂。高齋引泉注奇石。迅若飛浪來雲根。朔南修好八十載。兵法雖妙何足論。夜闌番漢人馬靜。想見雉堞低金盆。報罷五更人吏散。坐調一氣白元存。

和蔡天啓贈文潛之什

蔡侯飽學困干釜。濯足清江起南土。劇談頗似蒸客豪。快奪范雎如墜雨。東城橋梓未足論。栢直何爲口方乳。蔣信山中伴香火。三年不厭長蔬苦。平生瑰瑋有誰同。要得長侯三日語。晝閑那自運甓忙。時清不用聞雞舞。桓榮歡喜見車馬。書冊辛勤立門戶。要當食肉似班超。猛虎何嘗窺案俎。

早春

黃金蔌蔌滿垂楊。尚有春寒到畫堂。酒力漸銷歌扇怯。入簾飛雪帶梅香。

赴杭倅至汴上作

俯仰觚稜十載間。扁舟江海得身閑。平生孤負僧牀睡。准擬如今處處還。

無題



掃地燒香閉閣眠。簾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

蘇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余嘗見之。記其五絕。今以補子瞻之遺。

東坡跋并三絕見正集第十卷擬織錦詩注下。

紅窗小泣低聲怨。永夕春風斗帳空。中酒落花飛絮亂。曉鶯啼破夢忽忽。

其二

晞草露如郎倅薄。亂花飛似妾情多。歸鴻見處彈珠淚。語鶯聞時斂翠蛾。

其三

琴絃斷續愁兼恨。嶺水分流西復東。深院小扉紅日落。繡牕閑倚更誰同。

其四

參橫霽色天沉水。鳥宿寒枝竹瑣煙。衾惹舊香清夜半。淚凝殘燭畫堂前。

其五

寒信霜風似葉黃。冷燈殘月照空牀。看君記憶傳文錦。字字愁縈惹斷腸。



# 淮海後集卷三

詩

次韻孔彥常舍人曝書

上帝圖書府。傳觀詔特容。嘉賓蒼佩玉。盛饌紫駝峯。散帙牙籤亂。開函錦襲重。君羹如可請。願備北堂供。

次韻莘老

妙齡隨計日。紺髮度關年。較藝先豪俊。飛聲動眇綿。祕書窺甲乙。密室詣溫宣。已叶半千運。仍親尺五天。御香春晚炷。宮蠟夜深燃。漢殿螭頭筆。岐藩幕下蓮。孔鸞人共貴。蘭蕙世皆憐。附尾方瞠若。提刀獨喟然。皂囊封細札。青簡續遺編。璧府深難造。龍媒雋莫先。大農參奏計。宗伯與興賢。玉鉉行真卽。金甌忽浪傳。兩輪茗上駕。百丈剡中牽。荏苒馮唐老。淹回賈傅還。星霜俄九換。金竹遽三遷。鼓吹吳雲外。旌旛楚水壖。經綸殊未倦。憂患復相連。惡草空搖毒。羣蝸漫污涎。松筠終不易。雨露竟無偏。憔悴千株橘。荒涼二頃田。幾書借船帖。屢廣絕交篇。禪譽推龐蘊。親評主閔騫。懶因閑處極。樂向靜中全。歲月黃塵裏。鶯花白髮前。水臺清照底。玉海湛無邊。身世尤飛隼。功名眇蛻蟬。蕉心難固待。楮葉謾勞鑄。佇續清都夢。還隨濁世緣。泉虬淹已久。風翮去應便。預想朝元處。簪裾立萬仙。

送陳太初道錄

先生簪紱後。世系本綿瓜。駐馬生枯骨。回車濟病蛇。帶雲眠酒市。和月醉漁家。落日千山路。西風一枕霞。



幾年流俗笑。一旦五侯誇。甚惜春深日。琴憎雨後蛙。背因書字曲。髮爲注經華。地轉東淮水。天回北斗車。新宮黃道近。舊隱白雲遐。顧我身多累。逢君意謾加。空提方士劍。未上客星槎。何日同歸去。重飛九轉砂。

贈蘇子瞻

嘆息蘇子瞻。聲名絕後先。衣冠傳盛事。兄弟固多賢。感慨詩三百。流離路八千。直心羞媚竈。忠力欲回天。縲紲終非罪。江湖祇自憐。饑寒常併日。疾病更連年。明主無終棄。西州稍內遷。奏言深意苦。感涕內人傳。前席須宣室。非熊起渭川。君臣悅相遇。願上角招篇。

次韻安州晚行寄傅師

投暮安州北。蒼煙亂眼昏。茅茨人外路。砧杵月邊村。野水飛雲薄。空林噪雀繁。幾人堪此樂。逢客莫輕論。

題五柳亭

結構依流水。新題五柳亭。登臨有遺味。攀折不勝情。隔崖聞閤鼓。遶軒舟舫橫。

下缺一聯

觀寶林塔張燈次胡瑗韻

飛來峯上塔。然密奉慈觀。互照三山冢。分輝七寶欄。勢擎金界迴。影蘸玉奩寒。次第邊烽舉。高低祭燭攢。虹旌排陣堞。火傘御靈官。魏乘珠千顆。隋帆錦萬端。華敷連藏海。光集匝宮壇。罔罔連青昊。熒熒逼翠巒。月卿秋杼思。星將夜濡翰。繼聽鈞天奏。尤知屬和難。

還自湯泉十四韻

歲晚倦城郭。聯驂度業莪。天黃雲腳亂。村黑鳥翎訛。潦水侵生路。晴天落慢坡。澄紅練不卷。溫井鑑新磨。



漁火分星遠。沙鷗散點多。霜祠題玉筍。龍窟受金波。琬琰存吳事。兒童記楚歌。孤龕瘦居士。雙塔蓋頭陀。飛鼠鳴深穴。胡蜂結巧窠。晚參圓白足。昏梵禮青螺。雲馭沉荒甃。仙春沒淺莎。杖藜從莫逆。談笑入無何。滲澹日連霧。蕭騷風轉阿。華清俄夢斷。回首失煙蘿。

辨才法師嘗以詩見寄繼聞示寂追次其韻

遙聞隻履去。翛然詩翰纔收數月前。江海盡頭人滅度。亂山深處塔孤圓。憶登夜閣天連鴈。同看秋崖月破煙。尚有衆生未成佛。肯超欲界入諸禪。

次韻公關州宅月夜偶成

其一

新秋過雨月如霜。緩足蓬萊徹上方。翠木玲瓏藏寶界。白煙濃淡鎖華堂。書名越豔誰興發。角動單于自感傷。山似臥龍天似水。卻疑身在海中央。

其二

繚繞千重雨後涼。月含秋色上東方。風催絡緯歸金井。月轉檀欒蔭畫堂。游目騁懷佳興發。感時撫事壯心傷。歸來枕簟清無夢。臥看明星到未央。

次韻公關卽席呈太虛

與君鄰並共烟霞。乘興時時過我家。更漏一新聞曉角。門闌數級看秋花。湖山對值全如買。風月相期不用賒。賴有醉毫吟更苦。他年分作句圖誇。



次韻公關將受代書蓬萊閣

城連湖岸水爲關。旦暮樵風自往還。龜負寶林新佛地。龍蟠使宅老仙山。平生仕宦今何得。終日登臨獨未閑。歲滿徘徊難遽別。就中瀟洒異人間。

次韻公關聞角有感

一聽胡笳動越吟。聲潛地底氣逾深。千宮月色單于曲。萬里天光魏闕心。秉燭何人猶把盞。挑燈有女正穿針。早寒時節黃昏後。更逐西風應遠砧。

寄公關

憶昔都門手一攜。春禽初向苧蘿啼。夢回金殿風光別。吟到銀河月影底。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醒玉盞照東西。何時得遂扁舟去。邂逅從君訪剡溪。

呈公關

東歸行路歎賢哉。碧落新除寵上才。白傅林塘隨畫去。吳山花鳥入詩來。唱酬自有微之在。談笑應容逸少陪。除此兩翁相見外。不知三徑爲誰開。

奉和莘老

童子何知幸最深。久班籍湜奉登臨。挾經屢造芝蘭室。揮麈常聆金玉音。黃卷香焚春晷晚。絳紗人散夜蕭森。明朝只恐絲綸下。回首青雲萬里心。



中秋口號

并引一云雲  
山閣白話

伏以四難并得。既為尊俎之佳期。五福具膺。實號摺紳之盛事。矧中秋之屆候。宜公燕之交歡。恭惟判府大資。身遇聖神。家傳將相。時應半千之運。論歸尺五之天。姓名久在於金甌。方面暫分於玉節。浮塔飛閣。引南國之佳人。豪竹哀絲。奏西園之清夜。雲山簷楯接低空。公宴初開。氣鬱葱。照海旌旛秋色裏。激天鼓吹月明中。香槽旋滴珠千顆。歌扇驚圍玉一叢。二十四橋人望處。台星正在廣寒宮。

致政通議口號

并引一作  
秋燕口號

竊以五福具膺。實摺紳之盛事。四難并得。亦尊俎之佳期。恭惟致政通議。馬鶴英姿。鼎槐華胄。身見六朝之盛。位登兩省之崇。北陌東阡。時命青牛之駕。左圖右史。日從赤松之遊。判府左丞。神嶽殊鍾。星躔異稟。方面雖分於玉節。姓名已覆於金甌。舉白飛觴。極水陸四方之饌。彈絲擊石。盡賓主一時之歡。秋空畫隼。照新晴符隱庵前。小隊停玉輦。金醪通繾綣。鳳笙龍管入青冥。靚粧醜酒花侵席。寶獸呀香霧滿庭。太史應占豫州分。上台星近老人星。

口號

并引

美酒忘憂之物。流光過隙之駒。不稱人心。十事常居八九。得開口笑。一月亦無二三。莫思身外無窮。且賭



尊前見在。功名富貴。何異楚人之弓。城郭人民。問取遼東之鶴。付與香鈿畫鼓。盡歡美景良辰。欲奏長謠。聊陳短韻。

平原居士今無影。鸚鵡空洲誰舉杯。猶有漁陽搥檣鼓。爲君醉後作輕雷。

悼王子開五首

其一

我昔官房子。長懷忠穆賢。里無行馬第。山有臥牛阡。當代三公後。惟君五福全。桐棺遠歸祔。追舊幾潸然。

其二

早爾金閨彥。頎然玉筍班。周旋三友益。零落十年間。轆轤靈輻動。悠揚素旆還。暮年還抱愛。應復辨追攀。

其三

蕭散竹林風。平生約略同。官班嵇叔夜。年輩晉安豐。民詠濡須政。朝推胸臆功。九原無復作。埋玉恨何窮。

其四

南浦維舟訪。東堂抵榻眠。後期猶指日。輕別遂終天。墨妙今初貴。詩名久已傳。清風如未墜。諸子更翩翩。

其五

已矣知無憾。賢愚共此途。白駒馳白日。黃髮掩黃壚。和氏終歸趙。干將不葬吳。挈疴如可彊。猶擬奠生芻。



淮海後集卷四

詩

秋興九首

擬韓退之

逍遙北窗下。百事遠客慮。無端葉間蟬。催促時節去。愁起如亂絲。縈纏不知緒。日月豈得已。還復役朝暮。人生均有得。悲歎我不悟。春秋自天時。感憤亦真趣。

擬孟郊

曉風有暴信。暮蟬無好聲。曉風與暮蟬。自與時節爭。獨客辭故鄉。持車謁梁城。梁城道迢遞。區區役吾生。不如歸舊山。藜藿安性情。

擬韋應物

坐投林下石。秋聲出疎林。林間鳥驚棲。豈獨傷客心。物亦有代謝。此理共古今。鄰父縮新醅。林下邀同斟。癡兒踏吳歌。姪姘足訛音。日落相攜手。涼風快虛襟。

擬李賀

魚鱗整空排嫩碧。露桂梢寒挂團壁。白蘋風起吹北窗。尺鯉沉沒斷消息。燕子將鷓欲歸去。沈郎病骨驚遲暮。濃愁茫茫寄何處。萬里江南芳草路。



擬李白

芙蓉露濃紅壓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馬。梁邊燕子三見歸。江頭白蘋老波底。尺書不來空相望。斜吹疎雨濕秋江。霜風暗引芙蓉香。石上菖蒲三尺長。綠頭鴨兒棲萍草。採蓮女郎笑花老。木蘭船上動江水。不覺鴛鴦帶波起。

擬玉川子

南州有病客。起臥北窗下。玉兔嚙光照清夜。故人別我京洛遊。不寄一行三改秋。秋色變冷客裘薄。漸覺衣袂寒飈颭。作詩欲寄君。未語先有愁。不如呼童起。危坐北窗下。一杯寬我千日憂。眼前俗事何擾擾。此夕盡向杯中休。何必懷黃金印兮爵通侯。

擬杜子美

紫領寬袍灑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悲風有意催林葉。落日無情下水濱。車馬憧憧諸道路。市朝袞袞共埃塵。覓錢稚子啼紅頰。不信山翁篋笥貧。

擬杜牧之

鼓鼙夜戰北窗風。霜葉鋪堦疊亂紅。一段新愁驚枕上。幾聲悲鴈落雲中。眼前時節看馳馬。日下生涯寄斷蓬。弟妹別來勞夢寐。杳無消息過江東。

擬白樂天

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北甲酒錢煩屢索。南州詩債懶頻酬。欲歌金縷羞紅粉。擬插黃花避



白頭底事登臨好時節。等閑收拾許多愁。

金山晚眺

西津江口月初弦。水氣昏昏上接天。清渚白沙茫不辨。只應燈火是漁船。

病中

疎簾薄幔對青燈。鸚鵡喧喧自轉更。風雨渺漫人臥病。地爐湯鼎更悲鳴。

聞鴈懷邵仲恭

楚澤吳天去未遲。煩君且傍蒜山飛。白袍居士如相問。爲說緇塵欲滿衣。

冬蚊

蚤蠶蜂虻罪一倫。未如蚊子重堪嗔。萬枝黃落風如射。猶自傳呼欲噬人。

白馬寺晚泊

濛濛晚雨暗回塘。遠樹依微不辨行。人物漸稀疎磬斷。綠蒲叢底宿鴛鴦。

嘗上感懷

七年三過白蘋洲。長與諸豪載酒游。舊事欲尋無處問。雨荷風蓼不勝秋。

和程給事贈虞道判六首

刀圭雲母具晨母。門對三層步斗壇。夜考鶴經分七九。曉占歲氣辨艸丹。火棗交梨近可食。不須地肺及天壇。龜藏坎海毛皆綠。鳳宿離宮色自丹。



紫府沉沉掩夜關。竹陰清掃月中壇。歲星偷得桃枝碧。董奉栽成杏子丹。  
囊中王色已經飡。醉拂絲桐坐杏壇。應笑倦游塵滓客。鬢毛蕭瑟事鉛丹。  
漢武遊心縹緲間。文成五利盡登壇。何如屈曲韓夫子。不羨神君白玉丹。  
使君本住道家山。時訪元都太古壇。陰惠已能追許令。治功不獨過韋丹。

處州閑題

清酒一杯甜似蜜。美人雙鬢黑如鴉。莫誇春色欺秋色。未信桃花勝菊花。

春詞絕句五首

蒲萄裊暖蕙薰微。紅日窺軒睡覺時。人倦披衣雙燕出。青絲高冑木蘭枝。  
弱雲亭午弄春嬌。高柳無風妥翠條。懶讀夜書搔短髮。隔垣時聽賣餚簫。  
都城春富百花披。長憶人歸駐馬時。淺色御黃應好在。爲誰還發去年枝。  
風驅白雨洗園林。蔽地飛花一寸深。狂紫浪紅俱已矣。老春雖在亦何心。  
顛毛漸脫風情少。匣劍空存俠氣銷。人遠地偏無酒肉。春深花鳥謾相撩。

秋詞二首

雲惹低空不更飛。班班紅葉欲辭枝。秋光未老仍微暖。恰似梅花結子時。  
無數青莎繞玉階。夕陽紅淺過牆來。西風莫道無情思。未放芙蓉取次開。

齊逸亭



燄發郎君更不歸。故亭蕭瑟異當時。玉笙金管渾如夢。只有梅花三四枝。

春日

殘臘渺茫雲外日。新春彷彿夢中來。雪霜便覺都無力。只見桃花次第開。

雪中寄丹元子

陰風一夜攪青冥。風定紛紛雪片零。想見玉清真境上。白虛光裏誦黃庭。

宿乾明方丈

漫天白雪無端現。佛室夜艾烏更啼。相逢解頤足自慰。勿語俗子念心攜。

新開湖送孫誠之有龍見于東北因成絕句

狂客走影暗悠悠。菌苔吹風五月秋。黃綬不爲無氣概。蒼龍隨尾送行舟。

呈李公擇

青箋擘處銀鈎斷。紅袂分時玉筯懸。雲腳漸收風色緊。半規斜日射歸船。

落日馬上

日落荒阡白霧深。紫騮嘶顧出疎林。回頭已失來時路。杳杳金盤墮翠岑。

次韻參寥三首

武陵漁子入桃源。但見秦人不得仙。曾有黃鸝鳴翠柳。何妨白眼望青天。  
長安仕路與雲齊。倦僕羸驂不可躋。但得玄暉曾折簡。何須平子更安題。



且折花枝醉復醒。人間時節易崢嶸。屠龍肯自羞無用。畫虎從人笑不成。

和書天慶觀賀祕監堂三首

老仙舊地枕東城。古木參天警書聲。我亦願爲方外友。風流何必並時生。  
史君平昔慕高濂。一到祠堂意一新。戶外黃冠應指點。公應便是謫仙人。  
衣履蕭條氣久清。豪家門館未嘗行。朱甍碧瓦何從得。疑有陰兵夜助成。

和書觀妙菴

龍瑞宮中種玉人。誅茅結室傍秋雲。自言洞裏山川別。此處千分未一分。

早春題僧舍

東園紫梅初破蕊。北澗淥水方通流。歸去一春花月夢。定應常在此中遊。

盆池釣翁

誰刻仙材作釣翁。尺池終日釣微風。令人卻憶鴟夷子。散髮五湖狂醉中。

賞醪醖有感

春來百物不入眼。唯見此花堪斷腸。借問斷腸緣底事。羅衣曾似此花香。

首夏

節物相催各自新。癡心兒女挽留春。芳菲過盡何須恨。夏木陰陰正可人。



# 淮海後集卷五

雜文

## 代蘄州守謝上表

愚罪著明。當以萬死。聖恩寬大。尙假一麾。顧惟昧冒之深。第積戰兢之至。伏念臣不學無術。寡偶少徒。荷先帝之誤知。繇常員而擢用。始欲悉力而舉職。莫知長慮以佐時。自取悔尤。至煩揮黜。責其妄作。便可屏之遠方。憫其知非。猶當投於散地。敢圖生死而肉骨。尙容宣化以承流。況臣粵自去冬。嘗陳愚懇。願歸使節。求綰郡章。雖此左遷。正符宿願。恩旣深而逾望。感亦極而難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德海涵。至仁天覆。謂災眚之可赦。以過失爲當憐。寬其未棄之誅。開以自新之路。辨之不早。嗟已迫於桑榆。來者可追。幸未填於溝壑。誓捐軀幹。上報恩私。

## 代程給事乞祝聖表

本州管內舊有應天寺者。造於宋元徽中。其地據寶林山巔。南直秦望。北負臥龍。蔽山挾其左。鑑水趨其前。圓視井邑。如閱圖畫。越之形勝。十得六七。比於熙寧十年八月遇火。金石土木之觀。一夕殆盡。樓觀宮室。化爲丘墟。父老過之。徜徉悼歎。若失所依憑者。因相率詣州自陳。願以私錢修復故寺。本州尋具其事。上聞。仍乞易爲十方。蒙朝廷報可。賜號寶林禪院。於是郡之衣冠縉素。無不悅豫鼓舞。以謀報上。因大出力財。爭先請奮。浮圖棟宇。次第告成。曾未踰年。已復舊觀。蓋所據之地勝。故興也易。所遭之時盛。故成也。



速不然何以至是哉。謹按寶林禪院其地本名龜山。前世文士見於篇章。上有鰻井。歲旱禱雨輒應。臣等竊以爲龜神物也。有先事之智而壽踰千歲。鰻龍類也。有施澤之仁而功被萬物。位正南方。與時相見。勢出人境。足以有臨。稽之於名。効之於物。參之於方位。考之於形勢。而酌之於民情。理從事順。實宜永爲頌祝。陛下聖壽之地。臣等自今後每遇同天節。只於本院啓建道場。及禱祠雨澤。吉祥齋供。其餘宮中道場。並不令於本院啓建。夫下達士民之願。上報君父之恩。臣子之職也。臣等荷國厚恩。無以答生成之萬一。庶幾因緣塔廟。少伸犬馬之誠。仰瞻闕庭。不勝大願。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坤成節功德文疏

寶曆開祥。爰屬補天之運。金行御氣。適當夢帝之期。躬詣精廬。妙修勝會。致上方香積之飯。閱西土貝多之文。庶憑調御之緣。少効華封之祝。太皇太后伏願睿圖鞏固。宸算增隆。日月無私。永照臨於下土。風雲不間。長感會於中天。

代答范相公啓

堯天

器兼文武。道備天人。始列周行。綽有棟梁之器。及參大政。鬱爲社稷之臣。果振家聲。遂當國相。昔韋平嗣興於西漢。袁楊繼起於東京。張公錫延賞之名。陸氏取象先之意。雖云華族。未必熙朝。然猶前史以爲美談。當世謂之榮事。固未有百年遇太平之運。四世膺爰立之求。以今言之。一何盛也。某夙登門。叨嘗頌威容。念班謁以無由。第承風而竊抃。



賀孫中丞啓

光奉明恩。進陞中憲。伏惟慶慰。恭惟中丞侍郎。受天間氣。爲世真儒。力足以扶顛持危。器足以致遠任重。巍然如衣服之有冠冕。卓爾若鳥魚之有鳳鯤。三朝充諫諍之官。奮身不顧。七郡任蕃宣之寄。爲民所思。動靜不失其時。遜逆必求諸道。比支物望。簡在上心。粵自貳卿。遂登執法。嚴霜被野。旣知松柏之後凋。猛獸居山。將見藜藿之不采。某叨持符節。久遠門闌。

賀吏部傅侍郎啓

光膺帝命。進貳天官。云云。某官道術淵微。器猷宏博。更險夷而不測其操。踐中外而不易其心。漢節初歸。常折董宏之妄。楚郊臥治。尤推汲黯之忠。方傳報政之成。已聽除書之下。亟辭右輔。復踐中臺。邦人遮轍。以願留朝。士舉酒而相賀。吏曹三綜。旣知水監之無私。王體一謀。當見鈞衡之益重。某屬驅軺傳。阻造門闌。

代何提舉賀范樞密啓

光膺睿命。進貳中樞。碩輔登崇。溥天均慶。竊以天運無積。蓋由八柱之仰成。歲功不虧。亦自四時而分治。矧媯皇補天之際。當商老和羹之初。儻非心德之素同。難冀事功之必立。伏惟某官器兼文武。學備天人。雖小善而必爲。臨大節而不奪。入參臺省。佇聞折檻之風。外總戎機。寢罷爭桑之釁。負謗傷而精神益勵。處閑散而聞望愈隆。逮神聖之纂臨。屬風雲之感會。念昔仁祖虛懷於慶曆之間。惟時先公奏對於天章之下。謂道可行於反掌。而世亦至於容刀。盛世難逢。事空傳於故老。嗣賢復出。天實慰於斯民。旣被召以



旋歸。遂干霄而直上。千尋廣廈。欣然慰多士之心。萬里長城。足以制四夷之命。某夙登門。切久曠書。勝方從沙汰之餘。未卜棲翔之所。側聞進拜。倍切驩愉。巖石雖瞻。尚鬱搢紳之論。袞衣遂有。方躋區夏之情。

賀門下呂僕射啓

仲微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左輔。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儒。斯民先覺。毀譽莫爲之損益。窮通靡得而變渝。北平如高山深林。人何可測。巨源若渾金璞玉。器孰能名。卓乎在搢紳之中。屹然有公輔之望。果踐西臺之峻。遂躋端揆之崇。邸音喧騰。士類交慶。納忠有素。詎須德裕之六箴。應變無方。不止姚崇之十事。

謝潁州呂吏部啓

叨奉宸恩。謬當藩郡。境預四鄰之末。潤霑九里之餘。憑几占書。未進河南之牘。采雲號體。俄蒙郇國之函。仰荷謙沖。退增悚愧。恭以某官器周事變。學造淵微。出四世五公之門。遇千載一時之運。文辭則操觚立就。政事則投刃皆虛。荀氏八龍。盡繼高陽之美。河東三鳳。尤推鸞鷟之奇。會公旦之相周。俾伯禽而侯魯。布宣詔令。已成帥帥之功。近省君親。行陟股肱之任。某承風茲久。覲德未遑。企頌之懷。敷宣罔旣。

答丁彥良書

某啓。辱書及詩。備悉雅旨。且承邇來爲況甚休。以感以慰。竊味詩之大意。率多辛酸耿愴之旨。君生長儻富貴。而喜作寒士語。何耶。因知詩非能窮人。詩窮然後工。得非政欲以此合古人語乎。兼審薄挂吏議。小累不足以玷遠猷。毋甚快快也。知罷官里閭。慕義嗜學。是所以增其志尙爾。白玉微瑕。千丈松礪。不害。



他日爲大器。蹶弛之士。自有御之者。幸順時自愛。區區不宣。某再拜。

與許州范相公

某再拜。安撫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因緣科第。獲列仕版。又屬朝廷復置賢科。而一二邇臣。猥以充賦名實乖戾。果致多言。相公當國。憐其孤單。不卽聞罷。使得自便。引疾而歸。僥倖深矣。比遇相公。均逸藩輔。而某承乏之地。實在節制之下。疵賤無介紹。不敢以書自通。眷眷私懷。何以云喻。豈圖相公過有採聽。首賜論薦。使備著述之科。檄書初至。發函伏讀。且喜且懼。蓋相公於某。昔既有保全之賜。今又有論薦之恩。顧惟狂愚。何以辱此。屬拘官守。不獲進謝。門闕。又不敢具啓事。以敘悃愾。區區俗禮。非國士所以報知己者也。惟相公裁察。

祭監稅主簿文

維年月日。具銜姓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歿故監稅主簿之靈。嗚呼。賢才懿德。宜顯周行。以君德厚。宜享壽康。仕旣未達。人其云亡。顧天理之莫究。茲僚友之永傷。嗚呼。西風蕭颯。長夜淒涼。靈車戒道。丹旆飛揚。有殽在俎。有酒盈觴。臨岐伸奠。歸安故鄉。尙饗。







# 淮海後集卷六

雜文

雜說

唐杜淦。江夏人也。自罷漢陰令。居泗水上。烈日笠首。親督耕夫。一年而食足。二年而衣食兩餘。三年而屋室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備。自墾荒起家。十五年爲富家翁。不假一人之力。一毫之助。彼嘗謂人曰。夫忍恥入仕。不困妻子衣食者。幾希。彼忍恥我勞力。皆衣食耳。願我何如。由功名之士觀之。則誠爲拘繫匍促人也。若夫恬於進取。安分潔己者。蓋有取焉爾。

通事說

文以說理爲上。序事爲次。古人皆備而有之。後世知說理者。或失於略事。而善序事者。或失於悖理。皆過也。蓋能說理者。始可以通經。善序事者。始可以修史。

蠶書

予閑居。婦善蠶。從婦論蠶。作蠶書。

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堯篚織文。徐篚玄纁。纁。青篚底。纁。域。緝。豫。篚。織。纁。青。篚。縠。絲。皆繭物也。而桑土旣蠶。獨言於堯。然則九州蠶事。堯爲最乎。予游濟河之間。見蠶者。豫事時作。一婦不蠶。比屋詈之。故知堯人可爲蠶師。今予所書。有與吳中蠶家不同者。皆得堯人也。



種變

臘之日聚蠶種沃以牛溲浴于川毋傷其藉迺縣之始審臥之五日色青六日白七日蠶已蠶尚臥而不傷

時食

蠶生明日桑或柘葉風戾以食之寸二十分晝夜五食九日不食一日一夜謂之初眠又七日再眠如初既食葉寸十分晝夜六食又七日三眠如再又七日若五日不食二日謂之大眠食半葉晝夜八食又三日健食乃食全葉晝夜十食不三日遂繭凡眠已初食布葉勿擲擲則蠶驚毋食二葉

制居

種變方尺及乎將繭乃方四丈織萑葦範以蒼葦竹長七尺廣五尺以為筐建四木宮梁之以為槌縣筐中間九寸凡槌十縣以居食蠶時分其居糞其葉餘以時去之萑葉為籬勿密屈葉之長二尺者自後茨之為簇以居繭蠶凡繭七日而採之居蠶欲溫居繭欲涼故以萑鋪繭寒之以風以緩蛾變

化治

常令煮繭之鼎湯如蟹眼必以筴其緒附于先引謂之餵頭毋過三系則系麤不及則脆其審舉之凡系自鼎道錢眼升於鑠星星應車動以過添梯乃至於車

錢眼

為版長過鼎面廣三寸厚九黍中其厚插大錢一出其端橫之鼎耳後鎮以石緒總錢眼而上之謂之錢



眼。

鎖星

為三蘆管管長四寸。樞以圓木。建兩竹。夾鼎耳。縛樞於竹中。管之轉。以車下直錢眼。謂之鎖星。

添梯

車之左端置環。繩其前。尺有五寸。當車牀左足之上。建柄長寸有半。匿柄為鼓。鼓生其寅。以受環繩。繩應車運。如環無端。鼓因以旋。鼓上為魚。魚半出鼓。其出之中。建柄半寸。上承添梯。添梯者二尺五寸片竹也。其上揉竹為鈎。以防系竅。左端以應柄對鼓為耳。方其穿以閑添梯。故車運以牽環繩。繩簇鼓。鼓以舞魚。魚振添梯。故系不過偏。

車

制車如轆轤。必活其兩輻。以利脫系。

禱神

臥種之日。升香以禱天駟。先蠶也。割雞設醴。以禱婦人。寓氏公主。蓋蠶神也。毋治堰。毋誅草。毋沃灰。毋室入外人。四者神實惡之。

戎治

唐史載于闐初無桑。丐鄰國不肯出。其王即求置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為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言蠶為衣。則治繭可為絲矣。世傳



繭之未燬而竅者不可爲絲。頃見鄰家誤以竅繭雜全繭治之，皆成系焉。疑蛾蛻之繭也，欲以爲絲，而其中空不復可治。嗚呼！世有知子，闡治絲法者，肯以教人，則貸蠶之死可勝計哉！予作蠶書，哀蠶有功而未免，故錄唐史所載以俟博物者。

書丁彥良明堂議後

祀國事之大者，歷世洪儒碩生，議論考訂，往往自相違戾。丁俠以世家子，早假蔭以官，少年彊學，援質有根抵，訶詆前載，惜乎未能以此獻諸朝，得付有司禮官博士相與校正，以備一代闕文，君不能姑愛惜，遵養以待云。

錄龍井辯才事

熙寧九年，秀州嘉興縣令陶象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人，令患之，乃大出錢財，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是歲，辯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秀，法師高僧也，隱於錢塘之天竺山，傳天台教，學者數百人。又特善呪水，疾病者飲其所呪水，輒愈。吳人尊事之，令素聞其名，卽馳詣師，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見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爲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至。自是屢來，且有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師乃許諾。因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爲壇，設觀音像於中央，取楊枝露水灑而呪之，三遶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不復如他時矣。明日復來，結跏趺座，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卞山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師又問汝姓誰氏？答曰：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師曰：汝柳姓乎？乃飄然而笑。師



良久呵曰。汝無始已來。迷已逐物。爲物所轉。溺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及無辜。汝今當知。魔卽非魔。魔卽法界。我今爲汝。宣說首楞嚴祕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恨。訟旣往過愆。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兒曰。辯才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焉。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久與子遊。情不能遽捨。願一舉觴爲別。因相對引滿。旣罷。作詩一章。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盃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予聞其事久矣。元豐二年。見辯才於龍井山。問之信然。

書王氏齋壁

皇祐元年。余先大父赴官南康。道出九江。余實生焉。滿歲受代。猶寓止僧舍。未幾代者卒。叔瞻之先君來領其職事。通家相好也。至和元年。叔瞻始生於南康。後予迎老母來爲汝南學官也。而叔瞻亦奉大夫人閒居於郡之西郭。時余之先大父母先人皆捐館。而叔瞻之先君亦沒於瀘州。皇祐逮今四十一年。中間豐瘁得喪。死生休戚。不可悉記。獨兩家之孤。各奉其母。相遭于此。甚可悲也。

題彭景山傳神

內殿崇班致仕彭崇仁字景山。胸中有韜略。吏事精密。所至士大夫翕然稱之。年四十不幸喪明。家居無餘。而目不可治。如老驥伏櫪。志未嘗不在千里。聞北風則耳聳然。自道觀之物。無幸不幸。以得喪觀之。豈異世有所負耶。然人之有德慧智術者。常存乎疢疾。惟深也能披剝萬象而見已。安知景山不得之沉冥中耶。



淮海閒居集序

元豐七年冬。余將西赴京師。素文藁於囊中。得數百篇。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刪去之。其可存者。古律體詩百十有二。雜文四十有九。從遊之詩。附見者五十有六。合二百一十七篇。次十卷。號淮海閒居集云。

清和先生傳

清和先生。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於后稷氏。有粒食之功。其後播棄。或居於野。遂爲田氏。田爲大族。布於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之後。利其資。率其徒往。俘於田而歸。其倔彊不降者。與彊而不釋甲者。皆爲城旦舂。賴公孫杵臼。審其輕重。不盡碎其族。徙之陳倉。與麥氏谷氏鄰居。其輕者。猶爲白粲。與鬼薪。杵臼已而逃乎河內。又移于曲沃。曲沃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於甘。古甘公之邑也。故先生之生。以甘爲氏。始居於曹。受封於鄭。及長。器度汪汪。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有醞藉涵泳經籍。百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下惠和。先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清和先生云。士大夫喜與之游。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於牛童馬卒。閭巷倡優之口。莫不羨之。以是名漸徹於天子。一召見。與語竟日。上熟味其旨。愛其淳正。可以鎮澆薄之徒。不覺膝之前席。自是屢見於上。雖郊廟祠祀之禮。先生無不預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玉卮子善。上皆禮之。每召見先生。有司不請。而以二子俱見。上不以爲疑。或爲之作樂。盛饌以待之。歡甚。至於頭沒杯案。先生旣見寵遇。子孫支庶。出爲郡國二千石。往往皆是。至於十室之邑。百人之聚。先生之族無不在焉。昔最著聞者。中山宜城。潞浦。皆良子弟也。然皆好賓客。所居冠蓋駢集。賓客號呶。出入無節。交易之所在。委積由是上疑其濁。小人或乘間以賄入。欲以逢上意而取寵。



一日上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先生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曰。清和先生。今乃信其清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夫愈從先生游。鄉黨賓友之會。咸曰。無甘公而不樂。既至則一坐盡傾。莫不注揖。然先生遇事多不自持。以待人。斟酌而後行。嘗自稱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人或召之。不問貴賤。至於斗筲之量。絜瓶之智。或虛已來者。從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之遇。如挾纊。惟不喜釋氏。而僧之徒好先生者。亦竊與先生游焉。至於學道隱居之士。多喜見先生。以自晦。然先生愛移人性情。激發其膽氣。解釋其憂憤。可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者邪。王公卿士。如灌夫。季布。李景儉。桓彬之徒。坐與先生爲黨。而被罪者不可勝數。其相歡而奉先生者。或至於破家敗產而不悔。以是禮法之士。疾之如讐。如丞相朱子元。執金吾劉文叔。郭解。長孫登。皆不悅。未嘗與先生語。時又以其士行。或久。多中道而變。不承於初。咸毀之曰。甘氏孽子。始以詐得。終當以詐敗矣。久之。或有言先生性不自持。無大臣輔政之體。置之左右。未嘗有沃心之益。或虞以虛閑廢事。上由此亦漸疎之。會徐邈稱先生爲聖人。上惡其朋比。大怒。遂命有司以光祿大夫秩就封。宗廟祭祀未嘗見。遂終於鄭。仕於郡國者。皆不奪其官。初先生既失寵。其交游往往謝絕。甚者至於毀棄素行。以賣直自售。惟吏部尙書畢卓。北海相孔融。彭城劉伯倫。篤好如舊。融嘗上書辨先生之無罪。上益怒。融由此亦得罪。而倫又爲之頌。與當世爲有故。不著。今掇其行事大要者。著于篇。

太史公曰。先生之名見於詩書者多矣。而未有至公之論也。譽之者美逾其實。毀之者惡溢其真。若先生激發壯氣。解釋憂憤。使布衣寒士樂而忘其窮。不亦薰然慈仁君子之政歟。至久而多變。此亦中賢之疵也。孔子稱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先生何誅焉。予嘗過中山。慨然想先生之風聲。恨不及見也。乃爲之



傳以記

法雲寺長老然香會疏文

竊以香者妙通法性。冥動聞機。大則香積如來。令天人而入戒律。次則香嚴童子。得羅漢而證圓通。覺至性之清嚴。破塵寰之濁穢。肆求善友。同結勝緣。漸沉水之蜜圓。斥棗膏之昏鈍。規模既遠。誓愿尤長。若秣若圓。得無礙法。非煙非火。轉不退輪。偶就印以成文。常干空而作蓋。無前後去來之際。有解脫知見之因。曄乎若光明之雲。佳哉如鬱葱之氣。反聞聞性。八百之功德以成。自覺覺他。億萬之河沙斯遍。

越州請立程給事祠堂狀

浙水之東。七州獨越爲都會。凡七州之軍事督焉。其地西帶江北。被海多雄。山傑澤有桑麻。魚稻藤菴。竹箭之饒。土沃而流水清。而不迫。非舟車足力所會。故其民喜耕耨。勤織紉。尊本而薄末。狡獪詆欺之弊。視他州爲少。然以險阻之故。豪強惡少。跌宕不逞之民。一失其業。則往往什聚伍行。剽攘攻劫。於江海之上。不時去之。則蔓延而成大盜矣。爲太守者。審知風俗之厚。刑政並修。則一方可以指麾而治。不然雖憊力勞心。猶無益也。熙寧十年。詔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知軍州事。公素以治行稱天下。越人無不踴躍竦企。願見公之所爲。及至。政尙簡肅。不爲苟且苛細之事。事至而後必行。亦無所假借。發隱擿伏。敏捷如神。每得所謂豪強惡少。跌宕不逞之民。草斬而獸逐之。至斷絕乃已。於是距吳際閩楚。千里肅然。盜賊不敢發。川行途止。如卽其家。獄訟衰息。風雨時至。仍歲大穰。乃禮賢俊。仁老孤。簡練士卒。繕修宮寺。至於郵亭刻漏。爲之一新。頽廢偃僵。斬然俱起。然後知公之才。所遇縱橫無窮。其所厭伏東西。逆銷變故於



未形者多矣。非特越人受其賜也。使行且大用於朝。推其道於天下。則其所就者又可量耶。先是太子少保南陽趙公有惠政於越。既去而公承其後。故議者謂近世越州之政。未有如二公者。南陽公嘗命畫史圖太子少師天水趙公。并公與已游從之像。號三老圖。而越之好事者。遂作三老堂。以寘之。元豐二年。公還朝。郡之衣冠縉黃耆艾之士若干人。乞留於部使者。三爲之上不報。因相與泣曰。公去矣。其像雖存於三老堂。然吾人之心未厭也。聞公嘗帥洪福廣三郡。三郡皆有生祠。豈越獨無有。今寶林院者。公之所興建也。若卽其地爲堂。立公之像。如三郡故事。以慰吾人之思。不亦可乎。衆曰。然。於是又以狀白使者。請立公之祠堂焉。是時某適自淮南來省親。將還。越人謂某曰。吾州更饑歉札瘡之後。程公實撫養而教誨之。去年冬。福州太守司諫孫公嘗道于此。具見其事。今祠堂成有日矣。謀爲記。宜莫如孫公者。聞子與孫公鄉里。且門人也。盍撫厥實。以爲我請乎。某旣歎程公之政。有以媚于民。又嘉越人能大其施而推報之也。乃爲論次其事。并州之風俗。具而載之。以備孫公之采擇焉。

精騎集序

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朔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彊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比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爲。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繹廢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然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嗟夫。敗吾業者。常此二物也。比讀齊史。見孫奉答邢詞云。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爲文用者。得若干條。勒爲若干卷。題曰精騎集云。噫。少而不勤。無如之何矣。長而善忘。庶幾以此補之。



故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管內勸農使。充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上護軍。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公行狀。曾祖諱宗誼。故不仕。祖諱知至。故不仕。父諱東。故任江寧府溧水縣尉。累贈特進。

南康軍建昌縣李常字公擇。年六十四。李氏宗出唐宗室。郇公諱遠。祖濤。五代時號稱名臣。仕皇朝爲兵部尙書。封莒國公。莒公少時仕於湖南。氏有一子留江南。公其裔孫也。故今爲南康建昌人。公少警悟。好學。彊記。爲文章捷敏。初若不經意。而比成。粲然屬寓深遠。皇祐中。登進士甲科。授防禦推官。權江州軍事判官。丁昌源郡太夫人憂。解官。又丁光祿公憂。服闋。權宣州觀察。推官。監漣水軍。轉般倉。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奉新縣。未行。用韓公獻肅薦。爲三司檢法官。神宗卽位。詔大臣舉館職。曾宣公以公應詔。召試學士院。除祕閣校理。編校史館書籍。兼太常博士。兼史館檢討。置三司條例司。檢詳官。看詳中書條例。權判尙書考功。改右正言。同管勾國子監公事。是時王荆公輔政。始作新法。諫官御史論不合者。輒斥去。公上疏力詆其非。以爲始建三司條例司。雖致天下之議。而善士猶或與之。至於均輸之論。與青苗之法。立公然取息。傳會經旨。以爲無嫌。則天下固已大駭。而善士亦不復與矣。時荆公之子雱。與溫陵呂惠卿。皆與聞國論。凡朝廷之事。三人者參。然後得行。公言。陛下與大臣議某事。安石不可。則移而不行。安石造膝議某事。安石承詔。頌焉。呂惠卿獻疑。則反之。詔用某人。安石惠卿之所可。雱不說。則又罷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今皆不似之耶。而其論青苗。尤爲激切。至十餘上不已。於是落職。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知湖州。遷尙書祠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徙知齊州。齊故多盜。公至。痛懲艾之。論報無虛日。



盜猶不止。他日得黠盜。察其可用。刺爲兵。使直事鈴下。問以盜發輒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繇富家爲之囊。使盜自相推爲甲乙。官吏巡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曰。吾得之矣。乃令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清。始公在武昌。吳興政尙寬簡。日與賓客縱酒笑詠。吏民安樂之。郡以大治。於是世知公之才。所值無不可也。屬決河灌山東諸郡。公捍禦有術。部使者以聞。降詔書獎諭。從淮南西路提點刑獄。遷尙書度支員外郎。坐厚善直吏館。蘇公軾得其詩文。不以告。罰金寄祿格行。換朝散郎。遷朝請郎。試太常少卿。公去國十五年。至是還朝。士大夫喜見於色。以謂正人復用也。以職事對。稱旨。面賜三品服。未幾。試禮部侍郎。文昌府成。車駕臨幸。恩遷朝奉大夫。上卽位。覃恩遷朝請大夫。試吏部侍郎。遷朝議大夫。俄試戶部尙書。詔百官轉對。公以七事應詔。一曰崇廉恥。二曰存貢舉。三曰別守宰。四曰去賊貪。五曰慎疑獄。六曰擇師儒。七曰修役法。皆當時急務。而其言役法尤合公論。又取差免二法。折衷爲書上之。以爲法無新陳。使民者良法也。論無彼己。可久者確論也。又曰。貧富俱出貲。則貧者之所難堪。使富者出貲。貧者出力。庶乎其可也。大略如此。遷中大夫。除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初元。豐河決。小吳神宗以河勢方趨西北。難以力回。詔勿復塞。須其自定。增立隄防。而或者以謂非悠遠之策。請開澶淵游河。分殺水勢。又欲自蘇村口截爲隄。導還故處。詔遣公視之。還奏非便。又遣吏部侍郎范公百祿。給事中趙公君錫。覆視。奏與公合。而或者猶執前議。銳於興役。朝廷疑之。至是。公申論其弊。章六七上。而其役竟罷之。又請分詩賦經義兩科。以盡取士之法。別自致。因人爲兩塗。以究省官之術。其忠言讜論。蓋不可以一二舉。至於因時乘間。導迎和氣者。多密以啓聞。故莫得而知也。俄守兵部尙書。固辭不受。懇求外補。章屢上。遂出。



知鄧州數月。徙成都府。所及陝府閬鄉縣。暴卒於傳舍。實元祐五年二月二日也。累勳至上護軍。隴西郡侯。公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彊毅。不爲苟合。初善王荊公。荊公當國。冀其爲助。而詆之。乃力於他人。荊公嘗遣雋喻意曰。所爭者國事。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存益確。士論以此歸之。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後身雖出仕宦。而書藏於山中如故。每得異書。輒益之。至九千餘卷。山中之人號李氏山房。仲兄布蚤卒。事其嫂張敬甚。撫其子秉彝如己子。自奉清約。所俸入多少。以調親族。捐館之日。無贏貲。朝廷聞之。常賻外。特賜五十萬。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初娶狄民襄陽遵度主簿之女。蚤卒。贈某縣封。遵度亦俊傑士。寶元慶曆間。以文章顯名。再娶魏氏。光祿卿琰之女。亦蚤卒。贈遂寧縣君。又娶遂寧之弟。封安康郡君。子男四人。長曰摠。揚州江都縣尉。蚤卒。次曰遠。承奉郎。次曰逵。承務郎。次曰迢。承務郎。女三人。長適郢州長壽縣主簿孫端。次適郊祀齋郎丘揖。次適進士黃叔敖。諸孤自閔鄉扶柩南歸。而公之伯兄時爲江南西路轉運使。遂以其年十月丙午。葬公于南康軍建昌縣千秋之原。前期諸孤請狀公之行治。而公之美實多。難以具著。著其出處始終之大者。以告諸史氏。謹狀。



淮海長短句目錄

卷上

望海潮四首

水龍吟

風流子

雨中花

鼓笛慢

長相思

江城子三首

迎春樂

卷中

鵲橋仙

減字木蘭花

畫堂春

踏莎行

沁園春

八六子

夢揚州

一叢花

促拍滿路花

滿庭芳三首

滿園花

菩薩蠻

木蘭花

千秋歲

蝶戀花



一落索

南鄉子

河傳二首

如夢令五首

滿庭芳三首

卷下

調笑令十首

詩并

王昭君

崔徽

灼灼

崔鶯鶯

煙中怨

虞美人三首

品令二首

臨江仙二首

醜奴兒

醉桃源

浣溪沙五首

阮郎歸四首

桃源憶故人

樂昌公主

無雙

眇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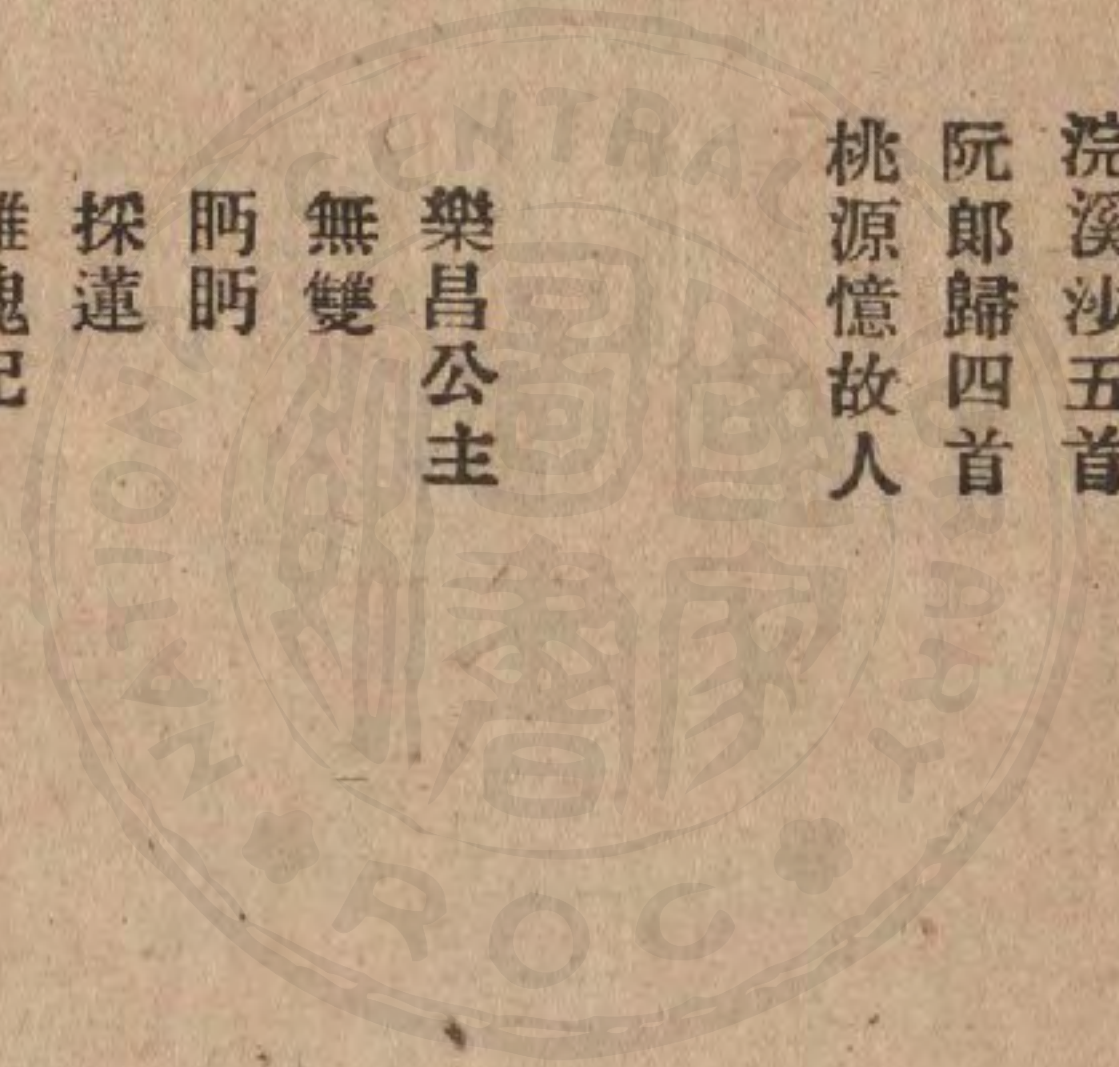
採蓮

離魂記

點絳脣二首

南歌子三首

好事近





淮海長短句卷上

望海潮四首

廣陵  
懷古

星分牛斗。疆連淮海。揚州萬井提封。花發路香。鶯啼人起。朱簾十里春風。豪俊氣如虹。曳照春金紫。飛蓋相從。巷入垂楊。畫橋南北翠煙中。追思故國繁雄。有迷樓挂斗。月觀橫空。紋錦製帆。明珠濺雨。寧論雀馬魚龍。往事逐孤鴻。但亂雲流水。縈帶離宮。最好揮毫萬字。一飲拚千鍾。

又 越州  
懷古

秦峯蒼翠。耶溪瀟洒。千巖萬壑爭流。鴛瓦雉城。譙門畫戟。蓬萊燕閣三休。天際識歸舟。汎五湖煙月。西子同遊。茂草荒臺。苧蘿村冷起閑愁。何人覽古凝眸。悵朱顏易失。翠被難留。梅市舊書。蘭亭古墨。依稀風韻生秋。狂客鑑湖頭。有百年臺沼。終日夷猶。最好金龜換酒。相與醉滄洲。

又 洛陽  
懷古

梅英疎淡。冰澌溶洩。東風暗換年華。金谷俊游。銅駝巷陌。新晴細履平沙。長記誤隨車。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西園夜飲鳴笳。有華燈礙月。飛蓋妨花。蘭苑未空。行人漸老。重來是事堪嗟。煙暝酒旗斜。但倚樓極目。時見棲鴉。無奈歸心。暗隨流水到天涯。



又別意

奴如飛絮。郎如流水。相沾便肯相隨。微月戶庭。殘燈簾幙。忽忽共惜佳期。纔話暫分攜。早抱人嬌咽。雙淚紅垂。畫舸難停。翠幃輕別兩依依。別來怎表相思。有分香帕子。合數松兒。紅粉脆痕。青牋嫩約。丁寧莫遣人知。成病也因誰。更自言秋抄。親去無疑。但恐生時。注著。合有分子飛。

沁園春

春思

宿靄迷空。膩雲籠日。晝景漸長。正蘭皋泥潤。誰家燕喜。蜜脾香少。觸處蜂忙。盡日無人簾幙挂。更風遞遊絲時過牆。微雨後。有桃愁杏怨。紅淚淋浪。風流寸心易感。但依依竚立。回盡柔腸。念小奩瑤鑑。重勻絳蠟。玉籠金斗。時熨沉香。柳下相將遊冶處。便回首青樓成異鄉。相憶事。縱蠻牋萬疊。難寫微茫。

水龍吟

贈妓婁

東玉

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疎簾半捲。單衣初試。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賣花聲過盡。斜陽院落。紅成陣。飛鴛鴦。玉珮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難又。名韁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向人依舊。

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



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怎奈向歡娛漸隨流水。素絃聲斷。翠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

風流子

東風吹碧草。年華換。行客老滄洲。見梅吐舊英。柳搖新綠。惱人春色還上枝頭。寸心亂。北隨雲黯黯。東逐水悠悠。斜日半山。暝煙兩岸。數聲橫笛。一葉扁舟。青門同攜手。前歡記。渾似夢裏揚州。誰念斷腸南陌。回首西樓。算天長地久。有時有盡。奈何綿綿此恨難休。擬待倩人說與生怕人愁。

夢揚州

晚雲收。正柳塘煙雨初休。燕子未歸。惻惻輕寒如秋。小欄外。東風軟。透繡幃。花密香稠。江南遠。人何處。鷓鴣啼破春愁。長記曾陪燕遊。酬妙舞清歌。麗錦纏頭。殢酒困花。十載因誰淹留。醉鞭拂面歸來晚。望翠樓。簾捲金鈎。佳會阻。離情正亂。頻夢揚州。

雨中花

指點虛無征路。醉乘斑蚪。遠訪西極。見天風吹落滿空寒。皇女明星迎笑。何苦自淹塵域。正火輪飛上。霧捲煙開。洞觀金碧。重重觀閣。橫枕鼇峯。水面倒銜蒼石。隨處有奇香。幽火杳然難測。好是蟠桃熟後。阿環偷報消息。在天碧海。一枝難遇。占取春色。

一叢花

年時今夜見師師。雙頰酒紅滋。疎簾半捲微燈外。露華上煙裊涼颺。簪髻亂拋。假人不起。彈淚唱新詞。



佳期誰料久參差。愁緒暗縈絲。想應妙舞清歌罷。又還對秋色嗟咨。惟有畫樓當時明月兩處照相思。

鼓笛慢

亂花叢裏會攜手。窮豔景迷歡賞。到如今誰把雕鞍鎖定。阻遊人來往。好夢隨春遠。從前事不堪思想。念香闈正杳。佳歡未偶。難留戀。空惆悵。永夜嬋娟未滿。嘆玉樓幾時重上。那堪萬里。卻尋歸路。指陽關孤唱。苦恨東流水。桃源路。欲回雙槳。仗何人細與丁寧問呵。我如今怎向。

促拍滿路花

露顆添花色。月彩投窗隙。春思如中酒。恨無力。洞房咫尺。曾寄青鸞翼。雲散無蹤跡。羅帳薰殘。夢回無處尋覓。輕紅膩白。步步熏蘭澤。約腕金環重。宜裝飾。未知安否。一向無消息。不似尋常憶。憶後教人片時存濟不得。

長相思

鐵甕城高。蒜山渡闊。干雲十二層樓。開尊待月。淹箔披風。依然燈火揚州。綺陌南頭。記歌名宛轉。鄉號溫柔。曲檻俯清流。想花陰誰繫蘭舟。念淒絕秦絃。感深荆賦。相望幾許凝愁。勤勤裁尺素。奈雙魚難渡。瓜州曉鑑堪羞。潘鬢點吳霜漸稠。幸千飛鴛鴦未老不。

滿庭芳三首

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引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青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



空惹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晁云。斜陽外三句。雖不識字人。亦知爲天生好言語。

又

紅蓼花繁。黃蘆葉亂。夜深玉露初零。霽天空闊。雲淡楚江清。獨棹孤篷小艇。悠悠過煙渚。沙汀。金鈎細。絲綸慢捲。牽動一潭星。時時橫短笛。清風皓月。相與忘形。任人笑。生涯泛梗。飄萍飲罷不妨醉臥。塵勞事。有耳誰聽。江風靜。日高未起。枕上酒微醒。

又

碧水驚秋。黃雲凝暮。敗葉零亂空塔。洞房人靜。斜月照徘徊。又是重陽近也。幾處處。砧杵聲催。西窗下。風搖翠竹。疑是故人來。傷懷。增悵望。新歡易失。往事難猜。問籬邊黃菊。知爲誰開。謾道愁須殢酒。酒未醒。愁已先回。憑闌久。金波漸轉。白露點蒼苔。

江城子三首

西城楊柳弄春柔。動離憂。淚難收。猶記多情。曾爲繫歸舟。碧野朱橋當日事。人不見。水空流。韶華不爲少年留。恨悠悠。幾時休。飛絮落花時候。一登樓。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

詞人佳句。多是翻案古人語。如淮海此詞。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可謂警句。雖用李密數隋。嫩語。亦自李後主問君都有幾多愁。却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變化名家。如此類者。不可枚舉。亦一法也。

又

南來飛燕北歸鴻。偶相逢。慘愁容。綠鬢朱顏。重見兩衰翁。別後悠悠君莫問。無限事。不言中。小槽春酒



滴珠紅。莫忽忽。滿金鍾。飲散落花流水各西東。後會不知何處是。煙浪遠。暮雲重。

又

棗花金釧約柔荑。昔曾攜。事難期。咫尺玉顏。和淚鎖金閨。恰似小園桃與李。雖同處。不同枝。玉笙初度。顛鸞篋。落花飛。爲誰吹。月冷風高。此恨只天知。任是行人無定處。重相見。是何時。

滿園花

一向沉吟久。淚珠盈襟袖。我當初不合苦攔就。慣縱得軟頑。見底心先有。行待癡心守。甚捻著脈子。倒把人來僞憇。近日來非常羅皂醜。佛也須眉皺。怎掩得衆人口。待收了孛羅罷了。從來斗。從今後。休道共我。夢見也不能得勾。

迎春樂

菖蒲葉葉知多少。惟有個蜂兒妙。雨晴紅粉齊開了。露一點。嬌黃小。早是被曉風力暴。更春共斜陽俱老。怎得花香深處。作個蜂兒抱。  
花香原作香香。恐是當時語。



# 淮海長短句卷中

鵲橋仙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菩薩蠻

蟲聲泣露驚秋枕。羅幃淚溼鴛鴦錦。獨臥玉肌涼。殘更與恨長。陰風翻翠慢。雨澀燈花暗。畢竟不成眠。鴉啼金井寒。

減字木蘭花

天涯舊恨。獨自淒涼人不問。欲見回腸。斷盡金爐小篆香。黛蛾長斂。任是東風吹不轉。困倚危樓。過盡飛鴻字字愁。

木蘭花

秋容老盡芙蓉院。草上霜花勻似翦。西樓促坐酒盃深。風壓繡簾香不捲。玉纖慵整銀箏鴈。紅袖時籠金鴨煖。歲華一任委西風。獨有春紅留醉臉。

畫堂春

落紅鋪徑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園憔悴杜鵑啼。無奈春歸。柳外畫樓獨上。凭闌手撚花枝。放花無



語對斜暉。此恨誰知。

千秋歲

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疎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憶昔西池會。鵝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

踏莎行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

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坡翁絕愛此詞尾兩句。自書於扇云。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釋天隱註三體唐詩。謂此二句。實自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為愁人住少時。變化。然邛之志彼泉水。亦流於淇。已有此意。秦公蓋出諸此。又王直方詩話載黃山谷惜此詞斜陽暮。意重。欲易之。未得其字。今柳誌遂作斜陽度。愚謂此亦何害。而病其重也。李太白詩。曉彼落日暮。即斜陽暮也。劉禹錫烏衣巷口夕陽斜。杜工部山木蒼蒼落日曛。皆此意別。如韓文公紀夢詩。中有一人壯非少。石鼓歌。安置妥帖平不頗之類。尤多。豈可亦謂之重耶。山谷當無此言。即賦出山谷。亦一時之言。未足為定論也。

蝶戀花

曉日窺軒雙燕語。似與佳人共惜春將暮。屈指豔陽都幾許。可無時。雲閑風雨。流水落花無問處。只有飛雲冉冉來還去。待酒勸雲雲且住。憑君凝斷春歸路。

一落索



楊花終日空飛舞。奈久長難駐。海潮雖是暫時來。卻有個堪憑處。紫府碧雲爲路好。相將歸去。肯如薄倖五更風。不解與花爲主。

醜奴兒

夜來酒醒清無夢。愁倚闌干。露滴輕寒。雨打芙蓉淚不乾。佳人別後音塵悄。瘦盡難拚。明月無端。已過紅樓十二間。

南鄉子

妙手寫徽真。水剪雙眸點絳唇。疑是昔年窺宋玉。東鄰。只露牆頭一半身。往事已酸辛。誰記當年翠黛顰。盡道有些堪恨處。無情。任是無情也動人。

醉桃源

即阮郎歸

碧天如水月如眉。城頭銀漏遲。綠波風動畫船移。嬌羞初見時。銀燭暗。翠簾垂。芳心兩自知。楚臺魂斷曉雲飛。幽歡難再期。

河傳二首

亂花飛絮。又望空園合。離人愁苦。那更夜來。一雪薄情風雨。暗掩將春色去。籬枯壁盡。因誰做。若說相思。佛也眉兒聚。莫恠爲伊。抵死縈腸惹肚。爲沒教人恨處。

又



恨眉醉眼。甚輕輕覷著。神魂迷亂。常記那回。小曲闌干西畔。鬢雲鬆。羅襪剗。丁香咲吐嬌無限。語軟聲低。道我何曾慣。雲雨未諧。早被東風吹散。悶損人。天不管。

浣溪沙五首

漠漠輕寒上小樓。曉陰無賴似窮秋。澹煙流水畫屏幽。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寶簾閑掛小銀鈎。

又

香靨凝羞一笑開。柳腰如醉暖相挨。日長春困下樓臺。照水有情聊整鬢。倚闌無緒更兜鞋。眼邊牽恨懶歸來。

又

霜縞同心翠黛連。紅綃四角綴金錢。惱人香爇是龍涎。枕上忽收疑是夢。燈前重看不成眠。又還一段惡因緣。

又

腳上鞋兒四寸羅。脣邊朱粉一櫻多。見人無語但回波。料得有心憐宋玉。只應無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共伊麼。

又

錦帳重重卷暮霞。屏風曲曲鬪紅牙。恨人何事苦離家。枕上夢魂飛不去。覺來紅日又西斜。滿庭芳草



襯殘花。

前段用元微之天台詩意。後段婉約有味。尾句尤含蓄深思。

如夢令五首

門外鴉啼楊柳。春色着人如酒。睡起熨沉香。玉腕不勝金斗。消瘦消瘦。還是褪花時候。

又

遙夜沉沉如水。風緊驛亭深閉。夢破鼠窺燈。霜送曉寒侵被。無寐無寐。門外馬嘶人起。

又

幽夢忽忽破後。妝粉亂痕霑袖。遙想酒醒來。無奈玉銷花瘦。回首回首。遶岸夕陽疎柳。

又

樓外殘陽紅滿。春入柳條將半。桃李不禁風。回首落英無限。腸斷腸斷。人共楚天俱遠。

又

池上春歸何處。滿目落花飛絮。孤館悄無人。夢斷月堤歸路。無緒無緒。簾外五更風雨。

阮郎歸四首

褪花新綠漸團枝。撲人風絮飛。秋千未拆水平堤。落紅成地衣。遊蝶困。乳鶯啼。怨春春怎知。日長早被

酒禁持。那堪更別離。

又



宮腰裊裊翠鬟鬆。夜堂深處逢。無端銀燭殞秋風。靈犀得暗通。更有限。恨無窮。星河沉曉空。隴頭流水各西東。佳期如夢中。

又

瀟湘門外水平鋪。月寒征棹孤。紅妝飲罷少踟躕。有人偷向隅。揮玉筋。洒真珠。梨花春雨餘。人人盡道斷腸初。那堪腸也無。

又

湘天風雨破寒初。深沉庭院虛。麗譙吹罷小單于。迢迢清夜徂。鄉夢斷。旅魂孤。崢嶸歲又除。衡陽猶有鴈傳書。郴陽和鴈無。

滿庭芳三首

茶 味

北苑研膏。方圭圓璧。萬里名動京關。碎身粉骨。功合上凌煙。尊俎風流戰勝。降春睡。開拓愁邊。纖纖捧。香泉濺乳。金縷鷓鴣斑。相如方病酒。一觴一詠。賓有羣賢。便扶起。燈前醉玉頰山。搜攬胸中萬卷。還傾動。三峽詞源。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妝殘。

又

此詞正少游所作人傳王觀撰非也

曉色雲開。春隨人意。驟雨方過還晴。高臺芳榭。飛燕蹴紅英。舞困榆錢自落。秋千外。綠水橋平。東風裏。朱



門映柳。低按小秦箏。多情行樂處。珠鈿翠蓋。玉轡紅纓。漸酒空金榼。花困蓬瀛。豆蔻梢頭舊恨。十年夢。屈指堪驚。凭闌久。疎煙淡日。寂寞下蕪城。

又

茶詞

雅燕飛觴。清談揮塵。使君高會羣賢。密雲雙鳳。初破縷金團。牕外爐煙似動。開尊試。一品香泉。輕淘起。香生玉乳。雪濺紫甌圓。嬌鬢宜美盼。雙擎翠袖。穩步紅蓮。坐中客。翻愁酒醒歌闌。點上紗籠畫燭。花驄弄。月影當軒。頻相顧。餘歡未盡。欲去且留連。

桃源憶故人

玉樓深鎖。薄情種。清夜悠悠誰共。羞見枕衾鴛鳳。悶卽和衣擁。無端畫角嚴城動。驚破一番新夢。窗外月華霜重。聽徹梅花弄。







淮海長短句卷下

調笑令十首

并詩

王昭君

詩曰

漢宮選女適單于。明妃歛袂登氍毹。玉容寂寞花無主。顧影低回泣路隅。行行漸入陰山路。目送征鴻入雲去。獨抱琵琶恨更深。漢宮不見空回顧。

曲子

回顧漢宮路。捍撥檀槽鸞對舞。玉容寂寞花無主。顧影偷彈玉筯。未央宮殿知何處。目送征鴻南去。

右一

樂昌公主

詩曰

金陵往昔帝王州。樂昌主第最風流。一朝隨兵到江上。共抱恹恹去國愁。越公萬騎鳴笳鼓。劍擁玉人天上去。空攜破鏡望紅塵。千古江楓籠輦路。

曲子



登路江楓古樓上吹簫人在否。菱花半壁香塵汚。往日繁華何處。舊歡新愛誰爲主。啼笑兩難分付。

右二

崔徽

詩曰

蒲中有女號崔徽。輕似南山翡翠兒。使君當日最寵愛。坐中對客常擁持。一見裴郎心似醉。夜解羅衣與門吏。西門寺裏樂未央。樂府至今歌翡翠。

曲子

翡翠好容止。誰使庸奴輕點綴。裴郎一見心如醉。笑裏偷傳深意。羅衣深夜與門吏。暗結城西幽會。

右三

無雙

詩曰

尚書有女名無雙。蛾眉如畫學新妝。伊家仙客最明俊。舅母唯只呼王郎。尚書往日先曾許。數載睽違今復遇。聞說襄江二十年。當時未必輕相慕。

曲子

相慕無雙女。當日尚書先曾許。王郎明俊神仙侶。斷腸別離情苦。數年睽恨今復遇。笑指襄江歸去。

右四



灼灼

詩曰

錦城春暖花欲飛。灼灼當庭舞柘枝。相君上客河東秀。自言那得傍人知。妾願身爲梁上燕。朝朝暮暮長相見。雲收月墮海沉沉。淚滿紅綃寄腸斷。

曲子

腸斷繡簾捲。妾願身爲梁上燕。朝朝暮暮長相見。莫遣恩遷情變。紅綃粉淚知何限。萬古空傳遺怨。

右五

阿阿

詩曰

百尺樓高燕子飛。樓上美人顰翠眉。將軍一去音容遠。只有年年舊燕歸。春風昨夜來深院。春色依然人。不見。只餘明月照孤眠。回望舊恩空戀戀。

曲子

戀戀樓中燕。燕子樓空春日晚。將軍一去音容遠。空鎖樓中深怨。春風重到人不見。十二闌干倚遍。

右六

崔鶯鶯

詩曰



崔家有女名鶯鶯。未識春光先有情。河橋兵亂依蕭寺。紅愁綠慘見張生。張生一見春情重。明月拂牆花影動。夜半紅娘擁抱來。脈脈驚魂若春夢。

曲子

春夢神仙洞。冉冉拂牆花樹動。西廂待月知誰共。更覺玉人情重。紅娘深夜行雲送。困彈釵橫金鳳。

右七

採蓮

詩曰

若耶溪邊天氣秋。採蓮女兒溪岸頭。笑隔荷花共人語。煙波渺渺蕩輕舟。數聲水調紅嬌晚。掉轉舟回笑人遠。腸斷誰家遊冶郎。盡日踟躕臨柳岸。

曲子

柳岸水清淺。笑折荷花呼女伴。盈盈日照新妝面。水調空傳幽怨。扁舟日暮笑聲遠。對此令人腸斷。

右八

煙中怨

詩曰

鑑湖樓閣與雲齊。樓上女兒名阿溪。十五能爲綺麗句。平生未解出幽閨。謝郎巧思詩裁翦。能使佳人動幽怨。瓊枝璧月結芳期。斗帳雙雙成眷戀。



曲子

眷戀西湖岸。湖面樓臺侵雲漢。阿溪本是飛瓊伴。風月朱扉斜掩。謝郎巧思詩裁翦。能動芳懷幽怨。

右九

離魂記

詩曰

深閨女兒嬌復癡。春愁春恨那復知。舅兄唯有相拘意。暗想花心臨別時。離舟欲解春江暮。冉冉香魂逐君去。重來兩身復一身。夢覺春風話心素。

曲子

心素與誰語。始信別離情最苦。蘭舟欲解春江暮。精爽隨君歸去。異時攜手重來處。夢覺春風庭戶。

右十

虞美人三首

高城望斷塵如霧。不見聯驂處。夕陽村外小灣頭。只有柳花無數送歸舟。瓊枝玉樹頻相見。只恨離人遠。欲將幽恨寄青樓。爭奈無情江水不西流。

又

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數。亂山深處水縈洄。可惜一枝如畫爲誰開。輕寒細雨情何限。不道春難管。爲君沉醉又何妨。祇怕酒醒時候斷人腸。



又  
 行行信馬橫塘畔。煙水秋平岸。綠荷多少夕陽中。知爲阿誰。凝恨背西風。紅妝艇子來何處。蕩槳偷相顧。鴛鴦驚起不無愁。柳外一雙飛去卻回頭。

點絳脣二首 桃源

醉漾輕舟。信流引到花深處。塵緣相誤。無計花間住。煙水茫茫。千里斜陽暮。山無數。亂紅如雨。不記來時路。

又  
 月轉烏啼。畫堂宮徵生離恨。美人愁悶。不管羅衣褪。清淚斑斑。揮斷柔腸寸。嗔人問。背燈偷搵。拭盡殘妝粉。

品令二首

幸自得一分。索強教人難喫。好好地惡了十來日。恰而今較些不。須管啜持教笑。又也何須臆織。衡倚賴。臉兒得人惜。放軟頑。道不得。

又

掉又懼。天然箇品格於中壓。一簾兒下時把鞋兒踢。語低低。笑咭咭。每每秦樓相見。見了無限憐惜。人前強。不欲相沾識。把不定。臉兒赤。



南歌子三首

玉漏迢迢盡。銀潢淡淡橫。夢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鄰雞催起。怕天明。

臂上妝猶在。襟間淚尚盈。水邊燈

火漸人行。天外一鉤殘月。帶三星。

又

愁髻香雲墜。嬌眸水玉裁。月幌風幌爲誰開。天外不知音耗。百般倩。

玉露沾庭砌。金風動瑄灰。相看有

似夢初回。只恐又拋人去。幾時來。

又

香墨彎彎畫。燕脂淡淡勻。揉藍衫子杏黃裙。獨倚玉闌無語。點檀唇。

人去空流水。花飛半掩門。亂山何

處覓行雲。又是一鉤新月。照黃昏。

臨江仙二首

千里瀟湘按藍浦。蘭橈昔日曾經。月高風定露華清。微波澄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危樓情悄悄。遙聞妃瑟泠泠。新聲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又

髻子偎人嬌不整。眼兒失睡微重。尋思模樣早心忪。斷腸攜手。何事太怱怱。不忍殘紅猶在臂。翻疑夢裏相逢。遙憐南埤上孤篷。夕陽流水。紅滿淚痕中。

好事近



夢中作

春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轉空碧。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

東坡跋

供奉官莫君沔。官湖南。喜從遷客游。尤爲呂元鈞所稱。又能誦少游事甚詳。爲予誦此詞。至流涕。乃錄本使藏之。

魯直跋少游好事近

少游醉臥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

陳後山云。今之詞手。惟有秦七黃九。謂淮海山谷也。然詞尙豐潤。山谷特瘦健。似非秦比。此在諸公。非其至。多出一時之興。不自甚惜。故散落者多。其風懷綺麗者。流播人口。獨見傳錄。蓋亦泰山毫芒耳。字復舛誤。頗爲辨正。其有一二字不可校者。不欲以臆見輒易。存闕文之意。更俟善本正之。

嘉靖己亥中秋日南湖張繼識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

(83)

本國學基  
叢書 淮海

每册實價

外埠酌加運

撰者

秦

發行人

王

印刷所

商務  
長沙

發行所

商務  
各  
印

國立中央圖書館

書碼 845.16  
576

登錄號碼 002980



國家圖書館



000007980



音